武俠世界

好漢羣英（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著

仙女湖畔，紫氣玉樓，本是世外桃源，何以蘊藏重重殺機？司馬縱橫初會大幻教主，互顯奇能，雙雙爲武林大放異彩，正邪高手，寸土必爭，羣魔氣燄迫人，好漢不甘示弱，連場遭遇劇戰，動作火爆熱鬧刺激，絕無冷場，保証令你手不釋卷！



$4.00

第24年
4
革新號

編者話

獵刀奇俠故事﹂好漢羣英﹂是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一篇動作火爆、場面熱鬧、驚險刺激的金牌巨著，由龍乘風撰作，內容叙述一代奇俠司馬縱橫與一班江湖好漢，不齒羣魔氣燄迫人，展開一連串生死爭覇戰，連番內搏，寸土必爭，爾虞我詐，互顯奇謀，精采百出……

＊＊　　＊＊　　＊＊

﹂迷宮千艷﹂是一篇爆炸性的內幕報導，文中講述美國尼克遜總統在任時，所發生之水門事件眞相，指出當日在水門大厦尼克遜總統預先放置錄音帶，偸聽參議員談話，因此洩漏天機，促使他無法繼續連任，是耶！非耶！本文都有詳盡的報導。

＊＊　　＊＊　　＊＊

﹂七金剛﹂今期已告終結。這五男二女的外籍男女在B城及A市所引起之一連串事件，令人咋舌，且看今期超人怎樣出面收拾這個局面吧！下期李璟君繼續爲本刋撰寫另一新作﹂馬國風雲﹂，愛好刺激鬥智閱讀的讀者，屆時敬希垂注。

下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雙鷹﹂故事：﹂活骷髏﹂，西門丁作品，保証令你滿意，敬請購閱。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 4 期
（總號 1188）
1959年 3 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迷宮千艷彩圖之一說明：

這是美國總統尼克遜執政的一頁秘聞，他想控制國會，派遣特務雷尼沙特佈局，肉誘參議員，獲悉他們的秘密，加以控制，希望下次選總統仍是由他登位，在一個宴會中參議員吃進迷幻葯，就給他送入迷宮，盡情享樂，迷失本性。

好漢羣英

獵刀奇俠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大幻神翁顧水神

（一）

陽光底下的長江，輝煌壯麗，氣勢磅礴。

一個孤獨的老人，騎着一匹瘦弱的五花驢，來到了大渡口。

遠處隱約傳來陣陣蒼涼的笛聲，彷彿正在訴說人間不平和不幸的事。

老人望着江水，忽然發出一陣唏噓，緩緩地從驢背爬下來。

笛聲漸近，一艘看來已很殘舊的小舟，橫渡江面而來。

一個年紀和他不相上下的老儒士，坐在船頭，橫按長笛，輕輕吹奏。船家是個赤膊大漢，他臂力強橫，船槳在風浪中急勁翻飛，瞬即到了江邊！

笛聲忽止。那孤獨的老人長長嘆息一聲，忽然說：「我們已敗了。」

老儒士咳嗽着，沉默了很久才道：「天下無必勝雄師，誰也會有陰溝裏翻船的時候。」

老人淒然一笑：「只是，我們這一次實在是敗得太慘。」

老儒士緩緩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老人道：「我今年已七十二，還能再來嗎？」

老儒士道：「能否捲土重來，又與年歲何干？」

老人道：「我若聽信學究之言，又何致陷於如斯田地？」



老儒士道：「兵雖敗，氣不可餒，兵敗猶可挽，氣餒不可活。」

老人仰面長嘆：「已是兵敗如山倒，已是落花流水，大勢去矣，又誰能挽救此悲慘敗局？」

老儒士道：「江東有一人，倘能邀之，大局尚有可為。」

老人聽了，目光一亮，連忙問道：「此乃何人？」

老儒士遙視遠方羣峯，緩緩道：「葉雪璇。」

「葉雪璇？此人是男是女？又是何方神聖？」老人問。

「總堂主可還記得葉紅血？」

「天狂居士葉五先生？」

「正是葉五。」老儒士淡淡道：「葉五雖然以天狂自居，卻是驚才絕艷，胸藏兵甲何只十萬之智士，而葉雪璇者，也就是葉紅血之女兒。」

老人長嘆一聲，感慨良多的接道：「只惜雪璇不是紅血，紅血已披袈裟，隱世埋名。」

老儒士道：「豈不聞江山代有人材出，青出於藍勝於藍？」

老人道：「雪璇姑娘縱然才智過人，畢竟只是女兒家！」

老儒士搖頭道：「總堂主此言差矣，誰謂女兒無大將？須知巾幗不讓鬚眉，即以葉大小姐而言，絕非弱質纖纖，而是身懷絕頂武藝之一流高手。」

老人道：「葉五神功蓋世，其女兒自也自非弱者，只是……」

老儒士截然說道：「總堂主，你又想錯了。」

老人一愕：「錯在何處？」

老儒士道：「雪璇姑娘雖然武功絕頂，卻非葉五所傳。」

老人默然半晌，才道：「卻不知這位葉大小姐，師承何門何派？」

「大幻教教主龐六仙。」

「大幻神翁龐六仙？」老人聽了大吃一驚。

「不錯，正是他，他比你和我都更老幾十歲。」

老人長吸一口氣：「大幻教稱雄中原武林之時，老夫尚年僅弱冠！」

老儒士點點頭：「倘若以輩份推算，葉大小姐比你我還高。」

老人道：「龐六仙聽說已於三十年前，坐化於坐龍山館……」

「非也！」老儒士搖搖頭，道：「坐龍山館近年來清靜無爭，主要就是因為武林中人，以為龐六仙已死。」

老人道：「那時候，他已年逾七旬，也該是風燭殘年之境。」

老儒士道：「人之壽命，各自不同，活到百來歲之人，又豈在少數！」

老人道：「原來龐神翁仍然活着，卻何以僞裝死去？」

老儒士道：「此無他，龐六仙但求樂得清靜四字而已。」

老人恍然：「不錯，借死之名而避世，龐煩事可減甚多。」

老儒士道：「這皆因龐教主太出名了，仇家也不少。」

老人道：「聽說自從龐六仙死訊傳出之後，坐龍山館就再無高手，未知是否屬實？」

老儒士道：「不錯，昔年叱咤風雲的大幻教高手，全都不知所踪，在坐龍山館的，只有幾個完全不懂武功的僕人。」

老人道：「難道龐教主昔日的仇家，不會向這幾個僕人施以辣手，甚至毀壞坐龍山館嗎？」

老儒士道：「誰說沒有？龐六仙死訊傳出後，三年之內，就已有四五撥人馬，闖入坐龍山館。」

老人道：「此等人馬自非善類。」

老儒士道：「他們其中包括寒山六秀，鬼域中人，幽靈十三絕及怒目天神仇一誅。」

老人凜然道：「這全是江湖上心狠手辣，武功異常厲害的黑道巨寇，那幾個不懂武功的僕人，如何應付得了？」

老儒士道：「但坐龍山館卻仍然安然無恙，那幾個僕人，至今仍活得很好。」

老人道：「卻是何故？」

老儒士道：「坐龍山館雖然只是一座空城，但卻左有木鵬塢，右有靈蛇堡呼應照顧。」

老人一怔：「木鵬塢與靈蛇堡，莫非也附屬於大幻教？」

老儒士道：「木鵬塢龍頭老大木鵬王，與靈蛇堡主卓碧君，都不承認與大幻教有甚麼關係，但卻認爲寒山六秀、鬼域中人、幽靈十三絕及仇一誅以強凌弱，對付坐龍山館幾個不懂武功的僕人，於理不合，以是無法袖手旁觀，雙雙代爲出頭！」

老人白眉一皺：「這倒是俠義精神可嘉，但他們說與大幻教全無關係，恐怕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老儒士道：「這一點暫且別去理會，寒山六秀等人，以爲可以逼使大幻教中人出現於坐龍山館，但結果來的並非大幻教中人，而是木鵬王與卓碧君。」

老人道：「木鵬王深沉多智，卓碧君擅長用毒，寒山六秀等人，恐怕是討好不了。」

老儒士點點頭，道：「數戰下來，寒山六秀變瞎子，鬼域中人損兵折將，幽靈十三絕只餘三人，怒目天神武功盡廢，終於自縊於坐龍山館門外！」

老人嘆息一聲：「這樣多驚人事變，老夫卻是從未聽人提及。」

老儒士道：「江湖上不知幾許慘烈大戰，不爲武林人所知，總堂主不知此事，並不爲奇。」

老人點點頭，道：「世事如謎，變幻無定，外人常說老夫見多識廣，實則老夫孤陋寡聞，比起顧老先生，相去遠矣！」

老儒士道：「總堂主不必這樣說，唉，人生匆匆數十年，能知多少事？又能明多少理？」

老人說道：「聽君一席話，勝讀萬卷書。」

老儒士道：「聽我之言，於總堂主只能有少許幫助，唯有葉大小姐，始能爲總堂主力挽狂瀾，反敗爲勝！」

老人吸一口氣，沉思良久，才道：「老夫本已再無半點鬥志，但如今卻又似乎存着一絲希望……」

「心存一絲希望不足以言勇！」老儒士沉聲道：「總堂主必須擁有絕大信心，絕大勇氣，才能給予強敵迎頭痛擊。」

老人一呆，忽然用力地點頭，道：「顧老先生所言極是，只是那葉大小姐未知芳居何處？」

老儒士道：「就在仙女湖畔，紫氣玉樓中。」

老人低首沉吟，喃喃道：「仙女湖畔，紫氣玉樓……葉大小姐……」

他說到這裏，忽然一人「噗通」一聲，跌落水中。

（二）

跌落水裏的是船家。

這船家正值壯年，膂力不凡，顯然並非泛泛之輩！

老人卻不知道他是誰。

但這老人卻看見，這船家是給一隻蒼白的手拉進水裏的。

手從水裏來！有人潛伏在江底，突施暗襲。

雖然是暗襲，但一下子就能把那壯漢拉進水裏，這人顯然精通水性，而且武功相當厲害。

老儒士臉色一變，陡地大喝：「是甚麼人？」

江面浪花起伏，卻已不見人踪。

老儒士怒形於色，突然吸一氣，躍入江中。

老人眼色一變。「顧老先生，老夫……老夫是個旱鴨子！」

他沒有說謊。他是名震武林好漢堂的總堂主。

好漢堂多好漢。

總堂主「義無反顧」岳無淚，更是好漢中的好漢。

如今，岳無淚已七十二歲。在這七十二載悠長的歲月裏，他已闖過無數暴風雨，大風浪，有過不知多少次險死還生的兇險經歷。

他掌中一刀，殺盡無數邪惡之徒。他赤手空拳，也曾挫卻不知幾許武林高手的銳氣。可是，他偏偏就是個旱鴨子，一入水裏，就不折不扣的變成呆子。

老儒士卻不同。他號稱「水中盜月」，又叫「潛魚叟」，也叫「浪裏神儒」。他叫顧植爲，所以又有人稱呼他「顧水神」。

顧植爲與岳無淚相識之時，兩人俱已年逾花甲。但兩人一見如故，大有相逢恨晚之嘆。

× × ×

船家突遭暗襲，顧植爲大爲緊張。他已躍入江水中。

岳無淚也面露緊張之色。他不是不想助老友一臂之力，而是無能爲力。是甚麼人把那船家拉入水裏？

忽然間，一股血水湧了上江面。岳無淚臉色沉重，目不轉睛的盯着水面。

一個人浮了上來。

那是船家，他手裏有一把匕首，面露興奮之色：「我殺了他，我殺了他！」

岳無淚鬆了口氣。船家很快就登上了岸！

岳無淚瞧着他，道：「顧老先生與閣下怎樣稱呼？」

船家一笑，道：「師徒。」

岳無淚也笑了笑：「原來你就是他的弟子石嘯天！」

「總堂主也聽過晚輩的名字？」石嘯天一怔。

岳無淚道：「咱們雖然素未謀面，但顧老先生卻曾向老夫提及過你的名字。」

石嘯天道：「師父是個好人。」

岳無淚道：「這個自不待言……」

石嘯天道：「所以我根本不配做他的弟子。」

岳無淚道：「你何出此言？嗯……顧老先生怎麼還沒上來？」

石嘯天道：「他不會上來了。」

岳無淚面色驟變：「你在說甚麼？」

石嘯天道：「晚輩是說，他已給人縛在江底一塊大石上。」

「胡說！」岳無淚怒道：「他是水神，能在水中盜月，怎會給人縛住？」

石嘯天道：「本來這是不可能的，但錯在他有個不肖子弟，在水裏給他暗算了一下。」

說着，把手中匕首輕輕一晃。

岳無淚臉如紙白：「你剛才……是說……殺了顧老先生？」

石嘯天點點頭，微笑道：「是的，除了我之外，又有誰能在水底裏暗算他？」

岳無淚顫聲道：「混帳，混帳！絕不可能會有這種事！」

就在這時候，江面浮出了一個人。

那是顧植爲。

岳無淚目光一亮，大叫：「顧——」

但他只是叫出了一個字，就再也叫不下去。

因爲從江底裏冒出來的，並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那只是一顆腦袋。

顧植爲的腦袋。

× × ×

顧植爲的腦袋已在水底裏給砍掉下來了。

一隻蒼白的手，提着這顆已面無血色的腦袋，同時出現在江面之上。

岳無淚胸膛起伏，一張臉變成死灰之色。

石嘯天悠然一笑：「岳總堂主，你現在該相信晚輩的說話罷？」

岳無淚咬着嘴唇。唇已咬出鮮血，他卻似是渾然不覺。

他突然像一頭瘋牛般，向石嘯天衝了過去。

石嘯天沒有感到意外。但他也不敢小覷了這位好漢堂的總堂主，側身一閃，卸避開去。

岳無淚怒叱：「叛徒衣冠禽獸，殺！殺！殺！殺！」

三個「殺」字出口，他已連發九掌。

漫天掌影，殺氣逼人。

石嘯天連避八掌，但第九掌卻已再無可避，一咬牙，揮掌還擊。

「轟」地一聲，兩股內家罡氣相撞在一起，石嘯天向後倒退丈二。

岳無淚也已退後五步，才總算拿穩了樁。

「小子，顧老先生的『天陽勁』，你還沒完全領略……」怪叫一聲運氣再上。

石嘯天臉色轉變，他已知道岳總堂主的武功，絕非自己所能抵禦。

但岳無淚才撲前兩尺，背後忽然响起一陣呼嘯之聲。

岳無淚不必回頭，已知是一個武功極厲害的高手，從後襲擊自己。

一個鷂子翻身，岳無淚在半空打了個轉，人未落地，一兩三錢三分的好漢金鏢已飛射而出。

好漢金鏢份量重，而且堂規規定，此鏢只能用來拚命自保，絕對不許在背後暗箭傷人。

岳無淚是總堂主，而這條堂規也是他自己訂下來的。

他是一個極具原則的人，自然不會違反自己訂下來的堂規。

這時候，背後有人向他暗襲，他以牙還牙施以反擊，那是很公平的事。

他這一鏢打出，力度十足，天下間能接下這一鏢的人，恐怕還沒有十個。

誰知背後那人，居然是其中之一。

那是一個青衣白臉，面上似是毫無血色的中年人。

他以左手接鏢，面露微笑。

「岳總堂主，你是不是想去找那葉大小姐？」

岳無淚盯着這人：「你是誰？」

青衣人淡淡道：「殺顧水神的人！」

岳無淚怒道：「用這種詭詐手段暗殺顧老先生，簡直無恥卑鄙！」

青衣人悠然道：「你是好漢，我們不是。」

岳無淚氣得連眼球都凸了出來。

他不再說話，一掌掃出。

青衣人淡然揮掌，輕描淡寫的就把這一掌卸了開去。

岳無淚咬牙說道：「你不敢接老夫一掌？」

青衣人身形飄動，倏地來到了那頭五花驢面前。

他陰冷一笑，對五花驢說：「你是條笨驢，但我不是，所以，你死，我活！」

說到「我活」兩個字的時候，他突然一掌按在驢頭上。

岳無淚臉色大變：「放手！」

青衣人立刻放手。

但那頭驢子已軟綿綿的跪跌下去。

岳無淚大怒，正待動手，青衣人卻忽然冷冷一笑，道：「你的刀呢？」

岳無淚渾身猛然一震。他顫聲道：「我的刀？我的刀？不錯，我的刀在那裏？好漢堂的好漢們，爲甚麼只剩下了我這個老不死？」說到最後兩句的時候，他的聲音已嘶啞得像是快要氣絕。

青衣人目光如刀，直逼視着他：「你老了！你已敗了！沒有人可以在如此慘敗之後捲土重來！沒有人能！絕對沒有人能在銳氣已失之後東山再起，就像是你的刀，它已斷了，毀了，再也不是名震江湖的好漢之刀！」

岳無淚呆住。他呆了半晌，忽然仰面大笑，笑聲充滿酸楚，那已不是笑，而是哭。

威名顯赫，稱雄數十年的好漢堂總堂主，終於也有流淚的時候。

「我的刀！」

「我的好兄弟！」

「好漢堂！」

「休矣！休矣！休矣！」

——莫謂英雄不流淚，只爲未到傷心處。

岳無淚，終也流淚。

英雄淚。

× × ×

英雄已老。

英雄已屆末路之時。

青衣人雖未動手，幾許傷人的說話，已把岳總堂主重創。既無刀，也無鬥志。如此良機，豈可坐失？

嗤！

殺着終於毫不保留擊出。

但動手的並不是那個青衣人，而是石嘯天！

（三）

石嘯天一直都在虎視眈眈，他已殺了

師父，這好漢堂總堂主，絕不能讓他活着離去。

所以他這一擊，是蓄銳而發，絕不留情的。

青衣人沒動手。他相信，石嘯天這一擊，已可殺了岳無淚。

除非奇蹟出現，否則岳無淚絕對無法避得開石嘯天的匕首。

岳無淚沒有動，彷彿已變成了一塊沒有生命的石頭。

但他的背脊，絕不會比石頭堅硬。

而石嘯天這一擊，已可把世間上最堅硬的石頭擊成粉碎。看來，岳無淚必死無疑。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石嘯天的手腕忽然再也無法移動分毫。

他眼色一變，忽然冷汗直冒。他看見了一隻手，像是鉗子般緊緊的鉗着自己的手腕。

石嘯天猛然回頭。他看見了一張沉實而英俊的臉孔。

那是一個杏袍人。

「你要殺人，該先問問在下。」這人淡淡的說。

石嘯天又驚又怒：「我爲甚麼要先問你？」

杏袍人說：「你若先問一問在下，就不會斷掉了一隻手。」

石嘯天額上青筋凸起，在喘着氣。

他知道，杏袍人沒有說謊，自己的手已被他活生生的捏斷了。他忽然盯着這杏袍人腰間懸佩着的一柄刀。

刀柄是古銅色的，而刀鞘已經相當殘舊。

石嘯天不認識這個人，但却忽然想起，江湖上有一柄這樣的刀。

「這……這是獵刀？」

「不錯。」

「老刀匠游疾舞親手鑄造的獵刀？」

「是的。」

「那麼，你……你就是司馬縱橫！」

石嘯天大吃一驚。

「在下正是司馬縱橫，你現在是不是想和我決一死戰？」杏袍人淡然一笑，目注着他。

石嘯天還沒有說，青衣人已冷笑道：「我想！」

司馬縱橫目光一轉，盯着這青衣人，忽然說：「陰青手東方木？」

青衣人似乎一陣意外，但終於還是點了點頭：「不錯，你好眼力！」

司馬縱橫道：「若非東方木，又豈能有此功力？」

他說到這裏的時候，眼睛已瞧着東方木的雙手。

這雙手本是蒼白的，但現在，它已變成青色，青得就像是剛成熟的蔬菜。

東方木冷冷一笑，對石嘯天道：「你退開去。」

石嘯天不敢遲疑，退開一旁。

東方木忽然大喝一聲，一掌擊出。

這一掌去勢極快，氣勢也極嚇人。

但是司馬縱橫却好像完全沒有看見這一掌。

青綠綠的手掌，已挾着一陣奇異的腥味，罩了過來。

但是掌勢却突然一轉，重重擊向岳無淚。

×　×　×

岳無淚不知道，他甚麼都不知道。

他已受到太大的打擊，精神已瀕臨崩潰階段。

東方木也許眞的很想殺了司馬縱橫，但他更想先殺了岳無淚。

可惜岳無淚甚麼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好漢堂已在一場重要的戰爭裏，崩倒下來。

顧植爲也死了。無刀！無友！無兄弟！也再無希望！

昔日壯志凌雲，人稱好漢中好漢的岳總堂主，已是英雄末路。

他還能知道些甚麼？

他可能連死亡都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幸好司馬縱橫在這裏。幸好司馬縱橫還很清醒，絕對沒有給東方木矇騙過去。

青手一轉勢，獵刀也已飛起。

掌極快！

刀更快！

東方木突然面色死灰，怪叫蹌跟後退丈八！

司馬縱橫冷冷的看着他。

刀已入鞘，東方木的右掌却已被砍落，跌在江邊。

東方木的心在劇痛。

「你……你竟能砍掉我的手……」他滿臉不相信的神色，但事實却又使他無法不相信！

司馬縱橫凝視着他：「今天我不想殺人，否則這一刀就不是砍你的手，而是砍掉你的人頭！」

東方木怒叫起來：「你爲甚麼不砍掉我的腦袋？今天是甚麼日子？」

司馬縱橫淡淡的說道：「今天是我生日。」

「你的生日？」

「不錯，所以，你是很幸運的。」

東方木長長的吸一口氣：「好！我會記住你，總有一天……」

他沒有說下去，因爲他知道現在自己說甚麼都是多餘的。所以，他只好走了。

他從江裏來，也從江裏去。

看來，他水性之佳，也不在顧水神之下。

石嘯天也要跟着走。

岳無淚却突然在這時候清醒過來。

「叛徒，你走往那裏？」他忽然發出霹靂般的一聲暴喝，人如飛鳥，躍在石嘯天的頭頂上。

石嘯天驚呼一聲，正要躍入江水裏，岳無淚已一掌按在他的天靈上。

石嘯天臉色大變。

他已再無半點鬥志，甚至不知道應該怎樣招架。

叭！

一掌震碎天靈，石嘯天終於在江水旁倒了下去。

岳無淚坐在他的屍體上，喃喃道：「好武功！好武功！好漢堂總堂主，果然神功蓋世，天下無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又大笑起來，彷彿有點瘋了。

司馬縱橫眉頭一皺。

他上前，對岳無淚說：「晚輩司馬縱橫，岳總堂主可還認得我？」

岳無淚呆了一呆，半晌才緩緩道：「我認得你，你是鐵鳳師的老朋友，也是郝世傑的乾女婿！」

司馬縱橫這才鬆一口氣。

剛才，他眞的有點担心岳無淚會忽然瘋掉。

「岳前輩，晚輩已追趕了十二個時辰，總算在這裏找到了你老人家。」

岳無淚木然說道：「找到了老夫又怎樣？」

司馬縱橫道：「西城一戰，上官寶樓未勝，好漢堂也沒有完全失敗。」

岳無淚倏地衝前，揪住了司馬縱橫的衣襟，厲聲道：「你在放甚麼屁？敗了就是敗了，你以爲老夫受不起這打擊，要你來安慰我？」

司馬縱橫神色不變，聲音平靜：「岳總堂主身經百戰，再大的風浪也經歷過，晚輩又豈有此意？只是，上官寶樓雖在西城打勝一仗，但在瀋陽，他却給人抽了一下後腿。」

岳無淚一怔：「瀋陽？你說的莫非是上官堡？」

司馬縱橫點點頭：「正是上官堡。」

岳無淚道：「是誰在背後鞭上官寶樓一下？」

司馬縱橫道：「好漢堂中人！」

岳無淚怒道：「胡說！老夫是好漢堂的總堂主，倘有此事，豈會連老夫都不知道？」

司馬縱橫道：「只因總堂主已忘記了一個人。」

「忘記了誰？」岳無淚瞪着眼。

「布大手。」

「布大手？」岳無淚怔住，「你是說布大手？」

司馬縱橫點點頭：「是的。」

岳無淚臉上露出了奇特的表情，過了很久才長長嘆息一聲，道：「他是老夫的好兄弟，本來也是好漢堂的一條好漢，可是，他早已不是好漢堂的人。」

司馬縱橫道：「在他離開好漢堂之前，他曾爲好漢堂立下了多少汗馬功勞？」

岳無淚終於鬆開了手，嘆道：「不可勝算。」

司馬縱橫道：「但他只做過一件錯事，就不容於好漢堂中！」

岳無淚眼色倏地一變。

「你可知道他犯了甚麼錯事？」他的情緒又激動起來，「他強姦了老夫的女兒！現在倩倩已經出家爲尼，你知道嗎？」

司馬縱橫點點頭，道：「晚輩知道這件事，但晚輩更知道，布大手本來並不是那種衣冠禽獸的人！」

岳無淚目露痛苦之色。「老夫知道，他是中了邪惡的迷心術，才會幹出這種事來，但老夫知道又有甚麼用？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而他自己也沒有爲自己辯白，只是削斷了三根手指，就離開了好漢堂！」

自削三指，是好漢堂的堂規，無論是誰要離開好漢堂，都必須遵守。

司馬縱橫緩緩道：「布大手離去，是爲勢所逼，但他仍然沒有忘記好漢堂，心中仍然以好漢堂中人自居。」

岳無淚沉聲道：「但老夫知道，他永遠不會再回來，老夫是牛脾氣，他却是茅坑石頭，又臭又硬！」

「錯了。」司馬縱橫搖搖頭，道：「他已回來，而且在西城之戰發生的時候，突襲上官堡，把上官寶樓的金衣十殺手完全殺掉！」

岳無淚呆住。「是眞的？」

「晚輩豈敢胡謅！」

岳無淚沉默着，良久才嘆息着說：「布大手，你爲甚麼不肯說，是誰把你陷害的？」

司馬縱橫道：「也許他根本不知道，是誰向他施用這種可惡的迷心術。」

岳無淚搖搖頭：「他知道，老夫知道他一定知道那人是誰，可是，他却寧願把這口酸果呑下，也不肯說出那人是誰！」

司馬縱橫道：「他有隱衷，逼他也無用。」

岳無淚握着拳頭：「但這是關乎他一輩子清白的事！」

司馬縱橫默然。

岳無淚嘆了口氣，緩緩接道：「無論怎樣，他總是布大手，老夫還是希望，他會重回好漢堂。」

司馬縱橫道：「他已重回好漢堂，而且已在開封設立了好漢第十分堂。」

岳無淚眼睛發出了光：「很好！老夫現在馬上就去開封！」

但他忽然又用力地搖搖頭，道：「不，老夫現在不能去找他。」

司馬縱橫一楞：「爲甚麼不能？」

岳無淚目注江水，道：「老夫要找葉大小姐！」

「葉大小姐？」司馬縱橫有點奇怪：「她是誰？」

岳無淚道：「咱們一邊走，老夫一邊說……」

（四）

五月二十三，晴。

丁家飯舖早已擠滿了人，店堂裏充滿了豬油炒菜的香氣。

這是愉快鎭裏的一間飯舖，雖然這裏供應的菜餚粗糙一些，但色香味俱全，而且價錢也相當便宜。

每天不到午晌時份，飯舖裏必定坐無虛席，甚至有人捧着飯菜，站在飯舖門外吃。

這樣吃飯，當然談不上甚麼享受。

但只要想想隔隣大街賓至樓的酒菜價錢，這裏的顧客就會覺得丁家飯舖實在是太可愛了。

在這裏，塡飽肚子的代價，通常花費幾錢銀子就夠了。

但在賓至樓，連喝一杯茶都要白銀三兩！

所以，不少人一輩子光顧丁家飯舖，却連踏入賓至樓大門一步的勇氣也沒有。

然而，世事往往也有正反兩面的。

賓至樓的酒菜價錢雖然貴得嚇死人，但也有某種人，天天在那裏「長駐」，却從來沒進入過丁家飯舖一次。

例如本鎭鎭長王常笑，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 × ×

王常笑人如其名，他的臉上總是掛着笑容。

這時候，他本該在賓至樓裏吃魚翅，烤鴨、醬魚之類的美食。

他是愉快鎮裏最有錢，也最喜歡享受的人。

但現在，他却居然出現在丁家飯舖之內！

在這裏用膳的人，可說是全都認得王常笑的，但王常笑在這裏出現，却使他們大感奇怪。

王常笑今天好像有點怪。

因爲他沒笑。他來到了飯舖角落的一張木桌旁，盯着一個人。這人是個陌生人，鎮上的人全都不認識他。

他臉色蒼白，一身青衣，而且還斷了一隻手。

這人赫然正是東方木。

× × ×

東方木正在吃麵，那是一碗豆豉排骨湯麵。

王常笑盯着他，忽然說：「我不喜歡這裏。」

東方木仍然低着頭吃麵，淡淡道：「你不喜歡，我喜歡！」

王常笑冷冷道：「我也不喜歡你這個人。」

東方木道：「但我却很欣賞自己。」

王常笑道：「你少了一隻手，它在哪裏？」

東方木道：「這裏的麵不錯，只是湯鹹一些。」

王常笑冷一笑：「你的武功本來也不錯，可惜遇上了眞正的高手，就只有掛彩的份兒。」

東方木忽然抬起頭，用一種森冷的目光瞧着王常笑：「你在這裏當鎮長已多久了？」

「十年。」

「十年！」東方木哼的一聲：「十年來，你幹過甚麼事？」

王常笑道：「討了四個老婆，生下了八個兒子。」

東方木道：「你太享福了。」

王常笑道：「你喜歡到外面闖禍，那是咎由自取，其實，你並不比我窮，大可以盡情享受人生。」

東方木冷冷一笑，道：「我不想享受，只想重振紅眉教雄風！」

王常笑說道：「紅眉教之事，休再提起。」

東方木道：「要重振紅眉教，必先毀了好漢堂，然後再殺上官寶樓！」

王常笑冷冷道：「你現在不是上官寶樓的爪牙嗎？」

東方木冷冷道：「這只是權宜之計，倘若說上官寶樓能控制得了我，那簡直是天下間最荒謬的笑話！」

王常笑盯着他，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你要我怎樣帮你？」

東方木道：「不是帮我，而是帮你自己。」

王常笑道：「帮我自己？」

東方木道：「紅眉敎必須再重新站立起來，你就是新的敎主。」

王常笑道：「師父常說，你比我聰明，就算紅眉教眞的死灰復燃，你當敎主才最合理。」

東方木道：「師兄，我的武功不如你，而且也不是眞的比你聰明。」

王常笑道：「你倒有自知之明。」

東方木道：「這一次，咱們一定要像師父那樣，在中原武林樹立强大的勢力，別讓人以爲紅眉教眞的一蹶不振！」

王常笑道：「紅眉敎高手如雲之際，尚且給坐龍山館打得落花流水！」

東方木道：「正是此仇此恨，永記心頭，咱們一定要報仇！」

王常笑冷冷一笑：「憑甚麼？就憑你和我這兩塊材料？」

東方木道：「不，我們可以利用上官寶樓，引他入彀，讓他們拚個你死我活之後，才出來收拾殘局。」

王常笑道：「你眞的很聰明，可惜我這個師兄對你的計劃，毫無興趣。」

東方木嘆了口氣：「我早知道你不會答允，唉，闖蕩江湖和享福兩件事情相比，的確是相差太遠了。」

王常笑淡淡一笑，說道：「師弟，再見了。」

東方木却說：「師兄，你錯了。」

王常笑道：「錯在那裏？」

東方木道：「從你走進丁家飯舖的時候開始，你就已錯了。」

王常笑道：「我不懂。」

東方木道：「因爲我奉了上官帮主之命，要在這裏殺了你。」

王常笑臉色一變道：「阿木，你果然包藏禍心！」

東方木道：「重振紅眉教的威風，當然是絕不可能的，而你這十年來，也並非只是在享福，若不是你暗中攪鬼，布大手又怎有力量在開封府創立好漢分堂？」

王常笑瞳孔收縮，目光忽然變得一片肅殺道：「師弟，你還是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

東方木說道：「是你逼我們來對付你的。」

王常笑道：「你能殺得了我嗎？」

東方木道：「不妨一試。」

王常笑却沒理睬他，向大門外走了出去。

大門外却忽然出現了九個人。

八個白衣人站着。

在他們的面前，還有一個黑衫老者，四平八穩地坐在一張梨木大椅上。

生寃家死對頭

（一）

王常笑笑了。

他笑瞇瞇的盯着這個黑衫老者，道：「想不到太行神魔也在本鎮出現，眞是熱鬧極了。」

黑衫老者也笑了笑，那是皮笑肉不笑：「小王，阿木常在老夫面前提起你，聽說你的劍很快。」

王常笑笑道：「雕蟲小技，不値方家一哂。」

黑衫老者道：「老夫今天有點手癢，想向你討教幾招。」

王常笑眉頭一皺：「能不奉陪嗎？」

「當然可以，只要你陪陪阿木，跟他一樣那就成了。」

「怎樣陪他？」

「他少了一隻手，但你却還有兩隻，大家是師兄弟，未免太不公平了。」

王常笑呵呵一笑：「這麼說來，他若丟掉了腦袋，我可也要身首異處了？」

黑衫老者淡淡道：「你是師兄，陪陪師弟却又何妨？」

王常笑盯着這老者：「你眞是一個好混帳的老王八！」

黑衫老者臉色倏變，突然大喝道：「你的劍在那裏？」

王常笑搖了搖頭：「我巳十年沒有用劍。」

黑衫老者道：「那麼，老夫也不用武器，看掌！」

王常笑淡然一笑，揮掌相迎。

兩掌相交，轟隆一聲猝響。

王常笑神色自若，黑衫老者却臉色大變，向後倒退開去。

「你……你……是誰？」

「王常笑！」

「不！你不是王常笑，絕不會是王常笑……」黑衫老者顯然巳吃了大虧。

王常笑淡淡道：「我不是王常笑，誰是王常笑？」

黑衫老者突然噴出一口鮮血。

他喘着氣，道：「王常笑絕對沒有這樣深厚的內力，你……你是誰？」

王常笑悠然一笑，道：「你曾與王常笑交手？」

黑衫老者搖搖頭：「沒有。」

王常笑道：「既然沒有交過手，又怎知王常笑的內力修爲深淺？」

黑衫老者呆住，作聲不得。

王常笑突然面色一寒，道：「太行神魔，你一直都小覷了王某，你以爲東方木武功平常，他的師兄也不會厲害到甚麼地方去！」

黑衫老者心頭一凜。

王常笑沒有說錯。

他的確是王常笑，但這位太行神魔却一直低估了對方。直到吃了大虧之後，他却以爲對方根本就不是東方木的師兄王常笑！

× × ×

太行神魔來勢洶洶，但只是跟王常笑拚了一掌，就狼狽地離去。

但那八個白衣人，却仍站在王常笑的面前。

王常笑環視了他們一眼：「你們不是太行神魔的弟子？」

八個白衣人沒有人開口。但他們的脚步却在移動。等到他們每人向前踏出八步之後，王常笑巳被包圍着。

王常笑又是一聲大笑，揮掌攻向其中一人。

這人也以掌還擊。兩掌相交，王常笑大佔上風。但其餘七人，却同時亮出武器，襲擊王常笑。

那總共是兩柄刀，三條軟鞭，一支判官筆和一對鋼環！

三條軟鞭有如毒蛇般纏向王常笑。

王常笑一掌逼開那人，身形急轉，閃過軟鞭，但一支判官筆却巳直向他眉宇間插了過來。

王常笑冷笑，右手食指急劃，一縷勁銳指風，掃向那人喉結穴上。那使判官筆的白衣人一聲悶哼，倒了下去。

却又有一對鋼環，旋風也似的舞動，橫裏欺身襲來。

王常笑巳搶過那支判官筆，筆鋒招式一展，從其中一枚鋼環的中間穿了過去。

那人根本連看也沒看清楚，判官筆巳貫穿過他的脖子。

王常笑舉手投足，輕描淡寫就把其中兩人擊殺，而那個跟他拚掌的白衣人，顯然也是受傷不輕。

可是，還有兩個使刀的白衣人。這兩個白衣人一直沒有全力出手，只是虛張聲勢，掩護其他同伴對付王常笑。

王常笑沒有小覷了他們。

他早巳看出，這八個白衣人之中，武功最厲害的就是這兩人。

三個使軟鞭的白衣人又再揮鞭纏向王常笑。

王常笑冷冷一笑，十招八招之內，又把這三個白衣人解決。只剩下兩個使刀的白衣人了。

王常笑盯着他們，忽然冷冷道：「王某的武功路數，你們大概巳看清楚了？」

左邊的白衣人道：「巳看見了。」

王常笑道：「覺得怎樣？」

右邊的白衣人道：「不怎麼樣，就像隻猴子，相當靈活。」

王常笑道：「原來我只像隻猴子。」

左邊的白衣人道：「只可惜你這隻老猴子可以靈活的時間，巳不長久。」

王常笑道：「兩位想怎樣？」

右邊的白衣人道：「宰猴子！」

王常笑道：「看樣子，你們的本領，比太行神魔還要高明得多？」

左邊的白衣人哂然一笑：「他算得甚麼？只不過是一頭自以爲很威風的老貓而巳。」

王常笑道：「兩位又是誰？」

右邊的白衣人淡淡道：「我是潘天星，他是鄧初！」

王常笑聽得不由面色微變：「天山雙絕？」

潘天星哈哈一笑：「好說！好說！」

王常笑眉頭一皺：「兩位從天山遠道而來，怎會屈居人下？」

鄧初道：「義氣帮以義氣爲先，而上官帮主乃大仁大義大勇大智之士，咱們兄弟怎能不爲之心悅誠服？」

王常笑倏地縱聲大笑：「義氣帮！這名字很好！只可惜上官寶樓並不是個有義氣的人，你們跟着他，徒然變成鷄鳴狗盜而巳。」

鄧初搖搖頭，道：「王兄此言差矣，上官帮主確是個挺够義氣的人。」

王常笑道：「上官寶樓挺够義氣？」

鄧初道：「咱們兄弟窮了，他馬上就給咱們五萬兩銀子。」

王常笑道：「這就叫够義氣？」

鄧初道：「仗義疏財之輩，還不够義氣嗎？」

王常笑冷冷一笑：「兩位甘爲錢財而奴役，實在令人大感失望！」

鄧初道：「隨便你怎樣說，但現在你却要死了！」

王常笑盯着他：「是嗎？」

鄧初道：「是的。」

王常笑怪笑一聲，突然間一拳揮了出去。

鄧初站在那裏，雙腿紋風不動。

但也就在這刹那間，刀光一閃，王常笑隨即倒了下去。

× × ×

鄧初的腿沒有動，刀也沒有動。

他只是站立着，咬牙硬挨了一拳。

這一拳力道不輕。

「篷」然一聲，王常笑的拳頭已打在他的胸膛上。

王常笑一怔。

鄧初爲甚麼全然不閃避？

鄧初爲甚麼不發刀？

王常笑只是怔了很短很短的時間。

但是一把快刀，已在他的背後劏了過來。

那是潘天星的刀。

鄧初不動，硬挨一拳，就是要王常笑吃這一刀。

一拳換一刀，很划算。

鄧初沒有死。

他憑一口內家眞氣，可以硬接王常笑這一拳。

但王常笑却一定絕對無法擋得住潘天星那一刀！

所以，鄧初雖然挨了一拳，但王常笑却背後挨了一刀，立刻倒了下去。

在他嚥氣前的最後一瞬間，他聽見了一個人的怪笑聲。

「天山雙絕，的確名不虛傳，佩服，佩服！佩服！」

王常笑瞪大了眼睛，瞪着這人。

那是東方木！

（二）

同日黃昏，司馬縱橫與岳無淚來到了丁家飯舖。

岳無淚已餓了，而且也想喝點酒。

當他們進入飯舖的時候，有個道士正在喝酒。

道士喝酒並非奇事。

但這道士的酒杯，却是大得出奇，那簡直不像是甚麼酒杯，而是像個大酒罈。

而且這杯子，居然是用金子鑄造的。

岳無淚忍不住走了過去，瞧了一會。

這道士大概四十五六歲年紀，仙風道骨，面無四兩肉。

但他的酒量却很驚人，一下子就已喝了半杯酒。

半杯酒聽來不算怎麼樣，但那是烈酒，而且這半杯已等於人家十來大碗！

道士把酒杯放在桌上，忽然對岳無淚說：「老丈，你老是盯着貧道，是不是貧道長得很好看？」

岳無淚居然點點頭。「你眞好看。」

道士哈哈一笑，走到司馬縱橫面前，問岳無淚：「和這位兄弟相比，誰較英俊一些？」

岳無淚連眼睛都沒眨動一下，就說：「當然是你英俊多了！」

道士大笑。他忽然用一種很怪異的聲音對司馬縱橫說：「他的說話，你聽見了沒有？」

司馬縱橫說道：「我沒有聾，當然聽見。」

道士道：「你覺得他說得對不對？」

司馬縱橫道：「沒有甚麼對不對，你認爲對就對，不對就是不對。」

道士道：「我是在問你認爲怎樣？」

司馬縱橫道：「你要聽眞說話還是假說話？」

道士道：「你常講假話？」

司馬縱橫搖搖頭：「很少。」

道士道：「很少的意思，就是也曾講過假話了？」

司馬縱橫道：「倘若有人說畢生從未說過假話，那麼這句說話已是最離譜的假話。」

道士道：「你說錯了，有種人的確一輩子都不會說假話的？」

司馬縱橫一怔。

「天下間有這種人？」

「當然有，而且爲數不少。」

「他們是怎樣的人？」

「啞巴，而且是一出生就不會講話的那一種。」

「除此之外呢？」

「好像沒有了。」

司馬縱橫點點頭，嘆道：「道長說得有理極了。」

道士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要聽的是眞話。」

司馬縱橫道：「眞話往往很傷人。」

道士道：「我又不是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就算你說我長得像隻猴子，我也不會生氣。」

司馬縱橫道：「你已說了。」

道士一怔：「貧道眞的像隻猴子？」

司馬縱橫點點頭。

道士嘆了口氣：「猴子般的長相，當然不怎麼英俊了。」

司馬縱橫道：「在絕大多數的人眼中看來，的確如此。」

道士眨了眨眼睛：「難道有人會認爲猴子般的臉孔很好看？」

司馬縱橫道：「當然有。」

道士道：「那是甚麼人？」

司馬縱橫道：「母猴。」

道士的臉在發靑，忽然頹然坐在椅子上。

他長長的吐出口氣，良久才道：「兄弟，貧道不生氣，眞的不生氣，只是很失望。」

司馬縱橫道：「美與醜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心境安寧、愉快。」

道士道：「貧道失望，並不是因爲自己長得醜陋，而是想不到好漢堂的總堂主，居然是個喜歡拍馬屁的人。」

岳無淚呵呵一笑：「看來，老夫剛才拍馬屁是拍在馬腿上了。」

道士瞧着他：「你爲甚麼要說假話？說我比這年靑小子還英俊？」

岳無淚道：「你已不是三歲小孩，尊容怎樣，該已心中有數，老夫剛才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已經眞的醉了？」

道士冷冷一笑。「貧道怎會醉？」

岳無淚說道：「原來你還沒醉，那很好。」

道士道：「你又有甚麼花樣？」

岳無淚道：「你認爲我還會有甚麼花樣？」

道士道：「我又不是你肚子裏的蟲，怎知道你還有甚麼餿主意。」

岳無淚道：「你早已知道老夫會來到這裏？」

道士一呆，半晌才道：「貧道不說假話，不錯，那又怎樣？」

岳無淚道：「你爲甚麼要在這裏等老夫？」

道士默然，過了一會才緩緩地道：「你現在似乎比我這個出家人還更輕鬆。」

岳無淚道：「不輕鬆又怎樣？難道要一頭撞死才過癮嗎？」

道士道：「這話說得好，好漢總究是好漢，敗了就敗了，有甚麼大不了？」

岳無淚道：「咱們多久沒見面了？」

道士道：「八年。」

岳無淚道：「八年前，你用的也是金杯子，但却好像比現在的細小得多。」

道士點點頭：「你的記性不壞。」

岳無淚說道：「就是因爲你這個杯子忽然變大了，老夫還以爲你不是那個牛鼻子。」

道士道：「杯子大了又怎樣？人也可以養得又肥又大嘛。」

岳無淚道：「這幾年來，你賺了不少錢？」

道士道：「不算多，只够自己喝酒，和鑄造這一個金杯子而已。」

岳無淚道：「這金杯子，在別人的眼中看來，已是一筆鉅大的財富。」

道士道：「那又如何？」

岳無淚道：「象齒焚身，你捧着這個金杯子招搖過市，說不定有一天會變成招來殺身之禍。」

道士哈哈一笑，道：「要殺貧道的人不知凡幾，多幾個少幾個又有何相干？」

岳無淚嘆了口氣：「眞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是窮風流，餓快活，死性不改。」

道士淡淡笑道：「正如你剛才所說，這杯子已是一筆鉅大的財富，那麼貧道也不算是怎麼窮了。」

岳無淚道：「聽說兩年前，你把揚州五毒抓進天牢裏？」

道士哈哈一笑，道：「這點小事，岳總堂主居然也知道了？」

「怎還算是小事？」岳無淚乾咳一聲，道：「官府的懸賞，恐怕最少有五千兩罷？」

道士却咬着牙，哼的一聲說：「抓那五個混蛋，並不容易，五千兩已不算多，但到頭來，貧道只拿到三千兩。」

岳無淚一怔：「爲甚麼會少了二千兩的？」

道士說道：「貧道給人盜走了一張銀票！」

岳無淚不禁一笑，道：「是誰有這麼大的本領？居然能够在你的身上盜走銀票呢？」

道士咳嗽兩聲，嘆了口氣才說：「是一個手癢要賭、輸光要偷的小毛賊。」

岳無淚還沒有說話，飯舖外已有人聲叫了起來：「牛鼻子，你不想活了？」

× × ×

這人的嗓子很响亮，但是身材却很短小。

他的年紀也和道士不相上下，但却臉色紅潤，一雙眼睛骨碌碌地左轉右轉。

道士一看見這人，不由得火氣冒了上來。

「就是這混蛋偷走了我的二千兩銀票！」他伸手一指，指尖幾乎指在那人的鼻尖上。

那人冷冷一笑，道：「不錯，是我偷掉你的銀票，但你欠我的又怎麼算法？」

道士連臉都紅了。「我欠你甚麼？」

那人冷冷道：「賭債！」

道士怒道：「甚麼賭債？虧你還敢提起這樁事，你是個騙子，在骰子裏動了手脚！」

那人冷冷一笑：「爲甚麼你當時不揭穿它？」

道士一呆，半晌才道：「當時……當時貧道不知道！」

那人道：「後來你又怎麼知道骰子有詐？」

道士道：「是……是有人告訴貧道知道的。」

那人冷笑一聲：「眼見之事，尚未可以盡信，背後之言，豈可當作是眞？你簡直是越來越糊塗了！」

道士怒道：「你强辭奪理，他媽的狗屁亂放！」

兩人爭吵漸漸激烈起來。

「住口！」突聽一人沉聲叱喝。

兩人爭吵立止。

只見一個葛衣老人，神情肅穆地走了進來。

道士和那人俱是噤若寒蟬一言不發。

岳無淚吸一口氣，目注葛衣老人：「天潭老叟？」

葛衣老人瞧着岳無淚，忽然深深一拜：「岳總堂主，老朽是奉了教主之命，前來接應的。」

岳無淚吃了一驚，連忙還禮，道：「邵兄何以如此隆重？」

葛衣老人說道：「上官寶樓創立義氣帮，以義氣爲名，實則作奸犯科，無惡不作。」

岳無淚道：「老兄所言極是。」

葛衣老人道：「目前江湖上已醞釀着兇險危機，也只有岳總堂主如此大勇無畏的好漢，才能對抗義氣帮一干狂徒。」

說到這裏，目光一轉，落在司馬縱橫的臉龐上：「你就是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忙揖禮道：「晚輩正是。」

葛衣老人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撫鬚笑道：「果然是一表人材，難怪齊拜刀把獵刀交托給你。」

司馬縱橫吸一口氣，道：「承蒙齊大俠錯愛，把獵刀相贈，晚輩至今仍然戰戰兢兢，不敢稍爲行差踏錯。」

葛衣老人大笑：「好！說得好！而且這幾年來，你也幹得很好，現在，提起獵刀奇俠，江湖上的魑魅魍魎，無不退避三舍，可見齊拜刀的確沒有看錯了人。」

司馬縱橫道：「剛才聽岳總堂主所言，前輩莫非就是昔年一掌震苗疆，大敗苗族蠻王舒隆眞的天潭老叟邵老前輩？」

葛衣老人哈哈一笑。「老朽正是邵南青，今日能够遇上你這位年青俊秀之士，老朽很高興，很高興！」

笑聲甫落，看着那道士和那身材短小的漢子，接道：「這兩個老混蛋，向來是生冤家、死對頭，那個牛鼻子是不瘋道士，其實他最少已瘋了一大半。」

道士訕訕一笑，却不敢反駁。

邵南青又說：「另一個雖然神經正常一點，但却總是戒不掉『偸癮』，你遇上了他，可得當心。」

司馬縱橫目光一閃：「這位莫非就是『偸上偸』方遷？」

邵南青莞爾一笑：「你說的不錯，除了方遷之外，又有幾人能在不瘋道士的身上盜走銀票？」

岳無淚忽然問邵南青道：「邵兄昔才說奉了敎主之命，未知那位敎主，却是何人？」

邵南青淡然一笑，道：「老朽乃大幻敎中人。」

「大幻敎？」岳無淚大吃一驚：「那麼，敎主必然是龐神翁了？」

邵南青搖搖頭，黯然嘆道：「龐老敎主已於兩個月前，坐化歸登極樂世界。」

岳無淚臉色一變：「那麼，目下大幻敎主是誰？」

邵南青道：「葉雪璇！」

岳無淚怔了半晌：「葉小姐已成爲大幻敎敎主？」

邵南青點點頭，道：「不錯，除了她之外，本敎又有誰能當此重任？」

岳無淚吸了口氣，道：「很好，老夫與司馬縱橫，正要找尋葉敎主。」

邵南青道：「岳總堂主行經官道之際，本敎已有人飛鴿回報，說兩位正向本鎭而來。」

岳無淚問道：「是以邵兄到此找尋老夫？」

邵南青點點頭，道：「不錯，西城之戰，好漢堂元氣大傷，葉敎主早已知悉，但却未能找到岳總堂主。」

岳無淚嘆了口氣：「老夫無德無能，害苦了衆多兄弟，當眞慚愧得很。」

邵南青道：「岳總堂主何出此言？他們都是好男兒，每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愧是武林中好漢，這一仗，好漢堂雖然落了下風，但義氣帮的爪牙，也損折不少，尤其是潘陽一戰，布大手更闖殺入上官堡，大挫羣魔氣燄，可謂大快人心，打得精采之極！」

岳無淚一怔：「布大手之事，邵兄也已知道？」

邵南青哈哈一笑：「布大手是好漢堂中大將，他爲你報却一箭之仇，老朽知道後，差點就興奮得跳了起來。」

岳無淚嘆道：「布大手確是老夫的好兄弟，但他爲甚麼一直不肯來見我？」

邵南青也嘆了一口氣：「他有難言之隱。」

岳無淚道：「倩倩的事，老夫根本就沒有眞的怪他，唉，那個使用迷心術的傢伙，也當眞可恨！可惡！可殺！」

邵南青道：「這種舊事，也別重提了，布大手能够崛起於開封，有一人功不可歿。」

岳無淚道：「這人是誰？」

邵南青道：「他姓王，叫王常笑。」

岳無淚道：「他很有錢？」

邵南青說道：「不但有錢，而且廣結天下英豪，沒有他，布大手根本就不可能在開封府立足，更不可能策動上官堡那一戰。」

岳無淚吐一口氣：「這王常笑在何處？老夫要親自向他道謝。」

邵南青道：「大恩不言謝，即使是布大手，他也沒有說甚麼『多謝』，『感激』之類的說話。」

岳無淚道：「識英雄者重英雄，縱使大恩不言謝，老夫最少也該拜會這位王兄弟。」

邵南青道：「這裏是愉快鎭。」

岳無淚一怔。

「愉快鎭又和這位王兄弟有甚麼關係呢？」

邵南青說道：「王常笑就是這裏的鎭長。」

岳無淚大喜：「何不早說？原來他就在這裏！」

邵南青却是臉色沉重，長長的嘆息一聲：「可是，本鎭現在已沒有鎭長。」

岳無淚臉色發青：「他……他……他走了？」

邵南青沉聲道：「他走了，而且永遠也不會回來！」

岳無淚吃了一驚：「你是說，他已經不在人世？」

邵南青點點頭：「不錯，就在今天，他死在這間飯舖門外。」

岳無淚呆了半天，才道：「這是誰幹的？」

邵南青道：「天山雙絕！」

「天山雙絕？」岳無淚咬着牙，怒道：「他們爲甚麼要殺王常笑？」

邵南青道：「因爲他們都已成爲了上官寶樓的爪牙！」

岳無淚雙眉怒展：「可惡！可惡！」

邵南青嘆道：「此事已成鐵案，岳總堂主也不必太悲憤了。」

岳無淚木然。不瘋道士忽然一聲大叫：「小心——」

他這一聲「小心」才叫出口，「偸上偸」方遷已同時倒了下去。

（三）

方遷一直都站在飯舖東方最近廚房的位置上。

不瘋道士看見了一個幪面黑衣人，在廚房內出現。

在飯舖的廚房裏，居然出現一個這麼樣的人，顯然不會是甚麼好事。

他立刻叫出了那一聲「小心」！

但却還是遲了。

這個幪着臉孔的黑衣人，已打出了一蓬暗器，方遷根本連閃避的機會也沒有，就已中伏倒下。

不瘋道士雖然看來與方遷是寃家對頭，但實際上兩人的交情是十分深厚的。

方遷才倒下，不瘋道士就發出了一聲狂吼，向廚房裏撲過去。

不瘋道士雖然行動古怪，有點瘋瘋癲癲，但一身武功却絕不尋常。

他背上的天玄神劍早已脫鞘而出，人

未進入廚房，劍招已凌厲地施展。

一條黑影，從他的頭頂飛躍過去。

不瘋道士怒喝一下，反手揮劍，護住天靈。

但那黑衣幪面人的身手，却是快得不可思議，不瘋道士的劍才揮出，他已急迅地點住了他身上五六個穴道。

以不瘋道士的武功，居然在一個照面之間，就給人制住，這人實在絕不尋常。

岳無淚，邵南青俱是面色一變。

不瘋道士已動彈不得，那幪面人若是要取他性命，可說是易如反掌。

岳無淚鐵青着臉，怒道：「這位朋友，何以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幪面人桀桀怪笑，聲音尖銳刺耳：「大幻敎，好漢堂的人聽着，中原武林，必然是義氣帮的天下，爾等又何苦不自量力，螳臂擋車？」

邵南青怒道：「你是義氣帮裏的甚麼人？」

幪面人道：「上官帮主待我恩重如山，你們要對抗他，我絕不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理。」

邵南青道：「上官寶樓多行不義，必遭天譴，你助紂爲虐，將來也必定不得善終！」

幪面人冷冷一笑，道：「一派胡言，混帳！」

這時候，岳無淚扶起了方遷，只見他背後中了兩支毒針，早已氣絕。

岳無淚瞳孔收縮，沉聲道：「好歹毒的暗器！」

幪面人冷冷一笑：「這是殺鷄儆猴，怪不得我！」

邵南青面露殺機，踏前兩步，道：「不管你是誰，老朽今天非要把你斃諸掌下不可！」

幪面人倏地喝道：「邵老鬼，你休胡來，你敢再逼近半步，這牛鼻子的性命立刻就完了！」

邵南青氣得臉都發白，但却也眞的不敢再輕舉妄動。

司馬縱橫却迎了上前，嘆道：「其實以閣下的武功，要離開這裏，根本就不是甚麼難事。」

幪面人冷冷道：「你倒看得透徹。」

司馬縱橫道：「你是不是想跟在下比一比刀法？」

幪面人似是一怔，半晌才緩緩答道：「不錯，我的確想向你領敎一下刀法！」

司馬縱橫說道：「你也是個學刀的人麼？」

幪面人道：「是。」

司馬縱橫道：「好，在下願意奉陪，只是，你必須先放了道長。」

幪面人點點頭：「行。」

司馬縱橫道：「你放心，在下既然答應了，就絕不會退縮。」

幪面人道：「我現在先放了牛鼻子了，你要準備了！」

他突然伸手一推，把不瘋道士推了出去。不瘋道士目光呆滯，彷似對一切事情，全然不知曉一樣。

他頹然坐下，就像個呆子。

司馬縱橫的眼睛望向幪面人。

幪面人也在瞧着他。

兩人的目光，都鋒利如刀！

× × ×

嗆！

幪面人的刀在腰間。

刀出鞘，寒光四射。

刀鋒利，殺氣更濃。

司馬縱橫突然失聲大叫道：「霹靂金刀！」

幪面人冷冷道：「你倒識貨！」

司馬縱橫吸一口氣：「你殺死了霹靂叟？」

幪面人道：「你爲甚麼不說我就是霹靂叟？」

司馬縱橫冷然一笑：「霹靂叟是正人君子，雖然脾氣暴躁，但却絕不會幪頭幪臉，暗箭傷人，更不會和上官寶樓同流合汚！」

幪面人哈哈一笑，道：「所以，你就一口咬定，是我殺了霹靂叟，佔有了他的霹靂金刀！」

司馬縱橫冷冷道：「你敢否認嗎？」

「我又何必否認？」幪面人道：「霹靂叟的確是給我殺了，那又怎樣？」

司馬縱橫勃然道：「既然這樣，我也不必客氣了！」獵刀一展，氣勢絕不比對方稍遜半分。

幪面人怪笑一聲，一刀刺出，刺出的只是一刀，但在這一下子裏，他已連續換了八九種身法。

司馬縱橫一聲輕叱，雙腿不動，獵刀却沉穩如山，封住全身要害。

幪面人雖然身形矯捷，刀法刁鑽，但這一瞬間，他却無法找到可乘之隙。

其實他那一刀，也沒有眞的完全刺了出去。雖僅一招，雙方都已試出了對方的斤兩。

司馬縱橫也沒有佔到甚麼上風，他也想一刀解決這個幪面人，但幪面人也同樣守得很穩，絕不容易攻進去。

幪面人忽然退開八尺，道：「這一仗，就算我輸好了！」

司馬縱橫冷冷道：「才只交手一招，我也未曾傷你分毫，怎麼算你輸了？」

幪面人道：「這一戰，倘要眞的分出勝負，恐怕不是三五百招以內的事。」

司馬縱橫道：「既然要決一死戰，就算大戰三晝三夜，却又何妨？」

幪面人道：「要拚命，將來還大有機會，今天暫且不奉陪了！」

岳無淚怒道：「你現在才想打退堂鼓，未免是太遲了！」

幪面人冷冷一笑，道：「你們能留得住我嗎？」

邵南青「呸」一聲，突然飛撲過去。

一陣掌風，隨着急掃而來。

幪面人沒有閃避，也揮拳反擊過去。

一聲「隆」然巨响，幪面人的身子向後反彈開去。

他哈哈一笑，居然借力趁勢逃遁。

邵南青沒有追，臉龐灰白。

岳無淚吃了一驚：「邵兄……」

邵南青輕輕的揮了揮手，道：「老朽……老朽沒事，這……這……這傢伙好厲害。」

說到這裏，咯出一口鮮血，身子不住的在顫抖。

岳無淚又是大吃一驚：「他是誰？竟

然會有這麼深厚的掌力？」

邵南青喘息了好一會，才說道：「他就是上官寶樓！」

岳無淚，司馬縱橫同時呆住。

仙女湖中紫氣玉樓

（一）

翌日晨曦，霧濃如乳。

一輛馬車，穿過一片叢林，來到了一座山谷下。

谷下有湖，這就是仙女湖。

× × ×

仙女湖的確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一羣白鵝，正在湖水之中悠閒地游划着。

馬車就在湖畔停下。

趕車的是個老人。

邵南青。

× × ×

仙女湖就在這裏。

但紫氣玉樓又在何處？

岳無淚在車廂裏探頭出來，却看不見甚麼紫氣玉樓。

邵南青忽然發出了一聲清嘯。

嘯聲並不太响亮。

而且他發出嘯聲之後，還隱隱有喘氣之聲。

昨日那一下拚掌，幪面人是否受傷，他們不得而知，但邵南青却受到了不大不小的內傷，却是事實。

嘯聲响起，鵝羣紛紛振翅飛去。

不瘋道士喃喃笑道：「這些鵝好肥，正是紅燒固宜，淸燉也妙！」

岳無淚瞪他一眼。「昨天你給人制住了穴道，差點就給人拿去紅燒淸燉了。」

不瘋道士嘆了口氣，道：「天下英雄，又有幾人一輩子不敗？」

岳無淚道：「和方遷相比，你是幸運得多了。」

「幸運個屁！」不瘋道士哼的一聲，悻悻然道：「他死了倒乾乾淨淨，無憂無慮，難爲貧道現在想得發傻，也想不出一個可以爲他報仇的辦法來！」

這時候，仙女湖中，忽然飄來了一葉輕舟。

× × ×

輕舟輕小，但划舟而來的，却是個大塊頭。

他衣裳單薄，腰懸大刀，身材魁梧。

這大漢臉如鍋底，眼若銅鈴，居然是怪刀神翁郝世傑的寶貝弟子高六六！

× × ×

仙女湖上來的不是仙女，却是個名滿天下的渾人。

高六六的出現，每個人都大感意外。

邵南青皺着眉，盯着他：「你是甚麼人？」

高六六也瞪着他，反問：「你又是甚麼人？」

邵南青冷冷一笑：「老朽是誰，你暫且別管！」

高六六哈哈一笑：「你以爲自己不說，俺就不知道？」

邵南青一怔：「你知道老朽是誰？」

「當然。」

「那麼你說，老朽是誰？」

高六六說道：「好漢堂總堂主岳無淚是也！」

邵南青不由一笑。「你怎會知道老朽就是岳無淚？」

高六六道：「你是個老傢伙，岳無淚也是個老傢伙，所以，你一定就是岳無淚了。」

邵南青點了點頭：「你很聰明，可是，車廂裏還有另外的一個老傢伙，他又是誰？」

岳無淚打開車廂門，走了出來。

高六六哈哈一笑：「不問而知，此人乃邵長老也！」

「邵長老？」岳無淚一楞。

高六六道：「既然一個是岳無淚，另一個當然就是邵南青，這一點，俺是絕對不會弄錯的。」

岳無淚皺了皺眉，沉聲道：「你偏偏就是弄錯了，他不是岳無淚，老夫也不是邵南青。」

高六六笑道：「別耍俺了，邵長老，你是葉教主的師叔，說話可得有點分寸，俺——」

「俺」到這裏，倏然住口。

因爲他忽然看見一個令他意想不到的人，出現在這車廂裏。

司馬縱橫。

× × ×

「六六，你弄錯了，這位才是岳總堂主，而那一個，就是邵長老！」

「甚麼？原來俺把這兩個老傢……」

「說話規矩一點！」

「對！不是老傢伙，是老前輩，」高六六忙陪笑道：「是俺一時糊塗，抱歉！抱歉！」

邵南青盯着他看了半天：「你就是郝神翁的弟子高六六？」

高六六用力地點了點頭：「是的。」

邵南青道：「你怎會在這裏的？」

高六六一張黑漆的臉龐，忽然神氣起來，道：「俺現在是護樓大將軍！」

邵南青怔了怔：「甚麼護樓大將軍，你護的是甚麼樓？」

「紫氣玉樓！」

「紫氣玉樓中，高手如雲，爲甚麼要你來護駕？」

「俺也不知道，是葉教主這樣稱呼俺的！」

邵南青眉頭大皺：「葉教主呢？」

高六六道：「生死未卜。」

邵南青大吃一驚，怒道：「你在說甚麼？」

高六六看見他兇惡的樣子，也不禁心中一陣發毛，忙道：「這句說話也不是俺說的。」

邵南青揑着拳頭。「不是你說，又是那個混蛋說的？」

高六六道：「是葉教主，怎麼，你罵她是混蛋，這很不對，就算她是混蛋，也該叫女混蛋，或者是女中混蛋！」

邵南青七竅生烟，道：「她爲甚麼會說自己生死未卜？」

高六六搔了搔脖子，又搓了搓肚皮，想了大半天才說：「俺聽見她說：『這一戰，兇險異常，可說是生死未卜。』」

邵南青一呆，問道：「葉堂主不在樓中？」

高六六道：「當然不在，她去了打仗嘛！」

邵南青道：「她去打甚麼仗？」

高六六道：「當然是打大仗，對手很厲害，好像是……好像是……」

邵南青一蹤脚，道：「好像是誰？快說！」

高六六嘆了口氣：「本來俺已想起了，給你沒頭沒腦一催，又忘掉啦。」

邵南青吐一口氣，只好說：「老朽不催你，你慢慢的想，想到了才說。」

高六六道：「當然是想到了才說，想不起，又能說什麼？所以嘛，有些事情是急不來的，比方拉屎，越想拉越拉不出，急又有甚麼用？」

邵南青譽滿江湖數十年，却給這渾人搶白了一頓，這口氣也當眞憋得辛苦之極了。

但他仍然忍住。

高六六想了好一會，忽然大叫：「俺想起來了。」

邵南青這才說：「是誰？」

高六六又瞧着他，却說道：「甚麼是誰？」

邵南青不由一怔答：「你想起的是甚麼？」

高六六道：「俺是想起，師父曾叫俺別胡說八道的，但俺現在却已口沫橫飛，說個不停了，唉，眞不該，眞不該，你們是不是要渡湖？」

邵南青恨不得就一拳打向這渾人的鼻子。

但既知這是個渾人，這一拳又如何打得下去？

（二）

舟雖輕小，但却可容數人同時渡湖。

原來這湖形勢奇特，看似已到盡頭，實則柳暗花明，轉過一彎之後，又是另一番景象。

他們終於來到了一爿莊院之中。

莊院氣勢恢宏，最靠近湖畔的一座兩層建築物，就是紫氣玉樓。

岳無淚看得不住點頭讚美。「好地方！當眞世外桃源也！」

高六六也點頭不迭，道：「俺的師父也是這麼說，你們倒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之至！」

他引經據典，以爲說得很好聽，不由面露得意之色。

岳無淚沒有怪他，只是付諸一笑。

突聽一陣呵呵大笑之聲，從紫氣玉樓裏傳了出來。

一個白髮老人，錦袍金靴，從閣樓處飛躍而下。

「老岳，咱們今天可以痛痛快快喝一杯了。」

岳無淚目光一亮，陡地一笑：「郝神翁，多年不見，你還是那副老樣子。」

這白髮老人，正是九玄洞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

他呵呵一笑，又道：「老夫沒變，你也是一樣。」

岳無淚却忽然沉重地嘆了口氣，黯然道：「只是，好漢堂變了，老夫如今，已如喪家之犬。」

郝世傑吸了一口氣，用力地搖頭：「少放屁，你是好漢，好漢中的好漢，只要一天不死，就一定可以捲土重來。」

岳無淚緊握郝世傑的手：「謝謝你，眞的很謝謝你！你是個好老人，顧水神也是一樣。」

郝世傑又笑了笑道：「那老窮酸怎樣了？」

「那老窮酸？」岳無淚的面色一片蒼白，喃喃道：「他酸了。」

「酸了？」郝世傑一凜：「那是甚麼意思？」

「他已酸死了。」

「是……是怎麼酸死的？」

「是東方木，還有石嘯天，兩人幹的好事。」

「石嘯天？」郝世傑怒道：「他是老窮酸的弟子！」

「不錯，但他却給義氣帮利用，弑師於江底下。」

「他奶奶個熊！」郝世傑面色大變：「這種人，怎能讓他留在世上。」

岳無淚道：「老夫已殺了他！」

郝世傑道：「殺得好！」

岳無淚道：「殺了又怎樣？顧水神再也不會跟咱們這些朋友在一起了。」

邵南青站在一旁，已忍耐了很久。

他見郝世傑和岳無淚談得正投契，所以一直沒有開口。

但他終於也忍不住了。他問郝世傑：「葉教主在哪裏？」

郝世傑面色沉重，道：「她已帶着教中精英高手七十二人，前往開封府。」

邵南青面色一變：「她爲甚麼要到開封府？」

郝世傑回答道：「義氣帮已在開封佈下了天羅地網，務求一舉殲滅好漢第十分堂！」

邵南青搖搖頭，道：「不！這是不可能的！」

郝世傑瞧着他：「爲甚麼不可能？」

邵南青道：「昨天上官寶樓還在愉快鎭上出現，他怎可能在這時候，在開封府組織攻勢對付布大手？」

郝世傑一怔問：「你曾經見過上官寶樓？」

邵南青道：「雖然那人幪着面孔，但他使用的，却是上官堡不傳之秘的『驚濤功』。」

岳無淚道：「邵兄，你可以肯定，那就是『驚濤功』？」

邵南青道：「不錯，你們也許沒有留意到，他發掌的時候，雙膝向內彎曲，掌雖揚起，尾指與姆指却虛扣成鉗形狀！」

郝世傑眼色一變，沉吟道：「那確是驚濤功的特徵。」

岳無淚道：「但這種姿勢，任何人也可以模倣，又怎能憑這一點斷定那就是驚濤功？」

邵南青嘆了口氣，道：「但老朽却給他這一掌，震得全身發冷，兩條岔氣直湧丹田，若不是老朽還有點功行，恐怕已性命不保矣！」

郝世傑矍然道：「照這種情況看來，那的確是上官堡的驚濤功！」

邵南青道：「目下上官堡中，只有上官寶樓一人擅長這套武功，以是老朽敢斷言，昨日那幪面之人，就是上官寶樓。」

岳無淚這才點點頭，道：「這亦不無道理。」

司馬縱橫却道：「即使那人就是上官寶樓，但開封一戰，仍然是大有可能發生的。」

邵南青皺了皺眉，道：「司馬兄弟是認爲，上官寶樓根本不必在開封，也可以運籌帷幄，制勝於千里之外？」

司馬縱橫沉吟半晌，才道：「義氣帮能在這數年間崛起於中原武林，並非偶然，上官寶樓是個奇才，他熟讀兵書，擅於出奇制勝，而近年來唯一可以令到他慘敗一伙的人，就是布大手，他這一口氣，是怎樣也嚥不下去的。」

邵南青道：「他要找布大手算帳，自然更加非要親自在開封府不可。」

司馬縱橫搖搖頭：「那又不然，上官寶樓並非尋常之輩，他會以大局爲重，絕不會因一時之氣而致牽一髮而動全身。」

邵南青沉吟片刻，不禁點頭同意他的見解：「不錯，他一定還另有圖謀。」

司馬縱橫道：「以邵長老的看法，這位上官帮主還有甚麼計劃？」

邵南青道：「這小子野心極大，殲滅布大手報却一箭之仇，自然是他必幹之事，但還有坐龍山館……」

「不錯！」岳無淚立刻說：「坐龍山館是大幻教的根源地，上官寶樓要與葉教主一爭長雄，必然會向坐龍山館下手，以振聲威！」

郝世傑面色一變：「這可糟了，葉教主去了開封，誰能護得住坐龍山館？」

邵南青道：「坐龍山館，左有木鵬塢，右有靈蛇堡照應，就算上官寶樓眞的想向它下手，也絕不容易成功。」

他說到這裏，却又長長的嘆了口氣：「但木鵬王近年體弱多病，卓碧君雖然擅長用毒，恐怕也是獨力難支。」

郝世傑頓足道：「這如何是好？」

邵南青道：「如今之計，唯有火速調派高手，前往坐龍山館接應！」

郝世傑道：「誰能去？」

一人立刻大聲道：「俺去！」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一紅臉大漢，捲起衣袖，磨拳擦掌而來。

此乃焦四四，高六六的師兄。他一拍胸膛，朗聲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俺乃漢邦中流砥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他一臉正義凜然之色，勇氣可嘉，却也渾得可以。

沒有人笑。

岳無淚走了過去，輕輕嘆道：「老弟，這一次，你不能去。」

焦四四瞪着他，問道：「俺爲甚麼不能去？」

岳無淚道：「你去了坐龍山館，誰來守護紫氣玉樓？」

焦四四道：「司馬大哥在此，誰敢來到這裏撒野？」

岳無淚道：「但少了你，勢力又薄弱甚多，須知坐龍山館固然重要，紫氣玉樓也是萬萬不可失！」

焦四四一摸鼻子，喃喃道：「這個也是！這個也是！」

郝世傑臉色一沉，叱道：「少嚕嗦，快去練刀！」

焦四四道：「弟子今天巳經練滿三百招！」

郝世傑冷笑道：「誰可見證？」

焦四四道：「鐵大俠。」

郝世傑一怔，繼而怒喝道：「混帳，鐵大俠又不在這裏，你胡謅些甚麼？」

焦四四苦着臉，道：「弟子沒有說謊，昔才弟子練刀的時候，鐵大俠的確在一旁瞧着。」

郝世傑哼一聲：「人呢？」

焦四四道：「不知道，大概是巳經走了。」

郝世傑怒道：「分明是一派胡言，看掌！」

說着，一掌就要刮向焦四四的臉上。但却有一人同時大叫道：「且慢！掌下留人！」

郝世傑一怔，初時還以爲是誰在說話，定睛一看，不由火上加油。

原來大叫的是高六六。

郝世傑冷冷的盯着他：「你在發甚麼神經病？」

高六六搖搖頭：「不是神經病，而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甚麼？」郝世傑氣得連脖子都粗了：「你要跟師父比武嗎？」

「非也！」

「你要怎樣？」

「不平則鳴！」

「如何鳴法？」

「弟子知道，師兄雖然是個混蛋，但却絕不會用這種謊話來瞞騙師父。」

郝世傑冷冷一笑：「你倒挺够義氣，居然爲四四辯護起來了。」

高六六昂着臉，道：「他可對俺不仁，俺不能對他不義，俺敢保證，鐵大俠一定在這裏。」

郝世傑被氣得啼笑皆非，道：「你能找得着鐵鳳師出來嗎？」

高六六道：「這有何難，只消弟子大叫數聲，鐵大俠自然馬上會現身。」

郝世傑忍耐着：「你且叫幾回，他若出現，就算師父錯了。」

高六六吃吃一笑：「聖賢也有錯，過則勿禪改，知錯能改，善莫大馬！」

郝世傑的臉色又是一陣難看。

「勿憚改」變成了「勿禪改」，「善莫大焉」變成了「善莫大馬」，實在丢臉之至。

但高六六却還面露得意之色。

他忽然大聲叫道：「鐵鳳師，你是個狗雜種，俺操你娘，俺要脫掉你的褲子，重打八十大板！鐵鳳師，你是個懦夫，是灰孫子，是隻縮頭烏龜，俺……」

「住口！」郝世傑怒不可遏，一掌刮在高六六的臉上，「他媽的，你瘋了？」

高六六挨了一記耳光，登時苦着臉，作聲不得。

雖然只是短短幾句說話，但他巳把鐵鳳師罵得很够慘了。

鐵鳳師呢？

他若聽見了，一定會出來。

但過了很久很久，這個不要命的辣手大俠還是不見踪影。郝世傑冷冷一笑，盯着高六六：「這一次，恐怕是你錯了！」

高六六苦笑道：「抱歉！抱歉！是弟子一時誤信奸人之言，才有此錯失！」

郝世傑道：「誰是奸人？」

「師兄。」

「四四是奸人，那麼，你又是甚麼東西？」

高六六訕訕一笑：「俺是高六六，是師父的弟子。」

「你是隻呆鳥！是個蠢材！」郝世傑怒叫起來，接着不由分說，正正反反的在他臉上打了十五六個耳括子。

這下可慘了。高六六的兩邊臉龐，都高高腫了起來。

司馬縱橫却嘆了口氣，道：「乾岳父，你這一次打錯人了。」

郝世傑一怔：「這是甚麼意思？」

司馬縱橫伸手向北方一指，道：「你瞧！」

郝世傑向北方一望。

一望之下，呆住。

只見一個錦衣人，腰佩長劍，臉上帶着愉快的笑容，漫步而來。

他鼻直臉方，唇上留着兩綹挺秀的鬍子，神態從容瀟洒，不是辣手大俠鐵鳳師又是誰？

（三）

鐵鳳師原來眞的在這裏。

高六六一看見他，不由怒火冒升，怒道：「你爲甚麼現在才鑽出來？」

鐵鳳師悠然一笑：「難道我現在來的不着時宜？」

高六六道：「剛才俺把你罵得狗血淋頭，貓尿滿身，你沒聽見？」

鐵鳳師笑道：「你的嗓子這麼厲害，恐怕方圓百里之內，人人都聽見了。」

高六六怒道：「既然聽見，爲甚麼不出來？」

鐵鳳師笑了笑，道：「你若聽見有人無緣無故把自己罵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你會怎樣？」

高六六道：「當然是要好好教訓這混蛋！」

鐵鳳師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故意不出來。」

高六六道：「你不出來，又怎能教訓混蛋？」

鐵鳳師笑道：「你現在豈非巳經得到了應得的教訓？」

高六六一摸兩頰，不由「雪」的一聲呼痛起來。

焦四四却在笑：「師弟，這一次難爲了你啦！」

× × ×

鐵鳳師也來到了紫氣玉樓，這是郝世傑喜出望外的。

邵南青左思右想，想了大半天，終於決定要讓鐵鳳師和不瘋道士，前往坐龍山館。

鐵鳳師是遊俠，只要他高興，甚麼事都敢挑上肩膊。

這一天，他很高興。他一口就答應下來。但邵南青却仍然很担心說：「上官寶樓若眞的對坐龍山館發動攻勢，攻勢一定相當猛烈……」

鐵鳳師不等他說完，就巳笑着說：「邵長老，你儘管放心，就算上官寶樓有三頭六臂，也絕對攻不下坐龍山館的。」

邵南青吸了口氣：「鐵大俠，此事非同小可，你要小心了。」

鐵鳳師笑道：「在下只怕上官寶樓不來而巳！」

邵南青瞧了他一會，似乎對他的態度有點不滿意。

但岳無淚却微笑着說：「鐵大俠做事，向來極有分寸，邵兄不必担心了。」

邵南青嘆了口氣道：「但願如此。」

× × ×

不瘋道士仍然捧着那個大金杯。

鐵鳳師走過去，把那金杯看了好一會，才道：「這杯子有甚麼用？」

不瘋道士道：「喝酒。」

鐵鳳師皺了皺眉，彷彿連唇上的兩綹鬍子也皺了起來：「用它來喝酒？」

不瘋道士點點頭：「不錯，味道眞還不錯。」

鐵鳳師道：「道長之見，莫非是美食不如美器？」

不瘋道士道：「好像是的。」

鐵鳳師却搖搖頭，嘆道：「但我看來看去，都覺得它既不好看也不切實際。」

不瘋道士一呆，說：「鐵大俠何出此言？」

鐵鳳師道：「這杯子雖然是用金子鑄造的，但却手工極劣，不美觀。」

不瘋道士看了看，道：「這是順天府鷹鼻老張造的。」

鐵鳳師道：「鷹鼻老張雖然也懂得鑄造金銀器皿，但他本身却是個泥水匠。」

不瘋道士一怔，半晌才吶吶道：「貧道却不知道。」

鐵鳳師道：「你現在可知道了？」

不瘋道士道：「現在知道又有甚麼用，杯巳鑄成，難道又再另找名匠再鑄一次嗎？」

說到這裏，目光忽然一亮：「對，貧道去京師找金手周，他是第一流的鑄金高手！」

鐵鳳師搖搖頭：「這主意不好！」

不瘋道士道：「難道金手周的技藝也不行嗎？」

鐵鳳師道：「不是技藝不行，而是你老是捧着這種大金杯，實在不妥。」

不瘋道士一怔：「有何不妥之處？」

鐵鳳師道：「首先，你必須回答我一個問題：這大金杯有甚麼好處？」

不瘋道士張開了咀巴，却說不出一個字來。

鐵鳳師道：「但它的壞處却多了，你聽着——」

不瘋道士側耳，只聽得鐵鳳師緩緩接道：「第一，它太笨重，就算你自己不覺得吃力，騎馬或者是乘坐馬車，都會令畜牲跑得不快！」

不瘋道士點點頭：「這倒不錯。」

鐵鳳師微微一笑，道：「第二，它不好看，而且你捧着它，別人會覺得你是在故意炫耀財富，那麼又與暴發戶何異？」

不瘋道士一怔：「這也不錯，貧道最討厭的，就是那些暴發戶的嘴臉。」

鐵鳳師道：「第三，它雖然結實，但却不是一種很好的武器，正是攻也不行，守也不行，拿着它，就像是捧着一塊大石，小心別壓斷自己的脚！」

不瘋道士連連點頭不迭：「有理！有理！」

鐵鳳師道：「所以嘛……」

不等他說完，不瘋道士已大聲道：「這杯子有屁用？就把它丟進湖裏好了！」

他並不是說說就算數，而是眞的馬上把金杯子扔進仙女湖。

杯已拋出。

但鐵鳳師却飛身躍起，把杯子牢牢接回來。

不瘋道士一怔：「怎麼？難道你反而不捨得它了？」

鐵鳳師悠悠一笑，道：「雖然它的缺點不少，但好處却有一個。」

不瘋道士說：「它有甚麼好處？」

鐵鳳師道：「它很值錢，倘若手風大順，說不定會在賭場上贏個滿載而歸。」

不瘋道士一怔：「你要用它來作爲賭本？」

鐵鳳師點點頭：「你是出家人，也許不敢進入賭場，但……」

「誰說貧道不敢進入賭場？」不瘋道士搶着說道：「來，咱們馬上就去賭個痛快！」

他們似乎已忘記了坐龍山館的事。

邵南青，岳無淚也沒有去理會他們。

任務已交托到這兩人的身上，現在才担心，未免是太多餘了。

郝世傑當然更加不管。

他相信鐵鳳師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

美人如玉氣如虹

（一）

紫氣玉樓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司馬縱橫並不清楚，他只知道，葉五先生的女兒葉雪璇居住於此。

這裏本該有不少丫環婢僕，才能襯托得起這幢樓閣的氣勢，但這時候却連一個也沒有。

他們自然也已跟着葉大小姐，前往開封。

這一仗，眞的是那麼重要嗎？司馬縱橫不禁有點懷疑。他是個很好奇的人，既好奇，又不怕死。他在紫氣玉樓四週打了一個轉，忽然找到了一道門。

門已很殘舊，和這幢樓閣的修飾，大不相襯。

司馬縱橫有點奇怪，正想伸手推開它，忽然看見門旁有一張黃紙，上面寫着：「武林禁地，擅入者死！」

這八個字也許很嚇人，但却絕對阻嚇不住司馬縱橫這種人。

他只是笑了笑，就伸手推開那木門。

木門很殘舊，但司馬縱橫一推之下，才發覺它比想像中沉重得多，倘若少用幾分力度，恐怕還推它不開。

門後是一條長廊。

長廊光綫黯淡，但仍依稀可以看出，兩旁有不少武器。

這些武器，有些已折斷，有些甚至已完全變了形狀。

司馬縱橫隨手檢起一柄大銅鎚，一看之下，不由心中一寒。

這銅鎚就算用來敲擊堅硬的石頭，它也絕不會有甚麼崩缺的。

但現在，這柄大銅鎚竟然已經扁了一半。

是甚麼力量，可以摧毀這銅鎚。

而這柄銅鎚的主人，司馬縱橫也想起來了。

那是隴中武林大豪，「神鎚無敵」杜正確的獨門武器。

神鎚無堅不摧，杜正確罕逢敵手，却是武林中人所皆知之事。

但在三年前，這位武林大豪神秘失踪，就像是水泡般消失得不知去向。

想不到，他的銅鎚，竟然會在這條神秘的長廊內。

銅鎚已如此，主人又如何？

× × ×

向前直往，武器最少也有七八十件。

司馬縱橫甚至看見少林寺的火龍棒和崑崙派的萬縷柔情刀。

而這些武器的主人，也俱已在數年之前，神秘失踪。

司馬縱橫並不是個胆小的人，但這時候却忍不住摸了摸獵刀的刀柄。

這柄獵刀，會不會也被棄置在這條長廊裏？

× × ×

長廊已到盡頭。

轉了一個彎角後，司馬縱橫看見了一堆人。

一堆死人。

（二）

這堆死人，比司馬縱橫還高上一倍以上。

那就像是一座山。

屍山。

每個人都已死了，但却完全沒有腐化的跡象。

司馬縱橫深深的吸一口氣。

倘若不是親眼看見，實在很難相信，在紫氣玉樓之內，居然會有一個這樣恐怖的所在地。

倘若是換上別人，必然已被嚇得魂飛魄散，轉身而去。

但司馬縱橫却沒有走，他繞過屍山，繼續向前走，他終於看見了一個活人。

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 × ×

屍山後有石室，石室內，一燈如豆。

她穿着一襲柔軟的銀色絲袍，默然地站在一張長案旁。

案上有經書，一本一本堆得很高。

司馬縱橫隨便放眼一看，就已不禁嚇了一大跳。

這些經書，居然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練功秘笈，其中包括少林派的「虎鶴神功」，蜀中唐門不傳之秘的「千毒掌」，江南第一異人石百錄親筆所書的「石氏秘典」，還有華山派的劍譜，西域密宗的大手印羊皮圖……

美人如玉。

但在許多學武之士眼中看來，長案上的武學奇書，更加具有巨大的誘惑力。

銀袍麗人忽然轉過臉，幽幽的嘆口氣才道：「難道你沒看見門外那八個字？」

她的臉龐實在很美麗。

她沒有施脂粉，一雙眸子却是那麼清澈，那麼明亮。

在這石室中，司馬縱橫隱隱嗅到了一種醉人的香氣，那是從她的身上散發出來的。

可是，提起那八個字，再想起長廊外的武器和不遠處的屍山，司馬縱橫就不禁有點想吐的感覺。

銀麗袍人又走到了他的面前，用一種很奇特的眼光看着他。

司馬縱橫沉默了很久，才說：「我看見了。」

銀袍麗人道：「你相信嗎？」

司馬縱橫苦笑道：「無論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現在已走了進來。」

銀袍麗人道：「你不後悔？」

「後悔？」司馬縱橫聳聳肩，道：「既來之，則安之，爲甚麼要後悔？」

銀袍麗人眸子閃着光：「你是誰？」

「司馬縱橫。」

「獵刀奇俠？」銀袍麗人彷彿吃了一驚。

司馬縱橫點點頭：「道上的朋友，有人這樣稱呼我。」

銀袍麗人凝視着他，半晌才道：「你的英雄事蹟，我已聽說過不少。」

司馬縱橫苦笑道：「甚麼英雄事蹟，怕不笑掉了別人的大牙。」

銀袍麗人嘆了口氣，道：「實不相瞞，倘若在兩個月之前，你走了進來，那一定是有死無生。」

司馬縱橫奇道：「爲甚麼？」

銀袍麗人道：「只因爲那時候，先師仍然活着。」

司馬縱橫道：「他是……不是大幻神翁？」

銀袍麗人點點頭。

司馬縱橫吸一口氣：「妳就是葉大小姐？」

銀袍麗人看着他：「你都說對了。」

司馬縱橫道：「妳根本就沒有離開紫氣玉樓，更加沒有打算到開封府。」

葉雪璇緩緩道：「不錯，我沒有打算到開封府去帮助布大手，因爲上官寶樓也只是在那裏虛張聲勢而已。」

司馬縱橫道：「這是聲東擊西，調虎離山。」

葉雪璇點點頭：「他很狡猾，所以我們也絕不能太老實。」

司馬縱橫道：「妳認爲上官寶樓眞正的意圖如何？是否要毀了坐龍山館？」

葉雪璇道：「坐龍山館，不可不防，那是我們一個很脆弱的地方，倘若上官寶樓全力進襲，木鵬塢與靈蛇堡一定保它不住。」

司馬縱橫道：「但上官寶樓會全力搶佔坐龍山館嗎？」

葉雪璇道：「很難說。」

司馬縱橫道：「在下却認爲，坐龍山館縱有危機，也比不上此地嚴重。」

葉雪璇道：「我也是這麼想。」

司馬縱橫道：「所以妳故佈疑陣，讓別人以爲妳已遠赴開封？」

葉雪璇道：「不錯。」

司馬縱橫道：「在下也絕對同意這一着，只是，上官寶樓狡計百出，恐怕未必會上當。」

葉雪璇道：「我們現在只求穩守陣地，以靜制動而已。」

司馬縱橫道：「雖然以靜制動，可穩陣勢，但却難以搶佔先機。」

葉雪璇嘆了口氣，道：「上官寶樓聲勢浩大，而本教又已沉寂多年，倘若硬碰，恐怕難有勝算。」

司馬縱橫說道：「事在人爲，義氣帮也有不少弱點，我們可避其鋒銳，攻其要害！」

葉雪璇眼睛裏發出了光：「司馬大俠有何高見？」

司馬縱橫道：「義氣帮有南北總舵，北總舵主由上官寶樓這位帮主兼任，但南總舵主却是另有其人。」

葉雪璇道：「那是『白骨學究』賀六先生。」

司馬縱橫冷冷一笑：「這位賀六先生，老謀深算，上官寶樓居然能御使此人，實不容易。」

葉雪璇道：「我們先向他下手？」

「不錯，」司馬縱橫點點頭，道：「南總舵人材輩出，高手如雲，這全是賀六先生之功，先廢此人，無異廢了上官寶樓一臂！」

葉雪璇沉吟半晌，道：「我已有了一個主意，可以對付賀六。」

司馬縱橫抱拳一笑，道：「葉教主足智多謀，在下早已聽人說及。」

葉雪璇道：「哪裏話，此後，還望司馬大俠多加指引。」

司馬縱橫忽然吐一口氣，道：「外面那堆屍體……」

葉雪璇嘆道：「他們都是覬覦這裏的武功秘典，所以才冒險進入此地。」

司馬縱橫道：「是……是龐老教主殺了他們的？」

葉雪璇黯然點頭道：「不錯，他們雖然貪婪一些，但先師的手段，却也未免大可怕了。」

司馬縱橫道：「龐老教主既已坐化，妳能保得住這些武功秘典嗎？」

葉雪璇道：「我的看法，和先師並不相同。」

司馬縱橫道：「妳將會怎樣處置這些武學奇書？」

葉雪璇說道：「物歸原主，該是少林派的，還歸少林，該是華山派的，送回華山，倘若主人已逝世，則傳交其後人、弟子。」

司馬縱橫擊掌讚道：「好主意！好主意！」

葉雪璇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外邊那堆屍山，是先師每殺一人，即以存屍粉塗抹，日積月累堆成的，每次經過，我都想哭。」

司馬縱橫說道：「可訂棺木，全安葬之。」

葉雪璇道：「這主意也很好。」

司馬縱橫道：「我現在是不是可以離開這裏了？」

葉雪璇道：「當然可以。」

司馬縱橫道：「對付賀六之事，不若

就交由在下去辦如何？」

葉雪璇道：「我不可以去嗎？」

司馬縱橫道：「妳若也離開此地，恐怕……」

葉雪璇微微一笑，道：「你放心好了，大幻教雖然已在江湖上沉寂多年，但仍然有不可輕侮的潛力，再加上郝神翁，邵長老，縱使上官寶樓親自到此，也未必可以佔到甚麼便宜。」

司馬縱橫道：「妳是要單獨與在下去找賀六？」

葉雪璇悠然一笑，道：「既然和你在一起前往，又怎能算是單獨？」

司馬縱橫也笑了笑：「妳很爽快。」

葉雪璇道：「鐵鳳師也是一樣。」

司馬縱橫道：「妳已見過鐵鳳師？」

葉雪璇道：「怎會沒見過？他本來就是我邀請回來助拳的。」

司馬縱橫笑了笑：「鐵鳳師這個人如何？」

葉雪璇道：「剛才我已說過，他很爽快，這是優點。」

司馬縱橫道：「還有呢？」

葉雪璇搖搖頭：「不知道了。」

司馬縱橫道：「要不要我說出來？」

葉雪璇笑道：「你要說，誰能阻止得住？」

司馬縱橫道：「他另外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還沒有成親。」

葉雪璇的臉忽然紅了。

雖然她已是大幻教教主，但卻畢竟還有女兒家嬌俏可人的氣質。

(三)

夜已深，大安鎮裏的商戶都已關上了門。

在一條長巷裏，一盞黃油油的燈籠，正在燃亮着，發出昏黃的光芒。

燈籠下有個用木雕成的元寶。

那是元寶賭場的標誌。

× × ×

雖然長巷黑暗靜寂，但從長巷盡頭那扇木門穿過去，再走十來丈，就可以聽見喧鬧已極的人聲。

一個身高七尺的大漢，正使勁地把骰子擲出。

他是這賭坊的常客。他叫「天崩」老霍，再加上「地裂」崔命來，這兩人就是大安鎮裏最可怕的一雙惡霸。老霍嗜賭，崔命來好色。兩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但在賭桌上，惡魔的銀子，和任何人的銀子都沒有甚麼兩樣。

所以，儘管他在外邊是殺人魔君，但在賭坊裏仍然有人願意和他週旋到底。

老霍今天手風大順。

他當莊，已接二連三抓着「天槓」、「地王」、「寶子」這一類好牌。

這裏的牌九只賭兩隻。小牌九抓着這些牌，押注者能不焦頭爛額者幾稀矣。

骰再擲出，老霍這一口牌差了。

長衫六碰上撈什子五，只有一點。

統賠。

但老霍還是滿面笑容。

剛才那幾口牌九，他已贏得够多了，而且在莊家牌風大旺之下，這一口，閒家押注全都減少一半以上，所以他雖然拿了一副只有一點的劣牌，輸出去的銀子却絕不算多。

老霍又怎能不笑。

銀子派了，牌又再砌好。

「押呀，押呀，老子剛才統賠，你們別放過機會，趁莊家手風弱多押銀子！」

他在大吼，臉上得意洋洋的樣子。

他已準備把骰子擲出去，忽然有人叫道：「且慢，等一等。」

老霍濃眉一皺，定睛一看，忽然發現賭桌旁來了一個道士。

「出家人，你也賭博？」

道士吃吃一笑：「難道出家人就不吃飯了？」

老霍有點不耐煩，催促道：「管你吃飯不吃飯，快押！」

道士嘆道：「別急！贏輸有定着，急又有甚麼用？」

老霍冷冷一笑：「出家人，你只賭丁點兒數目，可別阻慢人家發財！」

道士道：「小數目也是錢，你是莊家，該大小通賠！」

「啐！」老霍眼色一變，「甚麼大小通賠，簡直混帳！」

道士道：「就算大小通吃，也不該小覷了貧道這點小數目。」說着，掏出一張銀票，輕輕押在天門上。

老霍一瞧，却不由臉色發青。

「一萬兩？」

「數目是小一點，却也可以賭一賭罷？」道士瞇起了眼睛，目中帶着一種詭譎的笑意。

老霍哼一聲，突然大喝：「統殺！」

× × ×

牌已分好。

道士却忽然兩牌一翻，嘆道：「媽的，輸定了。」

衆皆哄笑起來。

他甚麼牌不好拿，偏偏就拿上了莊家剛才的那一手牌。

長衫六碰上撈什子五，只有一點。

老霍哈哈一笑。「想不到老子的好運走到你頭上來了。」

道士嘆了口氣：「命該如此，夫復何言？」

老霍心想，這一注贏定了。

他隨手一翻，第一張牌是九點。

老霍大笑：「這張牌不錯，除非另一張是斧頭，否則，出家人你是輸定了。」

他伸手一摸。

他大笑着說：「統殺！天王來也！」

× × ×

九點加天牌，就是天王。

天王來了，當然統吃。

啪！

牌翻開，老霍的臉色忽然大變。

第二張牌不是天，而是斧頭。

道士吃吃一笑：「當莊的，你摸錯了，很湊巧，是『斧頭劈狗』，劈出個鱉十來！」

老霍的臉陣紅陣白。

剛才，他確是摸錯了，一摸下去，六點直落，再摸下去，點子密麻麻的，以爲也是個六點，誰知却是個梅花五！

差了一點。

在賭博的玩兒上，差一點可就差得遠了。

天王變成了鱉十，不是統吃，而是統賠。

老霍臉色極難看，道士却在催促他賠錢。

「貧道押的不多，只區區一萬兩！」在別的大賭場裏，一萬兩也許還不算是一個怎麼嚇人的賭注。

但在天寶賭坊，押上一千幾百兩，已是重注！

老霍今天雖云手風大順，但連本帶利也只有二三千兩之數而已，他怎賠得起？

「別忙！別忙！一萬兩又不是金子，再賭一手再說！」

他又已砌好了牌。

道士却一拍桌子，大聲道：「這樣不行！先賠了一萬兩再說！」

老霍老羞成惱：「你怕老子沒錢賠你嗎？」

道士道：「管你有錢無錢，一注還一注，一口還一口，先賠我一萬兩再說！」

這麼一鬧，已鬧成了僵局，老霍也實在是下不了台。

忽然之間，有個人在道士背後打了一拳。

道士疼的大叫：「沒你娘鳥興，是那個兔崽子敢動你家道爺……」

他罵到這裏，忽然住口，面露驚懼之色。

「怎麼是你？」他盯着一個人，這人也牢牢的盯着他。

× × ×

一拳打在這道士背後的，是一個錦衣人。

他鼻直臉方，神態瀟洒，唇上有兩綹很好看的髫子。

「道長，你犯了清規啦。」

道士臉色陰晴不定，嘀咕着說：「這與你有甚麼相干？」

錦衣人淡淡一笑：「你師父叫我看管着你，別讓你到處闖禍！」

道士道：「我又不是跟別人打架！」

錦衣人瞧着老霍，又再盯着那道士，淡淡道：「我若來遲一點，這場架還怕會打不成嗎？」

老霍立刻順水推舟，捲起衣袖。「不錯，這道士九成準是想狠狠的打一架！」

錦衣人似是嚇了一大跳道：「別打架，別打架，他師父最憎恨弟子在外面惹事生非，所以才拜託我看管着他，他若打架，他師父知道了，說不好會連我的腦袋也砍了下來。」

老霍正中下懷，擺出一臉兇相：「這牛鼻子要打架，老子又有甚麼辦法！」

錦衣人忽然檢起那張銀票。「啊呀，你怎麼連師父的銀票都偷走了。」

道士忙道：「不！這銀票是我的！」

錦衣人冷冷一笑：「你在哪裏弄回來這許多銀子？二萬兩可不是個小數目！」

道士面露窘態，想了很久，才說：「是……是借回來的。」

錦衣人怒道：「是誰借給你的？」

道士說：「是……是朱大官人。」

「朱大官人？」錦衣人嘿嘿冷笑：「你要揑造謊話，也該說個似模似樣的，朱大官人是著名的一毛不拔，他爲甚麼會借一萬兩銀子給你？」

道士怔了怔，怒道：「我向他借，一開口他就答應了，你要問爲甚麼，去找朱大官人罷！」

錦衣人冷冷一笑：「就算是朱大官人借給你的，你師父知道了，也一定會無名火起三千丈！」

道士的臉青了：「爲甚麼？」

錦衣人哼的一聲，冷冷說道：「他最憎恨的，就是打架，不忠實，向有錢人搖尾乞憐，賭博，偷盜……」

說到這裏，道士好像連腿都軟了，身子矮了一截，道：「你……你別再說了，我不賭就是！」

錦衣人黑着臉，把銀票摺疊收好，叱道：「還不快滾！」

道士吸一口氣，馬上走了。

錦衣人這才鬆了口氣，對老霍道：「這牛鼻子雖然活到這一把年紀，但却有點白痴，剛才他多多冒犯閣下，還望包涵，包涵！」

老霍忙陪笑不迭。

他輸了一萬兩，既不用賠錢，反而有人向他賠罪，這種事，他這輩子還是第一次遇上。

「老子是……不……俺叫老霍，也有人叫俺霍天崩，請問尊駕是……」

「李公鷄。」

「李……李公鷄？」

「說來慚愧，這名字是先父改的，他說我生下來的時候，家裏的公鷄正在啼個不停，所以就叫我公鷄。」錦衣人微笑着說。

老霍笑了笑：「這名字不錯呀，鷄乃德禽，公鷄之名，威武極了。」

李公鷄微微一笑：「別見笑了，剛才那道士的事，還望霍兄別記在心上。」

老霍忙道：「這是甚麼話了，李兄，咱們正是相逢恨晚，不若咱們到楓葉軒喝兩杯，請由小弟做個東道如何？」

李公鷄道：「那怎好意思，阻着你贏錢啦。」

老霍笑道：「這裏的賭局，俺已玩厭了，現在去喝它幾杯，才够意思。」

李公鷄抱拳一笑：「既然如此，恭敬不如從命了。」

× × ×

楓葉軒沒有楓葉。

這是一間小酒家，每天非到黎明時份，決不打烊。

對於「午夜遊人」、「江湖浪子」來說，這是一個消磨晚上的好地方。

老霍看來是這裏的常客。

不等小二走過來，他已在酒櫃裏捧出兩罎女兒紅。

小二也不等他開口，就已捧上炸花生豆腐乾，臘豬耳肉，還有一盤雜錦鹵味。

老霍掀開酒罎泥封，說：「這裏的酒雖然不便宜，但在方圓五百里之內，俺保證你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好的酒。」

李公鷄也打開了自己面前的一罎酒。

酒香四溢。

「果然不錯。」李公鷄點點頭。

老霍拿起竹筷，挾起一塊鹵豬腸。「這個也不錯，很够意思。」

李公鷄也吃了一塊，頻頻點頭：「眞不錯，眞不錯。」

老霍喝一口酒。「俺一看，就知道你是個挺够義氣的人，來，俺敬你一罎。」

不是敬你一杯，也不是敬你一碗，而是「敬你一罎」。

李公鷄不由面有難色。「霍兄，小弟可沒有這種酒量。」

老霍哈哈一笑：「不妨事，你若喝醉了，俺就把你送到頤香院。」

「頤香院？」李公鷄一怔：「那是甚麼地方？」

「一個很溫暖的地方。」老霍瞇着眼睛，「俺的師弟，最喜歡在那裏，有時候一躭就十天八天，也不出來。」

李公鷄彷彿吃了一驚。「他躭在那裏如此之久，是不是病了？」

老霍放下酒罎，笑道：「也許眞的是病了。」

李公鷄皺了皺眉道：「是甚麼病？」

老霍道：「手酸脚軟，頭昏腦脹，樂不思蜀。」

李公鷄一呆。「樂不思蜀，這也算是病？」

老霍笑着道：「這是『迷戀美人病』嘛。」

李公鷄又是一陣發楞，過了很久才一拍額頭：「哦！小弟明白了，那是……那是……」

「美人窩！」

「美人窩也是銷金窩，是很花錢的地方。」

「別担心，」老霍桀桀一笑，道：「俺在那裏，熟人多的是，老闆看見了俺也要賣帳七分。」

李公鷄喝了口酒笑道：「霍兄交遊廣闊，自然比小弟這種鄉下人强勝多了。」

老霍抓了一大把花生，抛進嘴裏，一面嚼個不停，一面說：「你對俺義氣深重，俺絕不會忘恩負義的，你若有甚麼疑難之處，儘管開口，只要俺能力所及，就算是赴湯蹈火，也萬死不辭。」李公鷄皺着眉，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他彷彿想說甚麼，但却欲言又止。

老霍一瞪眼，道：「李兄，俺已說過，有事儘管開口，別放在心上。」

李公鷄嘆道：「實不相瞞，在下曾於五年前，錯怪了一個好人，把他臭罵了一頓，但後來在下才發覺，這人沒錯，是自己一時糊塗，唉……」

老霍大感興趣。「是怎麼一回事？」

李公鷄嘆息一聲，道：「小弟在六年前，討了一個老婆回來。」

老霍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討個老婆，總比孤家寡人活一輩子的好。」

李公鷄搖搖頭，嘆道：「但這婆娘不老實。」

「她偷銀子？」

「偷銀子倒是小事！」李公鷄悻悻然的說。

「不是偷銀子，難道是……偷人？」

「正是這樣！」

「哼，這淫婦！」老霍一拍桌子：「若是換上俺，一刀就把這婆娘做翻了。」

李公鷄嘆息一聲，道：「一夜夫妻百夜恩，在下雖然憤怒莫名，但還是沒有想過要殺人。」

老霍道：「就算不殺淫婦，奸夫也萬萬不能放過。」

李公鷄道：「在下也沒有殺那奸夫，只是痛罵了他一頓。」

老霍道：「這可便宜了他。」

李公鷄搖搖頭：「不，這已是委屈了他，因爲在下後來查出，那婆娘的奸夫並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那是個六根未淨的和尚。」

老霍冷冷一笑。「出家人，也未必見得就很可靠。」

李公鷄道：「那臭和尚，已給鄉中父老活活打死！」

老霍道：「打得好！」

李公鷄嘆道：「但我却不怎麼好了，那人本是我很尊敬的人，可是，我却罵他是奸夫，後來想負荊請罪，但他却又遠離而去，不知所踪。」

老霍也嘆了口氣，道：「難怪李兄鬱鬱寡歡，未知那人姓甚名誰？」

李公說道：「他姓賀，叫賀六。」

「甚麼？賀……賀六？」

「嗯，」李公鷄目光一閃，「你認識他？」

老霍雙眉一聚，道：「只怕，那是同名同姓而已。」

李公鷄說道：「在下是江南浣溪縣人氏……」

「浣溪縣？」老霍吃了一驚。

李公鷄道：「你認識的那個賀六，莫非也是浣溪縣人氏？」

老霍點點頭。

李公鷄面露興奮之色。「他左頰上，是不是有顆硃砂痣？」

老霍呆了一呆，又點點頭。

李公鷄大喜：「那麼一定是他了，爲了這樁事，小弟一直於心不安，這次無論怎樣，你非要帶小弟去見他不可。」

老霍却是面有難色的道：「這個……怕恐……」

李公鷄道：「賀六脾氣有點古怪，在下是知道的，但在下這次負荊請罪，無論他怎樣對我，我都不會……」

「不是這個問題，」老霍搖搖頭，道：「要見賀先生，並不容易。」

李公鷄一怔：「如何不容易？」

老霍道：「他近年來結下了不少仇家，行踪極之隱秘，就算是俺，也不容易找得着他。」

李公鷄想了想，忽然把那張萬両銀票掏了出來，塞在老霍的手裏。

老霍吃了一驚：「這怎麼使得？」他面露吃驚之色，實則心中竊喜。

李公鷄道：「這點小錢，誰都別放在心上，小弟只求一見賀六而已。」

老霍猶豫了半天，才毅然點點頭：「拿人錢財，與人消災，況且李兄是個義氣深重的人物，這樁事包在我身上便是。」

李公鷄大喜，翻身便拜。

老霍忙扶起他：「別太客氣，來，俺帶你去見一個人。」

李公鷄說道：「我們現在就去見賀六嗎？」

老霍道：「不，要見賀先生，必須先找到『地裂』。」

「『地裂』是誰？」

「俺的師弟。」

「他在哪裏？」

「剛才俺已說過，他就在頤香院！」

「咱們現在就去頤香院？」

「當然，你害怕？」

「怕甚麼？走！咱們現在馬上去！」

鳳凰和公鷄

（一）

頤香院是美人窩。

李公鷄進入頤香院，就像個第一次到城市裏的老鄉下。他似乎甚麼都不懂。

老霍帶着他，一直來到了頤香院裏最幽靜，也最華麗的銀鈴閣。

銀鈴閣有俏語聲，聲若銀鈴。有一個滿臉金錢麻子的大漢，左擁右抱，燕瘦環肥，好不風流快活。他就是崔命來，「地裂」崔命來。

× × ×

老霍是橫衝直撞般闖進來的。

若是換上別人，一定立刻就給崔命來三拳兩脚轟了出去，但老霍是他的師兄。

「怎麼啦，又輸乾了？」崔命來兩條毛茸茸的大腿高高蹺起，嘴裏却含着一顆甜棗兒。

老霍盯着他：「正經點好不好？」

崔命來哈哈一笑。「這裏不是夫子廟，幹嗎要正正經經的？」

老霍道：「有人來了。」

李公鷄來了。

崔命來臉色一變：「他是甚麼人？」

老霍道：「李公鷄。」

崔命來冷冷一笑：「管他是公鷄還是母鴨，踢他出去。」

老霍道：「你若要踢他出去，倒不如踢我。」

崔命來一怔。「他莫非是個寶貝？」

老霍道：「他不是寶貝，却是個財神爺。」

崔命來皺了皺眉，一手推開身旁的女人：「你在他身上得到了甚麼好處？」

老霍把銀票一幌。

崔命來看得連眼珠子都凸了出來。

「是眞的？」

「絕對不假。」

崔命來看的連副臉孔也和氣多了。

「李公子，請進！請進！」

李公鷄忙道：「不必客氣，我在外面站着就行了。」

崔命來呵呵一笑，道：「這是男人的世外桃源，你喜歡怎樣的娘兒，只要說一句，保證不會讓你失望。」

李公鷄乾咳兩聲：「這個……」

「我明白了，你是想說：這個好極了！」崔命來眉飛色舞地道：「這裏最楚楚動人的是金粉紅，最冶艷大胆的是尤天姬，但最善解人意的却還得數于夢夢……」

「不！」李公鷄搖頭不迭，「在下想見的不是女人，是賀六！」

「賀先生？」崔命來的眼色變了，「你想見賀先生？」

「嗯，他是我的同鄉好友……」

崔命來臉色一沉，道：「這恐怕有點困難。」

李公鷄道：「有何難處？」

崔命來道：「他很忙碌，而且絕不會接見陌生人。」

李公鷄道：「只要提起李公鷄，他是絕不會忘記的。」

崔命來道：「你眞的想見賀先生？」

李公鷄點點頭：「是的。」

崔命來想了想，忽然露出了一種詭譎的笑意：「我帶你去見賀先生，對我有甚麼好處？」

李公鷄一怔。「在下剛才已付了一萬両。」

崔命來道：「這一萬両，只是付給師兄，我却連一両也沒有。」

李公鷄道：「你眞的可以帶我去見賀先生？」

崔命來道：「只要我也有一萬両，這樁事一定辦妥！」

「一言爲定？」

「當然！」



老霍道：「別忙！一萬両又不是金子，再賭一手再說。」

李公鷄沉吟半晌，居然眞的又再掏出了另一張嶄新的銀票道：「這裏也是一萬兩！」

崔命來接過銀票，看了好一會，總算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李公子，你果然是個豪爽的人！」老霍笑着說。

李公鷄嘆了口氣：「在下也只是但求心安理得而已。」

老霍點點頭，瞧了他半天，忽然說：「鳳凰和公鷄，究竟有甚麼分別？」

（二）

李公鷄怔住了。

老霍這句說話的意思，他並非不懂，而是實在太懂了。

他當然並不是甚麼李公鷄，而是鐵鳳師。

老霍盯着他，淡淡一笑道：「你無疑是個聰明人，可惜這一着却絕不高明。」

鐵鳳師聳聳肩，苦笑道：「原來你早已知道我並不姓李。」

老霍冷冷一笑：「本來你姓甚麼都沒問題，但你不該在我的面前，編造那段捉姦的故事。」

鐵鳳師道：「這故事有甚麼漏洞？」

老霍道：「你不該說，自己誤會了賀六先生，而且還曾經把他痛罵一頓。」

鐵鳳師摸了摸兩撇鬍子：「這有甚麼不對？」

老霍悠然地說：「因爲你根本就沒有痛罵過賀六先生。」

鐵鳳師一楞。「你怎知道我沒有罵過賀六？」

老霍淡淡道：「你若還不算太笨，該猜得出來。」

鐵鳳師吸一口氣：「難道……你就是賀六先生？」

老霍點點頭，微笑道：「你總算猜對了。」

鐵鳳師搖搖頭，道：「不，賀六的臉頰上，有顆硃砂痣，而你沒有！」

老霍陡地大笑起來：「在高明的易容術掩飾之下，別說是一顆硃砂痣，就算是一條深刻刀疤，也可以變得皮細肉滑，毫無破綻！」

他一面說，一面在左頰上，塗上一種粉末。

然後，他用一塊白布，輕輕一擦。粉脫落，他臉上的膚色也同時變了。

他的皮膚變得蒼白許多，而且左頰上還出現了一顆不大不小的硃砂痣。

「公鷄，你現在大概可以相信，你有點『發鷄盲』罷？」

× × ×

鐵鳳師笑了——這是苦笑。

他早已知道，上官寶樓不會親自進襲坐龍山館。

義氣帮若眞的要向坐龍山館下手，那麼，必然是由南總舵主賀六先生主持。

鐵鳳師並不認識賀六，但却有不少關於這個人的資料。所以，他決定要對付這人。但賀六先生神出鬼沒，行踪詭秘，要找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鐵鳳師花了一番功夫，終於查出「天崩」、「地裂」這兩個人，是最接近賀六的。

這兩人一個嗜賭，一個貪色，而且同樣貪財。這是他們的弱點。對付敵人的辦法，最好就是從他的弱點處下手。

鐵鳳師是老江湖了，自然深明此理。

可是，直到現在，他才發覺自己實在是太聰明了。

最少，自己一定比豬還聰明一點。

因爲豬是不會想得這種笨法子的。

× × ×

老霍！

鐵鳳師一直都以爲這老粗在自己股掌之上。誰知道這老粗原來是個老狐狸。

他一直在裝瘋賣傻。

他就是賀六先生。他瞇着眼睛，悠然地盯着鐵鳳師：「爲了掩飾身份，我塗掉了頰上的硃砂痣，而閣下，却把鳳凰神劍收藏起來，眞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鐵鳳師吐了口氣。「李公鷄若帶着鳳凰神劍，那是很不相稱的。」

賀六先生眨着眼，笑道：「你找我，是不是想殺了我這位南總舵主？」

鐵鳳師並不否認：「不錯，我的確很想殺了你。」

賀六先生沒有生氣，只是悠然地笑道：「想殺我的人，也不只是你一個，只是，從來沒有任何人成功。」

鐵鳳師道：「這個自然，倘若已經有人成功了，在下此刻也不會有這樣丟人現眼的處境。」

賀六先生道：「但你能找到了我，這已經很不容易。」

這句說話，並不是恭維，而是充滿了嘲諷之意。

鐵鳳師當然聽得出來，但聽得出來又怎樣？鐵鳳師甚至認爲，那是應該的，自己一上來就太大意，小覷了那個老霍！

只聽得賀六先生又接着說道：「你已找到了想殺的人，爲甚麼還不下手？」

鐵鳳師沒有作聲。賀六先生瞳孔收縮：「你在等甚麼？」

已很久沒開口的崔命來，忽然冷冷一笑，道：「你是不是在等這一把劍？」

他忽然掀開了脚下的一塊地氈。

氈下有一把劍。這赫然竟是鐵鳳師的鳳凰神劍！

× × ×

李公鷄當然不能帶着鳳凰神劍出現。

所以，鐵鳳師只好把它收藏起來，而知道它收藏在哪裏的人，只有兩個。

那是他自己和不瘋道士。

鳳凰神劍已落在賀六先生手中。

不瘋道士又如何？

× × ×

崔命來抓起鳳凰神劍，欣賞了好一會，才淡淡的笑道：「好一口利器，好嘴硬的臭道士！」

鐵鳳師的手在沁冷汗。他知道，不瘋道士雖然行事荒誕不經，但却絕不會隨便出賣朋友，洩露別人秘密的。但鳳凰神劍，現在已落在崔命來的手中。他們曾經怎樣對付不瘋道士？

賀六先生盯着鐵鳳師：「你想不想去見那道士？」

鐵鳳師道：「想。」

賀六先生道：「你敢不敢跟我來？」

鐵鳳師道：「只要能找得到他，你上

天我絕不會入地。」

賀六先生淡淡道：「你果然是個很夠義氣的朋友。」

鐵鳳師忽然沉着臉：「他是不是已經死了？」

崔命來搖搖頭，道：「他沒有死，死人又怎會把鳳凰神劍的下落說出來？」

鐵鳳師道：「你們把他怎樣了？」

賀六先生悠然一笑，道：「你和他在賭坊分手，只是一段很短很短的時間，我們絕不會把他弄成怎樣的。」

鐵鳳師道：「他現在在那裏？」

賀六先生微微一笑，忽然向下一指：「他就在你的脚下。」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鐵鳳師站立着的地方，忽然就裂開了一個大洞。

這個洞又深又大，而且好像還黑漆漆見不着底。

鐵鳳師雖然身手卓越，但忽然遇上這麼要命的一個洞，也只好像塊石頭般掉了下去。

賀六先生大笑。

他對崔命來說：「我們總算抓到了一隻又肥又大的公鷄了。」

（三）

黎明。

元寶賭坊已打烊，賭客也已散盡。

自從這賭坊開設以來，錢百魁都是在打烊後才離開賭坊的。

錢百魁，本是青城派弟子，他精於劍法。

但他却用青城派的劍法，把青城派的道士殺得片甲不留。

青城派原爲武林名門正派，百餘年前，甚至一度與少林，武當並駕齊驅，聲威大振。

然而，青城派內，却又分爲劍、氣、拳三派系。

劍派以劍法爲主，自視極高。

氣派一味鑽研內功心法，一直以來，與劍派積不相容。

拳派又自成一家，與劍、氣兩派貌合神離。

是以一派之中，分裂爲三，數代掌門，雖曾盡最大努力，希望三派合一，不再發生磨擦，但到頭來却仍然徒勞無功。

常言道：「外患可禦，內亂難平。」

青城一派，先生內亂，繼而仇家趁勢乘虛而入，終於爆發連場劇戰，損折高手無數，元氣大傷。

錢百魁就在青城派實力最虛弱的時候，乘機作亂。

但這位劍派高手，並非擁劍派而對抗氣、拳兩派，而是三派俱反。

他是完全背叛了青城派，連自己的師叔伯都殺個片甲不留。

青城派自然是恨之入骨，先後派出高手數十人，誓殺此叛徒！

可是，這數十高手，全都有去無回。

十年了，錢百魁還是活得很好。

青城派中人，莫不欲殺之而後快，但等到連青城第一高手玉冠道長也死在元寶賭坊門外之後，他們再也提不起勇氣去對付他了。

因爲他們知道，錢百魁固然不可輕侮，其背後的靠山更不尋常。

× × ×

錢百魁並不高大，但却威武、驃悍。

他渾身是勁，雖然每天晚上都沒睡覺，但在黎明時份，他看來比每一個已睡了整晚的人還更精力充沛，頭腦清醒。

像他這麼樣的一個人，背後當然少不了一兩個跟班。

他的跟班，一個叫阿同，另一個叫孫福島。

阿同是華山派俗家弟子，拳脚功夫極爲了得。

但錢百魁最欣賞的，並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背叛華山派的氣概。

那就像是錢百魁自己的縮影。

而孫福島，本是個市井流氓，他年青力壯，好勇鬥狠，錢百魁看上了他，把他收錄爲記名弟子。

有阿同和孫福島兩個小伙子陪伴，許多事情都不必錢百魁親自動手，他們就已經會辦得很妥當。

每天黎明時份，他們都會到清風樓，這裏的巖茶和飽點，都是第一流的，甚至不會比京師裏的金華軒稍差。

但這一天，當錢百魁來到清風樓的時候，却吃了個閉門羹。

大門緊緊關閉，伙計、掌櫃也都不知去向。

阿同怒叫起來。

他用力敲門。

「嗨！怎麼沒有人？喂！是不是都已死……」

「住口！」錢百魁倏地喝止：「大清早的，你在胡亂罵甚麼？」

阿同連忙陪笑，點頭道：「是！是！阿同說錯了，該打！該打！」

他說打就打，眞的在自己的臉上打了兩記耳光。

錢百魁沉着臉，推開了阿同，忽然一脚踢向大門。

這一脚，也不見得怎麼用力，堅實的木門，立刻就被撞開。

店堂內無人。

錢百魁冷冷道：「福島，你到厨房裏瞧瞧。」

孫福島不等錢百魁說完，人已像箭矢般標了出去。

但他很快就回來。他去的時候很快，回來更快。他是給一股巨力撞回來的。

蓬！他重重的碰在牆壁上，立刻昏死過去。

× × ×

現在本該是喝茶吃早點的時候。

但孫福島今天倒霉萬分，他吃的不是飽點，而是重重的一掌！

錢百魁臉色一變，他沒有立刻衝入厨房。他只是走到孫福島的身邊，一探氣息，不由心中一涼。

孫福島不是昏死過去，而是已經死掉了。

錢百魁扯開他的衣襟。只見他左邊胸膛上，有一塊瘀痕。

那是一塊掌印，掌印是火紅色的。而且，這掌印只有兩根手指！

錢百魁沉聲喝道：「是甚麼人，鬼鬼祟祟躲在厨房裏？」

厨房裏立刻走出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叫化，這叫化大概四十歲年紀，手裏提着一根打狗棒。

「丐帮中人？」錢百魁臉色一寒。

叫化嘻嘻一笑：「不錯。」

「韓化生？」

「也不錯，」叫化悠悠笑道：「你還認得我，記性眞不壞。」

錢百魁冷笑道：「八年前，你只是兩袋弟子。」

韓化生哈哈一笑：「這一下你記錯了，不是兩袋，而是只有一袋。」

錢百魁道：「現在呢？」

韓化生笑道：「連一袋也沒有了。」

錢百魁道：「白衣弟子？」

韓化生點點頭：「是的。」

錢百魁道：「怎會越弄越不像樣？」

韓化生笑道：「闖禍太多，建樹全無，所以如此。」

錢百魁道：「丐帮多愚頑份子，豈是你這種人物長留之地？」

韓化生道：「總比無處棲身好點。」

錢百魁道：「何不加盟本帮？」

韓化生道：「義氣帮？」

錢百魁道：「不錯，錢某保證你在三年之內，富貴榮華，享用不盡。」

韓化生搖搖頭，道：「不必了！」

錢百魁道：「爲甚麼不必了？」

韓化生道：「因爲你是個泥菩薩，與你渡江，何異自掘墳墓。」

錢百魁冷冷一笑：「好一個臭叫化，量你也沒那種掌力，可殺孫福島，在廚房中鬼鬼祟祟暗箭傷人的，又是甚麼人？」

韓化生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你這人混帳得這麼可以，清風樓巳易主，在廚房裏的，正是這裏的新主人，他在自己的廚房裏，那是光明正大之極，怎能算是鬼鬼祟祟？」

錢百魁神色一變，韓化生又巳緩緩接道：「倒是爾等三人，不請自來，破門而入，這算是他媽的甚麼意思？」

錢百魁給他搶白一頓，不由臉上陣紅陣白。

阿同巳大吼一聲：「待我把這叫化宰了！」

錢百魁沒有阻攔，他也想好好教訓一下這個在丐帮地位低微的白衣弟子。

阿同聲勢洶洶，在腰際抽出一雙熟銅短棍，一個錯步閃身，疾向韓化生展開了狂風驟雨般的攻擊。

韓化生淡然一笑，從容不迫，悠悠閒地使了幾招招式，居然就把阿同凌厲的攻勢，一一化解開去。阿同一凛，知道遇上了勁敵。

但他存心要在錢百魁的面前顯威風，豈甘就此罷休，招路一改，挺而走險，雙棍直上直下，猛地從中路直逼過去。

韓化生不再悠閒了。

他手中的打狗棒也招式大變，守中有攻，不再讓阿同完全採取主動。

兩人都動上了全力。阿同越戰越狂，韓化生的招式也越來越緊密、兇險。

驀地，錢百魁亮劍。

他是青城派劍法高手，一劍刺出，巳把韓化生的退路完全封死。

韓化生沒有退。他仍然咬緊牙關，以一對二，苦戰下去。

阿同鬆了一口氣。却在此時，廚房裏一條人影飛射而出，「蓬」然一聲，錢百魁忽然像斷綫風箏般向後倒飛了開去。

× × ×

孫福島是撞向牆壁，然後才倒下來。

想不到錢百魁居然也是一樣。

他手中的長劍巳墮地。

他的心冰冷，眼睛裏充滿着絕望的恐懼。

他用力扯開胸前衣襟。

他胸膛上有掌印，這掌印也和孫福島身上的一樣，只有兩隻指印！

× × ×

錢百魁慘白的臉龐上巳全無血色。

阿同是跟班。

連主子都巳倒了下來，他還能有甚麼鬥志？

他與韓化生，本來只是平分秋色之局，錢百魁一倒，阿同再無鬥志，形勢立刻就改變過來。

韓化生終於覷準了一個機會，一棒戳在他的咽喉上！

阿同想逃，但這一下，他再也逃不掉了。

錢百魁喘着氣，盯着一個人。

這人是個滿臉鬍子的大漢，他的頭很大，一雙手更粗大。

但他的右手，只有姆指和食指。其餘三指，斷了。那是他自己削掉下來的。

「布大手！」錢百魁忽然想起這是甚麼人了，他嘶啞着聲音，說：「你……一定就是布大手……你沒有在開封府……」

這大漢冷冷的盯着他：「俺不錯就是布大手，你們以爲俺會在開封府，俺偏偏就來到了這裏。」

錢百魁慘笑一聲。「南總舵主果然沒有說錯，好漢堂最可怕的人，並不是岳無淚，而是你……」

布大手冷笑。「你錯了，好漢堂最可怕的並不是任何一人，而是一股正氣！」

「正氣？」

「不錯，正氣和義氣，都是大同小異的辭彙，但我們的正氣是眞的，而你們的義氣却只是海市蜃樓，風中烟幕！」

錢百魁無言。他巳明白了好漢堂至今仍然沒有倒下去的眞理。

好漢堂不倒，他自己却巳倒了下去。

錢百魁不再看他。他縱然不死，此後也必巳成爲廢人。

韓化生却忽然走到錢百魁身旁，說：「告訴你一個秘密，我現在巳不是丐帮中人。」

錢百魁沒有說話。他現在只能聽，再也沒有氣力說話。

韓化生笑了笑，接道：「丐帮不是不好，而是我這個叫化實在太不像話，總是把丐帮的長老氣得死去活來，所以，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於是，我就加入了好漢堂第十分堂裏！」

錢百魁連聽也好像沒聽見了。

他巳垂下了頭。

× × ×

頤香院的吳婆子是個著名的悍婦。

她是甚麼來歷？知道的人，都會退避三舍，遠而敬之。在三十年前，她巳經是山東馬賊的女匪首，她的老公，就是有「伸刀取頭，伸手奪命」之稱的刀賊大王冼霸北。

冼霸北威震綠林，拳脚功夫，刀法造詣，被譽爲馬賊第一人。

這位吳婆子，當年的外號，是「飛馬盜后」，擅使一雙吳越劍，使起脾性來，連冼霸北也爲之眉頭大皺。

十五年前，冼霸北病逝山東，這位「飛馬盜后」，也銷聲匿跡，不知所踪。

却原來，她巳在這頤香院裏歇下了脚。而一般人，只知道她是「悍婦」而巳。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這「悍婦」若發起雌威，就算是凶名甚著的錢百魁，也絕不是她的敵手。

× × ×

時候還很早，吳婆子就巳在頤香院裏剪花。

熟悉吳婆子的人，都可以從她剪花的手勢，知道她今天的心情如何。她若情緒很好，那麼，她剪花的時候，一定會哼着江北小曲，而且每一剪都小心翼翼，把花葉修剪得整整齊齊。

但現在，她那裏像是剪花？只見她兩腮鼓起，面露殺機，欄杆前一列二十八盆花朵，都被剪得支離破碎。

花不見了一半，葉也不見了一半。最後，這位吳婆子居然連花盆都剪爛了。

五毒鳳凰針

（一）

落英滿園。

一個陌生人，一個叫化子，來到了園中。

吳婆子終於放下了剪。

但她的目光却比剪刀更鋒利。

她冷冷的盯着這個人。

這是個滿臉鬍子的大漢。

他的手很大，但左右兩手加起來，才總共只有七根手指。

「布堂主，你終於來了。」吳婆子忽然開口。

她的聲音好像在哭。以前，她要殺人的時候，說話也是這副樣子的。

× × ×

布大手沒有瞧着吳婆子。

他瞧着的是花。一朶很好看的蘭花，原本種在精緻的瓷盆上。

但瓷盆被「剪爛」了。花也跌落在地上。

布大手嘆了口氣，忽然俯身拾起那朶花。

吳婆子冷笑一聲，說：「這朶花還未修好。」

手一揚，本巳擱在欄杆上的利剪，忽然像是弩箭般向前激射過去。

好快！好準！利剪直飛射向布大手的咽喉。

布大手嘆口氣：「的確未曾修好。」在他開口說話之前，他的右手巳把利剪抄下來。

吳婆子臉色一變，不期然向後倒退一步。

布大手接過利剪，却不是修剪花朶，而是修剪指甲。

他的指甲很長。

他剪下了一塊，輕輕一彈。

吳婆子突然慘呼一聲，右眼居然給指甲刺瞎了。

這是甚麼勁力？

吳婆子又驚又怒：「惡賊，老婆子跟你拚了！」

布大手却說：「這把剪太鈍，不中用，還給妳好了。」

他把剪刀遞給吳婆子。

連指甲都巳刺瞎了她的右眼，這把利剪，吳婆子如何敢接？

一直以來，她是人見人怕的江湖女煞星、女魔頭。

想不到布大手一出現，她就變得像個又老又遲鈍的老婦人。

吳婆子是騎虎難下。她巳勢必要拚。

× × ×

剪刀，她是萬萬不敢接的了。

但不接又如何？

進嗎？不敢胡來。

退嗎？倘若布大手乘勢追擊，後果也是堪虞。

在這刹那間，吳婆子可說是進退維谷，不知所措。

以吳婆子這等高手，居然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實在是有點不可思議。

倏地，一隻手彷彿從天而降，很輕鬆的就把那利剪接下。

吳婆子不由吐一口氣。她再也不敢托大了，匆匆退後。

她瞧着了一個人的背影，心中暗自慶幸。

這人若來遲半步，她現在也許巳成爲剪下亡魂！

（二）

來的是老霍。「天崩」老霍，也就是義氣帮南總舵主「白骨學究」賀六先生。

布大手臉上沒有絲毫表情，就像塊岩石。

賀六先生却輕輕的嘆了口氣：「岳無淚怎會把你趕出好漢堂的？」

布大手的臉上還是沒有表情。他也沒有回答。

賀六先生却沒有停止，緩緩地接着說下去：「自古唯大英雄好色，你是個大豪傑，眞好漢，你看上了岳倩倩，岳老頭兒應該連歡喜也來不及，但他却沒有把你當作兄弟，居然把你趕出好漢堂！」

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是刀！他一刀一刀的割下去！總有一刀，會割疼布大手！

布大手的心也許巳傷了。但他臉上還是沒有半點變化。他只是看着那朶花。那朶花忽然像飛鏢一樣，向賀六先生的眉心疾飛過去。

吳婆子大吃一驚。

這豈非巳達到了「飛花摘葉，俱可傷人」的境界？

賀六先生居然沒有動。既不閃避，也不抄接。飛花猝然貼在他的眉心上。

× × ×

賀六先生的神色不變，依舊站立在原處。

花終跌落。他沒有受傷，吳婆子是虛驚一場了。

布大手眼色微變：「好定力！」

賀六先生緩緩道：「布堂主功力驚人

，只是，要達到以花葉傷人的地步，仍然頗有一段距離。」

布大手道：「賀總舵主這份泰山崩於眼前而面不變色的功夫，世間又有幾人能及。」

賀六先生道：「布堂主言重了，畢竟，來的只是一朶脆弱的鮮花，而並非泰山之崩倒。」

話雖如此，倘若換上了吳婆子，必然巳被這朶花兒嚇得手忙脚亂，魂飛魄散。

她不由又悄悄的後退一步。

× × ×

頤香院本是美人窩。

但此刻，出現在此地的却不是來自大江南北的佳麗，而是一羣充滿殺氣的黑衣漢子。

每一個黑衣漢子的衣襟上，都用金綫繡着一個「義」字。

義氣帮中人！

布大手却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彷彿世間上根本就沒有這羣人的存在。

然而，他們却是極可怕的一羣殺手。

賀六先生凝視着布大手，忽然道：「本座很欣賞你的勇氣，但却認爲你離開開封，來到此地，是一件相當愚蠢的事。」

布大手道：「布某本非聰明人，蠢事巳常爲之。」

賀六先生道：「你能够一直活到現在，未嘗不是幸運之極。」

布大手道：「賀總舵主說的不錯，反正我這條命是檢回來的了，多做一次蠢事，却又何妨？」

賀六先生冷冷一笑：「可惜『送死』這種事，你一輩子只能幹一次。」

布大手道：「幹了再說死了再算！」

賀六先生瞳孔收縮：「你以爲會有一絲希望，可以殺得了本座？」

布大手道：「直到現在，布某仍然不明白，你爲甚麼會叫『白骨學究』？」

賀六先生目光閃動，道：「只要你敢接我一掌，你就會明白了。」

布大手忽然裂嘴一笑。「這又有何難哉？」這六個字剛說出他的右掌巳伸出。

他的右掌只有姆指和食指。

× × ×

掌心嫣紅，掌力灼熱如火。

一掌拍出，彷彿連賀六先生的臉都給映紅了。

賀六先生悠然揮掌，右掌。

他的右掌姿勢很特別，食指和中指緊迸，無名指及尾指却分開。

布大手一怔。

他巳看出不妙。

但不妙在何處，一時間却說不上來。

而且，他巳運力出擊，要收回來也巳來不及，他只好全力豁出去。

這一掌，看來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之勢。

賀六先生却在這時候，陰森地一笑，就像隻巳捕捉到獵物的豺狼。

他右手食指及中指間，突然射出一顆很細小細小的彈丸。

彈丸雖細小，但一射出去，撞着布大手的掌心，立刻就發出「波」的一聲，爆裂開來。

布大手怒喝一聲：「可惡！」

他急縮手。但遲了。一種毒藥，巳沁入了他右掌肌膚之內，瞬息之間，肌肉巳腐爛，連指骨也迸現出來。

布大手急拔刀。

刀光一閃，右掌立斷，跌落地上時，巳變成了一堆白骨。

賀六先生面帶笑容：「布堂主，你現在大概明白了罷？」

（三）

布大手現在巳明白，賀六先生爲甚麼叫「白骨學究」了。

他臉色死灰，咬碎銀牙，怒道：「這算甚麼英雄好漢？」

賀六先生陡地大笑起來：「我甚麼時候以英雄好漢自居了？」

布大手似巳連站也站不穩。

韓化生急忙攙扶着他。

布大手轉目凝注着他，咬牙道：「你要記住了，『白骨學究』就是這樣的。」

韓化生一字字道：「我會記住了。」

賀六先生笑道：「兩位別傷心，反正你們很快就會變成死人，少一隻手，在黃泉道上也沒有甚麼太大的分別！」

布大手狂吼道：「你以爲這樣就可以留住咱們？呸，簡直是在做夢！」

賀六先生又再大笑。

「好漢堂的好漢們在哪裏？莫非就只剩下你們兩個人了？」

此言一出，立刻有人怒喝道：「老賊，天下好漢如過江之鯽，豈是爾等鼠輩殺得盡的？」

只見一老者，手揮金刀，疾衝而來。

布大手陡地目光大亮，面上露出激動之色。

這刀，乃怪刀神翁郝世傑之刀。

但這老者，却非九玄洞主，而是好漢堂的總堂主「義無反顧」岳無淚！

× × ×

岳無淚來了。

他本來不會來。但當司馬縱橫葉雪璇離開仙女湖的時候，他却決定和這兩個年青人在一起。

他無刀。

昔年威震武林的好漢之刀，巳在西城一戰中折斷。

但他還有朋友。

郝世傑知道他需要一把刀，就把自己的金刀送了給他。

「刀可以再鑄造，再找，老朋友却越來越少了。」

岳無淚沒有拒絕。

他是好漢中的好漢。好漢不拘泥，不迂腐。

好漢講的是眞義氣，肝胆相照，別說一把刀，就算是大好頭顱，也可以付托在朋友的手上。

所以，岳總堂主來了。他携刀而來，帶着昔日的勇氣和信心，捲土重來。

× × ×

賀六先生臉上再無表情。

他的目光是冷酷、深沉的。

岳無淚瞪着他。

岳總堂主的目光並不森冷，但却有着一種凜然不可犯，大勇無畏的氣慨。

生則生，死則死，無論生死，絕不言敗！

只要浩氣長存，或死或生，却又何妨呢？

布大手忽然跪了下去，淚流滿面。

「總堂主，大手想念您老人家想得好苦……」

字句似肉麻，然而布大手的眞情絕不肉麻，他是眞好漢。

他說的是眞心話。岳無淚扶起了他，滿臉激動之情：「大手，你一直都是我的好兄弟，好漢堂也不能缺少了你。」

布大手慘笑一聲。「只是，大手巳經是個殘廢者。」

「胡說，」岳無淚怒道：「少一隻手，算甚麼？」

賀六先生冷冷一笑：「像他這種笨驢，就算少了一顆腦袋，也不値得可惜。」

岳無淚怪聲嘶叫起來，刀光一閃，就向賀六先生頭頂閃電般擊下。

這是岳無淚威震天下「武者九式」中，最威猛凌厲的一着「閃電浮雲」，江湖中巳不知幾許高手，敗在他這一刀之下。

雖然他現在手裏的並不是好漢之刀，但郝神翁的金刀也絕不會比好漢之刀差到甚麼地方去。

這一擊還是有着那種不可抗拒，駭人巳極的巨大威力。

但是，他現在本不該使出這一刀的。

因爲這一刀非獨以快打慢，而且一刀擊出，就巳最少虛耗本身內力一半以上。

沒有絕對把握而使出這一刀，那非但是浪費，而且還很危險。

高手相爭，絕不能有錯。

全力出擊而傷害不到對方，這就是錯，而且是絕對致命的大錯。

但岳無淚這一刀巳擊出。

沒有人能改變這一刀，只能等待這一刀攻出的結果。

結果是怎樣的？

× × ×

只見刀光一閃，戰果巳經幾乎立刻寫了下來。

賀六先生沒有退縮，也沒有半點驚惶失措。

他在刀光中移動了身子。

刀有多快？這是算不出來的。

但無論刀的速度怎樣快，賀六先生的身子竟然比刀還要快一點點。

岳無淚一刀擊出，但却一刀擊了個空！他的身子也有如脚步虛踏在懸崖中。

賀六先生的右掌巳擊在這位岳總堂主的胸膛上。

（四）

岳無淚又敗了。

賀六先生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道：「岳總堂主，你眞的衰老了。」

岳無淚捫着胸，聲音凄厲：「你爲甚麼不索性殺了我？」

賀六先生倏地仰面大笑：「要殺你，易如反掌耳，本座把你的性命留下，就是要讓好漢堂的人知道，他們所欽佩的岳總堂主和布大手，原來都只是不堪一擊的草包。」

岳無淚怒不可遏，正要揮刀，但眞氣一動，血氣上湧，立刻吐出一口瘀血來。

布大手却巳在這時候昏死過去。

韓化生手足無措。但就在這時候，兩個年青人闖了進來。

× × ×

司馬縱橫和葉雪璇先到元寶賭坊走了一趟。

在那裏，他們解決了幾個小脚色，再趕到頤香院。

他們巳來遲了一步。

岳無淚巳中了一掌，布大手更斷折一手，昏迷不醒。

賀六先生瞧着這對年青人，瞧的連眼睛也不眨動一下。司馬縱横扶着岳無淚，面有怒色。

岳無淚嘆息一聲：「老夫眞的不中用了，又敗啦。」

葉雪璇面罩寒霜，冷冷的盯着賀六先生：「賀總舵主。」

賀六先生仍然目不轉睛地瞧着她：「正是賀某。」

葉雪璇冷笑道：「看樣子，賀總舵主神功蓋世，相當厲害。」

賀六先生目光收縮成一綫，淡淡道：「憑妳，似乎還沒有資格說這種話。」

葉雪璇冷冷道：「連說話都沒有資格，那麼，想向你討敎幾招，更是異想天開了？」

賀六先生一怔。他不由笑了起來：「你想跟本座動手？」

葉雪璇道：「不配嗎？」

賀六先生輕輕嘆了口氣，道：「妳是如此美麗的女郎，殺了你，實在是煮鶴焚琴，大煞風景。」

葉雪璇道：「那麼，你可以不殺我，讓我殺了你便是。」

賀六先生道：「姑娘眞會說笑。」

葉雪璇冷冷道：「我是說眞的。」

賀六先生嘆口氣。「小小年紀，就巳當上了一敎之主，難得如此心高氣傲。」

葉雪璇冷笑道：「你既然早知道我是甚麼人，該知道我巳經很够資格跟你交手了。」

賀六先生哈哈一笑。「龐六仙若還活着，本座也許還會忌憚三分，但現在嘛，哈哈！哈哈！……」

他一面笑，一面走向那羣黑衣漢子。

他取了一把劍。他用劍尖指着葉雪璇，接道：「妳也曾學劍？」

葉雪璇道：「先師所傳，純爲除魔衞道！」

賀六大笑。「龐六仙生前名震天下，倒要看看，他晚年調敎出了一個怎樣的女弟子。」

大笑聲中，身形急射，長劍擊出。

一擊發出，巳暗藏三式變化，五下殺着。

葉雪璇冷笑，揮劍還擊。

賀六先生「咦」的一聲，長劍忽然低垂，身形倒退。

葉雪璇還擊之凌厲，顯然是令他感到有點意外的。

他一退，葉雪璇只好猛追出去，連環閃電般攻出二十一劍。

賀六先生退入欄杆後。

欄杆前有花。劍影閃動，花葉摧落如雨，被劍鋒紛紛擊成粉碎。

賀六先生嘆一口氣：「雖是女兒家，

卻非惜花人。」

他臉上一片漫不經心的樣子。

但葉雪璇卻一直緊迫着他，二十一劍之後，又再劍走偏鋒，劍劍刺向賀六先生胸前要害。

賀六先生身法連續變換，面上的神色漸漸輕鬆不來。

他連接暗算、挫敗了布大手和岳無淚，難免有點沾沾自喜。

卻沒料到，這個年紀青青的女郎，才是今天他遇上最厲害的一個勁敵。

他本來充滿自信。

高手對陣，自信不可少，它甚至是一種很可怕的武器。

過份的自信，仍然是武器。

所不同的，這已經變成了是自殺的武器。

賀六先生臨敵經驗豐富，他已發覺到自己已犯了這種大忌。剎那間，輕敵心情盡斂，全神貫注，力圖解決這年青貌美的大幻教教主。

然而，此際葉雪璇已是得勢不饒人。

賀六先生心中一沉。

葉雪璇的劍實在太快，而且虛幻不定，變化無常。

他早已不敢怠慢，但形勢依然惡劣。

他甚至漸漸無法看得清楚，葉雪璇是怎樣出手的。

他突然大叫：「停下來！」

葉雪璇豈肯罷休：「不殺你，決不停劍！」

崔命來的聲音，卻在這時候相繼響起：「再不停劍，先殺不瘋道士，再殺鐵鳳師！」

× × ×

賀六先生的說話，葉雪璇只當作耳邊風。

崔命來的說話，葉雪璇也是連一個字也不相信。

——先殺不瘋道士！再殺鐵鳳師！

這是甚麼說話？

這兩人怎會在這裏？就算在這裏，又豈會任憑你們說殺便殺的？但忽然間，葉雪璇真的停止下來了。

因為她看見了一輛鐵囚車，裏面囚禁着兩個人，赫然正是鐵鳳師和不瘋道士！

葉雪璇的臉龐不由一陣煞白。

鐵鳳師！你怎會弄成這副樣子的？

（五）

崔命來推動着囚車，臉上的表情就像是刑場上的劊子手。

他的手裏有刀，鬼頭大刀。

鐵鳳師和不瘋道士的頭顱都在囚車外面，只要大刀一揮，這兩人就得變作無頭之鬼。

賀六先生總算鬆一口氣。

他狠狠的盯着葉雪璇，道：「小妮子，妳真不知天高地厚！」

鐵鳳師在囚車裏居然笑了笑，道：「我也是一樣，真該死！」

賀六先生倏地喝道：「住口！」

鐵鳳師眨了眨眼睛，道：「我為甚麼要住口？」

賀六先生冷冷一笑：「到了這種地步，虧你還好意思開口說話！」

鐵瞪師悠然一笑：「我現在有甚麼不妥？」

賀六先生瞪着他，厲聲道：「你的鳳凰神劍不見了，人也成為待死之囚，還這麼開心！」

鐵鳳師笑道：「劍是身外物，人終會死，難道為了這點小事，就值得我大哭一場？」

賀六先生冷冷一笑，忽然說：「本座明白了！」

鐵鳳師道：「你明白甚麼？」

賀六先生瞧了他半天，又再瞧着葉雪璇，然後才冷冷的說：「在葉大小姐面前，你怎能如此失落威風？但形勢已如此，你也只好硬充好漢了。」

鐵鳳師的臉上，立刻露出了可憐的神色。

葉雪璇心中一酸，忙叫道：「鐵大俠，別聽他的，他根本就不是個人。」

鐵鳳師苦着臉，大聲道：「不！賀總舵主說得對，我只是個膿包，卻又要硬充好漢，像我這種人，活在世上也是丟人現眼，倒不如一頭撞死好得多！」

他越說越是激動。

賀六先生衝上前怒喝道：「住嘴！」

鐵鳳師也怒叫了起來：「你有種的就殺了我，殺呀！殺呀！為甚麼不殺？是不是怕我死了，他們就再無顧忌？」

賀六先生臉色陡地變得極難看。

他忍不住一個耳光就向鐵鳳師的臉龐上打過去。

× × ×

鐵鳳師人在囚車中，正是既不能閃，復無還手之力，這個耳光必然是吃定了。

誰知賀六先生一掌摑下去的時候，小腹下突然重重的給人踢了一腳。

這一腳很要命。

賀六先生怪叫一聲，全身顫抖，彎腰痛苦地蹲了下去。

鐵鳳師居然還打開了囚車，慢條斯理的走了出來。

他用一種憐憫的目光，瞧着賀六先生，忽然嘆道：「你若不是要打我，我也不會這麼狠，在那地方上踢你一腳。」

賀六先生冷汗直淌，顫聲道：「這……這囚車……」

鐵鳳師微微一笑：「它已被動了手腳，你以為我已是待死之囚，但我這條腿只是輕輕一伸，就出了來，而且還把你踢成這副樣子。」

賀六先生咬着牙，怒瞪着崔命來：「你……你竟敢背叛本幫！」

崔命來嘆了口氣，道：「除了這樣，誰可解『五毒鳳凰針』的劇毒？」

賀六先生臉色一變：「你甚麼時候中了『五毒鳳凰針』？」

崔命來道：「就在你囑咐我把他們關進囚車裏的時候。」

賀六先生怒道：「但他們已在密室中，給迷魂香迷失了本性！」

崔命來聳聳肩，嘆道：「那迷魂香，只對不瘋道士有效，鐵鳳師卻全然未受影響，我一時不察，就給他暗算了一把！」

鐵鳳師悠然一笑，道：「說到暗算手段，我也是從你們身上學回來的，至於那種迷魂香，本來很不錯，可惜在下身上，剛巧有一株『辟毒草』，所以還迷不倒我

這頭大公鷄！」

眾人皆是一怔。怎麼忽然又弄出一句「大公鷄」來？

× × ×

賀六先生以為可以憑鐵鳳師保命，誰知道反而給鐵鳳師踢了致命的一腳。

那一腳真要命。他簡直再也無法凝聚真氣。

而此際，偏又是強敵環伺的時候。

他還能有甚麼希望，可以活着離開頤香院。

連吳婆子都已悄悄走了。這婆娘，真靠不住。但他也沒有怪她了。他只好慘笑一聲，橫劍自刎。

劍很鋒利，他沒有用多大的氣力，就把自己的喉管割斷。

崔命來目光呆滯，一言不發。

鐵鳳師把解藥遞給他：「別愁，我答應給你的解藥，絕不會反悔。」

崔命來接過解藥，嘆道：「就算有解藥，我還能活下去嗎？」

鐵鳳師淡笑道：「別把上官寶樓看得太神通廣大，你以為自己天下雖大，而無藏身之地了？」

崔命來苦笑道：「我出賣了南總舵主，此事實在非同小可。」

鐵鳳師道：「你有沒有聽過『救人須救徹』這句說話？」

崔命來道：「聽過，只是，我很少救人。」

鐵鳳師道：「救人如此，背叛組織也是如此，要就忠心不二，至反叛就反叛到底，不妨緊記，組織不死，你死！」

崔命來一怔，良久才嘆道：「你真會把握機會，現在連我也給你利用了！」

「利用二字，太難聽了罷？」鐵鳳師道：「你該說自己棄暗投明，改邪歸正，……」崔命來不由一笑，「說得好，就這麼辦了！」

這時候，司馬縱橫走到鐵鳳師身旁，悄悄的說：「剛才，你那副狼狽相，急死大葉小姐了。」

鐵鳳師吁一口氣：「幸好我也不是個真膿包，否則這張臉真的不知道該擱到甚麼地方去。」

司馬縱橫淡淡一笑：「但這下子反敗為勝，你可威風八面了。」

鐵鳳師一呆：「你不是妒忌罷？」

司馬縱橫笑道：「不是妒忌，只是羨慕而已。」

鐵鳳師仰望天色，只見一朵灰雲，徐徐地飄了過來。

「唉……看來很快又會有一場暴風雨了……」

高手已聚於瑤州

（一）

木鵬塢在大鵬峯下。

這裏的老大是木鵬王。

木鵬王擅使飛鵬刀、鵬王杵，還有九九八十一支連環飛鵬鏢。在綠林，木鵬王威名顯赫，等閒之輩，絕不敢招惹他。

不少成名高手，一方豪傑，先後挑戰木鵬王，結果都慘敗收場。

可是，歲月無情，時間能改變一切。

木鵬王現在雖然不算老，但卻健康遠遜從前。

他在病危之中。

× × ×

暴雨如狂徒，佔據了整片大地。

大鵬峯下，忽來惡客。

惡客不是一人，而是有若一隊雄師。

他們全是身懷絕頂武功的武林人。

木鵬塢第一座關卡，在不足半頓飯時光之內，就被澈底摧毀。

柳青鵬接到這個消息之後，立刻抓起一桿鐵槍，帶着二十八個弟兄，飛馬衝了出去。

柳青鵬是木鵬王門下大弟子，據說，他已盡得師父真傳，一桿鐵槍更是使得出神入化，相當厲害。

當他策馬飛奔出去的時候，第二座關卡也陷入苦戰之中。

負責把守第二座關卡的，是呂白鵬。

呂白鵬是柳青鵬的小師弟，很年輕，年方二十。

柳青鵬一面策馬狂奔，一面怒叫道：「誰敢到木鵬塢撒野？」

話猶未了，一顆腦袋冲天般飛起，鮮血直射向柳青鵬身上。

柳青鵬突然全身一陣痙攣。

他的小師弟，竟然給一個白衣人，一刀砍掉了腦袋。

他面如土色，倏地翻身下馬，挺槍就向那人心窩戳去。

「你是誰？為甚麼要殺我師弟？」柳青鵬發出了撕心裂肺似的嘶叫。

白衣人冷冷一笑：「你記着了，我叫鄧初！」

「鄧初！」柳青鵬怒吼，「你這狗養的——」

他彷彿瘋了。鐵槍比雨點更急，一下子就把鄧初迫退五步。

鄧初雖退，臉上卻猶帶笑容。「你是木鵬王的弟子？」

「你也記着了，我叫柳青鵬！」

「木鵬王的大弟子？」

「正是！」兩三句說話間，鄧初又向後退了一丈。

柳青鵬越攻越快，也越攻越急。

可是，太急太快，往往難免有錯。

他忽然覺得背後一涼，再看看胸膛，竟然有一截刀鋒，從他的衣襟刺了出來。

刀鋒全是血，他的血。

× × ×

鐵槍已墮地。

柳青鵬回頭一望，看見了一張陰森的臉。

「你……你……」

「我叫潘天星，」這人盯着他，冷冷道：「我的刀還在你身上，快還給我。」

柳青鵬咬牙怒道：「我欠你一把刀，但你卻欠木鵬塢一條命！」

潘天星冷笑道：「你說錯了，不是一條命，而是十三條，你是第十三個死在我刀下的人！」

鄧初獰笑，突然上前，在柳青鵬的背後拔出那刀。

「老潘，再幹幾十個，索性把木鵬塢所有的兔崽子都殺得乾乾淨淨！」

柳青鵬倒下。木鵬塢大勢危急。

就在這時候，一個灰袍人，手提巨杵，怒喝策馬奔來。

「木鵬王！」潘天星接回鋒刀，倏地大笑：「看他這副樣子倒不像是有病！」

（二）

木鵬王冒大雨而來，他全身上下衣裳、都已濕透。

他的心也冷透。但血却沸騰！

「青鵬，白鵬！」他發出了凄厲的嘶叫聲。

鄧初桀桀一笑：「你要見他們！那容易得很！枉死城門，早已爲你而打開！」

木鵬王鬢眉皆竪，疾聲喝道：「你們是甚麼人？」

鄧初哂然一笑：「鄙人鄧初。」

潘天星道：「在下姓潘來自天山。」

「天山雙絕！」木鵬王面如紙白，忽然咳嗽兩聲。

他背後手下有數十人，其中最驍勇善戰的是「神力金剛」班平。

班平再也忍耐不住，掄起八尺大刀，宛如飛將軍般從天而降，怒砍鄧初天靈。

鄧初一聲怪笑，輕移脚步，閃開這一刀。

班平却一聲不發，大刀着着進逼，看來已搶盡先機。

但木鵬王的手心却在發冷。

他已看出，班平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對手，只要鄧初反擊，一刀就可以殺了他。

「速退！」木鵬王叱道。

但班平已殺得性起，木鵬王的命令，他完全沒有理會。

也許，他根本就聽不見。

鏗！兩刀突交擊，火星迸閃。

突聽一聲裂帛！

班平再砍一刀。

這一刀砍在地上，入地兩尺。

但鄧初的刀，却已沒入了他的胸膛！

× × ×

木鵬王的眼睛已變成了血紅色。

「班平！」

班平已不會回答。

木鵬王揮巨杵，帶着滿臉悲憤之色衝出。

鵬王杵怒揮。

一人立刻倒地。

可是，倒在地上的却不是敵人，而是木鵬王自己！

× × ×

木鵬王眞的衰弱了。

在盛怒中，他拚盡一口氣，也要與敵人週旋到底。

可是，敵人還未動手，他已倒下。

擊敗他的不是天山雙絕，而是病魔！

（三）

木鵬王一倒，義氣帮氣燄更盛。

鄧初、潘天星率領着逾百帮衆，直闖入木鵬塢總壇重地。潘天星殺性大起，見人就殺，不留活口。

木鵬塢大勢已去，只見士無鬥志，紛紛狼狽逃走。

鄧初怪笑：「估道木鵬塢中人，皆是銅澆鐵鑄，誰料却都是豆腐！」

他意氣風發。

但就在他說完「豆腐」兩個字的時候，額角忽然中了一劍！

× × ×

鄧初的笑容已僵硬。他吃了一劍，却連敵人的樣子也沒看清楚。

他急轉身，沒有人。前後左右，也沒有人。但他的額角還在流血，那一劍莫非自天上而來。

想到這裏，不再遲疑，手握利刀，身形躍起八尺，向總壇上的橫樑斬去。

一刀斬出，鄧初的心又向下沉。

橫樑上果然有人。

但他這一刀才斬出去，那人已像鬼魅般落下。

這一刀自然斬空。

但他已知那人就在自己脚下，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情急之下，忙以刀鋒砍在橫樑上，趁勢借力，身子再拔高三尺，整個人縮入承塵之上。

他見機極快，連他自己都不禁暗讚一聲：「幸好老子機警！」

誰知心念未已，屋頂突然塌下，一把寒光閃閃的利劍，向他迎頭刺了下來。

鄧初大吃一驚。

他做夢也想不到，就在這短短一瞬間，那人居然已繞出屋外，從屋頂發難！

這是甚麼身手？仍然是那人！仍然是那一把劍！他再要閃避，但屋頂上漫天劍影，他根本無法看得清楚，那一劍才是實招。

等到漫天劍影驟然消失後，鄧初只有一個感覺。

喉嚨很涼。死神來了。

× × ×

潘天星沒有親眼看見鄧初怎樣死。

因爲他也同樣不妙。

木鵬塢看來已沒有還手之力，但他却忽然在練武廣場上，遇上了一個人。

司馬縱橫。

「是你？」潘天星盯着他。

司馬縱橫道：「不錯，是我，司馬縱橫。」

潘天星又盯着他腰間的刀。

「獵刀是好刀，你不配用它。」

司馬縱橫道：「我知道我不配，但到現在還不想把它放棄。」

潘天星道：「不捨得？」

司馬縱橫道：「不是不捨得，而是身負重任，倘若丢了，實在無面目見它的上一代主人。」

潘天星道：「齊拜刀只是個獃子，想不到你比他更獃幾分。」

司馬縱橫道：「也許你沒說錯。」

潘天星道：「你說自己身負重任，那是甚麼任務？」

司馬縱橫道：「它是獵刀，老刀匠游老前輩鑄造它，就是要獵殺江湖敗類的性命。」

潘天星問道：「我算不算是江湖敗類呢？」

司馬縱橫道：「這點你自己該心中有數。」

潘天星獰笑道：「可惜，無論我是不是江湖敗類，現在被獵殺的是你，而不是我！」

說到最後一句，司馬縱橫已被義氣帮的人包圍着。

但練武廣場外，却又同時出現了一羣人。

一羣憤怒的武林好漢！

× × ×

好漢堂有好漢。

岳無淚雖然傷了，布大手雖然砍斷了一隻手，但他們的兄弟仍然有頑强的鬥志，誓與義氣帮羣邪決戰到底。

岳無淚和布大手沒有來。

但却有一人，担負起了他們的任務。

那是葉雪璇。

葉雪璇是大幻教教主。

大幻教教主來了，大幻教的高手當然也不在遠。

但他們另有任務。

他們其中一半，坐陣於坐龍山館，而另一半，則在靈蛇堡嚴密防守。

大家都有個共同的目標：決不讓義氣帮的人得償所願。他們已惱恨來的太遲。

木鵬王不戰而亡，每個人的心頭都是那麼憤怒，那麼沉重。看見這等陣勢，潘天星的自信減少了一大半。

他東張西望，他在等一個人。

上官寶樓。

除非上官寶樓隨後趕來，增派援手，否則這一仗恐怕凶多吉少了。

但上官寶樓沒有來，來的只是一羣憤怒的好漢。

潘天星吸口氣，忽然對司馬縱橫說：「司馬大俠，你能不能放過我這一次？」

司馬縱橫一怔。

他想不到這人剛才還是兇巴巴的，忽然間却會向自己討饒。

他的心腸並不硬。他已在考慮着，但潘天星却忽然大喝一聲，向左狂衝，接着刀光亂舞，好漢堂立刻有兩個人倒下去。

他只希望殺出一條血路，並不是眞的向司馬縱橫求饒。

司馬縱橫勃然大怒。「哼！你跑不掉的。」

但他只是說出這句話，潘天星已身形起落，遠去十丈之遙。

司馬縱橫窮追。

但潘天星却忽然停了下來。

一個很美麗的女郎，正在攔住了他的去路。

「妳找死！」潘天星一聲大喝，一刀就砸向這女郎的頭頂上。

這時候，他已不知道何謂「憐香惜玉了。」

只要有人阻攔他的去路，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殺！

颯！刀勁眞不弱。但這女郎却以一把長劍，接下了他這一刀。

刀劍相碰，潘天星居然虎口一麻。

他的臉色變了。

他以爲一刀就可以解決這女郎，想不到她却是一頭雌老虎。

而這麼一折騰，司馬縱橫已經在他身後。

潘天星又驚又怒道：「你們一起上來罷！」

司馬縱橫盯着他，目光尖銳如針：「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他沒有動手。他相信葉雪璇已可以把這兇徒解決。

× × ×

潘天星不相信自己會敗在這個女人的劍下。他認爲，剛才自己是太輕敵了。

現在，他不再大意，全神貫注運勁於刀鋒上，看準了才出手。

葉雪璇目光冷酷如冰。

她似乎要看看，潘天星到底是怎樣出手的。

忽然間，「颯」一聲，劍已刺出。

葉雪璇的劍！

× × ×

潘天星沒有動。

而他全身的內力，却已貫注在刀鋒之上。

他這一刀若砍出去，聲勢一定是很嚇人。

可是，他錯了。

葉雪璇根本就沒有等待他這一刀。

——管你這一刀如何厲害，我先刺你一劍再說！

潘天星居然在葉雪璇刺出那一劍的時候，怔了一怔。

——妳竟敢比我更早發招？

——這豈非送死？

他的想法，看來似乎很幼稚。

但在眞正高手看來，他的想法却又並無不對之處。

可是，理論歸理論，理論並不一定可以決定戰果。

雖然潘天星這一怔的時間，絕不會比眼睛眨動的時間更長久，但這已鑄成了大錯。

葉雪璇的劍鋒，已無聲無息地沒入了他的咽喉。

（四）

義氣帮果然向坐龍山館動手。

但他們却不是先動坐龍山館，而是先偷襲木鵬塢。

木鵬塢受創不輕。

只是，潘天星和鄧初，也在這一役中陣亡。

强援已到，木鵬塢總算沒有被澈底摧毁。

但木鵬王、柳青鵬和呂白鵬之死，已使木鵬塢爲之元氣大創。

坐龍山館又如何？

× × ×

坐龍山館，三日無事。

靈蛇堡也沒有敵人來犯。

岳無淚、布大手傷勢已無大碍，不瘋道士曾中迷魂香之毒，現在也已完全清醒過來。

第四日清晨，有消息傳來，上官寶樓已赴開封。

鐵鳳師問葉雪璇：「妳相信嗎？」

葉雪璇冷笑，搖頭說道：「布堂主不在開封，好漢第十分堂兄弟也已有大半到此，他去開封有甚麼用？」

鐵鳳師道：「他若不去開封，今去何處？」

葉雪璇道：「紫氣玉樓！」

鐵鳳師道：「不錯，他最大的目標，本來就是紫氣玉樓。」

葉雪璇道：「他對先師遺留下來的東西，極感興趣。」

鐵鳳師道：「妳師父怎麼會有那許多

武功經書的。」

葉雪璇道：「這是他老人家的一種嗜好。」

「嗜好？」

「不錯，就像有人喜歡搜集古玩，珠寶、名畫一樣。」

「但是這些經書，各門各派都視為至寶。」

「先師是個很有辦法的人，取每一部經書，手法都不相同。」

「偷之哉？」

「偶然也會來這一手的，例如少林寺的武功秘笈，就是他潛入藏經閣盜取回來的。」

「少林派知道，豈非……」

「他們恐怕現在還不知道。」

「為甚麼？」

「先師盜走秘笈後，三日後又重上少林，再入藏經閣。」

「食髓知味！再偷一次？」

「不，先師在這三日之內，已偽造了另一本看來完全相同，甚至內文也一模一樣的假秘笈，他把假秘笈放回原處，眞是神不知鬼不覺。」

「好主意。」鐵鳳師拍案叫絕。

但他想了想，忽然又用力地搖搖頭：「這主意雖然不錯，但却不嫌太多餘一點嗎？」

葉雪璇微微一笑：「在別人的眼中看來，的確是多餘一點，因為少林寺根本就不知道秘笈是甚麼人盜走的，他一走了之，恐怕一百年後少林派的僧侶還不會懷疑到他的身上。」她略停頓一下，接道：「但先師却認為，在少林寺負責管藏經閣的僧侶，都是好和尚，他不想這些好和尚揹黑鍋，所以就替他們遮掩一下。」

鐵鳳師笑道：「這倒是妙人妙事。」

葉雪璇道：「數十年來，先師收藏了不少武學奇書，這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寶物。」

鐵鳳師道：「難怪上官寶樓為之垂涎三尺。」

葉雪璇道：「所以，他遲早必攻紫氣玉樓。」

鐵鳳師道：「既然這樣，我們為甚麼還逗留在這裏？」

葉雪璇道：「目前，紫氣玉樓已有足夠的防禦力量。除非義氣幫全力施為，集中所有精銳高手，向它進攻，那才會有危險。」

鐵鳳師道：「又豈知義氣帮不會在這時候調動精銳高手，全力一拚？」

葉雪璇道：「那必須要等待消息。」

「等待消息？莫非……」鐵鳳師眼睛陡地大亮，臉上露出了神秘的笑容！「原來妳也學會了這一套！」

葉雪璇淡淡一笑：「戰場無父子，下手不容情，義氣帮本來就是大幻教心腹大患，倘若不預早在對方陣中佈下臥底，又怎能達到『知已知彼』的地步。」

鐵鳳師忽然嘆了口氣：「果然巾幗不讓鬚眉，將來無論是誰能娶妳為妻，都是莫大的福頭。」

那不是莫大的福氣，而是莫大的「福頭」。

葉雪璇「嗄」的一聲：「你瘋了？無緣無故，神經病發作啦？」

鐵鳳師眨了眨眼睛，笑道：「妳就當我剛才神經病發作好了。」

（五）

匆匆又三天。這三天以來，鐵鳳師和葉雪璇都在靈蛇堡中作客。

靈蛇堡主卓碧君是個女中豪傑，葉雪璇叫她卓姑姑。

卓姑姑很疼愛雪璇。葉雪璇要甚麼，她就給她甚麼。

幸好葉雪璇已不是小女孩了，否則一定會被寵壞。

這一天，天氣很好。卓碧君忽然神色緊張地，把葉雪璇拉一旁。

「屠眞的身份已被揭破，上官寶樓將她殺了！」

葉雪璇的臉色一陣發白。

屠眞，就是她在義氣帮佈下的臥底。

「這可不妙！」葉雪璇神色沉重，「我還在等待他的消息。」

卓碧君道：「上官寶樓這一着也是錯了，他本不該殺屠眞的。」

葉雪璇點點頭，道：「我若是義氣帮帮主，就會利用他來傳送假消息。」

卓碧君道：「從這一點看來，上官寶樓並不像是一個智勇雙全的人物。」

葉雪璇道：「但義氣帮能稱霸一方，他又豈會是個庸碌之輩？」

卓碧君道：「十天之前，屠眞曾有一信送到坐龍山館，說義氣帮眞正的帮主，並不是上官寶樓，而是另有其人！」

葉雪璇道：「那信箋，我也看過了，但姑姑，妳相信嗎？」

卓碧君道：「屠眞精明能幹，絕對不會空穴來風。」

葉雪璇道：「但他却無法知道，那眞正的帮主是誰？」

卓碧君道：「只是，我們現在已無暇顧及這一點。」

葉雪璇黛眉一皺，道：「我也許該回去了。」

「回紫氣玉樓？」

「嗯，」葉雪璇點點頭，道：「姑姑認為怎樣？」

卓碧君道：「不太好。」

葉雪璇道：「為甚麼不好？」

卓碧君道：「紫氣玉樓易守難攻，義氣帮就算要打它主意絕不容易得手。」

葉雪璇道：「姑娘之意，莫非想趁義氣帮高手未曾滙聚一起之前，將他們個別擊破。」

卓碧君點頭道：「正是這樣！」

葉雪璇道：「可是，屠眞已死，我們根本不知道義氣帮的形勢，已調動到甚麼情況。」

卓碧君道：「事在人為，屠眞雖死，但我們在義氣帮裏面還有另一個屠眞。」

「另一個屠眞？」

「不錯，那是龐老教主的巧妙安排，除了我之外，誰都不知道。」

「他是誰？」

「東方木！」

「東方木也是我們的人？」

「想不到罷？」卓碧君面露微笑。

葉雪璇嘆了口氣。「眞想不到！」

卓碧君道：「這些年以來，他受盡了

不少委屈，而且還被正派中人仇視、追殺，眞難為了他！」

葉雪璇道：「他有沒有消息送來！」

「現在還沒有，」卓碧君皺了皺眉，道：「但今天晚上，何無缺會來。」

「何無缺是誰？」

「東方木每次傳遞訊息，都是派他送來。」

「希望他今天會帶來一個好消息。」

× × ×

午夜的星光，看來特別燦爛。

一個黑衣人，騎着一匹馬，風馳電掣的來到了靈蛇堡。

堡門很快打開。

這黑衣人立刻就進入了靈蛇堡地牢的密室裏。

他就是何無缺。

他已帶來了東方木的情報。

卓碧君和葉雪璇一起看東方木的信。

信上寫得很簡單，只有兩行字：「初一渡湖，高手已聚集於瑤州！」

終於揭穿幕後的帮主

瑤州城內，共有五間客棧。

其中規模最宏大的，是瑤北園。

瑤北園位於城北，佔地廣闊，內有園林景色，美不勝收。

這裏的房錢，酒菜價目，當然也比其他四間客棧昂貴，但光顧者却還是大不乏人。

世間上錙銖計較的人固然不少，但揮金如土的豪客，也有很多。

這一天，瑤北園的房子，全都已租了出去。

在天字第二十八號房裏，住的是一對老夫婦。

他們從入住瑤北園之後，就很少從房裏走出來，甚至連吃飯也在房裏。

沒有人覺得奇怪。

這世間上，不喜歡到處逛的老人，實在很多。

人老了，就不大想動，但却沒有人知道，這對老夫婦究竟有多老。

瑤北園眞熱鬧。

這裏的房子全都租了出去，固然不在話下，連只管吃喝的店堂，也是座無虛設，高朋滿座。

而這些座上客，幾乎全是帶着武器的江湖人。

他們三五成羣，七八個圍上一桌，似乎這裏一堆，那裏一撮，界限分明。

這時候，在天字第二十八號房子裏，有一扇窗戶是半開着的。

從這房子裏，可以很清楚看見店堂裏的人全部情況。

那對老夫婦，正在低聲談話。

「看見了沒有，果然聲勢不弱。」

「秦州五鬼、湘北三怪、崆峒絕命僧，還有綠林八妖、黃河神魔……」

「這羣凶徒，初一就要渡湖，殺入紫氣玉樓？」

「絕不能輕視他們。」

「何況，在這幾天之內，還陸續有高手趕到，一旦全部滙合，誰能抵擋？」

「所以……」

「所以我們必須先發制人，趁敵人還沒站穩陣腳，就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

「就在瑤北園下手？」

「為顧全大局這是不得已之舉，而且這樣總比讓他們殺入紫氣玉樓好得多。」

「姑姑，妳有信心嗎？」

「最主要看妳。」

「我明白了。」

× × ×

這一時對老夫婦，原來是葉雪璇和卓碧君的化身。

她們在暗中監視義氣帮的行動。

東方木的消息看來不假。

義氣帮已聚師於瑤州，準備作出致命的一擊。

店堂內，幾乎全是義氣帮的天下。

但那上官寶樓，却沒有現身，他有甚麼計劃，他要怎樣進攻紫氣玉樓？

（二）

還有一天，就是初一。

瑤北城內，暗濤起伏，殺機重重。

除了瑤北園外，其餘四間客棧，也已客滿。

住客有商旅、鏢局中人、郎中、相士、秀才。

但實際上，他們却是身懷武功的一流好手，都是義氣帮中人。

他們將會在初一那一天，渡湖進襲紫氣玉樓。

卓碧君很担心。

她不斷的催促大幻教，一定要先發制人。

葉雪璇言計聽從。

卓碧君首先率領靈蛇堡高手，混入瑤州城。

她已約定，在午晌時份，分從東西兩路，攻入瑤北園。

她從東方攻入。

葉雪璇則在西方，率領大幻教高手攻入瑤北園。

據卓碧君手下調查顯示，在瑤北園居住的，全是義氣帮的精銳高手。

只要把這一羣高手解決，其餘四間客棧的人，都不足為慮。

× × ×

已是午晌。卓碧君還是按兵不動。

她在等待葉雪璇首先攻入瑤北園。

但過了很久，西方仍無異動的跡象。

卓碧君神色陰冷，一言不發。

忽然間，她看見了一個人。

司馬縱橫。

她不由怔住。因為根據約定，司馬縱橫該和葉雪璇，在西方攻入瑤北園去。

但這時候，司馬縱橫却在東方出現。

她不禁為之臉色微變。

司馬縱橫很快就已來到了卓碧君的面前。

「葉教主為甚麼還不動手？」卓碧君問。

司馬縱橫盯着她，目光冰冷：「她沒有來。」

「胡說，這豈是可以開玩笑的？」卓碧君的臉色很不好看。

司馬縱橫搖搖頭：「帮主，我並不是跟妳開玩笑。」

「帮主？」卓碧君忽然笑了：「你在

叫誰？」

「是妳，卓帮主！」

「我？帮主？」

「是的。」

「爲甚麼我會是卓帮主？」卓碧君的聲音有點奇怪。

「沒有妳，上官寶樓根本就不可能把義氣帮發展到今天這種氣候，」司馬縱橫冷冷地說：「妳擅於故佈疑陣，但却太小覷了葉大小姐。」

卓碧君目光一寒。「她怎麼沒來？」

「當然沒有來，」司馬縱橫的目光也同樣冰冷：「她知道，妳這位卓姑姑，是在故意分散大幻教的實力，而義氣帮渡湖進攻紫氣玉樓，也不在初一，而是今天，就在現在。」

卓碧君臉上的肌肉彷彿一陣抽搐：「她怎會知道的？」

「葉大小姐並不愚蠢，妳一直慫恿她在瑤北園下手，她已知道妳不懷好意。」

「何以見得？」

「因爲她太瞭解東方木這個人，他絕不會是甚麼正人君子，更絕不會是妳派到義氣帮的甚麼臥底！」司馬縱橫冷笑道：「但妳却大說此人的好話，這已令她疑雲大起。」

卓碧君冷冷道：「單憑這一點，又怎能說我就是義氣帮的帮主？」

司馬縱橫乾笑一聲，道：「妳帶她來到瑤北園，手法相當高明，妳是要她產生一種錯覺，以爲義氣帮的精英高手，都已來到了這裏，從而使她下定決心，率師襲擊此地。」

卓碧君的臉色很不好看，冷然無語。

司馬縱橫略停一下，接着又說：「但這一着，妳也犯了一個錯誤。」

卓碧君冷冷道：「我錯在那裏？」

司馬縱橫道：「你不該趁葉大小姐睡覺的時候，偷偷的去會見上官寶樓。」

卓碧君突然全身一陣冰冷：「她……她沒有眞的睡覺？」

司馬縱橫冷笑道：「她對妳早生疑竇，又怎會眞的入睡？妳一直沒有暗殺她，只因爲妳根本看不起這個年輕的女教主，認爲她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卓碧君咬了咬牙，恨恨的說道：「本來，我早就該殺了她的。」

司馬縱橫道：「可是，妳的自信心太强了，妳以爲葉大小姐一直都在妳股掌之中。」

卓碧君臉色鐵青：「她既然知道我與上官寶樓暗中有所來往，爲甚麼還不對付我？」

司馬縱橫道：「放長綫，釣大魚。」

卓碧君瞳孔收縮：「她要在我完全失敗的時候，才向我報復。」

司馬縱橫道：「不能算是報復，妳一向都是表現得很疼愛她。」

卓碧君的呼吸忽然變得急促，顯然心中又驚又怒：「她不來，也還罷了，爲甚麼你又會在這裏跟我說這許多廢話！」

司馬縱橫搖搖頭，道：「我說的每一句話都很重要，絕非廢話。」

卓碧君盯着他，目中已露殺機。

「你眞愚蠢。」

「怎樣愚蠢法？」

「她若帶着大幻教的高手到此，今天必死，因爲她絕不會提防到，我這個卓姑姑才是眞正要殺她的人，但現在她不來，倒是閣下，反而巴巴的趕來送死！」

她說的每一個字，都充滿了殺氣。

司馬縱橫却是面色不變，淡然道：「就算她來，也絕不會死，因爲她早已懷疑妳，而且也證實了妳就是義氣帮的眞正帮主，至於在下，妳能殺得了，不妨千刀萬剮，任悉尊便。」

卓碧君冷冷一笑：「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司馬縱橫道：「連自己看不起的人，又怎能在江湖上立足。」

「好狂妄！」卓碧君哼了一聲，突然下了一道命令：「殺了他！」

立刻有八個武士圍了上來，向司馬縱橫展開狂風暴雨般的襲擊。

但卓碧君却掉頭而去。

司馬縱橫大笑道：「妳現在才趕到仙女湖，恐怕已經太遲了。」

× × ×

在瑤北園，卓碧君早已佈下重重機關，準備把大幻教的精英高手一網打盡。

而另一方面，義氣帮也已同時大舉出動，進攻紫氣玉樓。

在卓碧君的計劃裏，現在紫氣玉樓正是實力最空虛的時候。

上官寶樓一定可以很輕鬆的就完成任務。

但現在情況已變。

葉雪璇沒有上當，上當的是卓碧君自己。

這眞是八十歲老娘，給三歲孩童絆倒了。

（三）

午晌時份，仙女湖畔，突然悄悄的出現了一羣人。

人數逾百，來的全是一流好手。

湖畔無舟。

但這羣人居然連小舟也已帶備，放入湖中。

瞬息間，十來艘小舟已渡湖。

默默渡湖。

× × ×

最後的一艘小舟，站着一個紅袍人。

他容貌不凡，衣飾華麗，手裏握着一把鑲着寶石的長劍。

江湖上認識他的人很多。

他就是上官寶樓！

× × ×

紫氣玉樓外，焦四四與高六六都已等得很焦急。

焦四四仰望天色，道：「該是時候了，義氣帮的混蛋爲甚麼還沒來？」

高六六道：「敢情是吃完午飯之後才來罷？」

焦四四冷冷一笑：「拚命之前，切忌吃得太飽，否則會肚子疼。」

高六六道：「用手一搓就不疼了。」

焦四四道：「這是笨人的笨法子。」

高六六一瞪眼：「你在罵誰？」

焦四四道：「俺沒有罵人，只是等那羣兔崽子等得不耐煩了。」

高六六道：「誰叫你等？你大可以上床睡覺！」

焦四四冷冷道：「咱們朝夕苦練刀法，等的就是這種時機，倘若人人拚命，自己睡覺，又與豬何異？」

高六六道：「原來師兄不像豬。」

焦四四道：「當然不像。」

高六六道：「但不像豬又像甚麼？」

焦四四道：「像獅虎！」

高六六哈哈一笑，道：「豈非也是禽獸嗎？」

焦四四大怒：「俺揍扁你！」

高六六臉色忽然一變：「且慢！」

焦四四道：「你害怕了？」

高六六道：「怕你的是灰孫子，只是你要打架，看來大大有人奉陪了。」

焦四四怒道：「你在放甚麼屁？」

高六六伸手向仙女湖一指：「師兄，你瞧瞧！」

焦四四忙向湖心望去。

一望之下，笑了起來。「妙極！義氣帮的混蛋終於來了！」

他倆磨拳擦掌，擺出急先鋒的姿態。

鐵鳳師却忽然在他們的身邊出現。「怎麼啦，甚麼事這樣高興？」他笑瞇瞇地，盯着這一對師兄弟。

焦四四伸手一指。「瞧，這羣飯桶來了！」

「他們是飯桶？」

「不錯，他們是飯桶中的飯桶，且看俺大發神威，把他們打得屎滾尿流，落花流水！」

鐵鳳師嘆了口氣：「可惜他們來的不是時候。」

高六六一怔。「甚麼意思？」

鐵鳳師道：「因爲這時候，咱們剛好有兩位高手沒空，不能奉陪。」

焦四四裂嘴一笑道：「不成問題，咱們就算少兩個人，也足可以打發他們有餘了。」

高六六也搶着說：「那兩位高手既然沒空，當然不能奉陪，倒不知道他們有甚麼事，忙得連打架都要錯過？」

鐵鳳師微微一笑。「因爲他們今天還沒有練刀，所以，他們的師父要他們馬上苦練，不得偷懶！」

焦四四點點頭。「對！不練好刀法，又怎樣跟敵人拚搏？」

高六六却苦着臉：「這兩位高手是不是一個姓焦，一個姓高？」

鐵鳳師目露讚賞之色，點頭笑道：「六六，你是漸漸變得聰明了。」

焦四四一怔。他想了半天，忽然怪叫了起來：「不！俺不練刀！六六也不練刀，咱們要……」

「你們要怎樣？是不是要一拳打扁我的鼻子？」一個蒼老而宏亮的聲音突然在他們背後響起。

兩人同時嚇了一跳，連腿都軟了。

「師父……」

「弟子不敢。」

來的正是怪刀神翁郝世傑。

他冷冷一笑，道：「這一仗，你們只有送命的份兒，還不快到後山練刀？」

焦四四苦着臉，忽然說：「師父，你疼愛咱們，咱們是知道的，只是，咱們跟你老人家已學了二十年刀法，只學不用，未免是……」

「混帳，還不退下去！」郝世傑陡地疾喝。

兩面人面相覷，正要退下，鐵鳳師却忽然說：「且慢。」

郝世傑一怔，他盯着鐵鳳師道：「你不是要他們作戰罷？」

鐵鳳師點點頭。「晚輩正有此意。」

郝世傑沉吟半晌，說道：「你認爲他們行嗎？」

鐵鳳師道：「不一定行，但也不一定不行。」

郝世傑忽然一笑。「鐵老弟，老夫明白你的意思，」他拍了拍他的肩膊：「這兩個不成材的東西，就交給你了。」

說完，轉身進入紫氣玉樓。

焦四四呆了一呆，問鐵鳳師：「師父他怎麼了？」

鐵鳳師悠然一笑。

「你們可以跟義氣帮的人作戰，但必須跟隨在我的左右，而且必須聽從我的命令。」

焦四四、高六六兩人大喜，齊聲說：「遵命！」

× × ×

小舟已泊岸。

上官寶樓揮劍下令：「殺，絕不留活口！」

他雖然年紀不算大，但却很有威儀。

羣魔齊聲呼喝，氣勢宛若奔雷。

已有十餘人，搶先湧向紫氣玉樓。

「嗨！」

突聽一聲巨喝，一人彷彿從天而降，雙臂一伸，阻攔着這十餘人。

他只有一隻手，就是布大手！

「你們統統滾回去！」他已復原，嗓子又像從前般宏亮。

兩個青衣漢子，一左一右，已越衆而出。

「你就是好漢第十分堂堂主？」左邊一人冷冷的笑道。

「好說，正是布某！」布大手嚴厲的目光，瞪了他們一眼：「何方鼠輩，報上名來！」

左邊的漢子冷冷一笑：「你家少爺彭亮、彭飛！」

布大手嘿嘿笑道：「你就是『鴛鴦金環』彭亮？」

「不錯。」彭亮伸手向身邊那人一指：「他是『穿腸刀』彭飛！」

彭飛冷然道：「你現在知道了，是不是想挾着尾巴逃走？」

布大手左手一揚，大笑道：「老子雖然只有一條臂，但殺爾等無名小卒，已是綽綽有餘。」

彭氏昆仲互視一眼，兩人的眼睛裏都露出憤怒的神色。

在江湖上，他早已闖出了一番事業，又怎能算是無名小卒？

兩人同時發出一聲暴喝，同時出手。

「鴛鴦金環」疾劈布大手天靈，「穿腸刀」急刺布大手胸腹。

這是義氣帮進攻紫氣玉樓的第一戰。

而在此同時，義氣帮已在上官寶樓的指揮下，向四方八面滲透過去。

這絕不是一兩個人，三幾位高手的戰爭。

這是規模龐大的襲擊行動。

大戰立刻爆發。

焦四四、高六六也在劇戰之中。

他們很興奮，而這也確是他們磨練身手的好機會。

(四)

上官寶樓抱着極大的信心而來。他已把義氣帮的潛力，完全顯露出來。

帮中不少高手，都是名震一時的黑道魔頭。他們都有極厲害的武功，臨陣搏鬥經驗，尤其豐富。

大幻教既已出師瑤州，此地防禦力量必然大爲削弱。

這一戰，不勝何待？

× × ×

義氣帮聲勢洶洶，一上來就已大佔優勢。

布大手苦戰彭氏昆仲，雖然他武功比這兩人爲高，但却只有一手，而且又是以一敵二，漸漸已有不支之勢。

鐵鳳師本欲出手相助，但却又丟不下焦四四和高六六兩人。

這對師兄弟雖然拚勁可嘉，刀法也着實練得不錯，但敵人實在太厲害，倘若沒有鐵鳳師在旁出手帮助，他們早已掛彩。

幸而郝世傑已來了。他的金刀已送給岳無淚，現在，他拿着的是一柄鐵刀。

這柄大鐵刀，甚至比他的金刀還更沉重，招式施展開來，也別具一番威力。

他是著名的「怪刀」。

彭飛是刀法大行家，但一遇上了這位「怪刀神翁」，就有天旋地轉的感覺。

郝世傑的刀法不但快，而且招式怪異無常，正是「穿腸刀法」的尅星。

布大手這才鬆一口氣。

而那邊廂，上官寶樓遇上了邵南青。

邵南青冷冷一笑：「我們已經交過手了，對嗎？」

上官寶樓點了點頭：「是的。」

邵南青道：「老朽不服氣，還想再向你討教幾招！」

上官寶樓道：「但我現在並不想跟你公平決鬪。」

邵南青道：「這是甚麼意思？」

上官寶樓冷冷道：「我現在只想殺了這裏每一個人，縱然倚多爲勝，也在所不計。」

已有四個劍客，在他的身旁越出。

「殺了這老頭兒！」上官寶樓一揮手，四把劍立刻就同時向邵南青疾刺過去。

邵南青面無懼色。

他哈哈一笑：「好一句倚多爲勝也在所不計，只是，這一次你們的人數，絕對不會比我們多，只會比我們少！」

上官寶樓的臉色忽然變了。

因爲他看見了一個不應該出現的人，正站在不遠處冷冷的盯着自己。

那是一個銀袍麗人——葉雪璇！

× × ×

葉雪璇突然會在這時候出現在紫氣玉樓！上官寶樓心中一涼。他不知道怎樣出了岔子。

但很明顯，這位年輕的女教主，沒有上當。

她本該在瑤北園的。然而，她却在這重要的時刻，突然出現。

她在這裏，大幻教的精銳高手當然也沒有在瑤州城，這是怎麼一回事？

× × ×

義氣帮本已佔着絕大的優勢，每個人都以爲這一仗，必可大獲全勝。

但葉雪璇的突然出現，立刻使形勢爲之逆轉過來。

大幻教中高手，蜂湧而出。

羣雄也越戰越勇。甚至重傷初癒的岳無淚，也奮勇作戰，擊斃義氣帮七八人。

郝世傑大叫：「殺得好！」

他和布大手，早已解決了彭氏昆仲。

東方木在混戰之中，也不知道給誰背後刺了一刀，氣絕身亡。

焦四四、高六六在鐵鳳師庇蔭之下，居然也頭頭是道，連殺數人。

上官寶樓臉色灰白。他狠狠的盯着葉雪璇。「妳怎會在這裏？」

葉雪璇冷冷一笑：「我爲甚麼不會在這裏？你以爲我會在瑤北園嗎？」

上官寶樓木然。

葉雪璇又道：「你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用劍殺了我，第二：用劍殺了自己！」

她的說話很絕。對於絕情的人，她是絕不會心腸軟弱的。

上官寶樓冷然一笑。他當然不會自殺。而且，他也不相信，自己會敗在這個女人的劍下。

× × ×

寧靜的仙女湖，已變成血腥之地。

卓碧君騎着快馬，帶着手下，急奔而來。她必須在上官寶樓未曾完全失敗之前，趕到紫氣玉樓。

上官寶樓絕不能敗。他若敗了，也就等於是卓碧君敗了。爲了要培養上官寶樓這麼一個人，她已費了十五年時光。她已不可能再花十五年時間，來做這一件事。

湖畔還有一艘小舟。

卓碧君急渡湖。

但她到了湖心的時候，司馬縱橫的聲音在後面傳了過來。

「卓帮主，妳現在才趕去，未免是太遲了。」

× × ×

紫氣玉樓內外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卓碧君心頭一冷。她已聽不見那些激烈的打鬥聲。

打鬥已停止！

是誰勝了？

會是上官寶樓嗎？

卓碧君忽然覺得自己的心跳快得很厲害。

她沿着一條小徑，不斷的向前走。

只有死人，沒有活人。

她看見了彭氏昆仲。

他們活着的時候，神氣十足，但死後却和兩條死狗沒有甚麼分別。

她臉色灰白，進入紫氣玉樓。

樓下有小廳。廳中几明窗淨，但地上却已有不少血污。

她總算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站立着的人。

「寶樓！」卓碧君驚呼。

上官寶樓沒有回答。

他是倚牆而立的。

卓碧君走過去，輕輕一推。

他立刻像塊木頭般仆倒下去。

× × ×

卓碧君的手冰冷如雪。

「寶樓！」她嘶聲狂叫。

「他已死了。」廳外總算響起了一個人的聲音。

卓碧君怒瞪着眼，憤然回頭。

那是鐵鳳師。

「是你殺了他？」她尖叫着說。

鐵鳳師搖搖頭：「不是我。」

「不是你又還會是誰？除了你，誰有這麼快的劍法？」

鐵鳳師緩緩道：「妳該想得出來。」

「是葉雪璇？」

「不錯，是她。」鐵鳳師輕輕的嘆了口氣：「妳爲甚麼一直都輕視了她？是不是因爲妳親眼見她長大，不願相信她現在已比妳更強？」

卓碧君淒然地點了點頭：「你說的不錯，我眞的不相信，她會比我強，她能擊敗我！」

鐵鳳師淡淡道：「世間上每一個人，每一天都不停地改變，有些人變得快，有的人變得慢，但無論快慢總會改變的。」

卓碧君說道：「她以前還只是個小女孩！」

鐵鳳師道：「但她現在已可以擊敗江湖巨梟，包括上官寶樓和妳這位卓姑姑在內。」

卓碧君神色慘然。「一直以來，我只是忘掉一個人。」

「龐老教主？」

「是的。」

「妳以爲他逝世了，紫氣玉樓的一切，就該落在妳的手上？」

「難道我的想法錯了？」

「當然錯了，而且錯得厲害，錯得要命，」鐵鳳師沉聲道：「據在下所知，龐老教主生前待妳不薄，三番四次爲妳擊退強敵，沒有他，妳早就死在靈蛇堡裏！」

卓碧君無言。她不能反駁，因爲鐵鳳師說的都是事實。

鐵鳳師緩緩地接道：「妳若然還有點良心的，就應該匡扶葉大小姐，讓她把大幻教發揚光大，除魔衞道，但妳却並非這樣，反而要設計陷害她，這算是知恩圖報嗎？」他義正辭嚴，卓碧君居然給他罵得羞慚滿面。

就在這時候布大手和岳無淚也來了。

× × ×

岳無淚近來屢戰屢敗。但他却因失敗而變得更堅強、更勇敢。

他現在才知道，只有在失敗後還能挺起胸膛面對一切的人，才是眞正的好漢。

布大手就是眞正的好漢。

岳無淚一直都想知道，當年是誰向布大手施用迷魂術。

但布大手却不肯說。想不到，這時候卓碧君却在岳無淚的面前，跪了下來：「你殺了我罷！」

「爲甚麼要老夫殺了妳？」

「因爲我對不起布大手，也對不起你的女兒。」

岳無淚臉色陡地發白：「是妳向布大手施展迷魂術的？」

卓碧君大聲說：「不錯！是我！」

岳無淚目注布大手：「爲甚麼你不肯說？」

布大手嘆了口氣：「十年前，我曾在長安城內大醉，結果給長安三霸追殺，身受重傷，險些命喪黃泉。」

岳無淚一怔。「這又與卓碧君有甚麼關係？」

布大手目注着卓碧君，道：「是她及時救了我，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岳無淚呆住。

卓碧君慘笑一聲：「不錯，我曾救你一次，但也害了你一次，這件事，算是拉平了罷！」

岳無淚勃然道：「但倩倩又怎樣？」

卓碧君道：「就算我欠她的好了。」

岳無淚怒道：「妳打算怎樣償還？」

卓碧君淒然一笑，忽然嘴角吐血。

× × ×

血竟是慘綠色的。

鐵鳳師嘆息一聲：「自作孽，不可活，她已把一支毒針，悄悄插入掌心裏。」

× × ×

慘烈的一戰，總算結束。

大幻教終於還能在江湖上屹立。

郝世傑很高興。他對司馬縱橫說：「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這女娃娃，不，這位葉大小姐，看來不怎麼樣，但却比她的師父還更精靈，老夫眞的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的是衷心話。

高六六也裂嘴一笑：「不錯，俺在江湖上打滾這許多年，還是第一次遇上這麼厲害的女人！」

焦四四瞪了他一眼：「莫非你已忘了小師妹？」

高六六哈哈一笑：「小師妹算甚麼？她只不過像冰花糖，甜甜的辣不起來。」

焦四四一怔：「你眞不怕小師妹？」

高六六笑道：「怕她作甚？俺就只當她是……」

就在這時候，背後有人輕拍他一下。

高六六回頭一望，笑容差點沒變成大哭。

「師妹……妳怎麼也來了？」他舌頭一伸，突然「噗通」一聲，跳入湖裏。

司馬縱橫悠然一笑，看着雲雙雙。

雲雙雙鼓起了腮：「你們現在都只顧說葉大小姐了，還會想起我嗎？」

司馬縱橫吃了一驚。「別把我也算在一起好不好？」

雲雙雙叉着腰：「你們這些男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郝世傑眉頭一皺，忍不住說：「這是誰說的？」

雲雙雙悶聲不响，忽然跑到湖邊，把高六六揪了起來。

高六六忙道：「是我說的！是我說的！男人嘛，都不是好東西……」

衆皆哄然大笑，連小師妹也爲之忍俊不禁。

焦四四却忽然叫道：「啊呀，有人要偷跑啦！」

高六六向湖心一瞧，也大叫道：「他們是不是要私奔了？」

× × ×

湖水碧波盪漾，一艘小舟遠颺而去。

舟上兩人，不是鐵鳳師和葉雪璇，又還是誰？

（完）

俠情短篇小說　一期完

風雪埋恩仇

石中火·文
黃耀基·圖



同是被害者

亂性

蕭劍鳴風塵僕僕走入洛陽城。此刻已是深秋，一片肅殺。街頭上的樹木全已光禿。

蕭劍鳴只穿一件灰布粗衣，單薄寒酸，既沒高頭大馬，也沒錦衣輕裘，只在腰上掛着一匣長劍。

想不到這個寒酸的小子竟敢去敲洛陽城的大豪裘星君的大門。裘星君不但是洛陽城的首富，而且其武功在洛陽一帶也是首屈一指的，有個外號叫「飛星摘月」，一手劍法以及七十二路的「摘月爪法」打敗大江南北不少好漢。

雪地了恩仇

這幾年他雖然少到江湖上走動，不過名頭及地位却更加如日中天，出入大門的不是武林高手，便是一方之豪。

是以當家丁拉開大門看見蕭劍鳴時，不由揮手喝道：「快走快走，這裏不是善堂，今日也沒粥施派！」

蕭劍鳴臉上一紅，心中却有氣，忙用手抵住門板，道：「在下是河北『飛鷹劍』蕭谷陽的兒子，蕭劍鳴！跟尊上有通家之好，你爲何狗眼看人低？」

那家丁上下望了他一陣，問道：「你眞的是蕭爺的公子？」

蕭劍鳴怒道：「如假包換！」

「你來此意欲何爲？」

蕭劍鳴更怒，大聲道：「蕭某是你家老爺的未來女婿，你敢用此態度對蕭某？來此當然是要找蕭某之未來岳父，跟他商量婚姻大事！」

那家丁見門外有些路人在探頭探腦，只好讓他進去。「請跟小的來，不可亂走亂闖。」

蕭劍鳴見裘府十分廣大，而又美侖美奐，不由心生自卑，低着頭跟着家丁走去。他不是沒來過裘府，不過那是十六年前的事，當時裘府遠沒這麼富綽，地方也不大，那時候，蕭劍鳴才七歲，而裘星君的女兒才四歲。他兩人的婚姻，便是那次蕭谷陽帶着兒子來探訪多年老友的裘星君而訂下的。當時訂明待裘明珠二十歲的時候，蕭家才來迎娶。

那時候，蕭谷陽無論是武功或是在武林中的地位，都要比裘星君高上一籌，現在却不同了，蕭谷陽死後，蕭家沒落，裘家却不斷上升，形勢相反，是以蕭劍鳴一顆心忽然緊張起來，忖道：「希望裘叔叔不會悔婚才好！」

回心一想，又忖道：「悔婚又如何？他家富，我家貧，他若看不起我這個窮女婿，大不了我蕭劍鳴重返河北，天下間豈沒好女子乎？何況這些年來，音訊全無，她也不知有沒有念着我！」

說着那家丁已帶他走上偏廳，道：「請蕭公子稍候，待小的去通知老爺！」

家丁離開後，蕭劍鳴又胡思亂想起來。好不容易才聽到走廊上傳來一陣步履聲，他連忙長身立起，一抬頭，只見那個家丁帶着一個滿臉紅光，身子微微發福的中年漢子來，依稀認得正是自己的未來岳父，連忙走前一步，曲跪叫道：「小婿劍鳴，叩見岳父！」

裘星君上下看了他一陣，詫異地問道：「你，你眞的是鳴兒麼？」

蕭劍鳴忙應道：「正是鳴兒！」

裘星君露出笑容，道：「快起來，快起來，想不到你已長得這麼高大，老夫再也認不得了！」

蕭劍鳴連忙取出一塊心形玉佩，道：「這是岳父當年給先父的信記，小婿無時不佩在身上，請岳父過目。」

裘星君眼睛一瞥，道：「老夫豈有不相信你之理，快坐下，我有話要問你！」一頓，見蕭劍鳴坐下，又道：「令尊仙逝噩耗傳至，老夫曾去府上拜訪，但只剩一堆瓦礫，又毫無你母子的訊息，這幾年你們到底住在那裏？」

蕭劍鳴目光一黯。「家父遭仇家殺死，蝸居又被人放火燒掉，幸而家內一位武師拚死救下小婿母子，才得保住生命，後來便躲至深山裏學文學武，三年前，家母也染病身亡，小婿在孝期滿後才來找岳父的！」

「如此說來，你現在是孑然一身？」

「是。」

裘星君輕咳一聲，又問：「令尊的飛鷹劍法獨步宇內，不知你練得如何？」

蕭劍鳴臉色一紅，輕聲道：「小婿愚昧，學不到先父三成！」

裘星君道：「你現在演習一遍給老夫瞧瞧！」回首把家丁退出去。

蕭劍鳴無奈何只得抽出劍來，在廳內舞將起來。這飛鷹劍法，有很多是凌空飛擊之招式，但蕭劍鳴既不能躍高，而且連內勁也不足，裘星君起初還以爲蕭劍鳴是謙虛，此刻一看，臉上登時不悅起來。淡淡地道：「鳴兒，不是老夫托大，以你這等功力如何能報得大仇？令尊那等武功尚且不是他之敵，何況你？哼，這十年來，也不知你是如何練的！」

蕭劍鳴窘道：「小婿每逢一發勁，胸口便發痛，內力便消失，再好的招式也使不好……」

「哦？這是甚麼怪病？」

「家父曾找過大夫來診過，都查不出病因來。」

裘星君沉吟了一下，道：「鳴兒，老夫不會悔婚約，明珠也未有別的婆家，這個你可放心。不過，婚禮之前，你我終究是以叔侄相稱較佳，你看如何？」

蕭劍鳴一顆心登時安定下來，忙道：「叔叔之言，小侄一定遵令，何況小侄現在已沒其他親人！」

「好吧，我叫家丁先帶你去沐浴更衣，等下吃飯的時候，老夫自會叫你岳母及明珠出來與你相見！」

「多謝叔叔！」

× × ×

蕭劍鳴洗掉一身風塵，穿上裘家的絲羅，全身散發着神采，他不由對鏡嘆息：「所謂人要衣裝，佛要金裝，果然沒有錯，難怪剛才家丁還以爲我是乞丐！」想到等一下便要跟未婚妻見面，一顆心不知爲何怦怦亂跳起來，喉頭又乾又澀。

一刻，門聲响起，却是家丁來催促蕭劍鳴出去吃飯，那家丁見房內黑暗，詫道：「蕭公子爲何不點燈？」

蕭劍鳴暗自好笑，自己家貧，往往捨不得多買燈油，經常摸黑幹事，如今習慣了，不覺得怎樣，但富庶的裘家家丁却看不慣了。

家丁帶着蕭劍鳴走向內堂，裘星君的接風宴設在「摘月樓」的暖閣內。

蕭劍鳴一走入暖閣內便嗅到一股淡淡的薰香味道，不覺有點飄飄然，裘星君及夫人秦珮已在座，旁邊還坐着一位青年，虎目劍眉，頗似裘星君，原來是裘家的大公子裘千秋。

「鳴兒，坐下吧！」裘星君拍拍旁邊的一張椅子道：「這是犬子千秋，你們以後多多親近，互相砌磋武藝吧！」

蕭劍鳴忙道：「不敢，大哥請坐。」

裘千秋大刺刺坐下，神態頗爲倨傲，倒是秦夫人十分熱情，不斷問長問短，又讚他謙虛，使蕭劍鳴大有受寵若驚之感。

裘星君上下看了蕭劍鳴一眼，心中暗讚道：「想不到鳴兒，換了衣服之後，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雖不是潘安再世，也是英俊過人了！」

坐了一會，還不見裘明珠出來，裘星君眉頭一皺，叫道：「侍琴，快去請你小姐一下！」

秦夫人忙道：「女孩兒家要梳粧打扮，自然慢一點啦，你急甚麼？」

裘星君眉頭一皺。「你別把珠兒寵壞了！」

「珠兒很壞麼？胡說八道！」

看來秦夫人十分鍾愛女兒，裘星君登

時閉口不言。再過一忽，一陣環珮聲响，屛風後轉出兩個美人兒來，一個穿着一襲杏黃色嵌銀綫的衣裙，另一位穿着一套湖水綠衣裙。

黃衣少女輕輕瞟了蕭劍鳴一眼，回頭叫聲娘，便依在秦夫人身邊，秦夫人笑道：「珠兒，這位便是你娘常與你說的蕭世兒！還不快跟他見個禮！」

裘明珠粉臉浮上一層紅暈，側身福了一福，出谷黃鶯似的叫了聲：「蕭世兒，你好！」

蕭劍鳴也紅着臉回禮道：「妹子，好！」一顆心怦怦地亂跳起來，暗暗忖道：「想不到我蕭劍鳴有此艷福，大丈夫能娶妻似她，夫復何求？」

裘星君哈哈笑了一陣，道：「都坐下來，慧心，你也坐下吧！」他忙指指綠衣少女，道：「鳴兒，這位是老夫新收的乾女兒。白慧心。」

白慧心也靦覥地襝衽一禮，道：「蕭世兄好！」

衆人分頭坐下，裘星君擧杯道：「老夫十年沒有蕭家音訊，如今鳴兒忽然自天而降，此乃老天厚賜！來，大家喝杯！」

裘家父子酒量均豪，都是一口喝乾，蕭劍鳴只喝半杯，其他人都淺嚐即止，裘星君意興豪飛，道：「大家都是一家人，千萬別客氣，菜都快涼了，吃吧！鳴兒，你可不要客氣，此地跟你家可沒有兩樣，隨便！」

蕭劍鳴聽了心頭一熱，但到底是有點生份，眼睛更是不敢斜視，默默坐着，秦夫人輕斥了丈夫一聲：「大哥，你眞不懂事，人家鳴兒是頭一次來，自然生份一些，也不招呼一下！」說着挾了塊鷄肉放在蕭劍鳴碗內。

蕭劍鳴登時手足無措起來，坐又不是，站又不是，裘明珠不由「噗嗤」笑了一聲。蕭劍鳴更窘，恨不得趕快散席。

裘星君白了女兒一眼，道：「鳴兒，你先住下來，好好溫習一下武功，以後的事，過了新春再說吧！你懂得老夫的意思麼？」

蕭劍鳴這時候那裏有心細想他話中的含意，一個勁地點頭道：「小侄任憑叔叔安排！」

說話間，衣袖不小心勾倒了酒盅，裘千秋冷哼一聲，神色頗爲厭惡。蕭劍鳴心頭一沉，暗暗自責：「蕭劍鳴呀蕭劍鳴，你出身清貧，人家是富豪之家，可得小心在意！」雖然蕭家在蕭谷陽未死之前，也有些家底，但與今日裘家相比，仍有頗大距離，蕭劍鳴隱隱覺得自己跟裘家不能門當戶對，也對婚姻前景生了不祥之感。

好不容易才散了席，裘星君親自送蕭劍鳴歇息，溫聲道：「鳴兒，你早點休息吧，老夫明早再來看你，有甚麼事可以吩咐家丁去辦！」

「是，小侄知道，謝謝叔叔！叔叔也請早點休息。」

蕭劍鳴關上房門，把燈剔亮，移目四觀，見房內傢俱無一不備，無一不美，不由忖道：「裘叔叔家產也不知有多大，連這客房也如此講究，不知他那自居之所又要如何美侖美奐的！」

酒後有點燠熱，喉頭乾澀，見桌上有水壺，又有杯子，便準備倒一杯解渴，一轉頭，見桌上盛有一罐茶葉，心頭大喜，他久居山中，久已未嚐茶味，忙抓了一把放在茶壺中，傾下半壺熱水。

不一刻，一縷茶香便自壺咀飛出，令人精神爲之一振，蕭劍鳴連喝兩杯，解下外衣靴子，躺在床上。

雖說連日奔走，十分疲乏，但心情複雜却又毫無睡意，胡思亂想了一陣，忽然覺得身子越來越熱，索性把上衣都解下來，忖道：「裘叔叔那一壺不知是甚麼酒，喝了全身發熱？」

他見熱氣未止，又喝了兩杯茶，腹中那團熱氣更難遏止，心猿意馬，腦海盡是裘明珠的影子，他暗暗心驚：「今夜怎地如此奇怪？」

再一忽，丹田下一股熱氣騰起，只恨不得連下裳也褪去，腦袋一陣嗡嗡亂响，血液似欲迸出，他正想開門呼叫，忽地房門被人推敲，他連忙一把把門拉開，目光一落，腦子又是嗡的一响，來的正是綠衣少女白慧心，但只一眨眼，又變成黃衣少女裘明珠。

白慧心見他雙眼似欲噴火般望着自己，也是吃了一驚，怔怔地道：「蕭世兄，乾娘叫小妹送衣服來給你更換！」說着把衫遞了上來。

蕭劍鳴喉頭胡地响了一聲，右手落在白慧心手上，也不知道那來的一股力量，一下便把白慧心拉了進去。

白慧心冷不提防，撲倒在蕭劍鳴的懷內，她來不及張口呼叫，蕭劍鳴左手又是一落，只聽「嗤」的一聲，白慧心上衣應聲而裂！

蕭劍鳴熱血賁張，右手再一落，白慧心的肚兜也應聲撕落！這剎那，白慧心才來得及呼叫。

蕭劍鳴喉頭胡的一响，把嘴凑去她唇上，用力一扳，把白慧心拉倒地上。

白慧心極力抵抗，但蕭劍鳴力大無窮，抵抗了一陣，只聽「嚶嚀」一聲，啼哭起來。

白慧心的叫聲驚動了裘府的家丁，他們見哭聲傳自蕭劍鳴屋內，不敢推門查看，便悄悄跑去通知裘星君。

裘星君聽到訊息，連忙三步併作兩步趕去，一到房外，聽到聲音，暗道一聲不妙，輕喝一聲，用掌力震開房門，躍將進去，目光一落，看到的是一幅活動的人獸春宮圖，心頭大怒，猛喝一聲，脫手打了蕭劍鳴一掌。

蕭劍鳴被裘星君那一掌拍至牆角，這剎那，頭腦才有點清醒。視綫漸清，看到縮在牆角啼哭的白慧心，地上斑斑的落英，怒目咬牙的裘星君，不由怔住了。

「蕭劍鳴，你好生讓老夫失望！想不到你第一日到此，便幹下這種禽獸不如的行爲！叫老夫如何把女兒託付給你？」

「叔叔，小侄，小侄……」蕭劍鳴如身陷冰窖，只覺手足冰冷發麻，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裘星君更怒，一脚把房門踢回，大喝道：「你兩個狗男女，還不給老夫穿好衣服！」

蕭劍鳴及白慧心這才自噩夢中醒覺過來，驚呼一聲，連忙抓起地上的衣服披在

身上，衣衫破碎幾不能蔽體，裘星君幾乎噴出血來。

「慧心，你怎敢連你妹妹的未婚夫也敢勾引？不快說來老夫便一掌打死你！」

白慧心哭道：「乾爹，女兒怎敢，怎敢勾引妹妹的……」

裘星君胸膛急促地起伏着，喝道：「如此說來是你這畜生幹的好事了！如今家中下人都巳知道，你叫老夫如何處理？」

蕭劍鳴霍地跪下道：「小侄不想多說，但知對不起岳丈，對不起珠妹，也對不起……小侄甘願給岳父一掌打死。」一頓又道：「小侄雖死無怨，請岳父下手吧！」

裘星君右掌數度擧起又放下，終於長嘆一聲，道：「你父仇未報，老夫又何忍心在此時殺死你？你，你自個置决吧！」

蕭劍鳴想起父仇，身子一顫，再也發不出聲來，良久才道：「岳，岳父……你能寬許小侄先報了父仇再來自盡麼？」

裘星君問道：「剛才不想引起你傷心，還未曾問你殺父仇人的姓名。」

「說來慚愧，那人幪着黑布，小侄至今還不知道他的姓名身份！」

裘星君喟然道：「如此，這仇如何能報？」一頓，廢然道：「算了吧，你們走吧，老夫只當沒發生過這件事！」

蕭劍鳴及白慧心都不敢作聲，裘星君回身對門外說道：「裘壽，快取幾套衣衫來！」

蕭劍鳴咬牙道：「岳父，小侄大仇報了之後，便來你面前自盡！」

裘星君搖頭道：「老夫只是失望而巳，你對不起的是慧心跟明珠！蕭劍鳴，老夫有一句話要你聽着的，你若不答應，老夫便把你殺了！」

蕭劍鳴哀聲道：「岳父有話但說。」

「你如今叫老夫爲岳父，爲何老夫不反對？因爲慧心也是老夫的女兒，如今你既汚了她的清白，從現在起她是你蕭家的媳婦，你今後若不好好待她，天涯海角，老夫都要追殺你！」

裘星君長嘆一聲，接道：「你雖不能娶得明珠，但老夫終也沒有違背當年之約，而你也終是我裘家女婿，只是幹了這樁醜事，叫老夫如何敢宣揚出去！」

白慧心哭道：「乾爹，女兒寧願終生跟着你，求你不要趕走女兒！」

裘星君輕輕撫着她的秀髮。「心兒，你入我門雖只三年，但老夫一直視你如己出，今日實在委屈你了，希望你能爲蕭家留個後，便算是報答了老夫的恩情了！」

白慧心泣不成聲，裘星君衣袖一拂，拋下一封銀子，道：「鳴兒，這封銀子是老夫送給你們路上花用的，你們最好跑到江南去！」

蕭劍鳴這時候那裏還肯要他的銀子，忙道：「小侄身上有……」

說着家丁巳把衣服送來了，裘星君叫他兩人換好衣服，連夜自後門離開，也不去通知秦夫人及裘明珠了。

自暴自棄

蕭劍鳴默默地走着，深秋的夜風，十分鋒利，吹打在身上，仍沒感覺。走了好一段路，仍似在噩夢中，雙脚如踩雲端，飄飄盪盪，不知身處何方。

走了好一陣，才驀地醒覺，回頭一望，見白慧心低着頭，不徐不疾地跟在後面，他心頭突生厭惡：「若不是這女人撞了進來，那會發生這種事……」

走到城門前，城門還未開，洛陽城城牆極高，又不能越牆而過，只好站在街上等着。

也不知過了多久，天才微微發亮，城門終於打開了，蕭劍鳴抬步便走，白慧心叫道：「喂，等一等。」

蕭劍鳴止步却不回頭，只聽白慧心又道：「買輛馬車吧！妾身……妾身走不動了……」

蕭劍鳴冷笑一聲，道：「你若想做我蕭家媳婦，便得打算吃苦！」

「哼，你以爲我吃不了苦？我只是爲了你的面子而已！昨夜吃的苦頭，也算是蕭家媳婦必吃之苦麼？」

蕭劍鳴大窘，當眞是又羞又怒，可是身無分文吃飯尙且有問題，那還敢提買馬車？

忽覺一陣香氣襲來，白慧心巳走了上來，輕聲道：「無論如何，我巳是蕭家的媳婦，其他的話我也不多說，也不怪你，只怪我命不好。」一頓，聲音却輕輕發起顫來，「說不定我肚子裏……巳有你們蕭家的種子，你去買一輛吧！」拔下一枝金釵塞在他手中，「剩下的替我買一條裙子回來！」

蕭劍鳴此刻丈夫氣短，咬一咬牙拿着金釵去了。過了一陣，駕了一架有篷的單套馬車來，淡淡地道：「快上來吧，車廂內有包子，你餓了自個吃吧！」

白慧心跳上車廂內，蕭劍鳴「呀」地喊了一聲，馬車便駛出洛陽城了。

駛了五六天，蕭劍鳴每夜都坐在車廂外瞌睡，白慧心見天氣寒冷，幾番叫他進車廂，反遭他搶白一番：「姓蕭的要證實給你看看，我絕對不是登徒子！」

白慧心心頭氣苦，忖道：「莫讓你把我看作淫賤的女人！」也就不再理他了。一連走了半個多月，兩人每天都沒說上三句話，大都是白慧心叫他停車，讓她下去解手。

再過幾天，馬車便駛進鄂境的大洪山了。山路越來越崎嶇，終於需棄車牽馬而行。走了快半天，到了一座不知山名的山腰，蕭劍鳴見這山石多，且有頗多石洞，便淡淡地道：「此地便是我蕭家的新居了，你隨便坐吧！」

白慧心找了個大石洞，用樹枝打掃起來，那石洞頗爲寬大，有兩丈深，八尺寬，倒也可以居住。

蕭劍鳴走入石洞裏，道：「我要練功，你別來打擾我！」坐下地上盤膝閉目打坐起來，但心內愁苦怨恨，坐了好一陣，仍未能進入忘我的境界，悄悄睜開一絲兒眼縫，見不到白慧心，暗暗冷笑一聲：「這賤人那裏能吃得了苦？」

說來奇怪，本應眼不見爲淨才是，可是心頭却又感到一陣憤怒，更加不能入定了，過了好一忽，還不見白慧心回來，他索性跳出洞外，抬頭一望，日頭偏西，滿天紅霞。濃濁的色彩更加令人心頭煩悶。

他一天未曾吃過東西，却也不覺得飢渴，躺在一塊大石上，怔怔地望着蒼穹出

神。

天色漸漸暗了，蕭劍鳴忽然聽到一個奇怪的聲音，他心頭一跳，忖道：「莫非什麼猛獸出來覓食？」奔到崖邊一看，原來是白慧心用一條繩子用力把馬車拉扯上來。

他忖道：「這賤人把馬車拉上來做什麼？當眞是有力沒處使，哼！」故意裝作不見，抽出長劍就在空地舞將起來。

白慧心終於把馬車拉至山洞外面，經已是一身臭汗的了，她看也不看蕭劍鳴一眼，又四處檢拾石頭起來，不久便搭了一個小小的石灶，接着又跑開了。

蕭劍鳴看得暗暗冷笑，劍法却越練越沒味了，拋下劍重新跑入石洞裏，不久，白慧心便回來了，拾了一個破罈子，盛了一半水，放在灶上生起火來。

蕭劍鳴道：「肚子餓啦喝水能飽？」

「只怕你不吃！」白慧心站了起來，走了過去，一忽，忽地傳來一道馬嘶聲，蕭劍鳴大吃一驚，衝出洞外，看見白慧心執着她的佩劍，正在追殺那匹馬，那馬在崎嶇的山路上奔跑不快，不斷悲鳴，蕭劍鳴喝道：「賤人，你在幹什麼！」奔前劈手奪下她手中的劍。

白慧心委屈地道：「你不是說肚子餓了麼？」

蕭劍鳴怒道：「這馬兒是少爺的良伴，不許你動它一根毫毛，否則別怪我姓蕭的無情！」

白慧心眼圈兒一紅，一頭鑽入在車廂內飲泣起來。

蕭劍鳴怒氣一消，自覺甚爲沒趣，燒熱了水，喝了幾口便跑入石洞裏了。

這一夜，山風極大，吹在人身上，如遭刀割，蕭劍鳴只覺石洞之內冰寒刺骨，再也睡不着覺，索性脫下上衣盤膝坐在地上練起功來。

這會兒爲了禦寒很快便進入了忘我的境界了，到他「醒」來時，忽覺洞中光亮，原來白慧心生了一堆火，縮在洞角，雙眼明亮地瞪在蕭劍鳴身上。

蕭劍鳴怒道：「賤人你好生不害羞，望着我看什麼？」

白慧心眼圈兒又是一紅，掉頭而去，臨到洞口回身道：「你別兇，你若要報仇，還得求你家白小姐，哼，看誰口硬！」

蕭劍鳴在路上早知白慧心的武功還不如他，聞言不由笑道：「放屁！少爺要求你？笑話！少爺不但口硬而且心硬，你以後不得踏進洞內一步！」

「好！這話可是你說的，雖然沒人聽見，但你爹娘在天之魂大概也聽得到！」

蕭劍鳴倒在火堆旁自己發了一陣脾氣，終於睡着了。

這樣過了幾天，兩人始終不大說話，白慧心似沒事人般，每天燒水砍柴，有時去獵些野兔山貓回來，用火燒熟，蕭劍鳴趁她不覺拿了便吃，白慧心也不做聲。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天氣也越來越寒冷了。

蕭劍鳴每次練功至緊張關頭，胸膛便疼痛欲裂，都是半途而廢，連劍也懶得練了。白慧心每次在他拋劍時便自言自語地說道：「爹爹，你的大仇看來是報不了的了！」

蕭劍鳴執起劍來，喝道：「賤人，你在說些什麼？」

白慧心冷冷地道：「我是賤人，一具冰清玉潔的身子白白讓人糟蹋了，每天還得服伺個廢人，人說男耕女織，如今你吃的那一件不是我的？我什麼地方對不起你蕭家？你又有什麼資格罵我賤人？你盡了男人的責任？」

蕭劍鳴羞怒難當，索性撕破臉便道：「少爺不跟你多說，你給我滾，不要讓少爺再見到你！」

白慧心叉腰道：「你若能還我清白，我不但立即滾而且還向你叩三個响頭！」

蕭劍鳴一聽，登時如洩氣的皮球般跌坐地上。

白慧心冷冷地道：「一個人做錯了事，若能改過，也不是什麼大罪過，可惜有些人至死不改，不但不知道自己造下的孽，還要怪別人，那才可悲！」

「好啦好啦，你給我閉咀！」蕭劍鳴拿起長劍，戟指道：「賤人，我知道你恨我，我現在便如你之願吧，你的清白我還不了，只好把命還給你吧！」

白慧心叫道：「爹爹，你的大仇沒有人替你報了！」

蕭劍鳴大叫一聲，拋劍衝入石洞，雙手掩臉哭了起來：「我，我報不了仇，爹，我……我對不起你……」

白慧心在洞外道：「一個人假如凡事不用腦想一想，跟白痴也沒兩樣！我恨你有何作用？反正目前這地步，只得面對現實，那有人得了便宜，心中還念着別的女人？把不能得到心上人的痛苦，嫁移給受害者，又不能面對現實，這算是好男兒？哼哼，一身破破爛爛的，學了十年劍法只學得了鄉巴佬的莊稼把式，也敢娶千金小姐，天下事若能這般如意，你身上也不會患上頑疾啦！」

蕭劍鳴頭痛欲裂，忙道：「好啦好啦，你別再說吧！我是不能面對現實，我的確還在想念明珠妹子，那又如何？你管得住麼？」

「我那裏敢管你？只要不讓你趕下山，凍死餓死已是心滿意足！」白慧心說罷自個去生火了。

一連幾天蕭劍鳴都似發了傻般，坐在石洞內呆呆地出神，連東西也無心進食。

白慧心把平日獵得野兔山貓的皮毛，用細樹皮繩子串了起來，做了一件花花斑斑的袍子，天氣雖然越來越寒，却也還能抵禦得住。

白慧心見蕭劍鳴似傻了般便把馬兒趕入石洞，一則可讓蕭劍鳴有個伴兒，二來讓馬兒有個避風之所。

這兩個月來，馬兒吃的草，也都是白慧心去割來餵牠的。

臘月終至了，大雪飄飛，山頭上一片白皚皚的冰雪，眼看舊歲將盡，新歲又來了，兩人的關係乃似冰雪般。

新春慶重生

山上的雪比山下的大，經常把火壓熄，白慧心只得在馬車內生火。她心頭雖然愁苦，但終是關心蕭劍鳴的動靜，不時到洞外窺探，又把燒熟的兔肉山鷄肉拋了進去。

蕭劍鳴時吃時不吃，澡也不洗，鬍子也不剃，短短十多天，便已形銷骨立，似換了個人般。

白慧心看得暗暗心痛，又不敢出言安慰勸告，只得暗暗祈求蒼天保佑。

這天蕭劍鳴走出洞外，準備去解手，不想地上雪滑，脚步一個踉蹌，登時跌倒向山下滾去。

白慧心驚呼一聲，連忙提氣追了下去，不停地叫道：「鳴哥快抓住石頭！」

蕭劍鳴體力早虛，跌倒時經已暈死過去，那裏還聽得到她的呼叫？也不知是蕭家祖先有靈，還是蕭劍鳴命不該絕，滾了二十餘丈身子便被一塊岩石擋住了。

白慧心躍落他身旁，伸手探了一下鼻息，幸好尚有氣息，連忙把蕭劍鳴抱起，跑回山上，她先把蕭劍鳴放在石洞裏，然後把車廂擋在洞口，生了一堆火，脫下蕭劍鳴上衣，替他推拿起來，弄了好一陣，蕭劍鳴的氣息才逐漸粗重起來。

白慧心稍稍放心，把自己的獸袍舖在地上把他放倒，又到車廂內拿出一張皮被子蓋在他身上，最後才溫水燒肉。一忽水沸了，白慧心抱起蕭劍鳴，把溫水灌入他口內，又餵了一小塊兔肉，蕭劍鳴呻吟一聲，迷迷糊糊睡着了。

白慧心並沒有閑着，細心替他清洗擦破皮肉的傷口，弄好了這一切，天已黑了，白慧心嘆了一口氣，自個吃了點東西，便返回車廂睡覺。

可是一則担心蕭劍鳴的安危，二則天冷難寐，那裏睡得下？

過了一陣，蕭劍鳴忽然說起夢話來：

「心妹……我，我對不起你……爹，我報不了仇，我是個沒用的人……心妹，你勿怪我，那夜我，我不知怎樣忽然失去自制……我並沒有存心對你不敬……我不是恨你，我只是怨我自己，我不敢面對着你……今生還不了你的清白，唯有來生替你做牛做馬吧……」

說了一陣又睡着了，白慧心觸動心事，心緒如潮，眼圈兒不禁又紅了。這三個多月來，她表面上不着痕跡，其實心內想得很多很遠，她隱隱覺得自己是個犧牲者，想到此，也越發使她感到人之可怕，猶甚猛獸。

「心妹……水，水……」蕭劍鳴又在夢中叫了起來。

白慧心忽覺心頭一陣溫暖，眼淚幾乎奪眶而出，立即奔入石洞內，抱起蕭劍鳴，餵他喝了些水，蕭劍鳴似睡似醒，忽然張開雙臂摟住白慧心。

白慧心吃了一驚，臉上發燒，下意識地要把蕭劍鳴推掉，沒想到蕭劍鳴竟然摟得緊緊的，推也推不掉！她略定下心來，才發覺蕭劍鳴胸膛起伏極有規律，睡得極其酣香，便不再掙扎。

她跟蕭劍鳴雖沒有什麼感情，但她頭腦冷靜，能面對現實，隱隱覺得蕭劍鳴跟她一樣也是一個被害者，所以一直沒有怪他，再回心一想，此生清白既已交給蕭劍鳴，唯有死活都跟着他。

到了山上，這三個多月來，蕭劍鳴對她不假詞色，喜怒無常，她却冷靜地看出他是個未經雕琢的璞玉，所以跟定他的心便更堅決了。

胡思亂想了一會，白慧心覺得胸脯一陣燠熱，一低頭，原來蕭劍鳴不知何時把頭埋在懷內，呼吸全噴在她身上，她心頭登時如小鹿般怦怦亂跳起來，一張臉比火還紅。

火光下，但見蕭劍鳴眉眼清秀，鼻管高聳，嘴唇稜角分明，實在是個美男子，心跳更劇。

她雖跟蕭劍鳴相處三個多月，但從來不曾如此接近地打量對方，那一夜留下來的只是一個噩夢及痛苦，只有今夜才眞正感到對方存在的意義，想着想着，她不覺雙臂一緊，也把蕭劍鳴抱實。

時間一點一滴流逝，白慧心直感到雙臂麻木，才把蕭劍鳴放下，然後重新弄熱了兔肉，再度餵他吃了一點，天已亮了。

白慧心見柴薪及獸肉都已用盡，便提劍出去狩獵。

蕭劍鳴醒來時，心頭有點詫異，見自己睡的及蓋的都是獸皮，心知白慧心進來過，再一想才依稀記起自己曾經跌滾落山，看情況大概是白慧心把他救了回來，他心頭又是一陣羞愧，坐在地上發怔。

過了好一陣，白慧心才提着一頭洗淨了的兔子回來，蕭劍鳴不敢看她，把眼睛閉起，假裝睡着，白慧心又去拾了一大堆乾柴回來，生起火，慢慢燒着兔肉。

一忽，肉香便充滿石洞，白慧心問道：「你渴不渴？」

蕭劍鳴知道瞞不過她，只得應聲：「不渴不渴。」

白慧心把水放在灶上，一邊繼續燒起兔肉來。過了一會，白慧心又道：「起來吧，你已幾天不吃，再不吃可就沒機會爲父報仇啦！」

蕭劍鳴只好巴巴地爬坐起來，不料身子虛弱，竟又跌倒，白慧心放下手上的東西，嘆息道：「誰叫我未得許可，便擅自走來石洞？好吧，讓我將功贖罪餵你吃一頓！」

於是輕輕把蕭劍鳴扶了起來，撕着一塊兔肉，遞向蕭劍鳴的嘴巴。

蕭劍鳴心頭激動，忽地伸出發顫的手抓住白慧心的手臂，道：「心……我，我自知對不起你……你，你再說了，以後我若再趕你，便不是人！」

白慧心眼圈濕潤，忙道：「快吃，別的話都不要說了！」

「不，我一定要說，我一定要說！那幾天我不吃不喝，便是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的確是對不起你，雖然那件事並不是我自願的，但結果既然已成事實，便得負起責任！」蕭劍鳴激動地道：「心妹……希望你能原諒我，以後我替你做牛做馬也要報答你這三個月來照顧我的恩情！」

白慧心淡淡地道：「我不用你報答，我也不求你報答，現在你最好立即吃飽，再睡一覺！」

蕭劍鳴固執地道：「你若不原諒我，我便不吃！」

白慧心嘆息道：「我根本沒有怪你，只是可憐你而已，如何要原諒你？」

蕭劍鳴身子一震，脫口呼道：「你可憐我？可憐我什麼？」

「自暴自棄，不敢面對現實！」

蕭劍鳴臉上一熱，訕訕地道：「我的

確是不如你。」

「好吧，現在可以吃了吧？」白慧心立即把兔肉塞在他嘴裏。

蕭劍鳴只覺這兔肉味道比龍肉還好，只一刻，便把一頭兔子吃個精光，到此他才發覺，赧然地道：「對不起，把你的也吃了！」

白慧心溫順地道：「只要你吃得下，我少吃一頓又算得什麼？」

蕭劍鳴傻傻地道：「心妹，你……你眞好！」

「只要你不再叫我賤人，我便滿足了呢！吶，喝水！」

這一日，蕭劍鳴心中的鬱結才舒開，又沉沉地睡了一覺，精神便恢復了，他用長劍割掉臉上的鬚髭，又用熱水洗了個澡，整個人好像脫胎換骨般。

晚上，白慧心取拾好東西，重新生了一堆火，蕭劍鳴忽然自後把她摟住，把臉偎了上去。

白慧心粉臉一紅，忙道：「你身上還未好，早點睡吧！」

「不，我覺得精神從來沒有今天這般旺盛……」

白慧心截口說道：「你說什麼事最重要？」

蕭劍鳴一怔，白慧心接道：「當然是報爹爹被殺之仇了！」

蕭劍鳴長嘆一聲，如遭冷水淋頭鬆開了手。白慧心一雙明亮的眸子瞪着他，蕭劍鳴忽然醒起，忙道：「心妹，當日你曾說若要報仇，一定要求你，莫非你有什麼辦法？」

白慧心把頭抬起，一派傲然之色，蕭劍鳴霍地跪下，道：「請心妹把辦法告訴我！咳咳，愚夫向你叩頭！」

白慧心一笑把他拉起，道：「那天我見你赤身練功，胸膛起伏異常，心想你大概脈胳有問題，所以才敢說那句話！」

蕭劍鳴詫道：「莫非心妹你能醫？」

白慧心道：「你可知道我的出身？我父親便是有『金針七口，起死回生』之稱的白眉！」

「啊？原來，原來岳父竟然是頂頂大名的大國手啊，我眞的有眼無珠！」

「何止你有眼無珠，連裘家的人都不知道！」

「哦？你是裘叔叔的乾女兒，難道他竟然不知道？」

白慧心眼光一黯，喟然道：「家父因拒絕爲『白額狠』程三刀醫病，却遭他後來來報復，我爹醫術雖高，武功却低，被他殺死之後，幸而我逃了出來，不料程三刀苦追不捨，幸好遇到明珠妹，才挽回一條命。那程三刀見惹不起裘家便自離去，自此我便在裘家內，起初也只是做個丫頭，後來明珠妹見我知書識禮，又言語投機，所以便央乾爹乾娘收我爲義女……雖然如此，我因爹爹能救人而不能自救，所以隱瞞自己的身份，也不在人眼前露出一絲一毫。」

她頓了一頓，續道：「其實先父那手『金針渡穴』絕技，我雖學不到十成，也有七八分火候了！」

蕭劍鳴嘆息道：「想不到你也有血仇在身！」一頓問道：「珠妹待你如此好，你爲何不把身世告訴她，求裘家替你報仇呢？」

「求人不如求己！」白慧心露出一個苦澀的笑容，道：「快把手伸出來，讓我看看！」

蕭劍鳴把手伸了出去，白慧心伸出手指搭在他脈搏上，診了一陣，又叫蕭劍鳴解開上衣，伏在身上用耳聽了一回，最後才道：「鳴哥，你任脈在『紫宮穴』及『至堂穴』之間那一段有閉塞的現象，若落在庸醫手中，只怕終生沒痊癒的機會，不過對我來說却不太難！」

蕭劍鳴大喜。「如此便請娘子打救爲夫吧！」

「油嘴！針在何處？」

蕭劍鳴不由失笑起來。「不知要醫多久才能把閉塞的脈胳打通？」

「要七七四十九日！這四十九日之內，不管發生任何事你都不能妄用眞力！」

「這山上沒人，問題倒不大，明天我便下山去買針！」蕭劍鳴又伸手又摟她，道：「娘子，現在成了吧？」

白慧心臉如火燒，火光下，只見臉如桃李，美艷不可方物。「你我雖有夫婦之實，却還未有夫婦之名，怎可胡來？」

蕭劍鳴道：「你我父母都不在……」

「尚有天地！」

蕭劍鳴挽着白慧心的手出洞，道：「咱倆撮土爲香，對天拜祭一下吧！」

白慧心唔了一聲，便由他擺弄，這一夜石洞之內，春意撩人，甜言蜜語不曾停過，直至臨天亮才相擁入睡。

蕭劍鳴得知多年來的頑疾有痊癒的希望，加上得到一個賢慧美麗的妻子，心花怒放，便帮白慧心打了一天獵，砍了一整天柴，把多餘的獵物，洗淨風乾，柴薪堆滿一洞，第三天才拿着白慧心的一根金釵牽馬下山。

× × ×

三天之後，蕭劍鳴回來了，不但買了金針，又買了些油鹽白米及一個鍋子。

休息了一天，白慧心叫他洗淨身子，躺在地上，替他醫治起來。只見她熟絡地抓起一把金針，迅速地插在蕭劍鳴胸上的穴道中。金針有長有短，入肉也有深有淺，她下手絲毫不差。

蕭劍鳴起初還有點緊張，後來也就安心放鬆起來，只覺胸膛一陣痲痲癢癢，却無痛苦。

過了一個時辰，白慧心才把針拔出，再過三個時辰，又插了一遍。如此，每天插三次，每次一個時辰。

蕭劍鳴倒像是具活死人般，不敢亂動，一切生活起居既由白慧心負責。雖說石洞內已儲了不少食物，但不幾天便已吃光，白慧心只得趁空閒時又去狩獵及砍柴。

冬天山獸大都躲在洞穴，狩獵頗爲困難，經常一日只獵到一兩隻山兔。白慧心全部給蕭劍鳴裹腹，自己却經常餓着肚子。蕭劍鳴幾番感動得流下淚來，不肯多吃，又說不過「大夫」，只得從命。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冬去春來，很快已是新春，蕭劍鳴這時候經常感到胸膛內有股氣在流動。

白慧心聽到這消息，十分高興，道：「有效了，當那股氣衝過『至堂穴』及『

紫宮穴』便大功告成了！最後幾天，你一定要忍住，不要運功抵抗，任由那股氣游動！」

蕭劍鳴唯唯喏喏，好不容易挨過四十九天，蕭劍鳴這晚只覺那股氣突然膨脹，穴道便自通了，不由大叫一聲躍了起來。一躍之下，才發覺內力異常充沛，頭頂幾乎撞及洞頂，他喜得大嘯一聲，抓起劍來，衝出洞外，在月光下揮舞起來，只覺劍招所至，無不隨心所欲，與以前大不相同，不知進步了多少！

他長嘯一聲，抛下劍，轉身抱起驚喜的白慧心道：「心妹，我可以爲爹爹報仇啦！」

再度下山

第二天，白慧心便跟蕭劍鳴商量，把居所搬到山脚，搭了一間石屋，打算長居起來。

蕭劍鳴一邊狩獵砍柴，把獸皮山藥用馬車馱到城內販賣爲生，一面練武習藝，白慧心則在家內紡紗，日子過得十分逍遙快樂。蕭劍鳴自從醫好身上的頑疾之後，對武功勤加苦練，希望能更上一層樓，超越仇人。

不久，白慧心便夢熊有兆了，第二年春天，便產下一個麟兒，夫婦倆十分高興，日子過得更加甜蜜，第三年的冬天，白慧心又再產下一個女兒，臉貌跟白慧心一模一樣，喜得蕭劍鳴手舞足蹈。

第四年的夏天，白慧心待孩子睡着了之後，拉着蕭劍鳴到屋外，道：「鳴哥，這些年來，你可想過，那一夜你爲何會亂了性子？」

蕭劍鳴臉上一熱，道：「愚夫這幾年把全副心神全放在練武上，不曾想過這個問題！唔，莫非是那酒有問題？」

白慧心搖頭道：「那隻酒壺又不是鴛鴦壺，而且咱們也都喝過酒，怎麼咱們喝了沒有異狀？你是否還吃過其他東西？」

蕭劍鳴想了一陣，道：「愚夫沒吃過任何東西……咦，對啦，莫非是那壺茶有問題？對！問題一定是出現在茶葉內！」

想到這裏，他身子猛地一震。「誰下的藥？」

當夜的情景如活動畫片般，一幅一幅的腦海中翻過，驀地想起裘星君所說的話來：「心兒，你入我門雖只三年……今日實在委屈你了……」

「他爲何會說這樣的話來？莫非，莫非下藥的是，是裘，裘星君？」

白慧心雙眼閃光，道：「就算不是他，也是裘家的主意。」

蕭劍鳴目光暴現，急問道：「心妹，你據何下此定論？」

「那夜乾娘叫我找衣服給你，當時我沒細想，便把衣服送去，後來仔細一想，便發現了一個破綻，家內丫頭多的是，她爲何不叫丫頭送去？顯然內裏有乾坤！」

蕭劍鳴跳了起來，叫道：「裘家爲何要陷我于不義？爲何要令我面目無光，不敢見人？」

「那大概是裘家不想要一個武功低微，而又寒酸貧困的女婿！」

蕭劍鳴一拳擂在樹幹上，怒道：「好個假仁假義的裘星君！」

白慧心又道：「這件事大概是秦夫人出的主意，那天你問我爲什麼不把身世告訴珠妹，原因便在此，秦夫人表面慈祥心胸廣闊，其實眼光勢利刻薄，是非之念不强，只有名與利，我對她並沒好感，不是我信不過珠妹，而是怕她口疏漏了出去，那時，只怕乾娘要迫我把『金針渡穴』的家傳絕技傳授與裘家！」

「原來是秦夫人弄的鬼！」

白慧心低下頭。「秦夫人平日在乾爹面前頤指氣使，乾爹一向對她頗爲敬畏，所以小妹才會如此估計，不過，這計劃本也用不着我，隨便叫個丫頭，也可以令你無顏在裘家住下去。後來叫我去，大概是乾爹的意思了，他一則怕你不服，若把我許配與你，到底表面上比較好看——你做不了他的女婿，也可做他的乾女婿，二則，他知道小妹做事比較仔細，又敬佩他，會聽他的話照顧你！」

「他要你照顧我？」

「對！他怕你受不住刺激自尋短見，所以用報父仇的話來扣住你，又要我爲你蕭家留個後！意思不是很明顯麼？還有一點，假如他事先不知情，袖管內怎會藏了一封銀子？三更半夜的又不是要出外，身上有碎銀不足爲奇，有一整封銀子便大違常理了！」

蕭劍鳴聽了這席話才如夢初醒。嘆息道：「想不到裘家的人心機如此深沉！心妹，爲了我，連累你，愚夫十分不安！」

白慧心抿嘴笑道：「既然自稱愚夫，又何必不安。孩子都已替你生了兩個，你還以爲我會後悔？儍子！我若不願跟你的，離開了裘府時便跑了！」

蕭劍鳴心頭一甜，輕捏了髮妻一下柔荑，溫聲道：「心妹，你對我眞好，若果沒有你，只怕我早死了！」

「鳴哥，這些話你別說了，現在你兒子也有了，報仇的事準備如何？」

蕭劍鳴吸了一口氣，道：「愚夫的飛鷹劍法尚有三招不曾圓滿，待大功告成之後，便立即重出江湖，找尋仇家！」

「你放心去吧，家內的事小妹盡可料理！」

蕭劍鳴挽着她的腰，半拉半推走向石屋，白慧心訝道：「什麼事？」

「愚夫想你再替我生個兒子！」

白慧心粉臉飛紅，輕啐一聲，道：「老夫老妻了，說話還沒一絲正經！」

× × ×

夏去秋來，眨眼中秋佳節已過，蕭劍鳴吩咐附近的獵戶代爲照顧一下家小便與妻兒揮手道別，臨走時跟白慧心訂下最遲明年年底，不管找不找到仇家，都先回來看她。

走出了大洪山，第一個問題便泛上他腦海：「莽莽江湖，去那裏找尋仇家？」

心頭想着，雙脚却不由自主地向北走去。他毫無目的地走着，是以速度頗慢，這天走至南陽城外，天色還未晚，深秋却已有點寒意，落葉飄飄，在西風中飛舞，蕭劍鳴想起四年前下山到洛陽也是這個時節，感觸叢生，目光一掠，見路旁有家酒帘，便走了入去。

這家酒帘雖是茅屋，但佔地還不小，裏面擺了五六副座頭，幾個酒客喝得醉薰

薰的，仍在高談闊論。

蕭劍鳴找了一張靠內的座頭坐下，叫了一角酒，兩碟下酒物，自斟自飲起來。

忽見兩個壯漢匆匆走了入來，大聲叫酒，小二把酒送上之後，那兩個壯漢便是一陣牛飲，生似久旱遇甘露似的。

兩人喘息了一陣，其中一個道：「大哥，你說那瘟生被咱撇掉了沒有？」

另一個年紀較大的道：「大概撇掉了吧！別多說，吃了東西便上路吧，到了河北找到韓老英雄，便不怕他了！」

兩人又叫小二炒些麵及小菜，蕭劍鳴見這兩人腰上掛着刀劍，知是練家子，不由留意起來。

不一忽，炒麵跟小菜便送上來了，兩人一陣狼嚥虎吞，店外又來了一個老漢，拿着一根拐杖，坐在靠門口那張桌子旁，只要了一壺酒，慢慢喝將起來，神態甚爲悠閒。

那兩個壯漢吃飽，拋下銀子便走，冷不防那老漢拐杖一伸把去路攔住。

壯漢喝道：「老丈是誰？俺跟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爲何攔住咱的去路？」

那老漢一陣冷笑，左手在臉上一抹，登時變了一個模樣，滿臉陰鷙，額上一塊白斑十分刺目。

那兩個壯漢，吃了一驚，叫道：「姓程的，你眞是寃魂不散哪！咱兄弟便跟你拚了！」

額有白斑的中年漢子冷笑一聲。「憑你們兩個也想跟老子拚命？笑話！」颼的一聲，自拐杖內抽出一柄極其窄薄的劍來，手腕一抖，便向年長的壯漢刺去！

這兩兄弟大的叫溫義，小的叫溫德，是長安鏢局的鏢師，當下溫義身子急忙一偏，溫德拔出鋼刀，正要砍向對方，不料那個姓程的中年漢子，劍法十分精奇，手腕一迴，長劍已改了個方向，削向溫德的脅下！

這一劍變化既精妙，速度又快，溫德不及傷人，自求自保，鋼刀連忙一圈，只聽「噹」的一聲，長劍觸及鋼刀，又再趁勢變招，改戮溫德的小腹！

溫義此刻亦已拔出鋼刀，見乃弟危急，急忙仗刀解救！

姓程的漢子冷笑一聲：「你兩兄弟一齊上，老子也不放在眼內！」長劍一迴，反劈溫義。

三人立即砰砰砰地打將起來，把椅桌都撞翻，那幾個酒客嚇得縮在一邊，連酒也驚醒了。

酒帘掌櫃見狀忙道：「三位大哥，要打請到外面吧，小店本錢小虧賠不起！」

溫義喝道：「姓程的你聽到沒有？有胆的便到店外去！」

「老子會怕你們？」姓程的漢子冷笑一聲：「就算你們背生雙翅，老子也要把你們殺死！」也不見如何作勢，身子已射出店外。「有種的，你們便別想再逃！」

溫義及溫德武功雖沒過人之處，但却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仗刀隨後走出茅屋外。姓程的冷笑一聲，長劍一圈，泛起兩朵劍花，分刺溫義及溫德。溫義及溫德兩兄弟叱喝連聲，拚命舞刀跟對方拚殺！

可是對方的武功顯然比他們高出許多，只二三十招，溫義肩上便中了一劍，幸好入肉不太深，尚能忍痛苦鬥。

蕭劍鳴見他兩兄弟勢危，心生俠義之心，便走出店門口，準備在最危急的時候出手殺人。

激戰中，姓程的中年漢子，長劍奇招不絕，一脚踢開溫義的鋼刀，身子一回，急刺溫德！

溫德連擋兩劍，猛退三步，溫義奮不顧身衝了上去！

那姓程的，擰腰回身，左手一揚，只見白光一閃，溫義胸膛便中了一刀，大叫一聲，頹然倒地。

溫德見乃兄身亡，睚眦欲裂，嘶聲叫道：「程三刀，老子跟你拚了！」和身撲上，鋼刀一口氣劈了七刀，刀刀都是進手的招數，無視自身安全。

蕭劍鳴聽見「程三刀」那三個字，身子一震，忖道：「岳父不是給這厮殺死的麼？今日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雙脚一頓，立即竄了過去。

「這位溫二俠，請問這人是否便是惡名昭著的『白刀狠』程三刀！」

溫德勢如猛虎，死攻不停，叫道：「不是他還有誰？」

蕭劍鳴抽出長劍，「刷」地一聲，一劍挑開刀劍，喝道：「程三刀，今日便是你惡貫滿盈之日！」

程三刀冷冷一笑。「老子聽這句話也不知有多少次了，但却命長得很！你也不必說要爲誰報仇，反正老子殺人太多，根本全沒印象！」

蕭劍鳴沉聲道：「如此最好，省得多費唇舌，溫二俠，你不是他的對手，拚命徒然犧牲，去照顧令兄吧！」

程三刀冷笑道：「小子，你倒好心！好心却未必有好報！」話音未落，長劍一偏，已刺向蕭劍鳴的肩膊！

蕭劍鳴擰腰卸肩，長劍急刺對方的胸膛！

雙方以快打快，眨眼已過三十招，溫德見蕭劍鳴武功比自己高出很多，這才放下心來，抱起乃兄的屍體，叫道：「少俠大恩，溫某不敢言謝，請小心他的飛刀——程三刀的絕技，全在他三把飛刀之上，現在還有兩把！」說着人已去遠！

蕭劍鳴再度下山，初逢勁敵，精神大振，越戰越勇，一口長劍指東打西，指南打北，七十招之後已大佔上風。

程三勁越打越心驚，連番變招，都未能克敵，心頭詭計又生！

激戰中，蕭劍鳴身子掠起，凌空折腰，卸劍刺將下來。

程三刀冷笑一聲，雙脚一錯，滑開三步，長劍晃刺一下，袖管中突然射出一口飛刀來，直奔凌空的蕭劍鳴！

蕭家以飛鷹劍法馳譽武林，自有其獨步之處，這套劍法練至深處，配合內力輕功，可以在空中盤旋滑翔，自高臨下，克勝制敵。當下蕭劍鳴猛吸一口眞氣，雙臂一滑，身子凌空移開三尺，那口飛刀擦肩而過！

程三刀忽然一躍而起，長劍急刺，只見一片寒芒如點點銀光般，疾捲蕭劍鳴！

蕭劍鳴左脚尖在右脚面一點，身子拔高半丈，再度折腰俯衝下去！

程三刀氣勢已盡，身子墜向地上，眼

看這一劍不死即傷，倏地，一縷風聲自後傳來，蕭劍鳴猛吃一驚，不知何人偷襲，急切間，不求有功，先求無過，長劍疾向後一撩！

只聽「叮」的一聲，白光一閃，一口飛刀跌落地上！

原來程三刀發射飛刀的手法極爲高明，有幾道暗勁蘊在其內，舊力消失，新力又生，可在空中改換方位！

程三刀逃過這一刼，甩手再飛出一把飛刀！這口飛刀走勢極急，直奔蕭劍鳴小腹！

蕭劍鳴連忙把劍一沉，撞開飛刀！

程三刀見對方武功高強，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提氣飛身向前掠去！

蕭劍鳴翻落地上，提氣急追。腦中靈光一閃，大叫道：「你也吃少爺一把毒沙吧！」

程三刀以奸詐著名，凡是小人，必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爲蕭劍鳴也有歹毒的暗器帶在身上，聞言立即住脚回身揮劍！

蕭劍鳴趁這空隙，身子經已追近，長劍「刷刷刷」一連三劍，刺入程三刀的劍網中！

程三刀三把飛刀失手，早已無心戀戰，待要再想逃逸，早被蕭劍鳴纏緊，再也抽身不掉。

蕭劍鳴劍勢大盛，程三刀心頭慌張，冷不防被蕭劍鳴一劍刺在右臂上！「噹」的一聲，手中長劍落地，蕭劍鳴長嘯一聲，長劍一迴，再一劍把程三刀的頭顱劈飛，鮮血立即噴灑一地。

招狼入舍

初冬，洛陽已下了一場雪。

街道上一片白皚皚，一個黑衣老漢拄着拐杖，慢慢走來。街上行人稀少，見到老漢却對他投過驚訝的一瞥。

老漢走過裘家，只見門口兩隻巨大的石獅子，迎風矗立，四個壯實的家丁站在門外，似標槍般挺立着。

老漢多看了幾眼，一個家丁便喝道：「老小子，還不給咱滾開！」

老漢輕輕瞪了他一眼，低頭走開了。

他一直走到一家小飯店內，找了個座頭坐下。小二過來招呼他，老漢忽然伸手抓住他的手腕，問道：「小哥，老漢有句話問你，以前貴城的裘家雖然富可敵國，但對待百姓可也不會呼呼喝喝，如今怎地變了？連門外的石獅子也似要吃人般！」

那小二轉頭四處張望一下，輕聲道：「老丈，現在情況不同了，你可別去撩他們！」

老漢一怔，也輕聲地道：「老漢一個異鄉客，那敢去撩他？小二哥，到底是什麼原因，使裘家改變了作風？」

「嘿，雖說是裘家，可是現在已幾乎是丁家的啦！」

老漢驚訝地道：「莫非裘家把家產賣與丁家？」

小二道：「老丈，我看你已有好幾年沒來過洛陽了吧？」

「是的，上次來是四年前的事！」

「這就難怪！裘家自從招了個姓丁的女婿之後，作風便漸漸變了，到了後來，對那個女婿更是言聽計從！你說，如今不是已變成丁家的麼？」

「原來如此！」老漢輕嘆一聲：「却不知裘星君那女婿叫什麼名字？」

「叫丁乘鶴！」

「可有什麼外號？」

「聽說叫做『小劍王』！」

「小劍王？」老漢笑道：「他老子莫非是大劍王？」

小二笑着走開，老漢匆匆把飯吃飽，便結帳離開了。他在街上轉了一圈，最後到一家客棧投宿。

這個老漢便是蕭劍鳴所扮的，他在程三刀身上得到兩張人皮面具，一大袋金銀首飾，不期然走向洛陽。剛才他到街上買了三把飛刀，然後找了家客棧投宿！關在房內苦練飛刀射術。

一直到了晚上，蕭劍鳴仍然穿那襲黑衣，戴上人皮面具，提起拐杖離店。

風雪之夜，星月無光，四處沒人。

蕭劍鳴此刻與四年前已大不相同，武功相差何能以道里計？幾個起落已投入黑暗中。

不久，便到了裘府。他不走前門，自圍牆翻進去。圍牆之內是後花園，樹上掛着兩盞風燈，在風中忽明忽暗。蕭劍鳴目光一瞥，見附近沒人便竄前幾步，匿在一座假山之後。

一忽，便見一隊巡邏的莊丁提燈走進來，他雙眉一縮，鑽入假山內，待巡邏隊離開才現身，幾個起落，便射入內宅。

抬頭一望，一座小樓矗立在黑暗中。

蕭劍鳴走前幾步，見旁邊有座院子，裏面有光透出，他決定過去探一探。

入了院子，忽見一扇窗子打了開來，蕭劍鳴急忙伏在一根柱後，偷偷一瞧，窗子內露出一張蒼老的臉龐來，赫然正是「飛星摘月」裘星君。

只見裘星君探頭出來，四處一望，又把窗子關回，蕭劍鳴忖道：「裘星君在自己家中，爲何行動如此鬼祟？」好奇心大起，決意去看一看。他見四處沒有別人，便走至窗台下，凝神細聽起來。

只聽裘星君道：「夫人，這次咱們眞的是招狼入舍了！」

一個女人道：「現在還說這些有什麼用？肉在刀俎上任人宰割，尚有何言？」

「夫人，剛才那小畜生叫我三日之內，便要把飛星劍法及摘月法的秘笈交給他，你說老夫能不生氣？能不後悔？當日若不是你貪人家的聲名勢力，何會有今日？招個無用的女婿，總好過引狼入舍！如今眞個是求生不能，求死也不能！」

秦珮幽幽地嘆息道：「後悔又有何用？當時你何嘗不是讚成？」

「愚夫素來聽你的，這一次也聽你的，却是個大錯！現在你叫老夫怎辦？」

秦珮冷冷地道：「大不了把秘笈交給他便是，何必多煩惱？」

裘星君聲音一變。「這是我裘家的家傳武學，交給那畜生，叫愚夫死後，如何向列位祖先交代？」

「這就難說了，要面子便別要命，要命便沒面子，魚與熊掌，任你選擇！」

裘星君長嘆一聲。「老夫早知跟你說也是白廢！」

「那就省了吧！不過老娘告訴你，你不想要命，老娘可還想活！」

裘星君沉聲道：「你要爲夫做不肖子孫，爲夫無論如何不聽你的！」

「你不把秘笈交給鶴兒，老娘便先不饒你！」

「哼！」裘星君拍了一下桌子，推門而出。

蕭劍鳴跟在他背後，走了幾步，裘星君便發覺了，一回頭見到一個陌生人，心頭一驚，正想喝問，蕭劍鳴已「殊」的一聲，示意他噤聲。

「裘叔叔，我是鳴兒！」蕭劍鳴揭開面具，現出本來面目來。

裘星君又驚又喜，幾乎驚呼出口，蕭劍鳴戴回面具，道：「裘叔叔，咱找個地方談談！」

「好吧，請跟老夫到書房。」

兩人蛇行鼠伏，走入書房，也不點火，便把門關上。

裘星君心中有愧，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倒是蕭劍鳴道：「裘叔叔，以前的事小侄已原諒了你，問題是你如今怎會淪至如此田地？難道那個丁乘鶴武功比你還強？即使如此，也無須如此怕他！」

裘星君長嘆一聲：「鳴兒能原諒老夫，老夫却仍耿耿於懷，深深後悔。唉——說來也是報應，當年老夫叫人在茶葉內落藥，不想後來自己也因此着了道兒！」

「可是丁乘鶴下的麼？」

「正是那小畜生！」裘星君恨恨地道：「他下了一種叫做『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藥，吃了之後，全身酸軟無力，如萬蛇千蟻噬心，當眞是求生不能，求死也不能，若無他丁家的獨門解藥，痛苦不能消失！最厲害的是，發作時，雖然痛苦萬分，但又不會死！」

蕭劍鳴吃了一驚，道：「這是什麼藥？竟如此霸道？小侄當眞是聞未所聞！」

裘星君苦笑道：「老夫在這之前又何嘗聞過？」

「這姓丁的到底是什麼來路？」

「他老子丁殘雲外號『劍聖』，你大概聽過！」

「什麼？『劍聖』丁殘雲？他不是江南的白道盟主麼？怎會如此陰毒？」

「丁殘雲野心勃勃，一直想做武林盟主，但江北同道頗多人反對，所以他一方面把勢力滲入江北，一方面，暗中製下那種歹毒的藥物，控制江北武林高手，要大家聽令於他，三來又不斷搜索各派的絕技，把之據爲己有！」

「如今這老豺狼呢？」

「老畜生平日四處活動，今日不在府內！鳴兒，趁現在你還未暴露，趕快離開吧！」

「不行，小侄一定要除去此獠！叔叔你們中了那種藥多久發作一次？」

「每天日出之時，發作一次，是以丁畜生每天早上都得把解藥先給咱們服下。三日不服，便會氣絕！」

「可有斷根的解藥？」

「當然有，不過藏在老畜生身上！」

蕭劍鳴沉吟了一會，又問：「珠妹可曾服了此藥？」

「她又豈能免於難？」裘星君又是一聲長嘆，「老夫一念之差，却要累她受苦了。」

蕭劍鳴又沉默了一會才再問道：「不知珠妹有了孩子否？」

裘星君苦笑道：「那小畜生風流好色，婚後不過三個月，又買了好幾個歌姬回來，日夕跟那些賤人尋歡作樂，把我女兒也冷落了！」抬頭反問，「鳴兒你呢？已有幾個孩子？心兒溫柔聰明，你眞是有福氣！」

「小侄已有一男一女！」

話音剛落，忽然有人叫道：「丁盟主駕到，請裘莊主接駕！」

裘星君猛吃一驚。「鳴兒，你匿在書房內，不要現身，老夫尋到機會再來帶你離開！」說罷連忙開門匆匆出去。

接着，外頭亮起一片燭光，蕭劍鳴伏在窗外偷偷望出頭去，只見走廊上站滿莊丁，都是手上拿着蠟燭，裘星君面無表情地立着。

不久，外面走來一個身材高大，神色十分威武，却長着一管鷹鼻的中年漢子，披着一襲黑色的披風，腰懸長劍，行動之間，睥睨一切。

裘星君彎腰拱手道：「老朽裘星君恭迎盟主大駕光臨！」

丁殘雲輕捋一下短鬚，唔了一聲，道：「親家不必多禮，犬子呢？」

「在摘月樓上。」

丁殘雲想了一下，道：「叫個人去叫他來，老夫在偏廳等他！」

「是，是，裘壽，還不快去請姑爺過來？」

蕭劍鳴身子忽地一震，忖道：「此人的身材聲音，怎地如此熟悉？咦，莫非……莫非便是殺死爹的兇手？」再一想更覺大有可能。

他霍地自後窗射出去，飛向摘月樓。

× × ×

蕭劍鳴對裘府的地形雖然不熟悉，但這摘月樓，他可是來過，所以先那家丁一步，飛上二樓的走廊柱後。

過了一陣，裘壽才走了上來，叫道：「姑爺姑爺，親家回來，叫你到偏廳去見他！」

一忽，只聽樓內一片悉悉索索聲傳出，接着有人道：「得啦，我稍候便去！」

裘壽急忙下樓，蕭劍鳴急吸一口氣，把勁力佈滿全身，準備丁乘鶴一出，立即把他擒下來。

樓內亮起火來，隨之有人推門出去，蕭劍鳴見是個錦衣青年，知必是丁乘鶴無異，急躍而出，長劍疾刺其背後！

丁乘鶴身手也不錯，雙肩一閃，「撲」的一聲，長劍擊在燈籠上，登時熄滅。

蕭劍鳴一劍落空，左掌橫掃而出；丁乘鶴急忙一蹲，可惜稍慢一步，肩頭吃掌風掃過，一陣火辣辣的疼痛！

幸而他反應快，趁勢在地上一滾，避過蕭劍鳴一劍，脫口呼道：「有刺客！快來人！」

蕭劍鳴心頭急，長劍連刺三劍！黑暗之中認位奇準，都是刺向丁乘鶴的要害！可是丁乘鶴身子在走廊上連滾幾下，可是走廊狹窄，利攻不利守，只聽「嗤」的一聲，肩頭再着一劍，鮮血立即迸出！

可是丁乘鶴也在這剎那，抽出佩劍，彈腰躍起，舉劍反刺。

蕭劍鳴懷疑其父便是殺父仇人，鬪志極盛，飛鷹劍法絕招一招緊似一招，把對方的攻勢盡皆壓下去！

丁乘鶴身上有傷，身手大受影响，只幾招又着了一劍，蕭劍鳴右脚一抬，「砰」的一聲把他踢翻，再一劍指在他喉前三寸！

此刻，裘府的人才趕了過來，火把把周圍照得光如白晝。

蕭劍鳴左手手指一落，點住丁乘鶴的痳穴，一把把他提起，喝道：「要命的便退開去！」飛身一躍，翻上屋頂。

丁殘雲聞報急趕了過來，喝道：「何方妖孽，胆敢來此放肆！」一見自己的寶貝兒子已落在人手上，不由吃了一驚。

丁乘鶴平日無惡不作，實際極爲貪生怕死，見父親現身，忙叫道：「爹爹，趕快救下孩兒！」

蕭劍鳴把劍一橫，架在丁乘鶴脖子上，冷冷地道：「姓丁的你若敢踏前一步，某家便先把你寶貝兒子殺掉！」

丁殘雲心頭震怒，臉上却不動聲息地道：「閣下是誰？脅挾小兒意欲何爲？」

蕭劍鳴哈哈笑道：「某家程三刀，想借你兒子一命，向你討幾顆『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解藥！」

丁殘雲臉色一變。「老夫跟你素沒來往，你要那解藥做什麼？」

「這個你可管不着，你到底答應不答應？」

丁殘雲道：「老夫身上只剩一顆，就以一顆交換如何？否則，請先把小兒放下，餘者過幾天你再來取！」

「嘿嘿，你以爲程某是三歲小孩麼？」蕭劍鳴喝道：「你若不肯，你兒子程某便先帶走了，待你有了解藥，再來與你交換！」

說罷抓住丁乘鶴的背衣，飛身躍下，丁殘雲奔前一步，蕭劍鳴手腕一緊，丁乘鶴喉皮裂開，嚇得尖聲大叫：「爹——」

「再不退，程某可不客氣了！」

丁殘雲只得後退幾步，目送兒子被人抓起越牆而去，忙喝道：「裘星君，你們快跟老夫追去，若有什麼閃失，老夫先要你們塡命！」

裘星君心頭大喜，臉上却不敢露出絲毫神色，忙叫妻子兒子及女兒跟着丁殘雲追了出去。

× × ×

一行人，有如追風逐電般，出了洛陽城。

黎明前，天黑如漆，風雪却更大了。

蕭劍鳴手上提人，奔了一陣，氣力稍弱，便索性停了下來，喝道：「你眞以爲程某不敢殺你兒子麼？」

丁殘雲道：「老夫身上眞的沒有解藥，如何跟你交換？」

「程某如何相信你？」

丁殘雲自身上摸出一顆解藥，道：「只有這一顆，你要是不要？」

蕭劍鳴沉思了一陣，道：「好吧，你先給裘家的人服下去！」

丁殘雲一怔，脫口問道：「你跟裘家有何關係？」

「程某要先看他們服後是否有效！」

丁殘雲冷嘿一聲。「老夫給俺媳婦服食，你相信不相信？」

「隨你！」

「好，珠兒，你接住！」

裘明珠伸手一接，忙把藥丸抛給裘星君，道：「爹，這是眞的解藥，你快服下去吧！」

裘星君反手把藥抛過去，道：「珠兒，還是你服下去吧！」

丁殘雲老謀深算，忙道：「珠兒，你還不給老夫趕快嚥下去！」

裘明珠叫道：「不，女兒忍辱偷生尚有何趣，還是爹把藥服下去吧！」

裘星君大急，忙道：「鳴兒，你快勸她服食！」

「鳴兒？」秦珮及裘明珠同時一怔。

丁殘雲見蕭劍鳴身子微微震動，心知有異，連忙飛撲裘明珠！

裘星君在這時刻只好不顧後果，迎向丁殘雲，喝道：「休傷我女兒！」

蕭劍鳴也是心頭大急，抽劍刺向丁殘雲，裘星君急忙喝道：「珠兒，還不快把解藥服下，否則老夫便自碎天靈蓋在你眼前！」

裘明珠無可奈何只得把藥丸服了下去，隨即跌坐地上運功化開藥力，秦珮見丈夫不理自己心頭憤怒，並不上前圍攻。

丁殘雲雖然驍勇，但以一敵二，却落了下風。

裘星君見蕭劍鳴劍法比前大進，喜不自禁地問：「鳴兒，你身上不是有頑疾，無法把氣提足麼？」

「心妹已爲小侄醫好！」

此話剛說罷，裘星君，秦珮以及裘千秋全都大叫一聲，滾落地上啼叫起來。

丁殘雲哈哈一笑。「小子，你還嫩一點，放鬆了老夫兒子，可是致命傷啊！」長劍迸出一片光芒，急捲蕭劍鳴。

蕭劍鳴見他劍法跟殺父仇人一模一樣，嘶聲叫道：「原來家父便是被你殺死的！丁殘雲，少爺今日跟你拚了！」

丁殘雲冷笑一聲道：「你死鬼父親是誰？」

「家父蕭谷陽！」蕭劍鳴揭下面具。

「哈哈，原來你是漏網之魚，今日倒是天賜良機，讓老夫斬草斷根啊！」

蕭劍鳴急嘯一聲，劍勢大盛，一口氣連使一十八招，扳回不少攻勢。

丁殘雲掌劍齊施，見招破招，揮洒自如，看來蕭劍鳴近年來技藝雖然大進，但與仇人相比仍然尚差了一兩籌！

丁殘雲既有「劍聖」之稱，其劍法自有獨到之處，近年來又得了江北不少名家劍譜，採長補短，揉合在自身的劍法上，威力更大，五十招過來，丁殘雲長劍如閃電般一捲，劍尖經已挑破蕭劍鳴背上衣衫，幸而不曾受傷。

蕭劍鳴吃了一驚，長劍化攻爲守，希望裘明珠運功圓滿，可以助己一臂之力。

丁殘雲是成精的狐狸，如何不知他的心意？冷哼一聲，長劍攻勢更盛！蕭劍鳴拚力抵抗，只見一陣「叮叮噹噹」的金鐵交鳴聲後，丁殘雲左掌挾勁，猛地拍了出去！

這一掌他蓄勢而發，凌厲的掌風把地

上的積雪激起半天高，劈頭劈腦襲向蕭劍鳴的胸膛。

蕭劍鳴連擋對方七劍，早已手臂酸麻，一個站立不穩，退後一步，刹那，丁殘雲的掌風已至，好個蕭劍鳴，縱身一躍，避過那股掌風！

可是丁殘雲老謀深算，把一切變化早已計算在內，雙脚稍爲一頓，身子掠起，長劍急刺蕭劍鳴的小腹！

這一劍，謀定而動，幾與蕭劍鳴同時發動，眼看長劍即將刺入小腹！好個蕭劍鳴，臨危不亂，猛吸一口氣，身子倏地急升三尺！

「嗤！」長劍在蕭劍鳴大腿上割下一片皮肉下來，鮮血洒在雪地上，似梅花般鮮艷！

蕭劍鳴吃痛，一口眞氣幾乎散掉，跌落地上，刹那，丁殘雲長劍又再劈至！

蕭劍鳴咬牙揮劍一架，再度吸氣，借力飄升半丈！

丁殘雲大笑，不再去追趕，仗劍立在地上，大笑着說道：「老夫不信你不要下地！」

蕭劍鳴心頭大震，這正是飛鷹劍法的破綻所在，一連使了三招，都讓丁殘雲擋開，身子三起三落之後，眞氣已濁，再也無法飛起，只得冉冉下降！

丁殘雲的攻勢在這刹那才猝然發動，劍網舖天蓋地般往蕭劍鳴洒下！

蕭劍鳴兩脚立地，對方長劍已到，來不及換氣，慌忙舉劍招架！

只聽「噹」的一聲，虎口迸裂，手中長劍脫手飛出！

白光一閃，丁殘雲的長劍又至，蕭劍鳴心胆俱裂，千鈞一髮之際，和身伏地一滾！

丁殘雲冷笑一聲：「看你逃躲得了幾劍！」

話音未落，裘明珠已自地竄起，手中長劍急刺丁殘雲後背：「老賊，我跟你拚了！」

丁殘雲冷哼一聲，轉身迴劍把裘明珠的劍擋開。「丫頭，你想死！」

裘明珠一退即進，長劍似瘋子般亂揮亂刺！

蕭劍鳴喘了一口氣，心神略定，忍着痛，撲向倒在地上的丁乘鶴，喝道：「老賊，你要不要你兒子的命？」

話音一落，丁殘雲亦已經制住了裘明珠，冷笑一聲，說道：「咱們以人換人如何？」

蕭劍鳴緩緩站了起來，左手緊緊抓住丁乘鶴，右手放在他的天靈蓋上，一抬頭，天際經已發白，沉吟一下，道：「好，我喊三聲，大家立即放人！」

「諒你也不敢使詐，這裏有裘家四條命，老夫不怕會虧本！」

「一、二、三、放！」

兩人同時把人拋出，丁殘雲也不伸手接人，身子竄起，越過裘明珠的頭顱，撲向蕭劍鳴。

蕭劍鳴已是强弩之末，如何還能抵擋，加上手上兵器已失，不敢應戰，偏身移開半丈！

丁殘雲那裏肯放過他，脚尖一點，再度撲去！

不料，躺在地上的裘星君忽然如受傷的豹子般竄了起來，十指如鋼鈎般抓在丁殘雲的後背！

這一下變生肘腋，丁殘雲一時之間，想不到天已發亮，藥力已退，裘星君已恢復了氣力，竟然閃避不開！

不過他是梟雄，豈肯輕易屈服，在那刹那間，長劍反手刺出！

裘星君藥力剛退，氣力還未完全恢復，却又不肯放手，千鈞一髮之際，擰腰一掄，把丁殘雲扳倒，兩人立即在地上滾動起來。

裘星君氣力不繼，忙叫道：「你們還不快下手？」

裘明珠仗劍衝前！說時遲，那時快，丁殘雲已掙脫裘星君的糾纏，飛起一脚把他踢翻，同時反身迎向裘明珠！

這刹那，他把後背的空門全部露了出來，蕭劍鳴兩手一揮，袖管內的那三口飛刀同時飛出！

「噹！」丁殘雲的劍擊飛裘明珠的佩劍，金鐵交鳴聲把飛刀的破空之聲掩蓋過去，丁殘雲正想標前制住裘明珠，只聽「撲撲撲」三聲，那三口飛刀，全部釘入他的後背！

刹那，一切動作全部靜止了，良久，裘明珠才大叫一聲，扶起裘星君，一探鼻息，却早已氣絕，不由痛哭起來。

裘千秋及秦珮齊聲大叫，撲向地上的丁殘雲，四隻手在他身上一陣亂掏亂摸，半晌，秦珮悲呼一聲：「他……他身上眞的沒了解藥，我……我不是……不是也……」她身子忽然猛烈地顫抖起來，一忽，突然又狂笑起來：「死了也好，死了也好……全部都死了最好……哈哈哈……哈哈哈……」

笑聲一起，忽然瘋狂般飛掠出去，看情形經已瘋了。

裘千秋目光一掠，看見地上的丁乘鶴，精神一振，解開他的啞穴厲聲喝道：「快說，解藥在那裏？」

丁乘鶴驚慌地道：「解藥只有我爹才懂得調製……」

裘千秋大喝一聲，右掌猛地擊落，只見「拍」的一聲，丁乘鶴頭破腦裂，登時氣絕！

裘千秋像一頭發瘋的豹子似的跳了起來，倏地拾起地上的長劍，抹向自己的脖子！

刹那間，天地間好像只剩下蕭劍鳴及裘明珠兩人，兩人被這景象，嚇得說不出話來。

天色亮了，但風雪越來越大，似欲把人間的一切恩怨都埋掉……

× × ×

臘月三十，天已黑，雪霽風未止。

石屋內一個孩子問道：「娘，爹呢，爹不回來過年？」

一個女人道：「乖，爹明年就回來看你！」

屋外忽有人答道：「誰說的？爹現在就回來！」

白慧心連忙把門拉開，只見門外站着含笑的蕭劍鳴，以及神情落寞悲傷的裘明珠……

（全文完）

廿世紀的壯舉

最冷的地域

刀戈・譯

Captain Robert Falcon Scott

南極在南極洲南一〇四〇公里，一九一〇年時，誰最先抵達南極，便會獲得殊榮。於是，挪威探險家阿孟森首先雄心萬丈，當時他的船「法蘭號」正在首途南極洲，因此便用無綫電向史葛德挑戰，看誰最先抵達南極。不過，他們却同時於一九一一年一月抵達南極洲，但阿孟森却是在前一年十月二十日起航，到了十一月十七日，離開南極僅四百八十公里，但史葛德却由於種種意外，直至前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才能成行，不過話雖如此，到了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他的探險隊已經走過了南極洲一千二百公里的雪原，離開南極僅八十公里。在最後這一段路上，史葛德的探險隊僅餘四名成員而已。到了一月十六日，史葛德發覺他們的所在是南緯八十九度四二，已經非常接近南極。無奈兩個鐘頭後，他的一名隊員寶華士朝前一望，竟然發現前面已經插着一面挪威旗幟，顯然史葛德是給阿孟森打倒，但前者仍舊本着體育精神，準備前往向阿孟森道賀，不料來到他們的篷帳時，這位挪威探險家却留下了一封信給史葛德，說他們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已經到達，這跟史葛德到達的日期——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相差剛好是一個月。史葛德失望之餘，只好認輸，灰溜溜地揷上一面英國旗，和挪威旗一起拍照留念。史葛德心中暗忖，希望在回程上可以搶先回到基地，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在那回程的一千二百八十公里上，史葛德和他的探險隊成員，都一一凍死了，消息斷絕了之後七個月，才由艾堅遜發起組織一支搜索隊，前去找尋他們，到了該年十一月十二日，才在南極洲某地發現一個廢置的篷帳，找到了史葛德的日記，才了解這一齣悲劇。

（完）

短篇武俠故事

虯髯客

秦紅·文
黃耀基·圖

賭船送賊

深夜。

天上無月，風在樹梢上肆虐，一個管家打扮的老人單獨站在一株高大的樹下，頻頻引頸眺望着前面的路上，看樣子是在等人……

忽然，一條黑影悄然出現在他後面，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說道：「你是羅府的老管家吧？」

老人冷不防嚇了一大跳，差點心臟痲痹，撫着心口道：「你……你怎的不聲不響就來了？嚇了我一大跳！」

來者是個面孔瘦削的漢子，眉宇間透着一股強悍之氣，雖然身上未携帶武器，誰都看得出他是江湖上混的人物。

他露出一口白齒，衝着老人嘿嘿一笑道：「城裏的褚分舵主說你要一個人？」

老人驚魂一定，上下打量他一眼，問道：「就是你？」

瘦削漢子點頭道：「是。」

老人道：「你貴姓大名？」

瘦削漢子陰惻惻一笑道：「你要一個殺手，我就是你需要的人物。」

老人又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似乎嫌他身材不够雄壯，表示懷疑道：「你殺過人麼？」

瘦削漢子道：「還吃過人。」

老人道：「我要僱請的人，必須有能力以一對十，你能麼？」

瘦削漢子道：「那要看要對付的是甚麼樣的人物而定……」

請君入甕

老人道：「譬如衙門裏的差役。」

瘦削漢子道：「那樣的話，我可以一對二十。」

老人仍表懷疑。

瘦削漢子猛可吐掌，五指如爪，一下抓住老人的胸襟，單掌將他高高地舉了起來。

老人嚇得手忙脚亂，急道：「行了！行了！我相信你就是了！」

瘦削漢子將他放下，笑了笑道：「那麼，你要我幹甚麼，快說吧！」

老人喘了幾口氣，才說道：「我是羅府的管家，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我們羅府……」

瘦削漢子道：「城裏的褚分舵主告訴我，說你們羅府是城裏的首富，又有錢又有勢，你們老爺在朝爲官，說是甚麼……甚麼……」

老人道：「正三品的武義都尉！」

瘦削漢子淡淡道：「嗯，這個官兒幹甚麼的我攪不清楚，反正我知道你們羅府在城裏是顯赫之家，就連知縣大人也得看你們的臉色。」

老人道：「可是我家少爺出事了。」

瘦削漢子又輕嗯一聲道：「這個我也聽褚分舵主說過，他說你家少爺在地方上是個花花公子，常常仗勢欺壓百姓，看見標緻的姑娘就不放過，毀在你家少爺的良家婦女爲數不少……」

老人皺起眉頭，顯然很不喜歡他的數落。

瘦削漢子毫不客氣，繼續說道：「那知縣大人懼怕你們羅府的財勢，不敢辦你家少爺，你家少爺便越來越肆無忌憚，上個月爲了搶奪一個姑娘，居然指揮惡僕把那姑娘的哥哥打死了。這下子引起全城的公憤，有上千人持械將你們羅府圍得水洩不通，要打死你家少爺爲地方除害，知縣大人一看事情鬧大了，才不得不將你家少爺抓入縣牢，表面上說是要重辦，其實是在保護你家少爺的安全。」

他說到這裏，咧嘴一笑道：「我說的沒錯吧？」

老人板起冷面孔道：「沒錯，不過你以這種口氣說話，到底你是應雇來的呢？還是——」

瘦削漢子接口笑道：「當然是應雇來的，我是殺手，我不管雇主是善是惡，只要出價能使我滿意，我甚麼都幹！」

老人問道：「你要多少？」

瘦削漢子聳聳肩道：「這要看你們要我幹甚麼而定。」

老人道：「由於全縣老百姓都在密切注意這件事，知縣大人十分爲難，便將案情呈報所屬知府，那位知府大人便下令將犯人遞解，要親自審判。這位知府與我家老爺沒有交情，而且據說爲官清正，我家少爺若是落到他手裏，只怕凶多吉少，所以……」

瘦削漢子道：「哦！你們要我救他出來？」

老人點頭道：「是的，後天上午，知縣大人將派人遞解我家少爺上路，我要你在路上攔刦，把他救出來。」

瘦削漢子道：「救他出來，官司就能了麼？」

老人道：「這你別管，只要救他出來，我們自有辦法解決一切。」

瘦削漢子問道：「押解犯人的差役有幾個？」

老人道：「聽說有十個。」

瘦削漢子道：「走哪條路？」

老人道：「就是眼前這一條。」

瘦削漢子道：「這件事十分棘手，沒有五千兩銀子我不幹。」

老人一口應允道：「就給你五千兩，但此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你要有把握才行。」

瘦削漢子道：「殺死十個差役在我並非難事，我要知道你們如何付錢給我。」

老人取出一張銀票遞給他，道：「這是一千兩銀子，你先收下，得手後立刻將我家少爺送去隣縣馬鞍山上的山神廟，屆時我們會付給你四千兩銀子。」

瘦削漢子接過銀票看了看，隨即收入懷中，道：「其餘四千兩，我不要銀票，你們折算珠寶付給我好了，我拿了便立刻遠走高飛。」

老人點頭道：「好，一言爲定。」

瘦削漢子道：「你回去吧。」

老人道：「你可不能食言啊！」

瘦削漢子笑道：「放心，我若是騙了你們這一千兩銀子，城裏的褚分舵主頭一個不會放過我。」

老人笑笑道：「正是，那我走了。」

他拱拱手，正要拔步走，忽聽附近黑暗中有人長笑一聲道：「慢着！」

話聲中，老人只見眼前人影一閃，定眼再看時，登時驚得魂飛魄散，雙脚發軟，一跤跌倒在地！

原來，就這麼一瞬間，眼前已發生了驚人的變化，那瘦削漢子的一顆腦袋忽然不見了，血從頸上斷口噴出，身子一仰，摔倒地上，只抽搐幾下就不動了。

然後，老人見到了另一個人，這個人身高體大，豹頭環目，滿臉黑呼呼的鬍子，右手仗着一把利劍，左手提着瘦削漢子的首級！

那首級張大了嘴巴，可以看出他想大叫，可惜的是來人不給他時間。

「你……你……你是誰？」

老人嚇得滿地亂爬。

大漢哈哈一笑道：「別怕，我也是殺手，我是來搶生意的，我要賺這五千兩銀子！」

老人那裏肯信，一路往後縮退，邊退邊磕頭道：「好漢饒命！好漢饒命！」

大漢笑道：「我不會傷害你，我確是來搶買賣的，這小子能耐有限，絕難救得你家少爺，要救你家少爺只有我才成！」

他扔下瘦削漢子的首級，納劍入鞘，然後從瘦削漢子的身上掏出那張銀票，收入自己懷中，才又笑道：「後天初更時分，你們便在馬鞍山上的山神廟等候，我保證給你們一個活蹦鮮跳的少爺。」

語聲一頓，又道：「不過，五千兩太少，我要一萬兩，你們準備好價值九千兩的珠寶等着我吧！」

說罷，雙肩一聳，頓時不見！

× × ×

响午時分，一輛囚車在山路上出現，押解囚車的果然是十個帶刀的差役。

這條山路形勢險惡而荒凉，一邊是數十丈高的峭壁，一邊是數十丈深的山澗，站在高處往下看，山路蜿蜒如帶，此時除了出現的囚車和前後十個差役之外，看不見一個人影。

正當囚車快要通過這段險惡的山路時，驀然一聲巨响，一顆數千斤重的巨石從峭壁上翻落，刹那間如雷怒吼，山嶽震動。轟的一聲，巨石落到山路上，正好堵住了囚車的去路！

那十個差役大驚失色，紛紛拔刀出鞘，準備應變，因爲他們斷定這樣大的巨石不會無故崩落，必是人爲的，換言之，他們知道有人刦囚犯來了。

果然，巨石落下之後，一個彪形大漢似飛將軍般從天而降，飄然落到山路上。

這大漢正是前夜殺死瘦削漢子的人，他手仗利劍，凶神惡煞般往路上一站，發出焦雷也似的大吼道：「老子來救人，要命的快逃！」

那十個差役雖甚吃驚，却不慌亂，其中五個護住囚車，另五個便揮刀攻上大漢。大漢的身手實在了得，但見他長劍迎着五柄利刀一陣揮攪，只聽一片兵器撞擊的聲响過後，五個差役手上的刀全到了空中，四散飛去！

就這麼一過招，五個差役已知碰上了武林高手，他們的鬥志一下子消失得乾乾淨淨，紛紛倉皇後退，不敢再打了。

大漢邁開大步走上前，厲喝道：「要

命的快逃，不要命的留下來！」

護着囚車的五個差役見他勇若天神，個個面色大變，想打又不敢，一時呆若木鷄。

大漢獰笑道：「要死還不簡單！」話聲一落，振劍便刺！

五個差役慌忙舉刀招架，不料刀一出去，五人同時感到手臂受到强力一震，手上的刀也飛去了。

經此一來，十個差役全都喪胆，一聲吶喊，紛紛抱頭鼠竄，飛也似的往來路逃去。

大漢哈哈一笑，納劍歸鞘，走到囚車邊上，揮掌劈下，連劈三掌，囚車便告粉碎。

囚車裏的羅少爺，年紀才二十出頭，有一張可愛的娃娃臉，不過這時他也被大漢的神勇嚇得目瞪口呆，做聲不得。

大漢探手一把將他扯出來，又一掌劈開他手上戴着的枷鎖，笑道：「羅少爺，你受驚了。」

羅少爺一張娃娃臉縮成了一團，全身發抖道：「多謝……多謝好漢救命，小可……沒……沒齒不忘！」

大漢嘿嘿笑道：「不用多謝，老子要的是錢！」

羅少爺一聽，一顆吊得高高的心才放了下來，連連點頭道：「是是，小可的家人已準備好了銀子，好漢只要送小可去到馬鞍山的山神廟，便有銀子可拿，你貴姓大名？」

大漢笑道：「我是殺手，沒姓名。」

羅少爺道：「是是，你的武功好厲害，褚分舵主果然有一套，能够請到你這位武林高手，眞是太好太好了。」

大漢說道：「走，我這就送你去馬鞍山！」

說着，拉着他拔步便走。

羅少爺的步子沒他大，被他扯得踉踉蹌蹌，嘴裏連叫道：「慢一點，慢一點，小可走不快啊！」

大漢不耐煩，猿臂一伸，將他攬腰抱起，健步如飛的奔離山路，來到平野上，才將他放下，讓他自己走。

羅少爺快步跟在他身後，問道：「這地方距離馬鞍山多遠？」

大漢道：「七十里路。」

羅少爺面色一懍道：「我的天，我怎麼能走七十里路，有沒有馬車可坐？」

大漢道：「沒有。」

羅少爺聽了很不高興，罵道：「羅福那個老東西眞不是東西，他應該準備一輛馬車才是啊！」

大漢不答，大步前行。

走了十幾里路，羅少爺已是累得滿身大汗，氣喘如牛，道：「不成，我走不動了！」

大漢仍不答理，繼續大步前進。

羅少爺勉强跟上，央求道：「好漢，你走慢些成不成？」

大漢這才開口道：「不成，要這樣走怎能在初更趕到馬鞍山。」

羅少爺叫苦道：「可是已經我走不動啦！」

大漢道：「走不動也要走，你玩女人就有力氣，怎麼走路就沒力氣？」

羅少爺聽了有些困窘，不敢再開口。

這樣又走了三四里路，他的雙脚好像拖着沉重的脚鐐，一路跌跌撞撞，忍不住又叫苦道：「不成，我從來沒走過這麼遠的路，還有多遠呀？」

大漢道：「還有五十多里。」

羅少爺絕望的道：「天哪！這不累死我才怪，你……你可不可以揹着我走？」

大漢停步道：「揹你？」

羅少爺道：「是，好不好？」

大漢笑說道：「我只管救人，不管揹人。」

羅少爺道：「可是，你一舉手之勞就賺了五千兩銀子——」

大漢打岔道：「不對，是一萬兩！我已經跟你們那位老管家說得明明白白，少一兩都不成！」

羅少爺奇怪道：「不是說好五千兩的麼？」

大漢道：「五千兩那個不是我，他已經被我幹掉了，我要一萬兩！」

羅少爺道：「那你揹我走。」

大漢搖頭道：「我只幹份內之事，你要我揹着你走，須得再講價錢。」

羅少爺道：「你要多少？」

大漢道：「一里路一百兩，這裏到馬鞍山就算五千里好了，你再給五千兩，我便揹着你走。」

羅少爺實在走不動了，只好點頭道：「好，我再給你五千兩便是。」

大漢道：「要是不給呢？」

羅少爺道：「不會，我們羅家是城裏的首富，各地都有我們的錢莊，要多少有多少。」

大漢笑道：「這樣的話，我要漲價了，一里路兩百兩！」

羅少爺不悅道：「你……」

大漢一笑道：「不要的話，你還是走路吧！」

語畢，掉頭再向前走。

羅少爺賭氣不肯妥協，便又跟着他走，但是野地上越來越崎嶇難行，他勉勉强强跟了一里許，兩條腿已不聽使喚，癱瘓在地道：「我眞的走不動了，兩百兩就兩百兩吧！」

大漢道：「不，現在又漲價了，一里路三百兩，三五一十五，要我揹你到馬鞍山，須得付我一萬五千兩銀子，加上九千兩酬勞，共是兩萬四千兩。」

羅少爺大怒道：「混帳，你怎可這樣敲我竹槓，你可要攪清楚，我爹可是正三品的武義都尉呢！」

大漢道：「這樣的話，我還要漲價，現在一里路要五百兩，五五二十五，加上九千兩酬勞，一共是三萬四千兩！」

羅少爺氣得差點七竅生烟，哇哇大叫道：「你……你太豈有此理了！」

大漢哈哈笑道：「你們羅家各地都有錢莊，還有鳥飛不過的田地，三萬多兩銀子在你們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你若是捨不得花這筆錢，那就只好跟着我走了。」

羅少爺急得哭了，道：「你……你行行好，我眞的走不動了。」

大漢回頭笑問道：「要我揹你麼？」

羅少爺哭道：「是啊！」

大漢又停步，回頭問道：「給不給銀子？」

羅少爺道：「給！給！給！」

大漢道：「三萬四千兩？」

羅少爺道：「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只要你把我揹到馬鞍山，我總不會虧待你就是了。」

大漢向四下望一眼，說道：「這地方荒無人烟，聽說還經常有野狼出沒……這樣好了，既然你羅少爺捨不得花這筆錢，你便在此坐着等候，我去請你們那位老管家抬一頂轎子來，如此你便可省下幾萬兩銀子。」

羅少爺一聽野狼二字，嚇得面無人色，顫聲道：「你說甚麼？這地方經常有野狼出沒？」

大漢道：「不錯，不過你放心，你羅少爺是正三品的武義都尉的兒子，你們羅府財大勢大，野狼不敢咬你的。」

羅少爺苦嘆一聲道：「我說這位好漢，你發發慈悲，別尋我開心好不好？」

大漢道：「好，我跟你說正經的，你若想保住小命，得趕快跟我走，那些差役可能已逃回縣衙，等一下大隊人馬一到，你的小命就不保了。」

羅少爺掙扎站起，一臉苦痛道：「我的脚起泡了，而且痠痛無力……」

大漢又向前走，道：「要死要活，只好隨你啦！」

羅少爺踉蹌跟去，悲聲道：「你爲甚麼不肯揹着我走？你們這些江湖人眞是奇怪……」

大漢笑道：「不是我不肯，而是你捨不得花錢。」

羅少爺道：「你要的價錢太高了，天下哪有這個道理！」

大漢問道：「哦？你竟然要跟我講道理？」

羅少爺道：「是啊！人總該講道理的，你揹我走幾十里路，居然要我給你幾萬兩銀子，天下哪有這個道理？」

大漢笑道：「你搶奪良家婦女，縱容惡僕殺人，這又是甚麼道理？」

羅少爺心頭一懍，住足道：「你……你究竟是幹甚麼的？」

大漢轉回身子，含笑道：「我是殺手呀！」

羅少爺道：「我花錢雇你，是要你救我，你跟我說這些幹麼？」

大漢說道：「是你一再講道理，所以我才會這麼說，其實我只要有銀子賺就行了。」

羅少爺道：「你揹我去馬鞍山，我送你一萬兩銀子，然後我寫一封信給你，你帶着信去京城見我父親，保證給你一個官兒做，如何？」

大漢眼睛一亮道：「當眞？」

羅少爺道：「不假。」

大漢大喜道：「好，弄個官兒幹幹，比拿幾萬兩銀子要好得多了。」

他轉身蹲下，道：「來來來，我揹着你走便了，時候不早，再不走快些，今夜初更就趕不到馬鞍山了。」

羅少爺上前往他背上一靠，大漢雙手倒剪托住他的雙腿，登時健步如飛，向前奔去。

「喂，羅少爺，聽說全城的老百姓把你恨入骨髓，那天有上千人持械將你們羅府團團圍住，有這回事麼？」

「有，幸好知縣大人趕快派人前來解危，否則……哼，那些人眞是大驚小怪，失手打死一個人，賠幾個錢就行了，居然還敢暴動，眞是大胆妄爲！」

「對對，那些老百姓眞是豈有此理，他們也不想想你是何等人物……」

「我告訴你，他們即使把我押解去知府那裏，我也有辦法脫身！」

「哦，你有甚麼辦法？」

「我已聘請最著名的訟師替我寫狀子，而且又派專人趕去京城通知我爹，我爹可在京中就便疏通，那位知府大人想辦我，門都沒有！」

「官府奈何不了你，可是老百姓却不放過你，你怎麼辦？」

「這回我脫了身，改天往京城一跑，他們要想找到我，何異大海撈針。」

「對對對……」

×　×　×

初更時分——

大漢終於揹着羅少爺到馬鞍山的一座山神廟。

當他將羅少爺放下時，那位老管家羅福已從廟中迎出，笑嘻嘻道：「謝謝！謝謝！你這位好漢眞是言而有信，是眞太好了！」

大漢道：「我要的珠寶呢？」

老管家立刻從懷中取出一袋東西交給他，笑道：「這些珠寶價值九千兩，你看看吧。」

大漢看看袋中的珠寶，很高興地說道：「好極了，好極了！加上前天晚上那張一千兩銀票，這回我賺了一萬零二十兩的銀子。」

老管家一怔道：「怎麼是一萬零二十兩的銀子？」

大漢說道：「另外的二十兩是別人給的。」

老管家道：「誰？」

大漢道：「城裏那些老百姓。」

老管家面色一變道：「他們送給你二十兩銀子幹麼？」

大漢笑瞇瞇地回答道：「他們要我將你家少爺帶到這裏來，講好送我二十兩銀子。」

老管家張大眼睛道：「這……這是甚麼意思？」

大漢搖頭道：「我不知道，你想知道的話，可以親自去問問他們——他們也到了！」

一語甫畢，四下人影幢幢出現，是一大羣手持棍棒的老百姓……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黃鷹·文
黃耀基·圖

風雲十七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三年之前，十七個江湖上最負盛名的殺手突然聯合起來，接下了之前沒有殺手敢接下的殺人生意，展開一連串震動江湖的大刺殺，南宮、歐陽、司馬三大世家在這連串的刺殺中也死了不少人，結果這三大世家暗中聯合起來，務求將十七殺手殺盡，現在十三個殺手已被他們誘出來，並加以殺掉，而餘下的四個是鬼書生，黑羅刹，紅纓錦衣侯，而十七殺手的頭兒却連姓名也不知……紅纓錦衣侯被三大世家的人圍攻，錦衣侯在四面受敵之下，放出十數顆丸子，丸子暴响中濃烟密佈，烟霧散盡，錦衣侯早已不知去向……

培訓下一代 璞玉露光芒

錦衣侯知道這個女人很厲害，否則也不會有黑羅刹的外號，但他也知道這個女人對自己情深一片甚至不惜爲自己一死。

這所以他歎氣。

黑羅刹挨着他坐下，輕聲道：「你不知道我一直都在跟着你。」

錦衣侯「嗯」的一聲，道：「這一次全仗你給我那些烟丸子，否則，不難爲三大世家的人所算。」

黑羅刹道：「有我呢，難道我會袖手旁觀？」

錦衣侯道：「憑我們二人，還不是他們的對手。」

黑羅刹道：「江湖上傳說，三大世家聯成一氣，對付我們，原來事實。」

錦衣侯道：「找到我，十七殺手剩下來的只怕沒有多少個了。」

黑羅刹目光一遠，道：「你那隻信鴿是給鬼書生的？」

錦衣侯頷首，道：「鬼書生就在附近，三大世家下一個要對付的，應該就是他了。」

黑羅刹奇怪道：「他的生死與你有何關係？」

「我正要他替我殺一個人。」

黑羅刹一怔又問：「三大世家的？」

錦衣侯搖頭。「那個人與三大世家一些關係也沒有。」

黑羅刹道：「是你的仇人？」

「可以這樣說。」

「怎麼不交給我？」黑羅刹微嗔。「難道你連我也放心不下？」

錦衣侯悠然道：「我只是覺得，這件事最好由鬼書生去解決。」

黑羅刹再問：「那個人武功怎樣？」

錦衣侯沉吟着，說道：「相信已在我之上。」

「那鬼書生怎會是他的對手？鬼書生連你也比不上。」

「由他來動手，我可以安心在一旁摸清楚那個人的武功路子。」

「若是由我來？」

「你以爲我會忍心袖手旁觀？」

黑羅刹的臉頰，立時浮起了兩個紅暈，偎進錦衣侯懷中。「想不到你這樣關心我。」

錦衣侯微喟。「你曾經救過我的命，這一次，若非你的烟丸，我只怕又難逃一死，救命之恩不報倒還罷了，若是還安排你走上一條死路，叫我如何過意得去？」

黑羅刹搖頭。「你還是記着那些。」

錦衣侯道：「我也想忘掉的，可惜到現在我的記性還不壞。」

黑羅刹輕笑一聲。「看來你實在不適合做一個殺手。」

「你也是。」

黑羅刹看看錦衣侯，欲言又止，一會才說道：「你還沒有告訴我你那個仇人是什麼人。」

「他姓葉，雙名孤鴻，是萬劍山莊的人。」

「萬劍山莊？」黑羅刹一怔。

錦衣侯緩緩接道：「這個人現在雖然名不經傳，他若是不死，只要他走在江湖上，不出三年——」

他沒有說下去，黑羅刹也沒有追問，只是道：「我明白。」

錦衣侯吁了一口氣，道：「我一心在先解決這個人，豈料現在又出了三大世家的事。」

黑羅刹笑笑。「我們在暗，他們在明，只要我們不理會，難道他們能够將我們找出來？」

錦衣侯道：「這是事實，問題只在我們是否能够眞的袖手旁觀。」

黑羅刹沉默了下去，錦衣侯也沒有再說話，目光再遠。

天外一片清朗。

× × ×

一個殺手能活上多久，除了看他的本領，還要看他的保密功夫，差不多越是有名的殺手，接生意的方式便越是巧妙。

鬼書生並不例外，只是巧妙得有些兒老套。

要買他殺人，首先得找着他的聯絡人，那必須經由熟人介紹，還要經過一些錯綜複雜的安排。

聯絡人是一個老蒼頭，據說亦是鬼書生的忠心僕人，大多數的事情他都能够作主，若是他答允，並提出價錢，你只須如數將錢留下，便可以安心回去，等待好消息。

若是他不能够作主，也不會讓你等上多久，他會儘快以鴿子與鬼書生聯絡。

那些鴿子全都是「千里還」名種，又由老蒼頭分成兩種，一種聯絡鬼書生。另外一種則是交給那些三心兩意的客人。

若是你拿不定主意應否立即將對方殺掉，你可以將錢放下，另付一些錢將一隻鴿子帶走，到拿定了主意才將鴿子放回，老蒼頭在接到鴿子之後，便會通知鬼書生採取行動，當然，無論你將鴿子放回與否，錢都是不能够取回的了。

每一隻鴿子都有編號，刻在銅管上。

「千里還」是鴿中名種，除非有什麼意外損傷，否則一年半載，仍然能够辨路飛回。

也很少人要一年半載才能够決定一件事。

將近黃昏。

× × ×

一隻鴿子從天外飛下，沿着一條大河飛前，飛向遠處的一座莊院。

這一隻也是鴿中名種「千里還」，雖然並不是錦衣侯放出的那一隻，卻與錦衣侯那件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也正是老蒼頭在收到錦衣侯的鴿子後，放出來通知鬼書生，告訴鬼書生已可以執行那一件殺人的工作。

大河靜寂，臨河的一株大樹下，一個頭戴竹笠的老漁翁正坐在河邊的一方巨石上垂釣。

鴿子剛要飛過，老漁翁手中的釣竿突然揚起來，魚鈎曳着鋼綫飛入空中，幾下飛舞，竟然將那隻鴿子纏一個正着。

鴿子雙翼亂拍，却是怎也掙不開。

老漁翁把竿一收，手一探，便將鴿子抓在手中，接從鴿腿上縛着的銅管抽出一張紙條來，迎風抖開。

紙條上只有兩行字。

——萬劍山莊葉孤鴻

——壹千両黃金

老漁翁一怔。「葉孤鴻？萬劍山莊有這個人？」

沉吟了一會他才能將紙條捲回原狀，塞回銅筒中，接將手一揮，那隻鴿子「拍拍」的雙翼展開，疾飛了出去。

前飛不遠，一條人影突然從一株樹上掠出，天馬行空般凌空一跨，雙手將那隻鴿子揮個正着，從容往地上落下。

老漁翁一驚站起身子那個人已經在他身前七八丈處落下，一身書生裝束，頷後插一柄摺扇，面上套着一個銀光閃閃，猙獰巳極的鬼面具。

鴿子旋即從他的手中飛出，紙條同時在他手中抖開來。他看看，把手一揚，那張紙條便化作紙屑，一片片迎風飛舞散墮河面，逐流而去。

字條出手，他的目光便落在老漁翁身上，一會才將頷後摺扇取下，「刷」地打開。

老漁翁即時道：「鬼書生？」

鬼書生陰陽怪氣地應道：「白日見鬼，不是好事。」

「本來就不是。」老漁翁把竹笠取下，正是瀟湘漁隱司馬直。

鬼書生目光一寒。「原來是司馬世家的人。」

司馬直笑笑道：「不錯。」

鬼書生接問：「你這是多少次偷看我的飛鴿傳書？」

司馬直道：「多少次還不是一樣？」

鬼書生一怔再問：「是誰的主意？」

「又有什麼關係？」

「好，三大世家是存心跟我們十七人作對來了。」

司馬直笑道：「什麼十七殺手，現在只剩下四個的了。」

鬼書生混身一震。「若是堂而皇之，光明正大，我不會毫無消息，想不到名門正派的所爲，與我們這所謂邪魔外道，並無分別。」

司馬直道：「跟你們這些人談江湖規矩，不是白痴也是傻瓜。」

「說得好，還有什麼人，都給我叫出來。」鬼書生手中摺扇「拍」地闔上。

司馬直道：「該出來的時候他們自會出來。」

鬼書生怪笑起來。「這附近其實只得你一個人。」

司馬直道：「已經足够。」

鬼書生道：「司馬直，你以爲自己是什麼東西？」

「沈歸愚，你少在老夫面前來大呼小叫。」

司馬直這句話出口，鬼書生身軀又一震，終於抬手，將鬼面具取下。「你知道的實在太多了。」

面具下是一張溫厚和靄的中年人臉龐，唇上兩撮鬍子，看來更覺瀟洒。

司馬直笑道：「三大世家絕不會胡亂採取行動，杜殺任何人。」

「不錯，鬼書生就是沈歸愚。」沈歸愚接將鬼面具掛在腰帶上。

司馬直摸着鬍子，笑得更開心。「好一個名俠，原來是一個冷血殺手。」

沈歸愚接問：「你還知道我什麼？」

司馬直道：「我們掌握的證據已足够粉碎你的假面具。」

沈歸愚笑了。「若是如此，三大世家絕不會留你一個人在這裏監視我的莊院，早已經進莊院去找我算賬。」

司馬直怔在那裏。

沈歸愚又道：「現在你雖然從那隻信鴿，從我口中肯定一切，可惜你就是能够將消息送走，三大世家的人也趕不及來救你。」

司馬直道：「你縱然能够殺我，阻止我將消息送出，我的死亡已可以證明我們的推測。」

沈歸愚又笑起來：「現在殺掉一個，日後便少應付一個，我怎能不殺。」

笑語聲未已，魚鈎已向他的面門飛來，鈎的是他的雙睛。

司馬直接將釣竿一翻，插向沈歸愚小腹。

沈歸愚摺扇張開，往面門一遮，身形接倒翻出去。

釣竿插空，司馬直一聲長嘯，身形追前，釣竿連揮，魚鈎連連向沈歸愚鈎去。

沈歸愚身形飛舞，突然一式「鐵板橋」，身一彎，扇一抖，扇面「颼」地脫出扇骨，刀一樣飛斬前去！

司馬直手中的釣竿一擋之下，竟然被削爲兩截，他驚訝中不失鎮定，右腕一沉，那截連着魚鈎的釣竿插向沈歸愚面門，魚鈎却曳着鋼絲鈎捲向沈歸愚咽喉。

沈歸愚扇骨一抹，魚鈎便鈎在扇骨上，他身形一欺，左掌往下釣絲一壓，扇骨再翻「叮」的彈出了一支半尺長的利刃，往釣絲上一劃，那條釣絲便被削斷。

那只是眨眼間的變化，司馬直的反應也不算慢的了，一鬆斷竿，身形倒翻，往河裏縱去。

沈歸愚手中扇骨同時抖開，射出，二十四支扇骨一支接一支，連成差不多三丈的一條，鍊子槍般射向司馬直的咽喉。

司馬直只道是暗器，偏身一閃，那知道扇骨操縱在沈歸愚手中，一抖一吐，還是刺進了他的咽喉。

扇骨穿透咽喉，鮮血激射，司馬直一聲慘叫，身形一栽，咽喉脫出扇骨，也就曳着一股鮮血飛墮河裏。

水花激濺，司馬直疾沉了下去。

沈歸愚手一翻，扇骨摺疊收回，右手接以扇骨一敲左手掌心，大笑起來。

他那柄摺扇變化既多，每一個變化都致命，也是他的秘密。

在江湖上他是一個名俠，行俠仗義，爲人處事，光明磊落，用的兵器是一柄長劍，一柄普通的長劍，只有以「鬼書生」的身份出現，他才用那柄摺扇。

知道他那柄摺扇秘密的都是死人，到現在也許就只有一個人例外。

——司馬直！

× × ×

河水一瀉千里，司馬直只是順流泅出了三里，便從河裏冒出來。

已經近岸邊，水只是來到他的胸膛。

他喘着氣涉水走上來，右手反扼着咽喉，拇食指正好按着對穿的兩個血洞，一張臉有如白紙一樣。

血仍然從傷口不住滴下來，他緊咬牙齦，跟蹌着奮力走前。

× × ×

以劍作筆，在牆上寫下「萬劍山莊葉孤鴻」，「一千兩黃金」兩行字，司馬直再也支持不住，倒在司馬如龍懷中。

他的右手仍然緊扼在咽喉上，拇食指已深陷傷口內，也全憑這兩根手指他才能够活到現在，但現在他即使不將手指拔出來，也不能够再生存下去的了。

劍是南宮靈的劍，才從司馬直手中跌下，便給南宮靈接回。

司馬如龍將司馬直屍體放下，面色鐵青。「沈歸愚果然就是鬼書生，我們去找他！」

歐陽笑算盤一响，搖頭。「來不及的了，他縱然不知道直老兒能够支持到現在，一定會立即離開那幢莊院。」

司馬如龍冷笑。「他總要執拾一些東西，打點好莊院裏的事。」

歐陽笑又再搖頭。「有什麼比他的命要緊，再說，好像他那種人，又怎會到現在才執拾打點。」

南宮靈道：「他的身份一直都保持秘密，可見狡猾，正所謂狡兔三窟，那幢莊院只怕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重要。」

南宮素接着道：「我們應該到萬劍山莊。」

南宮靈道：「你以爲他還會在萬劍山莊殺那個葉孤鴻？」

南宮素道：「以他的行事作風，應該已經收下僱主那一千兩黃金。」

南宮靈道：「不錯，但什麼時候動手都是由他來決定。」

歐陽笑插口道：「這却不能否認是我們的一個機會。」

南宮靈道：「問題只是在他既然知道消息會走漏，看見我們到來，又怎還會動手。」

歐陽笑道：「我們用不着一齊去，萬劍山莊是什麼地方，只要消息傳到去，山莊裏的人自會防備，沈歸愚不動手倒還罷了，否則有他受的。」

南宮靈點頭，目光再落在牆上，嘟喃

道：「一千兩黃金不是個小數目，我却是從來未聽過萬劍山莊有葉孤鴻這個人。」

歐陽笑道：「我也沒有。」

司馬如龍接口說道：「也許青娥會清楚。」

「不管怎樣我們都派人到萬劍山莊跟公孫老兒說一聲，讓他有所防範，這一事沈歸愚固然難以得逞，我們亦可以放心，可以專心去對付其餘三人。」歐陽笑話說到這裏，忽然歎了一口氣。

南宮靈亦歎氣。「紅纓錦衣侯現在一定會藏起來，黑羅刹身份到現在與錦衣侯一樣神秘，我們甚至還未得到關於她的任何綫索，至於十七殺手之首我們知道的更少得可憐，這三個人我們如何對付？」

歐陽笑漫不經意的一撥算盤。「出外打探消息的弟子很多都未回來，也許不久之後我們會得到一個消息。」

司馬如龍道：「我們就留在這裏等候消息，萬劍山莊那邊……」

南宮素截道：「我去走一趟。」

南宮靈頷首道：「公孫前輩有些固執，素妹跟他見過幾次面，由素妹去跟他說，他應該相信。」

歐陽笑轉頭吩咐：「昌兒與四個師弟也走一趟，一路上好得有個照應。」

歐陽昌那邊應聲：「是——」

南宮靈身形即時一動，掠到東面窗下，一手將窗推開，司馬如龍等睹狀亦掠了過來。

窗外沒有人，走廊欄干上蹲着一隻黑貓，看看南宮靈，「咪嗚」一聲，跳下欄干，奔了出去。

南宮靈一怔，道：「原來只是一隻貓兒。」

司馬如龍笑道：「你以爲是有人在窗外偷聽？」一頓接道：「我這兒守衞森嚴，要偷進來，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南宮靈接着說道：「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兩個青衣漢子也就在這時候打着燈籠從花徑一側轉出來，司馬如龍隨即問道：「你們可有什麼發現？」

「回莊主，沒有——」一個青衣漢子遙應道。

「沒事了。」司馬如龍把手一揮。「你們繼續小心的到處看看。」

兩個青衣漢子應聲接往前走去。

司馬如龍轉過身子，笑道：「賢姪的耳目實在敏銳，連一隻貓兒也逃不過。」

南宮靈微喟道：「可惜那只是一隻貓兒。」

那隻黑貓這時候已經消失在黑暗中。

× × ×

黑羅刹這時候正在相反的方向經由屋脊離開。

她一身黑衣，手脚並用，就像貓一樣移動，整個人驟看來也像是一頭大黑貓。

到了飛簷，也不見她怎樣，一個身子便箭也似飛越夜空落在三丈外的另一片瓦面上，接一瞥，已翻過屋脊，靈活矯捷不在話下，更難得一些聲响也沒有發出來。

她的身形繼續迅速的移動，再翻過一重瓦面，落在一叢花木中。

一隻黑貓已蹲伏在那裏，一弓身，便躍上黑羅刹的肩頭，也正是南宮靈看到的那一隻。

南宮靈方才其實並沒有聽錯，黑羅刹的確曾經在堂外偷聽，只是在他推開窗戶之前，她已經翻身竄上了瓦面，却將貓留下來。

那隻黑貓非獨馴服，而且顯然經過某種特殊的訓練，動作與黑羅刹配合得恰到好處，這時候也就蹲伏在黑羅刹肩頭上，隨着黑羅刹離開司馬山莊。

司馬山莊巡夜的弟子雖然不少，可是沒有一個發現黑羅刹的踪影。

連司馬如龍歐陽笑這等高手黑羅刹也能够瞞過，何況他們的弟子。

黑羅刹的身法也顯然異於中原各大門派，這個女人到底是什麼來歷？

× × ×

萬劍山莊可以說是中原武林的靈魂。

說起來那已經是三十年之前的事情，那也是中原武林最動盪的年代，中原武林各門派之間由於積怨已到了大家都不能够再忍受下去的地步，終於展開了連番慘烈的血戰，甚至武當少林都沒有例外。

血戰持續了三個月，武林中人死傷以萬計，好幾個門派都元氣大傷。

當時就只有雲台山三元宮沒有被牽涉在內，三元宮主公孫無畏却並沒有因此而袖手旁觀，置身事外，反而親率三元宮所有弟子走遍各門各派，痛陳利害，遇上惡戰甚至不惜左右受敵，强行將之分開。

由於他的努力，終於將這一場武林浩刦平息下來，三元宮百四十個弟子，却已只剩下三個人，各門派的掌門一半是內疚，一半是感於公孫無畏的正義，紛紛將弟子送到三元宮學藝，爲數接近萬人，以示天下一家，此後再無爭執。

三元宮因爲要容納這近萬弟子，不能不擴建，亦因此改名萬劍山莊。

這近萬弟子一般都以三年爲期，在這期間，他們可以學到三元宮的武功，天資聰敏的還有權會被公孫無畏收爲入室弟子，學到三元宮的絕技。

公孫無畏霹靂劍橫掃江湖，而且博聞强記，對各大門派的武功都甚有認識，能够被他收爲入室弟子，就算學不到霹靂劍的絕技，武功也一定會大進特進，脫胎換骨。要成爲公孫無畏的入室弟子固然不容易，就是要進入萬劍山莊，成爲萬劍山莊的弟子也不簡單。

那必須各大門派的人，還必須有掌門人的推薦書，委託信。

推薦書是推薦這個弟子有潛質，人格絕沒有問題，委託信則是委託公孫無畏代爲管教。

公孫無畏的入室弟子現在就只有三個，一個叫杭春華，一個叫高永，還有一個就是司馬如龍的女兒司馬青娥。

葉孤鴻其實也是，這却是一個秘密，應該只有公孫無畏與葉孤鴻才會知道的秘密。

入萬劍山莊的時候，葉孤鴻只有七歲，他不是那一個門派的人，也只是飢寒交迫，昏倒在山莊門外，爲公孫無畏發現，救了進去，收留下來。

萬劍山莊的規矩，不收來歷不明的人爲弟子，這其實是三元宮的規矩，三元宮雖然爲萬劍山莊取代，只是外表名稱的改

變，所有的規矩仍然保留下來。

之於所以有那麼一條規矩，據說完全是由於曾經有一代三元宮的宮主因爲收留了一個不明來歷的人爲徒，不知那個人其實是三元宮一個對頭的後代，反遭其害。

那個人也是飢寒交迫，倒在三元宮之前，與葉孤鴻不同的是那個人當時巳經十六七歲，葉孤鴻則不過七歲，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

他們知道的只是他是一個棄嬰，爲一個老叫化收養，一直跟着那個老叫化到處乞食，老叫化死了，他便只有靠自己。

老叫化姓葉，所以他也姓葉，老叫化替他取名阿牛，孤鴻則是公孫無畏替他取的。他留在萬劍山莊之後，一直就在廚房裏帮忙，人自小就很勤力，也不怕辛苦吃虧，所以他甚得莊中上下各人喜歡，只是那些頑皮的弟子仍然會找他麻煩，尋他開心，却也逆來順受，毫無怨言。

公孫無畏在救他的時候巳經發覺他是一塊練武的材料，再看他的耐性恆心，知道加以適當訓練教導，日後必成大器。

葉孤鴻對於學劍練武，也顯然甚感興趣，做妥一天的工作之後，若是有那一個弟子仍然在練武場中練習，總是躲在一旁，看得聚精會神。

公孫無畏看在眼內，也有意將之教導成材，但碍於戒條，實在不能够公開將他收爲弟子。

雖然公孫無畏先後曾經多次試探，巳完全肯定孤鴻的確是一個孤兒，可是祖先訂下來的戒條也不能不遵守。

他越留意葉孤鴻，也就越感興趣，那種心情就正如一個高手匠人發現了一塊上佳的璞玉，不將之加以琢磨成器總是不甘心一樣。

經過一番審愼的考慮，他終於決定暗中加以栽培，傳授葉孤鴻武功。

第一步他要做的就是將葉孤鴻調進內院，負責打掃澆水工作，然後在一夜，將葉孤鴻叫進密室。

那一夜之後，葉孤鴻變成了公孫無畏的弟子，每一夜都由公孫無畏親授武功，而每月的初一則在萬劍山莊之後，深山窮谷之中，接受公孫無畏的考驗。

公孫無畏却要他緊守秘密，無論對任何人都不能够透露，否則必將之逐出萬劍山莊。

葉孤鴻本來就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答應了公孫無畏之後，話說得更少。

他也的確是一個練武的天才，七年下來，內外功都有超脫的成就，巳深得公孫無畏武功眞傳十之八九。

公孫無畏一方面老懷大慰，深慶自己眼光獨到，並沒有選錯別人，一方面都是爲了葉孤鴻的出路苦惱。

葉孤鴻雖然還沒有名利之心，他總不成讓葉孤鴻空懷一身絕技，留在萬劍山莊之內繼續做下役，但他若是就這樣當衆來一個介紹，誇說他別具慧眼，找到了一個這樣出息的傳人，非獨有損他公正嚴明的威名，而且也一定會引起萬劍山莊所有的弟子不滿。

若是讓葉孤鴻到江湖上闖盪，闖出名堂來，除非他不承認所學的是萬劍山莊的武功，否則不難會蒙上偸學萬劍山莊武功的嫌疑，到時候他這位萬劍山莊之主不免又要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爲了這件事，公孫無畏苦惱極了，可是他並不認爲這樣做是錯誤，除了深慶得人之外，他惟一欣慰的就是葉孤鴻一直都沒有令他失望，深藏不露。

但天下間是否眞的有永遠的秘密？

× × ×

又是初一，夜深如水。

葉孤鴻準時來到了老地方，一路上亦很小心，在離開萬劍山莊之時，完全確定沒有驚動任何人。

山谷中經巳燒起了一堆火，公孫無畏巳經等在火堆前，火光輝映下，鬢髮銀光閃亮，一身白衣飄飛，有如天界仙人降下凡間。

葉孤鴻上前，跪下，恭恭敬敬的一拜。「弟子來遲，有勞師尊等候。」

公孫無畏「呵呵」一笑。「不用多禮了。」

葉孤鴻長身而起。「師父今夜好像很開心。」

「錯了。」公孫無畏搖頭。「爲師心中實在非常苦惱。」

「是爲了弟子？」

「公孫無畏道：「兩件事。」

「弟子恭領教誨。」

公孫無畏歎息道：「你尊師重道，實在是個好孩子，也可惜就是太敦厚了，恐怕難以發揮我門中雷霆十八擊的威力。」

葉孤鴻道：「弟子既無恨，也無仇，實在怒不起來。」

公孫無畏道：「就是了，你心中既無怒意，又如何發揮雷霆十八擊的狂勁？」

葉孤鴻道：「弟子巳能够掌握其中的變化。」

公孫無畏搖頭道：「雷霆十八擊的威力在狂在勁在狠，也只有在狂勁狠之中才能够將其中的變化發揮至淋漓盡致。」

葉孤鴻道：「弟子一定穩記心中。」

公孫無畏道：「爲師這其實也是過慮，喜怒哀樂，乃人之常情，到你感覺一定要用劍的時候，也自會有憤怒的感覺，到劍一快，盡展所長。」

葉孤鴻道：「莊中的師兄弟子絕不會與他們爭執計較，他們雖然有時戲耍弟子，其實並無惡意，弟子也不會記恨於心中，師父盡管放心。」

公孫無畏笑道：「爲師也是絕不會迫你與他們交手的。也相信你絕不會在他們面前顯耀武功。」

「那弟子就不明白了。」

公孫無畏搖頭。「你難道完全沒有考慮到離開這兒？」

葉孤鴻一怔道：「弟子甘願長伴師父左右。」

公孫無畏道：「你練得一身本領，目的難道就只是在侍候爲師，在萬劍山莊做一個下役，終此一生，完全不想到江湖上走走？」

葉孤鴻又是一怔，公孫無畏接道：「爲師想過了，將你留下來，實在太沒有意思。」

葉孤鴻急道：「師父莫非要將弟子逐出去？」

公孫無畏道：「不是逐，是要你藝成

下山。」

「弟子……」

「爲師能够教你的，都巳經完全教給你了，你繼續留在萬劍山莊，也不會再學到什麼的。」

「弟子要侍奉師父。」

公孫無畏大笑。「師父身體壯健，還用不着你來侍候——」

葉孤鴻方待說什麼，公孫無畏話巳接上：「你也知道的，爲師私下收你爲弟子，乃是因爲你來歷不明，與萬劍山莊的收徒戒條有所抵觸，而現在你雖然學有所成，爲師也一樣不能够公開承認你是爲師弟子，因爲那一來，必定會惹起所有弟子對你、對爲師的不滿。」

葉孤鴻垂下頭，道：「是弟子負累了師父。」

公孫無畏道：「爲師不在乎別人怎樣說話，可是爲師却也不願意被所有的弟子指爲不公平。」

他以全正嚴明見稱於武林，本身也本來是一個拘謹的人。

葉孤鴻道：「弟子明白。」

公孫無畏笑了笑。「這無疑實在有些虛僞，而事情到這個地步爲師亦要負絕大部份的責任。」頓一頓才道：「若非爲師急着要收你爲徒弟，假以時日，說不定能够找到一個較好的辦法。」

葉孤鴻正要接口，公孫無畏又巳道：「但好像你這種練武的天才，實在罕有，爲師實在担心一個不在意，給別人發現搶去。」

葉孤鴻道：「師父過奬了。」

公孫無畏道：「你若非如此一個天才，也不能够這麼快將爲師所有，甚至壓箱底的幾下子也學了去。」

葉孤鴻道：「弟子資質愚鈍……」

公孫無畏截道：「謙虛雖然是美德，但也不必做得太過謙虛，亦有句老話，過謙則藏奸——」

葉孤鴻苦笑道：「弟子只是……」

「不管怎樣，你能够在這麼短的日子學有所成，資質應該於其他師兄弟之上。」公孫無畏搖頭。「我們也不必爲這些爭論，你既然巳經得我眞傳，也不用再留在這裏，應該下山闖一闖。」

葉孤鴻道：「可是弟子從來……」

「就因爲你從來沒有下過山，更就非要下山好好的磨練一下不可，你大概不想空懷一身武功，終老萬劍山莊，做一個掃地除草的雜役。」

葉孤鴻沒有作聲，公孫無畏接道：「不錯，雜役也是人，只有那些淺薄無知的人，才會輕蔑一個雜役，但若是你立心做一個雜役，又何苦花這許多心血在武功方面？」

葉孤鴻道：「弟子知錯。」

公孫無畏道：「那你更就要發奮，在江湖上闖出一個大大的名堂，也不枉爲師一番教導。」

葉孤鴻道：「弟子所學的萬劍山莊的武功。」

公孫無畏道：「天下武學本是一家，難道有相似之處，萬劍山莊的弟子到底是名門正派的人，相信是很不會與你爲難的，再說你學的，與傳統的萬劍山莊的武功多少也有些出入。」

葉孤鴻想想，道：「師父眞的要弟子離開？」

公孫無畏道：「爲師是一個老人，說話才難免有些嚕囌，怎麼你也是？」

葉孤鴻苦笑。「那師父要弟子什麼時候動身？」

「你認爲什麼時候適合就什麼時候好了。」公孫無畏接道：「總之今夜是爲師到來這兒的最後一夜，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要在今夜問清楚。」

葉孤鴻道：「弟子只是雷霆十八擊最後的三擊有些地方不能够一氣呵成。」

公孫無畏道：「爲師就盡今夜使你熟習其中的變化。」

葉孤鴻身形倒掠開去，再一拔，倒躍上樹，從樹椏中抽出了一支劍，凌空躍下，劍勢隨即展開來。

劍勢既急且勁，劍風激盪，野草偃伏，凌空劍鋒再一抹一抖，隱約竟然有龍吟之聲。一變再變，劍勢一斂，葉孤鴻身形着地。

公孫無畏也就在這時候拔劍出鞘，拇食指一捏劍訣，往劍脊一抹，出劍。

劍一出一抖，風聲大作，劍勢雖然與葉孤鴻一樣，威勢却絕無疑問過之。

葉孤鴻苦笑。「弟子心無旁騖，也巳盡全力。」

公孫無畏冷然問：「你知道爲師方才在想着什麼？」

葉孤鴻道：「弟子洗耳恭聽。」

公孫無畏道：「遍地橫屍，修羅境界中，一劍力戰百敵，殺開一條血路。」

葉孤鴻苦笑道：「弟子連殺人的經驗也沒有。」

公孫無畏道：「所以你出劍毫無聲勢，爲師一些也不會怪你。」

葉孤鴻追問：「師父不滿意弟子的到底是什麼地方？」

公孫無畏道：「方才你施展那一擊只有三個變化，怎麼你却施展出四個變化來了？」

葉孤鴻道：「弟子以爲那其實可以有四個變化，多了那一個變化，就會完整得多。」

公孫無畏笑望葉孤鴻。「你以爲，以爲師的經驗，是否會到現在仍然看不出那可以還有一個變化？」

葉孤鴻僾了臉，公孫無畏笑接道：「就是因爲多了那一個變化，劍勢不能够一氣呵成，將所有的勁力集中一點擊出。」

葉孤鴻只有點頭，公孫無畏又道：「你永遠要記着，本門雷霆十八擊的威力在出擊，並不在變化，你若是要突破，思想應該集中在如何將三個變化縮短爲兩個，甚至一個。」

「弟子明白。」葉孤鴻是眞的明白。

「變化越少，出擊便越迅速，威力自然更大。」

「就是這意思。」公孫無畏笑接道：「那三擊的變化現在大概沒有問題了？」

葉孤鴻點頭，公孫無畏劍往他一指，隨即一聲：「攻我！」

「弟子放肆！」葉孤鴻左手揑劍訣，脚踏八卦，揮劍往公孫無畏攻去。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師素貞答應在她生下趙南星的孩子後，必到金龍堡償命，另外還請王烈替她追查殺死趙南星的眞相，王烈很同情師素貞的遭遇，立即答應她的請求……王烈來到金龍堡，對仇元凱述說與師素貞相見經過，並把師素貞的話轉告仇元凱，便立即起程他往，在某一小鎭打尖時遇上了白牡丹，白牡丹說她義姐黑牡丹被洞庭君抓去，求王烈救出她義姐，王烈答應了，便和白牡丹同到洞庭湖邊，恰在此時金龍堡的七劍士阻住去路，七劍士錯認白牡丹爲師素貞，非要他倆返金龍堡不可……

馮京作馬凉　七英受挫折

文震宇那裏肯信，板起臉孔冷冷道：「王捕頭，你是官府中人，應知是非善惡，師素貞殺害我們少堡主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你若想包庇，那就有失身份了。」

王烈聞言收歛笑容，正色道：「文兄眞的弄錯了，這位姑娘不是師素貞。」

文震宇神色冷峻地道：「是或不是，我們堡主一看便知，此處距敝堡不遠，就請隨我們折返敝堡見我們堡主再說吧！」

王烈轉對白牡丹苦笑道：「白姑娘，妳說這該怎麼辦呢？」

白牡丹好像還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一對靈活的眼睛眨呀眨的，莫名其妙道：「這些人是誰？」

王烈道：「他們是『金龍七英』，金龍堡劍術最高强的七位劍士。」

白牡丹又問道：「他們以爲我是師抱眞的女兒師素貞？」

王烈點頭道：「正是。」

白牡丹横了金龍七英一眼，很不高興地道：「開甚麼玩笑！」

王烈聳聳肩道：「要是開玩笑，那倒還好，可惜他們看來不像是在開玩笑。」

白牡丹一扯他的袖子道：「別理他們，咱們快去救人要緊！」

王烈心知不說明白一定走不成，乃回對文震宇說道：「文兄，這位白姑娘是公孫五娘的女弟子，她的一位義姊在洞庭湖上失踪，要求我帮她尋回義姊，所以——」

一語未畢，其中的韋仁師突然截口道：「王烈，請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王烈一聽着惱了，冷笑道：「很奇怪，金龍七英我聞名已久，今日一見，與傳聞竟是大相逕庭，眞



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韋仁師兩眼一瞪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王烈慢慢的環掃他們七人一眼，慢慢的答道：「意思就是：你們七人的見識太膚淺了一些，完全不是我想像中的金龍七英！」

韋仁師大怒道：「這句話，你最好收回去！」

王烈又聳聳肩，笑道：「我王烈年紀雖輕，出道雖然不久，可是武林黑白兩道的朋友都已非常了解我的爲人，我說出去的話，從來不收回來的。」

韋來師滿面盛怒道：「那麼，你是决心不跟我們返回金龍堡了？」

王烈道：「金龍堡我會去，但不是今天。」

韋仁師嗆然拔劍出鞘，立刻就要上前動手——

「慢着！」

文震宇擺手阻止了他，然後回對王烈道：「王捕頭，如果你身邊的姑娘不是師素貞，便隨我們折返敝堡一趟何妨？」

王烈道：「沒空。」

文震宇耐着性子道：「再請聽我一言：師素貞無端殺害我們少堡主，這件事我們金龍堡絕不會善罷甘休，而最好的解决方式是把師素貞交給我們堡主發落，這樣才可避免兩家大動干戈。」

王烈道：「對，師姑娘也有此打算，問題是我身邊這位姑娘並非師素貞，你們却一口咬定她是師素貞，這豈非是天大的笑話？」

文震宇道：「要證明她是不是師素貞，其實很簡單，只要你們跟我們回去敝堡一趟，我們堡主一見便知眞假，如若這位姑娘確非師素貞，我們會向你道歉。」

王烈道：「眼下我要去救一位姑娘的命，所謂救人如救火，豈可躭延？」

文震宇問道：「所謂救一個姑娘，這是怎麼回事？」

王烈道：「有位姑娘在洞庭湖失踪，這位白姑娘要求我帮忙救人。」

文震宇又問道：「那位姑娘因何在洞庭湖失踪？」

王烈不願說出「洞庭君」這個人，因爲直到現在他仍不大相信洞庭湖上眞有「洞庭君」這麼一號人物；他的爲人處世向以穩健著稱，未曾親眼目睹或親耳所聞之事，絕不肯輕率附和，尤其是「洞庭君」這個人原只是一項近乎神話的傳說，以他一個名捕頭的身份，在未見到「洞庭君」之前，是不肯說出來而造成「貽笑大方」的笑話的。

所以，他含糊答道：「那位姑娘日前於遊湖之際，突然失踪不見，這位白姑娘懷疑她可能落入歹人之手，故請我帮忙找一找。」

文震宇道：「洞庭湖上並無綠林人物盤踞，那位姑娘必是不愼落水溺斃了；再說洞庭八百一望無際，如何去尋起？我看二位還是隨我們去敝堡——」

白牡丹越聽越有氣，忍不住衝口道：「住嘴！你是甚麼東西？滿嘴胡說八道！你再敢口出不遜，姑

娘我可要對你不客氣了！」

文震宇是「金龍七英」的老大，又是名揚天下的金龍堡主仇元凱的大弟子，加上劍術造詣確實不凡，自下江湖至今從未被人這麼當面喝叱過，一時便動了肝火，目露凶光道：「師素貞，妳這個不要臉的女人，妳跟趙南星睡覺大了肚子我們不管，可是我們少堡主甚麼地方得罪了妳…」

「滿口胡言，吃我一劍！」

白牡丹聽他越說越不像話，一怒之下，翻腕撤出背上的長劍，搶步欺上，揮劍便刺！

她的動作很快，王烈待要阻止時，她的劍尖已然刺臨文震宇的胸前，出招輕靈快捷，如蛇吐信。

文震宇冷笑一聲，拔劍相迎，以更快的速度架開她的來劍，又於次瞬間迸發絕招，刷刷刷一口氣攻出三劍——

這三劍劈、挑、削三式一氣呵成，於一瞬間完成動作，當眞奇快無比！

王烈正担心白牡丹接不下之際，只聽「錚錚錚」三聲銳响，白牡丹不僅接住了文震宇的三劍，而且也於次瞬間展開反擊，但見一片劍光似匹鍊橫縱飛射，一下便將文震宇的整個人籠罩住了！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王烈因從未聽過「公孫五娘」這個女人，因此也未將白牡丹的武功放在心上，以爲她充其量也不過是個武林二三流的角色而已，這時見她竟能應付裕如，心中甚是訝異，暗忖道：「當前武林各家劍法以仇元凱的『金龍八式』爲最，這文震宇分明已得仇元凱的眞傳，但是看那白牡丹的劍法竟然不在『金龍八式』之下，她師父『公孫五娘』究是何許人？我怎麼從未聽說過呢？」

這思忖在他腦中不過如電一閃，場上的白牡丹和文震宇已互拆了數招，而佔上風的仍是白牡丹！

文震宇又驚又怒，他也是萬料不到「師素貞」的劍法竟是如此的高明，自己所施展的「金龍八式」乃是武林中最神奇深奧的劍法，而「師素貞」竟似瞭若指掌，處處搶得先機，好像她的劍法成了專門尅制「金龍八式」的尅星，這叫他怎不爲之胆戰心驚？

當然，他像一般人一樣，好勝心使他不願接受這個事實，他認爲自己絕不能輸給「師素貞」，因此他開始不顧一切的搶攻，準備豁出去了。

「金龍八式」原是威力無比的劍法，在他全力發動猛烈攻勢之下，勢如一條金龍鬧雲攪霧，疾似追風，動若閃電，見機景生，踏空抵隙，一步連一步，一劍趕一劍，強烈的劍氣似波浪般滾滾而出，使得站在四周的七個人衣袂飄飄而動！

白牡丹遽遇猛攻，似乎有些措手不及，但於一段短暫的忙亂之後，很快就穩住了陣脚，她改採守勢冷靜的運劍抵抗……

兩人這樣打了六七十招，文震宇眼見急攻無效，漸漸的心浮氣躁起來了。

高手對搏，最忌心氣浮動，蓋因心氣浮動之下，出手便難趨完美，也就是容易露出破綻而爲敵所趁。

白牡丹看在眼裏，便趁機發動攻擊，她的劍法以輕靈詭奇爲主，這一發動搶攻之下，登時威力大增，劍起劍落，招招蘊藏鬼神莫測的變化，那情景就如施放烟火一般，放出去的是一個，炸開時却是千百個……

文震宇漸感窮於應付，心中儘管一萬個不願意，仍不得不步步後退下去。

那圍立於四周的沈默、孟彬、葛崇義、韋仁師、王慧龍、慕容瑜六人也看出老大已支持不下，彼此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其中的韋仁師立刻仗劍躍出，喝道：「大師兄，殺鷄不用牛刀，這丫頭讓小弟來收拾便了！」

聲落人到，從旁一劍攻向白牡丹的腰部！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一劍刺近白牡丹身邊之際，場上驀然爆現一片刺目耀眼的強烈刀光，好似一道閃電打到地上。

「錚！」的一聲巨响，迸起數點火星，隨聞王烈哈哈笑道：「金龍七英俠名遠播，今日對付一個姑娘也要使用車輪戰不成？」

衆人定睛一瞧，只見王烈已橫刀站在韋仁師的面前！

當韋仁師一劍刺出時，王烈還站在數丈之外，却於一瞬間上前架開了韋仁師的一劍，其身法和刀招之快，使得在場的沈、孟、葛、解和慕容五人看得面色微微一變，都在心中暗叫一聲：「好快！」

韋仁師直到自己的長劍被架開後，才看見王烈已站在自己跟前，這種情形對任何一個武林高手都是極之難堪的事，他的一張白臉不禁脹得通紅，一股老羞成怒便告爆發，瞋目厲叱一聲：「找死！」長劍分心便刺！

他這一劍可把王烈的火性刺出來了。

數十年來，中原武林的形勢大致可說是羣雄並立的局面，當中最爲出類拔萃的要算是一莊二堡三家門——一莊是歸來山莊，以師抱貞爲主。二堡是金龍堡和百劍堡，前者以仇元凱爲主，後者以趙池爲主。三家門是「快刀翁王遨」一門、「鐵掌叟墨如松」一門、「散花婆婆」一門——這六個家族都有其獨步武林的絕技，可貴的是一直都能和平相處，雖然彼此談不上深厚交情，却也沒有甚麼過節，六家族偶然相聚，均可把酒言歡，但是今天韋仁師這一劍却將金龍堡和快刀門的良好關係破壞殆盡。

快刀翁王遨在六家族中年齡最高，雖然沒有人願意承認他的武功第一，然而即使仇元凱也要對快刀翁尊稱一聲「前輩」，如今韋仁師竟不顧這種關係，猝然便是一招可致人死命的一劍，叫王烈怎不怒從心上起？

所以，他一怒之下，出手也就不客氣了。

快刀翁王遨的刀法有兩個特色，一是快：可於瞬息之間連發七刀；二是準：刀刀均能隨心所欲，分毫不差——王烈火候尚不及其祖父，但也可在瞬息間連發五刀，在江湖上也很够瞧的了。

就在韋仁師一劍刺近王烈心中之際，王烈的一刀已然後發先至，刀背「砰！」然磕中韋仁師的右腕！

一聲骨折，再加一聲悶哼，韋仁師當場腕骨斷裂，被打得踉踉蹌蹌倒退了數步。他的右腕往上翹起，斷裂的腕骨刺破了皮肉，鮮血如泉湧出。

王烈心存厚道，只用刀背迎擊，若以刀口迎擊，他的一隻手已斷了。

但饒是如此，在他們金龍七英來說已是從未有過的重大挫折，旁觀的沈默、孟彬、葛崇義、王慧龍、慕容瑜一見之下，頓時面色一變，陰沉了下來。

沈默連忙將韋仁師扶去一旁，爲他接合斷骨和止血，其餘的孟彬、葛崇義、王慧龍三人一齊拔劍出鞘，舉步向王烈迫了過去。

孟彬目湧殺氣，緊緊逼視着王烈，以近乎咬牙切齒的聲調道：「姓王的，你在賣弄你們王家的刀法麼？」

王烈冷笑道：「不敢，閣下此言若有責備之意，我倒要反問一句：閣下是要我不還手而讓他一劍穿心是不是？」

孟彬冷冷道：「我們金龍七英從不欺負人，但也從不接受欺負，你打斷了我們老五的腕骨，這筆帳要怎麼算？」

王烈目光一盛道：「你說你們金龍七英從不欺負人？剛才你們老五猝然而發的一劍不算欺負？你們金龍七英到底懂不懂道理呀？」

「不懂！」

王慧龍怒吼一聲，劍發如矢，倏然刺向王烈的面門，出招之狠辣並不遜於韋仁師！

王烈一個擰身滑步避開來劍，手上鋼刀只一翻便已貼在他的手腕上，笑道：「當眞不懂麼？」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他如想砍斷王慧龍的手腕，王慧龍的手腕早就已經落在地上了。

王慧龍吃了一驚，撤劍急退。

孟彬和葛崇義雙劍齊舉，從左右同時攻出，王烈身形一伏，伸腿猛掃而出，大喝道：「慢着，你們再聽我一言！」

孟、葛二人縱退數尺，前者滿面冷笑道：「你還有甚麼話說？」

王烈舉刀一指正在與文震宇激戰的白牡丹，說道：「你們仔細看看，這位白姑娘所使的劍法，有哪一招像是出自大儒俠師抱貞的傳授？」

孟彬仍是滿面冷笑道：「師抱貞的武技雜得很，我們看不懂！」

王烈道：「這樣好了，我願意在五天之內帶着這位白姑娘去見你們堡主，她是不是師素貞，屆時便可分曉。」

葛崇義沉聲道：「不，現在就跟我們回去！」

王烈道：「現在不行，我已答應白姑娘帮忙尋找她義姊的下落；她的義姊可能命在危急之間，事有緩急輕重，現在先救人要緊。」

葛崇義道：「很抱歉，你的話我們不能相信，要麼你們立刻隨我們回去，否則我們只好得罪了！」

王烈聞言氣往上冲，縱聲大笑道：「好！我王烈十九歲受聘爲太原捕頭，到今天爲止已經幹了四年七個月，這四年多的日子裏，我會過的武林朋友不少，今天第一次聽到有人不相信我的話，既然如此，我也無話可說了，請動手便是！」

孟彬、葛崇義、王慧龍三人正要發招攻擊，忽見那慕容瑜撲上白牡丹，與文震宇聯手對白牡丹展開猛攻！

原來，文震宇和白牡丹激戰百多招之後，由於白牡丹怪招迭出，而他施展的「金龍八式」雖是武林中最神奇的一門劍術，白牡丹却似瞭若指掌，因此處處受制，此時已完全屈居下風，幾無還手之力，慕容瑜看出他已不支，故上前助陣。

他一加入助陣，情況立刻改觀，白牡丹似乎不太能適應以一敵二的打法，原來所佔的優勢，一下子就被他凌厲的幾招劍法消除了。

王烈一見大怒，厲聲道：「好個金龍七英，敢情都是不要臉的東西！」

他猛可一力迫開對面的葛崇義，身形如電掠出四丈，趕到慕容瑜身後，以刀背敲上他的左肩，喝道：「退下！」

慕容瑜上身一側，避過他的襲擊，緊接着倒拖劍柄，撞擊其胸膛，動作漂亮極了。

但王烈的動作比他更漂亮，他左手如電抓出，啪的一聲，很準確的扣住對方握刀的右手，順勢一拖，喝聲：「去休！」慕容瑜頓如紙鳶般飛了出去。

不料去了一個却來了三個，孟彬、葛崇義、王慧龍三人就在慕容瑜被摔開的同一時間，一齊御劍射至，三柄利劍分由三路攻到！

王烈反應很快，自知無法同時化解他們的劍招，立刻就地滾倒雙腿交叉猛撥。

孟、葛、王三人不防有此，攻勢爲之一頓，白牡丹忽於此時振劍刺至；她長劍一吐一抖，空中便湧現三朵劍花，分擊孟、葛、王三人，劍法之詭奇，就連王烈也看得傻了。

孟彬三人怕地上的王烈趁機出奇招，不敢招架，連忙頓足縱開。

文震宇却趁此機會揮劍掃向白牡丹的雙足；他剛才獨鬥白牡丹一直屈居下風，心中的羞怒使他失去了理性，這時抱着勢在必得的決心全力掃出一劍，竟不考慮這一劍可能會要了白牡丹的命。

白牡丹一時輕敵，待發覺他的一劍已掃到脚下時，想運劍招架或跳避都已來不及了，不禁嚇得大叫道：「糟了！」

「噹！」

幾乎就在她失聲大叫的時候，脚下一聲巨响，火星飛迸！

文震宇的長劍斷了。

造成他長劍折斷的是一柄刀——王烈手中的那柄刀！

他的刀是武林一寶，名叫「七星」，是經過千錘百鍊的寶刀，可以斷金切玉，無堅不摧。

他發現白牡丹陷入危岌，當即迅速一個翻滾，手中的寶刀往她脚下一插，剛好迎上了文震宇的長劍，於是文震宇的長劍就斷了。

文宇驚大吃一頓，慌忙頓足暴退。

王烈從地上跳了起來，神色冷峻到了極點，一個字一個字道：「聽着：我王烈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你們再不識好歹，可別怪我刀下無情！」

金龍七英一再受挫，信心已告動搖，這時看見王烈正氣凜然，聲色俱厲，不覺爲之氣餒，那文震宇哼了聲道：「你說五天之內帶她去見我們堡主，這話當眞？」

王烈冷然道：「除非我死了，否則一定去！」

文震宇道：「好，我們等你五天，屆時如不來，不論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

王烈冷冷地一笑，收劍入鞘，不再多言。

文震宇扔掉手上的半截斷劍，向六個師弟一招手，說了聲：「走！」縱身便走了。

王烈目送他們遠去之後，才回對白牡丹笑道：「白姑娘，妳究竟是誰？」

白牡丹一怔道：「我……我是白牡丹呀！難道你也以爲我是師素貞？」

王烈含笑道：「妳當然不是師素貞，我的意思是說：妳劍術造詣之高，大大超出我意料之外，這使我想到一個不合理的現象。」

白牡丹笑道：「何事不合理？」

王烈道：「金龍堡主仇元凱的『金龍八式』爲當前武林之最，而妳的劍法竟然能夠壓制那文震宇，足見令師公孫五娘武藝之精深了，但是我却從未聽說過令師的名號……」

白牡丹微笑道：「你懷疑我對你有所隱瞞？」

王烈道：「不錯。」

白牡丹道：「我沒有隱瞞甚麼，我只要求你協助我去救我義姊，你若是不願意，我也無法勉强，這是一件很單純的事情，你說是麼？」

王烈點頭道：「是的，我只是覺得奇怪，以妳的劍法來推想，令師應是一位舉世知名的人物，而我確實沒聽人說起過令師公孫五娘這個人。」

白牡丹道：「我師父從未下江湖走過一步，當然不會有人知道她，這有甚麼好奇怪的？」

王烈道：「令師身懷絕世劍法，何以從未下過江湖？」

白牡丹道：「要解釋這一點相當困難……對了，你知道大凡讀書之人目的都爲了求取功名，可是也有一種人雖愛讀書却不求聞達，我師父就是這樣的人！她……她的世界裏只有一個人，從年輕到年老，一直就是如此。」

王烈道：「所謂她的世界裏只有一個人的意思是甚麼？」

白牡丹道：「她的丈夫！她愛丈夫甚於一切，幾十年來未離開她丈夫一步！」

王烈輕哦一聲道：「她丈夫的武功一定也很高强了？」

白牡丹道：「恰恰相反，她丈夫非但不會武功，而且是個有殘疾的人。」

王烈驚訝道：「那是怎麼回事？」

白牡丹搖頭道：「我不知道，許多年前，當她收我爲徒傳我武功時，她丈夫就已是雙腿癱瘓的殘廢人，故她爲何嫁他以及他是怎麼變成殘廢的，她一直都不肯說明。」

王烈問道：「令師的丈夫叫甚麼？」

白牡丹道：「伍潛。」

王烈又問道：「令師有無兒女？」

白牡丹搖頭道：「沒有。」

王烈吸了一口氣道：「如果你所說皆實，那麼他們夫婦之間必然隱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白牡丹道：「我說的句句是實，她一生之中從未下過江湖，可是她却鼓勵我下江湖歷練，去年我結識了黑牡丹，我們姊妹倆便連袂下江湖歷練，不料竟在洞庭湖上出了事——那船家就在附近，咱們這就去好麼？」

王烈道：「再問一個問題，妳義姊確實姓黑名牡丹？」

白牡丹道：「不，她姓朱，名玉雲，和我認識之後，因爲我叫白牡丹，她又喜穿黑衣，便改名爲『黑牡丹』了。」

王烈笑笑道：「好，現在咱們去找那船家，雇他的船去黑牡丹失踪的湖上。」

× × ×

初更時分，船到洞庭湖上。

船家是個健壯的老人，他把船停在一處湖面上，說道：「到了，就在此處。」

今夜有月，皎潔的月光洒滿整個湖面上，但視界不廣，四周所見盡是萬頃碧波；王烈四望了一眼，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船家一指西北方向道：「往前不遠即是君山，大約有一二里之遠。」

王烈道：「那天晚上，那位黑牡丹姑娘就是在此處失踪的？」

船家道：「是的。」

王烈道：「當時你在幹甚麼？」

船家道：「她們二位姑娘說要在船上過夜，當時夜已深，老漢已入艙睡了。」

王烈道：「有無聽到落水的聲音？」

船家搖頭道：「沒有。」

王烈轉對白牡丹問道：「你們一起遊湖，然後入艙睡覺，何以後來黑牡丹又獨自上來？」

白牡丹道：「我也攪不清楚，我們本已入睡，要不是我聽到她一聲驚叫，我還不知道她已上船來了呢。」

王烈又問道：「妳聽到驚叫，立刻就衝上來？」

白牡丹點頭道：「是啊！」

王烈道：「那應該就是很短的一段時間，假定她是失足落水，應不致於立即沉沒吧？」

白牡丹道：「是的，她不會泗水，但也不致於立即沉沒，可是我甚麼也沒看見，所以我斷定不是失足落水，第二天下午，我又雇船來此尋找，到了深夜的時候，便聽到那人的歌聲，又看見那白衣人施展登萍涉水的功夫從數丈外的湖面上走過，這位船家也看到了，不信你問問他。」

王烈看了那船家一眼，再問道：「你怎知那白衣人是『洞庭君』？」

白牡丹一指那船家道：「是他告訴我的。」

王烈再轉對那船家問道：「老丈認識那白衣人即是傳說中的『洞庭君』？」

船家輕咳一聲道：「是這樣的，老漢並不認識『洞庭君』，關於『洞庭君』這個人，老漢也是聽人說起的，最近一二年，曾有幾個姑娘在湖上失踪，又聽說有人看見『洞庭君』在湖上出現，所以那晚白衣人出現時，老漢猜想他必是傳說中的『洞庭君』……」

王烈道：「那白衣人往何方向走？」

船家道：「往西南方向走的。」

王烈轉望西南方向，問道：「這一邊的湖上可有小山？」

船家道：「有幾座小山，只是沒人居住。」

「距此多遠？」

「大約有二三里遠。」

「那就開過去看看。」

「好的。」

船，平穩的航向西南方，王烈和白牡丹迎着夜風並肩站在船頭上，約莫一個時辰後，前面湖上出現一抹黑黑的山脈，像一條巨鯨橫臥在水面上。

船家一邊撐船一邊大聲道：「前面便是鬼風港，要不要靠上去？」

王烈道：「要，老丈靠上去便了。」

他轉到船家身邊，問道：「老丈，你說前面那座山叫鬼風港？」

船家道：「是的。」

王烈道：「爲甚麼叫鬼風港？」

船家道：「這有個典故：據說很多年前，有幾艘船遇上一場狂風暴雨，就駛近那島邊暫避風雨，不料到了第二天早上，船上所有的人忽然全都不見了，而船隻却都好好的，後來有人猜測船上的人必是被狂風捲入湖中，因此大家就叫此山爲鬼風港，再不敢到這裏來。」

王烈追問道：「後來有沒有發現屍體呢？」

船家道：「沒有，不過……却在島上發現了許多血！」

王烈目光一注道：「血？」

船家面有懼色，點點頭道：「不錯，發現了十幾灘血，只不見屍體。」

王烈道：「是那些失踪的人血麼？」

船家搖頭道：「不知道，沒有人知道那是甚麼血，如果說那是人血，爲甚麼沒有屍體？所以……咳，二位眞要上島去尋找麼？」

王烈道：「是的，既已到此，當然要上去看看。」

船家道：「要小心哪！萬一……萬一碰上妖魔鬼怪，那可不是好玩的！」

王烈笑了笑道：「謝謝，小可自會小心謹愼，其實在小可的腦子裏，這洞庭湖如有異常，那應該是神仙而非鬼怪。」

船家微訝道：「神仙？」

王烈道：「是的，小可小時候讀過一本書，書名『君山記』，書上說：『君山有穴，通吳之包山，郭璞江賦所言之巴陵地道也。』另『拾遺記』上也說：『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故知山本中空，而二洞則往來之門戶……』，所謂二洞，即是君山一處澗下的龍虎二洞。」

白牡丹吃驚道：「這是眞的麼？」

王烈微笑道：「我不知道，如果是眞的，那是相當驚人的一件事，因爲第一，君山有穴，通吳之包山——所謂包山，指的是太湖中的一座山，而洞庭湖與太湖相隔一千餘里，妳想想看，一千多里的地道，那有多長呀，第二，其下有金堂數百間——所謂金堂，不知是不是黃金打造的房子？如果是的話，那些黃金該有多少？那不嚇死人麼？所以我說，洞庭湖如有異常之事，那必是神仙而非鬼怪。」

白牡丹聽得興趣盎然，追問道：「那麼，君山之下是否眞有一條地道直通太湖包山？又所謂『金堂數百間』到底是眞是假？」

王烈笑道：「我不知道，我想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古人舞文弄墨故作驚人之筆罷了。」

說話間，船已靠上鬼風港。

這是湖中的一座小島，不與其他小山連接，獨立於湖面上，因是夜裏，視界不清，一眼望去，只見島上黑壓壓的，看不見甚麼。

王烈囑咐船家在湖上等候，說最遲天亮即回船，然後便與白牡丹跳上岸。

島上處處崎嶇，怪石奇岩林立櫛比，看不見一條可行之路，王烈和白牡丹只好一路往島上攀登，好在兩人身手不凡，越嶺過澗無何任阻碍，不久便登上一處高峻的山岩上。

縱目四矚，立刻有所發現！

那是在右前方約莫半里外的地方，那裏有一片燈光明滅閃動，竟似一個夜市！

王烈一見之下，連忙拉着白牡丹蹲了下來，低聲道：「那船家說這鬼風港無人居住，可是咱們現在却看到了一片燈光，看情形咱們找對了。」

白牡丹望着遠處那片燈光，滿面驚疑道：「那麼一大片燈光，只怕有幾十盞燈吧？」

王烈點頭道：「不錯，這情形十分怪異，咱們要小心一些。」

白牡丹輕聲道：「你看那是怎麼回事呢？」

王烈搖頭道：「不知道，可以斷定的是那地方一定有不少人，說不定是黑道幫會在該處聚會。」

語聲一頓，又道：「若是如此，那麼這小島上必然佈有不少崗哨！現在開始，咱們行動要特別小心，能不被對方發現最好。」

白牡丹點頭表示明白。

王烈輕輕拔刀出鞘，握在手上，道：「妳跟着我走。」

當下，兩人彎腰蛇行而下，盡可能利用山石掩蔽身形，每走到疑似有佈哨之處，便隱伏下來靜聽或投石問路，確定沒有人，才又向前挺進。

這樣走走停停，未幾已接近燈光之處，出乎意料之外的始終未發現一個哨兵。

接近了前面那片燈光，但見燈光是從一大片岩石林中發出的，那些岩石奇形怪狀，一座一座不規則的聳立着，遠看就如一羣妖魔鬼怪！

發出光亮的是幾十個燈籠，但燈籠不是懸掛在上方，而是懸掛在距地面只有二三尺的地方，因此形成一幅旭日東升的氣象。

再仔細一看，那岩石林中果有人影幌動，而且爲數還不少呢！

王烈心知那岩石林中必有古怪的事情在進行着，正想選擇一處可看清岩石林中的地方時——

「炮二平五！」

驀地裏，從那岩石林中傳出一個老婦人的叱喝！

王烈聽得一怔，暗忖道：「炮二平五？這甚麼意思？」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惡人船

馮嘉·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司馬洛知道在白秋儀家裏死的兩個人是黑船中的惡人，同時洛活和孩子殺死的人也是黑船惡人，然而也同時間吉帝斯也被黑船惡人殺死，幸好這個走私集團的第二號人物毛明未遭毒手，因此他要求司馬洛協助，對付黑船惡人，或不是這帮人，總之是誰殺死吉帝斯的人，他們之間誰是誰非都不管，要找到殺吉帝斯的兇手，司馬洛和毛明商量了應付之計，爲了擺脫惡人的監視，趁着晚上，乘一部直昇機，飛到另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去……正是：噩耗傳來持俠義，不爲金子只拈情，一雙送上劏兩隻，且看惡人又被釘。

朋友遭厄

花園中是蔓草叢生的，屋子完全沒有燈光，而在暗淡的星光之下也可以看到是破破落落，似乎久已沒有人住。但是他們找的人是不適宜居住在太多人的地方的，一個別人以爲沒有人住的地方，反而是最適合。

司馬洛與毛明此時都是穿着暗色的運動衣，在黑夜的掩護之下毫不搶眼，兩個人到達了花園門口，靠在旁邊的圍牆上看，看見那度鐵的柵門上有一條鐵鍊纏住，而這鐵鍊還是給一隻鎖鎖着的。看來這間屋子真的像沒有人住。但外表是不準確的。他們一定要弄清楚。

「我可以把這門弄開。」毛明說。

樹釘惡人

司馬洛毫不懷疑。毛明可以把一枚硬幣扭曲，那麼這鐵鍊和鎖在他的手上也不是大問題。司馬洛說：「遲一些才表演吧。給我十分鐘時間。」

毛明點點頭，兩個人又繞到圍牆的側面，毛明蹲下來，司馬洛踏到他的肩上，毛明輕易地又再站直了，就像肩上的司馬洛根本就沒有重量似的。

這樣一站起來，以他的特別高的身裁，司馬洛就也升得很高，一升手已差不多可以扳到牆頂了。

毛明再微屈腿子，低聲說：「準備好了嗎？」

「行了！」司馬洛說。

於是毛明的腿子一彈彈直，司馬洛便整個人向上飛，輕易扳住了牆頭。那牆頭並沒有什麼防盜的設備，唯一的不便之處就是因爲年久失修之故，上面已長了苔蘚，相當之滑。司馬洛的手上戴了手套，破爛之處的石頭之類是傷不了他的。他爬了上去，伏在牆頭上向內望了一陣，看不出有什麼危險的地方，便跳了下去。

毛明則在牆外慢慢地走開了。

毛明在那黑暗中不慌不忙地走着，再回到了花園的正門，在那柵門的旁靠着牆，站在那裏等着，不時看看臉上的手錶。

他等到大約過完了司馬洛所約定的十分鐘，便走到花園的柵門前面，動手去弄那裏的鐵鍊和那把鎖。

以他的氣力，他是可以把那銹得相當厲害的鎖扭斷下來的，不過因爲金屬與金屬劇烈磨擦，發出來的聲音就很响了。

這聲音，屋中的人是可以聽到的！—假如屋中有人的話。

屋中是有人的。

屋中一個人低聲說：「你出去看看，我在這裏解決他們！」

有一個人好像跳虱似的從一隻窗子之內飛了出來，翻了一個跟斗，便站了起身。他在飛出來時已有金屬的光跟着他一閃，那是因爲他的手上拿着一把刀子。

他就拿着這把刀子，在草叢之間蛇行鼠伏着向花園門口逼近過去。

對於花園門口的一隻窗子伸出來了一把長槍的槍管，跟着槍身也伸出來了。槍身的上面還裝着一隻望遠瞄準鏡，跟着，握槍的人的上身也出現了。這個人的眼睛就湊在那隻望遠瞄準鏡上，因爲如此，他

就祇有機會看到遠的東西，而沒有機會看到近的東西。

司馬洛出現在他身邊的露台上他也也看不見。

也許他是打算向花園門口的毛明放槍，亦可能祇是用這把槍作爲支援，以防萬一那個拿刀子的人在花園門口失手吧。但司馬洛則是並不打算等着弄清楚這一點了。司馬洛閃身接近，把手的槍倒轉過來，執着槍管而把握槍柄伸前，一揮過去。

槍柄就像一把未曾磨利的斧頭似的劈在這人的鼻樑上。這人發出一聲哭泣似的聲音，連那把槍亦放手丟了下來。他的人要向後跌進屋中，但是司馬洛則不讓他這樣做。司馬洛一手執住他的衣襟把他一拉，他便一個跟斗翻出了窗外而跌在露台上。他半暈地掙扎着要爬起身來，但司馬洛也不給他這個機會，手掌在他的喉核上輕輕劈了一記，這個人便縮作一團，倒在那裏。他被劈中這個是人體最脆弱的地方之一，劈得重一點也很容易使一個人死去，而現在這樣輕輕劈一下，亦是可以保證他在五分鐘之內不能做什麼了。

但是司馬洛仍然不能够肯定屋子裏是否還有人在着。而在這黑暗之中他也是不方便進去看的。

於是他從袋裏掏出一包香烟，把其中的兩根香烟掏出來，丟進窗內，跟着又繞着屋子跑了一圈，向每隻窗子內丟進一兩根香烟。

他這包香烟並不是普通的香烟，假如有人拿來當作普通的香烟抽吸，那就會十分之狼狽了。因爲這乃是特別製造的小型催淚彈，將之拗折，就會噴發出催淚氣體。司馬洛就是把每一根香烟丟進窗內之前先是拗折了的。

這東西輕巧而好用，他這樣繞屋跑了一圈，丟進了這許多根香烟，屋子裏便變成充滿了催淚氣體了。

假如屋子裏有人在着，也是不會躲得很久的。

司馬洛繞了一圈再回到那個槍手的身邊時，那槍手正極力要爬起身來，但仍然不能成功。他的喉嚨祇能吸入小量的空氣，也因此就連爬起身來的氣力也不够了。

他的喉嚨也辛苦得很，要咳嗽也因爲不够空氣而咳不出來，自然也叫不出聲，祇是能够像患哮喘似的發出着「嘶嘶」的聲音。

司馬洛一手執住他的頭髮，另一手執住他的衣領把他拖進了樹林中，以便遠離那些會從窗口飄出來的氣體，跟着就把槍一伸，槍咀抵住他的下頷，低聲喝道：「好了，假如你還想要命的就不要叫喊！」

這個人也根本就想叫喊，但叫不出聲來。

那邊，毛明則已經把鎖扭斷，解掉了鎖鍊，推開柵門而進入了花園中。

那個拿刀子趕出去的人亦剛好到達迎接他了。

這個人因爲距離屋子不遠，而且毛明把鎖鍊解下來時的聲音也相當刺耳，司馬洛在屋子那邊又沒有發出很响的聲音，所以這個人並不知道屋子那邊已經先出了事，否則他就會退回頭了。

毛明推開了門就蹲低着身子，向屋子的方向走去。

他這個人要矯捷起來果然。很矯捷，雖然身形巨大，却是像一隻小老鼠那麼靈活地鼠來竄去。即使屋子裏那個槍手不是已經受制於司馬洛，要開槍射中他亦是一件並不容易的事情。也因此那個用刀的人就非要出手不可了。

一把刀子無聲地通過了空氣，疾飛而來。

毛明也不知道是運氣好抑或是有夜眼抑或是有雷達似的感應，及時把身子一蹲低，那把刀子就從他的頭頂上掠過，「托」一聲刺進了一棵樹的樹身上。

毛明馬上一閃就閃到了這樹後。

刀子刺在樹身的這一邊，他的人就躲到了樹身的另一邊！這是很合邏輯的位置，因爲如此，他就會給那棵樹遮住了。刀子的所在可以指出擲刀人所在的方向。

不過他又沒有看見擲刀的人。

那個擲刀的人的行動實在快得驚人。

忽然之間，他又在毛明的身後出現，手中的刀子低低地向毛明的腰背刺過去。

毛明馬上就證明了他自己並不是運氣好而避過了剛才那一刀的，因爲此時毛明很快就轉了過來，以那種使司馬洛亦大感意外的速度一手執住了這個人持刀的手腕，向橫一推，這個人的刀子便刺了一個空，而毛明又繼續把這人的手拖動，使這個人的刀子深深地刺進了那棵樹的樹身。

假如那人是自己刺，刀子是未必可以刺得那麼深的，但是現在加上了毛明的强大氣力就不同了，刀子竟然一大半刺進了樹身。而由於這人的手並沒有那麼强大的氣力，於是刀柄在他的手掌上造成的壓力亦使他的骨頭像快要斷掉了似的，痛得尖聲叫了起來。

毛明可以說是手下毫不留情的，他一手仍把這人的手按在刀子上，另一隻手就向這人當胸一推。這一推之力亦是非常强大的，那人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飛向後面，然而他的手又留在刀子上不能跟着飛開，而手臂是沒有彈性的，於是「咯」的一聲，肩部的骨節便脫了臼。這一次，那人痛得發出一聲凄厲的尖叫，毛明放了手的時候他也是呆在那裏不會動了。由於骨節離開了原位，就是動一動亦會痛不可當的。

但是毛明則是仍然能够動的。毛明一手執住這人胸前的衣服，把他揪了起來，而另一隻手就在這人的褲襠上一托，如此，這人便整個離地升起了。

當他發覺自己仍然繼續上升的時候，已經是太遲了，他尖聲求饒。不過即使他能及時求饒，相信亦是無效的。

他之所以繼續升起就是因爲毛明把他整個人拋進了空中。在昏暗中，他亦可以看到樹身上面長着，一根橫伸的禿枝向他當胸撞過來。

人在飛着，無法閃避，那禿枝撞在他的胸前，發出一聲並不响，但是却使人聽了毛骨悚然的聲音。

毛明抬頭看着，看見那人就定住在樹上，沒有跌下來。他是掛在樹上了。那根禿枝已經貫入他的胸部。

這個人發出着軟弱的呻吟，非常痛苦地呻吟着。

毛明露出一個滿意的微笑。

因爲他知道這個快刀手就是在殺死吉帝斯之前割碰了吉帝斯的保鑣的喉嚨的人。這人的刀子是够快的。而他知道這人亦很可能就是司馬洛在白秋儀家中時，飛刀擲死了自己爬窗的同伴的人。

這個人是應該受到這樣的對付的。死在他手上的人都是死得很慘，現在他要嚐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了。

毛明轉身向屋子那邊走去。

此時，司馬洛的催淚武器已經開始生效了，他看見有兩個人咳嗽着從屋內出來了。其中一人手上是拿着一把手槍的，不過這把手槍已經沒有什麼用處，因爲他的眼睛正在刺痛流淚，等於是一個盲人，眼睛找不到目標，那就是有槍亦無從射擊的。跟着這人後面爬出來的則是一個年輕的女郎，身上的衣服是破破爛爛的，事實上破爛到有一隻乳房亦露了出來。

這個女郎似乎不是一個危險人物，而那個拿槍的男人則是的。

司馬洛走過去，輕易地把他的槍一手就奪了過來。這個人還要反抗，盲目地拳打脚踢，但是看不見目標，當然是很難擊中的了。司馬洛等他一脚踢出的時候也踢出了一脚，踢中他的大腿下面，近屁股的地方，這就使他翻了一個跟斗而仆在地上，爬不起身來了。

司馬洛扯着他，把他扯過去，使他與那個槍手倒作一團，除此之外，就沒有人再出來了。除非是死去了的人，否則看來應該是不容易逗留在那屋中的。

司馬洛走過去扶那個女郎，當他一觸到她的皮膚時她就大大地震了一震，驚叫起來。她說：「不……不要碰我，請你……不要碰我！」

她一面辛苦咳嗽着。

「不要害怕，」司馬洛安慰地說，「我不會傷害你的！我是來救你！」

這個女郎聽得見却看不見，一時也無法講得出話來，不過總算能領會司馬洛的意思，她就讓司馬洛把她扶到另一處樹蔭下的草叢中，毛明這時也來到了。

司馬洛說：「我看我需要一些水。你去想想辦法好嗎？屋後有一座水池，大概是後山的小溪流下來形成的！」

毛明點點頭走開了，大概他也是用不着開口都明白，假如講到對付女人，司馬洛是會比他本事得多的。

毛明還不知從什麼地方找來了一隻桶，把一桶水提回來了。此時司馬洛已經從其中一個男人的身上脫下了一件衣服，讓這個女郎披着，讓她能够遮住露出來的乳房。

司馬洛把那桶水放在那個女郎的面前，又交給她另一個男人的襯衣，對她說：「你先在這裏漱漱口，或者喝一點水下去吧，然後用水洗洗眼睛，那你就不會那麼辛苦了！」

那個女郎連忙感激地照辦了，但是另外那兩個男人則是沒有那麼好的待遇了。司馬洛與毛明就讓他們繼續辛苦下去。司馬洛與毛明蹲在一起。司馬洛說：「剛才有一個人拿着刀子出去找你的，我相信你一定碰到他了吧？」

毛明點點頭：「他現在還在樹上，他永遠不會自己下來了，而且我相信他亦不可能跟我們談天了。不過這裏還有兩個人可以講得很多話的！」

他望望那個人，又說：「有一個是神槍手呢？」

「他沒有機會放槍！」司馬洛說，「他的槍一伸出來，我就把他連人也揪出來了！」

「唔，」毛明說，「那麼看來你是救了我一命了！」

「不是這樣計算的，」司馬洛說，「假如倒轉過來，你做我的，我做你的，那就變成是你救我一命了，我們現在這樣祇算是分工合作！」

毛明看看屋子，又看看那二個人，假如那二個人看到毛明的神色的話，他們可能希望自己早已死去了。尤其是那個槍手，因爲這個槍手也正是毛明與司馬洛都認爲是在吉帝斯躲藏的地方行兇的人。一個槍手，一個刀手，都是在這裏，這也就是爲什麼司馬洛等會找到這個地方來。

目前這二個人還是未能從痛苦中恢復過來。

那個女郎則因爲有那一桶水，所以情形是進步得快得多的。

司馬洛給她披上的那件衣服尤其是能够令她感激與及有安全感，因此司馬洛覺得可以跟她談話了。司馬洛輕輕按着她的肩，低聲說：「你怎會在這裏的？」

「他們……捉住我……」那女郎恐慌而委屈地說，「不關我事的，我祇是——他們帶我出去吃宵夜，却把我捉到這裏來，還逼我——」

「你是不是在夜總會工作的？」司馬洛問。

「是的，」那女郎說，「我不過是陪他們來吃東西吧了，我是不肯的，但他們把我捉到這裏來，我相信他們把我侮辱完了之後會殺我——」

「屋裏有多少個人？」司馬洛問。

「四個！」她說。

司馬洛馬上與毛明交換了一個戒備的眼色，因爲他們捉到的祇有三個，神刀手與神槍手及這個還未知道是有何特長的人，她說四個，那即是屋裏還有一個。

司馬洛馬上搖搖她的肩說：「假如你張得開眼睛先看一看吧，還有什麼人？」

這個女郎此時總算可以張開眼睛來了。她看了看那兩個被制服了的人，說：「還有一個愛玩刀子的，這個喜歡玩槍，這個——他用鞭子打我！」

「還有一個呢？」司馬洛問。

「還有就是用刀子的一個呀。」那女郎說。

「用刀子的一個你已經提過了，他在那邊——休息，」司馬洛說，「還有一個呢？」

「沒有了。」那女郎說。

「但是你說有四個的。」司馬洛說。

「哦，」那女郎說，「連我在內不就是四個了嗎？」

「哦！」司馬洛沒好氣地咬着下唇。她講得眞不清楚。

那邊巳經躲到一棵樹後面的毛明亦鬆弛下來了。

不過他們還是很小心的。微微的夜風正在吹着，吹進屋子裏，他們等了一段時

間，讓風把屋子裏面的催淚氣體大致都吹散了之後，便每人押着一個男人作擋箭牌，到屋子裏面巡了一遍。屋中果然是再沒有什麼人在着的。他們又回到了那個女郎的身邊。

那三個男人巳經知道情形是十分不妙了，不過一時之間，他們亦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屋子裏並沒有什麼重要東西，祇是一些衣服，以及這三個人儲備在內的酒食而巳。他們祇是把這個女郎的內衣褲帶出來了。她十分感激地接受了。

毛明兩隻手一拍那兩個人的肩，猙獰地說：「知道嗎？你們都是一個號碼。」

「什——什麼號碼？」神槍手吶吶着問。

「遲一些再告訴你好了。」司馬洛微笑，他們的編號祇有他與毛明領會，這兩個人還不知道有此事。這兩個人之中，那個最後從屋中出來的亦是榜上有名的。這個人喜歡用鞭。

毛明一手揪着他們每人一個的衣領，半推半提地使他們走在前面，以毛明的氣力，他們就是想不走也辦不到的。

司馬洛則向那個女郎招招手說：「來吧，我們離開這裏。」

「到——到什麼地方去？」那女郎惶恐地問。

「你嘛，」司馬洛說，「跟他們恐怕是不同路了。我送你回家。」

「回家？」那女郎感到難以置信。

「難道你不是想回家的嗎？」司馬洛說。

「呃——是的，」那女郎說，「我當然是想回家的！」

「那就沒有問題了，」司馬洛說，「我現在就是送你回家，這幾個人也許是要你的，但對於我們，你是多餘的！」

「多——謝你！」那女郎說。但她仍然祇是相信一半，要回得到家才能够作實的。」

司馬洛也沒有再在口頭上向她保證。用行動來證明事實是最好的了。

毛明揪着那二個人是先走一段路的，而走到接近花園門口之時，那二個人就扭過來看樹上，臉上的表情更加恐怖，而且到了花園門口時還是扭轉頭。

這使那個女郎也感到好奇到了那裏就扭過頭來看，一看就尖叫一聲，撲進司馬洛的懷中。司馬洛微笑，安慰地擁着她。

她是看見了那個神刀手掛在樹上，血正在滴下來。

司馬洛亦不知道是這樣的，假如知道，也不會讓她看了。

他輕輕拍拍她的肩，安慰地說：「不要緊，你不是這樣的人，就不會有這樣的遭遇了！」

她不停地哭泣，大概也並不是因爲她對樹上那個人同情，而祇是因爲她是一個女人，女人碰到這一類事情的時候，多數都是會有這種反應。

司馬洛與她到了一部藏在林中的汽車，讓她上了車，而自己亦坐上了司機位。毛明與那二個男人則不知何去了。

司馬洛說：「剛才你看見的事情，我相信，其實用不着我勸你，你也明白是不應該對人說的吧？」

「我——我不會的。」她飲泣着。

「也許你奇怪，」司馬洛說，「我爲什麼敢放心，認爲你會守這個秘密吧？讓我先告訴你，你必須守秘密的理由吧。這個在樹上的人，當然是巳經死了，是我那位朋友殺的。但是，這個死者也有許多朋友，將來，他們的朋友們未必那麼容易可以找到我們，但是假如你透露你在場，事情傳出去，他們會找你。」

「我不會說的！」那女郎連忙再度保證。

「那就好了。」司馬洛說着就開動了車子。

他問了那個女郎的地址之後，果然就一直把她送回家去了。他把她在街口放下，就開車離去。

那個女郎自己回家。

她是與另一個同事同住的，她那個同事倒不因爲她失踪了兩天而担心，因爲她們這個行業的生活是顚倒而不覊的。不過看見她那副狼狽的樣子則倒是很好奇。

她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遭遇了什麼事情？

這個女郎果然亦明白，她的遭遇是不適宜告訴任何人的，因此她亦沒有講出來。她祇是說跟一些客人坐遊艇遊河，雖然客人出的錢並不少，但這錢實在不好賺。

與她同居的這個女郎亦相信了。是的，這種事情是常常發生的，有些人外表看來似乎很君子，其實則是手段骯髒，十分討厭的。

她沒有理由懷疑這個女郎與命案有關，尤其是她還不知道巳經發生了命案。而當她知道發生了命案時，她仍然沒有理由懷疑是她這同居有關，這樣可怕的事情，就是與她們拉不上關係。

這件事情也實在可怕。那個給司馬洛放回的女人是三天之後才從報紙上看到新聞的。新聞上說有一個人不知如何，在一間空置的別墅的園中掛在樹上死去了。不是自縊那種掛，而是不知道如何會刺在樹上的一條禿枝上，給禿枝刺死了，而身體還是掛在樹上！

這是一件那個女郎親眼看到的事。

同一段新聞則還提到另外那二個人的命運。這二個人是給在附近的樹林中找到的，亦是巳經死去了，那個神槍手給人向着嘴巴轟了一槍，槍彈從後腦出來。槍是他自己的。至於那個善於用鞭的人，則是給他自己的鞭勒斷頸骨而死。鞭子就縛在他的頸子上。

那兩個人的手段眞使人害怕，司馬洛和毛明。雖然她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不過，這兩個人，她又不能討厭他們，第一是他們救了她一命。第二就是，他們殺死的三個人是早就應該死的。報紙上透露，這三個人都是受各地通緝的兇手，是窮兇極惡，殺人不眨眼的人。

假如她繼續留在他們的手上，她也是不會活多久的。

她自然想不出她有什麼理由要張揚這件事情。

×　　×　　×

洛活亦從報紙上看到這些新聞。

孩子識字不多，所以洛活要把新聞的

內容向孩子解釋出來。雖然洛活實在是願如此做的，但是他也知道不能避免。孩子看見他注意報紙上的那些新聞，而孩子是會猜的，即使看不懂文字，亦可以拿着圖片猜。

而且，洛活覺得，讓孩子知道司馬洛正在做得很成功，那就使孩子覺得不需要再出去幹什麼了。

這三個殺手的死訊，果然令孩子很高興。「這三個人都是殺死傳教士的其中一些人？」他在釣魚的時候問洛活。

「應該是的，」洛活說，「沒有什麼懷疑，司馬洛是不會亂動手的！」

「司馬洛是不喜歡動手殺人的呀，」孩子說，「這是你講的！」

「這顯然是他的合作人所做的事，」洛活說，「這種事情，倒是的確有一個合作好一些了。這個合作人，可以做司馬洛認為難堪的事情！」

毫無疑問，有毛明帮着，司馬洛是不必開殺戒了。

「假如我能帮手就好了！」孩子說。

「別傻吧，」洛活說，「我已經對你講過，不要動這樣的念頭了！」

「我知道，」孩子說，「我連證件都沒有，不能够到處跑的。」

「而且除此之外，」洛活說，「司馬洛也不會肯帶着你到處去殺人，連他自己都不願做的事情難道他會叫你去做嗎？」

洛活這樣說着時，又連忙把魚竿一提，因為他那隻浮泡又正沉下去。但他又是提了一個空。今天釣魚的所獲，他仍然是照例遠遜於孩子，他本來已經是技術不够高了，而且還加上心不在焉。他是正在想司馬洛辦這件事情查出了多少，以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司馬洛並沒有機會告訴他，司馬洛只是得到了他的間接通知，知道他是與孩子安全地躲起來而已。既然他要照顧孩子，他就不能够走開，假如司馬洛要找人幫手的話，亦不會是找他，而是寧可另找別人，因此司馬洛亦沒有需要急於把情形告訴他了。

其實洛活也是靜極思動，不喜歡在這裏呆等，乃希望有機會出去一展身手的，不過是情勢是如此，他沒有別的選擇了。

孩子說道：「你其實不是眞的傳教士吧？」

「當然不是，」洛活說：「不過我是對那些事頗懂得一些的，所以要冒充也不難。」

「你也是充得很像的，」孩子說，「不過，難道你沒有辦法把我帶到別的地方去嗎？」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洛活說，「司馬洛是不會喜歡你去參加的，我去又會不同，但是帶你去就不行！」

「我的意思是你帶我到別的地方去玩。」孩子說。

洛活搖搖頭：「你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的。正如我所講的，你沒有證件。大人又不同，孩子，許多地方不易過關。」

「因此我們也走得不遠，」孩子說，「所以我就是想着這一點。我們那些敵人，現在當然是正在找我們了。他們也會想到你所想的事情，帶着一個沒有證件的孩子是走得不遠的，因此他們也不會到太遠去找。可以躲的大概沒有幾個地方吧？」

洛活祇能苦笑。孩子很聰明，也學得很快，也許是他對孩子講了太多故事吧？他本來是不希望孩子想到這一點的，但是孩子却想到了。他祇好說：「所以我還是很小心地提防着的！」

這時，遠遠的海面上出現了一艘遊艇，正在駛過。洛活忙說：「頭低一點，不要抬起來！」

「唔，」孩子說，「說不定那船上有人會用望遠鏡望見我們的！」他果然是學得很快，而他亦是把頭低了下去。

洛活則把身邊一隻手提旅行袋打開了。那裏面放着兩把手槍，一把雙管鳥槍及一把很快就可以裝起來使用的長距離步槍，連同望遠鏡瞄準鏡的。這些都是洛活帶來的傍身武器。

假如有什麼危機出現的話，他是可以迅速取用這些武器的。但那艘遊艇並非向他們駛過來，而祇是在遠遠的海面上經過而已。不久，這艘遊艇便失去了影踪。

洛活略為鬆弛下來。

孩子說：「我們還是回去吧。」

「雖然我們已看不見這船，」洛活說，「但是船上的人却是看得見我們的。」

「那我們不是更應該回去了嗎？」孩子說。

「又不是這樣講的——」

「呀，我明白了，」孩子說，「假如我們太急於離開，那又變成可疑了。假如不是心虛的人，是不會見船來就走的。」

「對了，」洛活說，「雖然也許我們是剛好要走，也還是不大好。在這樣的時間，我們的對手是不會相信巧合的！」

於是他們繼續釣魚。

到了天上的太陽斜了，他們才離開而回到他們的住處。他們住的地方是山上的一座小小的木屋，很簡陋，並不是什麼豪華的所在，兩個人住是足够的，裏面有起碼足够的用品。

當然，他們的武器則並不起碼，相信這裏附近的居民都很難有任何近似的東西了。他們最接近的隣居也是在山後面的一條小村子裏的一些居民。那裏有一間小餐廳。一半是什貨店一半是餐廳。這裏的人不太多，對於這種東西也需要不大，所以這裏也容納不下另外一間同樣的店子，也因此，這裏做的乃是獨市生意了。這店子因為做的是獨市生意而比較富有，不過亦不太富有。即使這個地方的財產全部給了他，也是沒有多少的。

這店主是一個中年已經快過完的獨身漢，名叫周漢。他常常感懷身世，由於還沒有娶妻，亦難望娶到妻子了。他常常要一個人困在這店中，沒有機會在外結交女人，而這村中又沒有適合他追求的對象。年輕的女人不是已經有了丈夫就是已經有了對象，他是很難望與那些後生小子競爭的。但除此之外，却連寡婦也沒有一個。即使寡婦也是好的。他也沒有。

這天晚上，周漢正在準備把店子關上，一入黑就不會有人光顧了。他也是自己動手收拾，因為他請不起帮手。假如請個帮手，那他這店子就變成是白白經營了。

這時却忽然有一個美麗女郎走進來。這就像是仙女來臨一樣。這顯然是一個

美麗的城市中的女人，還沒有到三十歲。周漢呆在那裏了。他也不時會在晚間到城市中去找一次女人，但以他所出的價錢，他所得的女人與這一個差得太遠了。這祇是那種他有機會在街上看看的女人。他吶吶着說：「這個時間——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吃了。」

「不要緊，」那女郎說，「祇要吃得飽肚子就行。」

「唔——我給你用一罐罐頭湯，午餐肉，鷄蛋和麵飽好不好？」周漢問。

「這也可以，」那個女郎說，「反正肚子餓得很！」

雖然這食物在此地已經算是很豐富的了，但是周漢仍然覺得，她吃這個算是屈就的了，因而他也盡可能弄得好一些。而假如不是這樣一個女人，這個時間，周漢很可能會拒絕招呼了。就因為是這樣一個女人，周漢就反而應該關門亦不關門。

他看着她吃着的時候，又為她担心起來。他訴：「怎麼這個時間你會出現在這裏呢？這裏又沒有什麼地方好去的。你——是開車來的！」

「不是，」那女郎說，「我是走路來的。我還打算——也許我會在這裏找個地方過夜。這裏有過夜的地方嗎？」

「沒有，」周漢說，「這裏不過是一個小地方，連客棧都沒有一間的。你怎會在這樣的時間到這裏來呢？走路來的——？」他感到莫明其妙。即使是從公路走路到這個地方來，亦是要走得很遠。為什麼來——？

「這裏不可以過夜嗎？」她問。

「這裏？」周漢呆呆地看着她，一時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我可以睡在桌子上，」她說，「不會騷擾你的。你要多少錢。」

「呃——呃——」周漢吶吶着。其實她似乎應該害怕她騷擾他。

但在周漢對這個提議還未能作出適當的反應之前，她說：「你這裏最近有沒有新搬來的人？」

「新搬來的？」

「一個大人和一個孩子，」那女郎說，「大人是摩登的，孩子則是一個漁村的孩子！」

「哦，他們，」周漢說，「他們在後山買了一間屋子！你是來找他們的？」他一想起洛活就有醋意，假如他與洛活爭這個女郎，應該不是敵手。

「是的，」那女郎說，「他們是怎樣的人，來這裏幹什麼？」

「我也不清楚，」周漢說，「不過假如你要找他們，最好明天再去了，晚間山路很難行！」

「我不想他們知道我是來找他們的，」那女郎說道，「所以你先對我講清楚些吧！」

「這也沒有什麼好講的，」周漢說，「唔——他們很少來。總是那個大人來，來就是買東西，也不講什麼。不過——他們却不買魚。」

「他們是不吃魚的？」那女郎問。

「不，」周漢說，「是他們天天都釣魚。人們說他們釣到的魚很多，自己都吃不完，所以不需要買魚了！」

「唔，」那女郎說，「我在這裏住下來好不好？」

「住下來？」周漢瞪目看着她。

「也許要住好幾天，」她說：「你要收多少錢，你講好了！」

「這不成問題，」周漢說，「不過，村子裏的人看到了——」

「你有個姪女從城裏來探你呀！」她微笑。

「我有個姪女？」周漢愕愕地看他。

「你沒有姪女嗎？」她問。

「我——沒有姪女。」周漢承認。

「你在別的地方沒有親戚的嗎？」她又問。

「外甥女是有一個的，」周漢說，「不過不是像你——」

「你有沒有兄弟呢？」她又問。

「有幾個，」周漢說，「不過他們環境都很好，沒有來探過我——你知道的——而且他們都沒有女兒。」

「這裏有人認識你的兄弟？」她問。

「沒有，」周漢說，「我——當然不會說他們看不起我，而且我到城裏去還說是去探他們。」

「其實你是到城裏去找女人？」她的眼珠一轉。

周漢的臉紅得很厲害，對這個問題不願意作答。

「這就行了，」她說，「我是你的外甥女安娜，我來找你，因為我跟爸爸吵了架，逃來這裏。你勸我回去，不過一時之間勸不來，所以我會在這裏住幾天的。用不着担心，我不但不會白吃你的，而且還可以帮忙你做生意。你以為我會不會使你的生意旺起來呢？」她對他詭譎地微笑。

「但——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呢？」周漢看着她，還是顯得莫明其妙。

「我要來調查一些事情，」她說，「假如你想我對你好好的，那你就要好好地替我演這一場戲！」她凝視着他，眼睛裏有一種狐媚的暗示。

一時之間，她這眼神幾乎使周漢達到銷魂之境。好一個女人！

「假如沒有問題，」安娜說，「那麼讓我先洗一個澡，你把店門關好吧！詳細情形一會兒我會再跟你講！」

她此時已經吃完了。

周漢指示了她如何在這裏洗澡，之後便動手把店門關上。平時這個時間，他會已經感到疲倦欲死，亦十分厭倦這種毫無前途，刻板式的生活，但是今天晚上他却是變得精神奕奕，就是叫他關好了店子之後再打開然後再關一次都不會覺得費事。

他關好了店子，替安娜在店中準備了床舖之後，安娜就出來了。她身上圍着他借給她用的一條大毛巾，光着脚，晶瑩的肉體在毛巾的上下露出一大截，而她在店中拉起一條繩子，把洗過了的乳罩和內褲晾起來。

她祇帶來了一隻不太大的手袋，看來沒有其他衣服，那麼在毛巾之下——

「我沒有替換的內衣褲，」她說，「所以要現在洗了明天穿！」

她在毛巾之下果然是不着一縷的。周漢奇怪他今夜怎可以睡着。

後來，周漢亦洗過澡換上了睡衣之後

，她仍然是那條毛巾。她拒絕周漢借她自己的睡衣。她說天氣太熱，不需要。她就這樣坐在周漢的床邊，教他明天如何爲她的身份掩飾。

周漢實在很困難才能聽到她說什麼。他的眼睛與他的幻想力都忙得很。

後來安娜總算講完了。那是說，她總算認爲周漢是明白了她的意思，懂得如何爲她講這些謊話的了。她才說：「關於代價的問題──」

「算了吧，」周漢說，「這是小事，我怎好收你的錢呢？」

這其實不是小事，而是給他相當大的痲煩的，不過對着她的吸引力，他實在不敢要錢，就像這會使她低估了他的人格似的。而安娜看來並非是出不起錢的，她祇是認爲目前這個情形，金錢並非使周漢對她效忠的最佳武器。

她的手伸到周漢的腿上，輕輕撫着，說：「我知道你對我有不軌的企圖！」

周漢的舌頭好像打了結，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好。他本來應該極力否認的，但是，安娜的手放在他的腿上，又顯然表示雖然看出來了，亦不以爲忤。但是要承認又應該用什麼辦法呢？

安娜的手輕輕沿腿而上，周漢就像觸了電似的，覺得自己有難以控制地跳躍着，而且發脹得就像快要爆炸似的。他忍不住向安娜伸手。但安娜却能够靈活地把他的手推開了。雖然她身上祇有一條毛巾是很不便的，但是她却仍能做這許多動作而毛巾不跌下來。

「你躺下來吧，」安娜柔聲地說：「讓我服侍一下你。」

周漢大喜過望，連忙躺下來。

「但是你不准動手？」安娜呶着嘴唇說，「你得答應我！」

「這──我答應！」周漢忙說。

安娜的手輕輕在他的身上摩挲着，那感覺使得周漢忘記了自己答應過什麼，屢次要伸手到她的身上。不過這一點則是早已在安娜預算之中的，因此安娜仍然能够毫無困難地推開他的手。就祇有她能觸到他，他是觸不到她的。而她也祇是隔着衣服而已。

她的手有一種周漢從來做夢亦未曾想到過的技巧，使周漢陷入了欲仙欲死之境，雖然他極力要忍，却無法忍得住。終於一陣銷魂的爆炸……

周漢發覺她需要換一條褲子洗一洗。

安娜微笑站起來，說：「記着，這祇是初步。你要跟我合作，當事情做成功了之後，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什麼都不必限制了。」

這果然足以使周漢對她盡忠了。

第二天，周漢就把他的「姪女」的故事傳出去。而這也並沒有多大的困難。在這樣一個地方，出現了一個這樣的女人，要使人不注意才是難事呢。

洛活也知道了。孩子亦知道了。洛活心裏在懷疑，孩子則講出來：「我們來了這裏，她也來了這裏，這不是一件很湊巧的事情嗎？」

「我知道，」洛活說，「我正在提防着。」

「爲什麼她不動手呢？」孩子說，「假如她是爲了我們而來的。」

「也許因爲她還未肯定，」洛活說，「他們不知道我們是什麼樣子呢？」

「他們不知道？」孩子說。

「知道的人都死了，」洛活說，「你別忘記，在那條小漁村，外人進去或者甚至接近都一定會被認出來，他們不能够派人進去裝模作樣，認了人的樣子之後又走，所以他們祇知道一個大略像我，一個大略像你的人，一大一小。」

「唔，」孩子說，「照這樣看我們多找一個人，三個人在一起不更好嗎？他們要找的是兩個人，而我們則是三個人。」

「這是一個好主意，」洛活微笑，「不過現在實行是已經太遲一點了。」

「你看到過這個女人嗎？」孩子問。

「當然看到了，」洛活說，「既然聽到有這件事，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當然就是要看清楚！」

「認得她嗎？」孩子問。

「不，」洛活說，「爲什麼會認得她呢？」

「他們當然是派來一個很厲害的人，」孩子說，「你說有一份名單，應該是名單上的人。」

「不是名單上的人。」洛活搖搖頭。

「那她一個人在這裏，能够幹什麼呢？」孩子問。

「也許這祇是巧合，」洛活說，「她眞的是周漢的姪女，但亦可能這是一個派來打探的人，探清楚了之後回去報告，這之後就會有人來。」

「但我們怎麼分得出呢？」孩子說，「她是一個跟家裏吵了架的女孩子，她過幾天就會回家了。假如她是派來打探的人，她亦是過幾天就會離開而回去報告。」

「當她走了之後，」洛活說，「我就有辦法從周漢的口中問出眞相。而在她還沒有走之前，假如她是有不軌企圖的，那麼她會先設法接近我們，探清楚我們的口氣！」

× × ×

洛活的猜想沒有錯，再第二天，黃昏的時候，當他們釣魚回來的時候，就看見安娜正坐在屋子下面的海邊，托着腮，含愁默默地看着海。她畏縮地瞥了他們一眼，又望海。

「她來了，」孩子說，「看她的樣子，她是剛剛哭過！」

「你去問她在幹什麼，」洛活說，「我先回屋子裏去。你是聰明人，你大概明白不應該對她透露什麼的！」

「好！」孩子說。他因爲有不尋常的事情可做而興奮起來。

洛活首先回到屋中，打開門鎖開了門。他用一點點膠黏在門口的一條頭髮仍在原位，假如有人開門進過去，這條頭髮就會斷了，不可能避免的。

他進屋中看了一遍，亦看不出有給人搜索過的跡象。

這個女郎並沒有潛入過他們的屋子。

孩子回來了。他說：「她說要在我們的屋子住兩天，可以不可以？」

「爲什麼？」洛活問。

「我不知道，」孩子說，「她說是因爲周漢，周漢是她的伯父，想不到伯父也會這樣！」

洛活皺眉尋思着。

「什麼伯父這樣那樣？」孩子問，「我不明白，她又不肯對我講清楚。」

「也許，」洛活說，「有些事情是孩子不易明白的。伯父到底是一個男人，姪女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不見太久，親情就不會成爲隔膜了！」

「哦，那個！」孩子說。

「什麼那個？」洛活看着他。

「你說我不懂的那件事情。」孩子說道。

洛活苦笑着說：「你不能懂得少一些嗎？」

「現在怎樣呢？」孩子說，「她說想到我們這裏來住幾天，怎麼答覆她呢？」

「她憑什麼認爲我不會像她的伯父那樣對她呢？」洛活說。

「也許，」孩子說，「因爲你這裏多了一個我。她伯父的店裏沒有第三個人在着。」

洛活又瞥了孩子一眼，聳聳肩說：「很好，叫她來吧。假如她是想進一步了解我們，我們也是想進一步了解她的。這不是一場容易演的戲，不過，我看你是有本領演的！」

於是安娜搬進他們的家中與他們同住。假如洛活與孩子演的戲演得很好，安娜是演得更好了。她在這裏又是以另一副面目出現，像是一個迷失的少女，連洛活亦看不出破綻來。當然，安娜亦是有其他的條件帮助的，例如，周漢來勸過一次她回去而她不肯。周漢也表演得非常之像，也許他是爲了她所答應的事之後的肌膚之親而非要努力不可吧。除此之外，洛活也是因爲她並非榜上有名。最後一次聯絡，司馬洛對洛活透露了黑船上的那些名單，洛活認得名單上的人的樣子，而她並非榜上有名，洛活亦不認得她是一個什麼有來頭的人。一個沒有名堂的小脚色，怎能有這樣好的演技？

而她又絕對沒有打聽過有關他們的事情，主要祇是對他們傾訴自己煩惱。不，她說，她不會回家去的，她年紀也不少了，應該可以自立。她不會長久留在這裏痲煩着洛活的，但是當她離開的時候，她都不會是回家去的。

她跟他們一起去釣魚，爲他們收拾屋子和烹煮他們釣回來的魚。她並未發現洛活放在那隻袋子裏的槍，亦並沒有企圖發現。

洛活和孩子都禁不住喜歡她了。

第五天晚上，孩子睡着了之後，她從房間裏走出廳中來。洛活是把房間讓了給她睡的，而洛活則是睡在廳中。洛活正在看報紙而沒有睡着。

她低聲說：「我睡不着！」

祇是這樣簡單的一句，却已經是很足够的暗示了。洛活明白她要的是什麼。她坐在他的腿上，他擁着她吻她。她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對男人有强大的吸引力，而洛活是一個男人，亦不例外。而他也不認爲是佔了她的便宜。正如她所講，她已不是那麼小了。對於這些事情，她是懂得自己決定的了。

他把她胸前的衣鈕解開了兩顆的時候，她却輕輕把他推開，低聲說：「我們還是到房間裏去好一些！」頓一頓，又說：「你先進去，我去看看孩子睡了沒有。」

洛活回到他自己的房間裏，生理上的興奮使他的戒備亦鬆懈了──他也實在是太久沒有接近過女人。他充滿期待地坐在床上等着。

安娜則悄悄推開門，進入孩子的房間裏。

孩子果然沒有睡着。他本來是睡着了的，但是聽到她出去的聲音他便又醒過來了。也許孩子的戒備心是比洛活更高的，也許這主要乃是因爲他還是一個小孩子，他還不會被一個美麗的女人所吸引。

安娜在他的身旁邊坐下來，輕輕地撫一下他的頭髮，低聲說：「爲什麼你還不睡？」

「我──祇是剛剛醒一醒，」孩子說，「我很快就會再睡着的！」

「應該睡了！」安娜說着，手就在孩子的後腦上狠狠地一拍。孩子的眼睛呆凝倒在那裏不動了。這倒是最快捷的催睡方法，雖然是甚少人忍心應用的。

安娜仍然帶着一個甜蜜而安詳的微笑出去，進入隣房，輕輕地把房門掩上，說：「他睡了！」

「很好！」洛活微笑着，向她伸出兩手。

「等一等！」安娜說着，退後一步，把身上那件向洛活借的男裝睡衣的鈕子解開了，脫了下來。

她的上身仍有一副乳罩。她又伸手到後面，把乳罩的扣子解開了，乳罩的兩杯便鬆脫，淡紅的乳頭出現在視綫中，亦可以看到那筒形的乳房隨着她的動作而盪動着。

她已把乳罩解下來了，但還是掩在胸前半遮着。她的微笑使這半遮掩變成一種邀請，洛活感到比即時裸露更具誘惑。他又把兩手向她伸過去，而在他的兩手到達之時，她忽然很快地動了。她的兩手各執乳罩的一隻扣子，揮動。洛活雖然覺得她這動作很不尋常，但一時未能領悟到她是在幹什麼，亦未有機會閃避。

手腕上一陣刺痛，忽然發覺腕上鮮血泉湧，而且手指都痲痹了，失去了動作的能力。那是因爲他的手腕的血管和筋都給割斷了。他這時才發覺安娜那乳罩的扣子原來露出鋒利的刀片。她這乳罩他並沒有機會檢查過，因爲她就祇有這一副，夜間才洗，晾乾了又馬上戴上。他也並沒有注意到她今晚並未脫下來洗。

因爲今晚是動手的時間，她需要動用這副乳罩。

洛活恐怖地咬着牙跳起身，但她已從乳罩的帶子裏抽出來了那把刀片，原來是一把五六吋長的鋒利軟劍，沒有柄的，但她用兩隻手指緊揑着，仍然隨時可以把人的身體割一個大傷口。

她露着牙齒，猙獰地說：「你動，我就把你的喉嚨也割斷！」

洛活的處境非常不利，位置不好，而他的槍又是在廳中他的枕下。而且即使是在身邊，恐怕他的手亦是沒有能力拿起來的了。但他仍然向她撲過去。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倚刀春夢

司馬翎・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艾可將杜水南和他的手下惡徒殺死，還將他在安慶等兩地的朋友和得力手下十一人全部殺死，然後到杭州找他的父親杜歸山，來到西湖「樓外樓」酒樓小酌，欣賞水碧山青醉人光景，正在自我陶醉，放眼遠眺之際，突然身旁站着一個捕頭，自我介紹名叫衞遠，原來他是暗中協助艾可，艾可才能將杜歸山的達摩心法「彈指飛劍」戰勝，將杜歸山殺死……

召開鏢局會　重新訂方針

鏢局的財產及管理權，那時都由徐東風執掌，不久以前徐東風死後，其實只是四人會議，因爲徐龍飛沒有參加，就由五人會議決定由方少眉執掌。徐東風唯一的廿二歲孫子徐慕龍，變成游手好閒的大少爺，除了五人會議召開參加一下，通常都不到會議廳。

至於另兩個「股東」，有必要介紹一下。他們是寇元和公孫陽。都是當年打天下時徐龍飛的左右手，但現在他們也已年老退休，由他們的兒子寇澤之和公孫偉意二人接替。

這個五人會議最特色兩點，一是連徐龍飛本人親自參加，也必須服從多數決定，不能獨斷獨行，其二，若是事情重要得必須五個人都出席（倒如解散鏢局瓜分財產等），則還必須邀請蘇浙任何一省總捕頭出席監證，以監督會議及投票能公正進行。

徐爺爺當年爲何訂下這麼奇怪的鏢規，自己束縛自己的規矩？他內心眞正用意誰也不得而知，但對外宣稱是因爲他要退隱，所以要保障他的老拍檔以及唯一活着的小徒弟方少眉。尤其將來所有老傢伙死了，這五份投票權的繼承人便可以在此公正基礎上合作，龐大財產亦不至於引起紛爭。

聽起來好像很慷慨很合理，但那時徐爺爺才五十左右，正是春秋鼎盛而聲名亦如日中天，天下簡直無人不知這個二千年來殺人最多的大鏢客的大名，他爲何忽然退隱？

這件事那時轟動天下，人人都有興趣猜測或打聽。因而至今仍是最神秘有趣事件之一。可是退隱後的徐爺爺既未出面澄清過，而當日被邀的監證長官的天下第一名捕「神鍊」王禹，後來亦沒有洩漏過一句可供猜測的內幕消息，因此談論之人雖然滔滔皆是，却完全沒有任何結果。

陪我踏入鏢局心臟議事廳的人，年紀很輕，大約只有廿三四歲，相貌清秀斯文，衣服質料名貴剪裁合體，但顏色毫不鮮艷，可以稱之爲老實，因而使他有一種肅沉冷靜氣質。

我費了這許多話形容他，事出有因，原來他就是徐爺爺的孫子徐慕龍，目前游手好閒，偶然來鏢局巡視一下而已，可是憑良心說，他絲毫沒有紈袴子弟那種大少爺味道。

他很湊巧和我在大門外碰面，一同走入鏢局，這時他忍不住了，很禮貌地問我來鏢局何事，我有一夜見過他（當然他不知道），所以拉出項鍊，露出有一條龍的金牌，再掏出一封有徐爺爺簽押的代表證明。

徐慕龍驚訝得睜大眼睛瞧我一陣，才低聲問我：「我爺爺好嗎？」

我點頭。他又問：「他老人家現下在那裏？」

我搖搖頭。他輕歎一聲，道：「我五歲時見過他，十五歲時跟他通過一封信，直到現在我廿五歲了，才見到他的代表，將來請你轉告他老人家，我很尊敬他和想念他。」

我點點頭。跟他一齊走。鏢局內許多人都驚異打量我，以及向徐慕龍行禮。

我們在全然靜寂無聲的議事廳內等了一下，一個白皙俊秀身量稍嫌矮小的中年男人匆匆走進來。

他是現在長江鏢局掌舵人方少眉，聽說昔年他和徐東風走到街上，很少女人能够不睜大眼睛呆望他們。那徐東風年紀較大，並且也已死了，姑置不論。現在看見方少眉，頗覺外間有關他很俊美的話實在沒錯，亦不能不承認他是很有吸引力的男人。

方少眉的微笑大有溫柔味道，他說：「艾姑娘，你是我師父的代表，便是本局東主之一兼且又是我們的上賓了。我實在急不及待想知道你帶了師父甚麼命令前來？坐，請坐，我另外已派人盡快把寇澤之和公孫偉意叫來……」

我點頭默然坐下，等了一陣，仍然不說話。最在乎徐爺爺帶來命令之人，必定最先覺不住，只不知是那一個？

又過了一陣，徐慕龍令我失望而先行開口，他問：「艾姑娘，究竟爺爺有甚麼指示？」

方少眉這時才推波助瀾附和追問一聲，我搖搖頭，道：「等人到齊了再說。」

方少眉坐得舒舒服服，徐慕龍却以凌厲不甚友善的眼神盯視我。他是不是因爲我見得到他爺爺，又是他爺爺的代表，而他甚麼都沒有，所以生出妒恨心？抑是太關心甚至疑懼他爺爺的指示？他關心些還可以，但有疑懼的理由嗎？

寇澤之和公孫偉意幾乎是同時到達的。他們都是高大雄健的壯年人，年紀雖比方少眉還大些，可是態度都相當謙敬，對徐慕龍也如是。大概是受到他們父親的影响吧？因為他們雖然是鏢局股東身份，但那到底是徐爺爺送給他們父親的。

我有一夜見過他們四個人開會商議，寇和公孫也是這種態度，說話的人只有方少眉和徐慕龍。那次方徐之間好像意見不同有小小爭執，寇和公孫以不大情願或者不大好意思的態度支持了方少眉，才結束了爭論。

寒暄已畢，我啜一口茶潤潤喉嚨，說道：「徐爺爺認為如果他自己來參加會議，很可能帶來太大影响力，所以派我代表他，這樣你們贊成或否決之時，便不至於不好意思。根據規定，我們最好有監證官在場才進行議事。請問我們請得到誰來監證？」

方少眉微笑道：「當然是南直隸總捕頭林君山最方便了。」

徐慕龍道：「我這就親自去請他來一趟。」

我搖搖頭，道：「先不要急，我提議請浙省總捕頭衞遠來監證。你們一定認識他，一定比我更熟更有交情，我只在杭州見過他一面，我覺得此人相當正派，而且他又是昔年監證『神鍊』王禹的嫡傳門人，請他來好像合適些。」

沒有人立刻異議，我又說：「我好像看見他從本局大門出去不太久，他是不是來拜訪方叔叔你呢？」

方少眉點頭道：「不錯，他每次到南京來．總會上門來走走，這是他給咱們長江鏢局的面子，其實我們跟他不算有甚麼交情。」

「那麼假如請他做監證，」我問：「他肯不肯來？」

公孫偉意笑笑說：「他當然給這個面子。」

寇澤之也連連點頭。方少眉立刻道：「好，有煩你們兩位一齊跑一趟，務必把衞老總請來。」

我們仍在議事廳等候消息，方少眉很有魅力的笑容以及提及一些當年徐爺爺的趣事，使我一點都不悶。

他眼光忽然有好一陣停在我脅下挾着的「夜鳴刀」上，然後說：「師父他老人家當年，也常常這樣挾着他的寶刀，不過他從來不用布包着，而你是女孩子，當然包起來好些，師父是不是已把此刀傳給你了？」

我用毫無內容的曖昧笑容回答他，女孩子大都天生有這種本領，使男人既得不到答案而又不好怎樣怪責。

他其實是極之技巧地想查出我是不是徐爺爺眞正傳人，我偏偏不給他答案，看他怎麼辦？

他轉向徐慕龍說：「這幾天我都在攷慮你那天的提議，我想來想去找不出壞處，我應該說那是個很好很好的主意，所以那天雖然暫時擱置這個計劃，但如果你仍想推行，我個人絕對支持。」

徐慕龍透出興奮之色，向我解釋道：「我提議動用本局大部份資金以及各地分局龐大人力，用另外成立一個長江糧棧的方式，由南到北，從東至西，營運糧食糖鹽食油，還有關外塞外的牲口以供中原及南方作肉食，我們既有運輸能力，又不怕盜賊覬覦，也有足够資金。這是穩賺的大買賣，一定比單單保鏢賺錢更多。」

我問：「你為何忽然會想出這個主意呢？」

「那是因為近兩年我們生意不好。我約略估計過，為了維持我們龐大數目人員所需，每個月都虧損不少。如果這樣下去，我們雖是基大業大，但不出五年就要倒閉了。」

我又問：「本局為何忽然出現生意不好？」

徐慕龍用看傻子的眼光瞧瞧我，道：「天下太平道路安靖的話，誰還要花銀子請保鏢？」

我反駁道：「但近兩年，黑道勢力似乎不怎麼衰弱。他們若是不偷不搶，怎生過活？」

徐慕龍口吻中已有點憐憫我無知之意，道：「現在黑道人物都比從前有頭腦得多，他們會用種種手段甚至不惜花錢，盡量掩飾搶刧消息。大家聽不見甚麼可怕新聞，便以為天下太平而不找我們了！」

我仍不服氣，道：「近兩年有十二大刧案，雖然是散佈全國各大都市發生，但每一案損失價值都超過百萬兩，你認為大家不知道？這樣還是天下太平？」

徐慕龍道：「但這些大刧案都發生在那些大財主店舖或家裏，並不是有人攔路打刧，你瞧其中有沒有分別呢？」

他說得不錯，顯然是大有分別，若是防盜入室，只要聘請私人身份的護院保護，決不會找鏢局負責看守財產，因此我不再駁詰了。

那浙省總捕頭衞遠看見我之時，並無訝異之色，大概是寇和公孫已告訴過他。

我們只淡淡招呼過，但我却覺得他出現之後，方少眉的魅力以及徐慕龍的風度，都淡弱了許多。

場面話表過，我們六個人圍着長形雲石紅木桌正式開會。

我說：「我代表徐爺爺，但我的話大部份不是他的意見，而只是我想說想做的。這一點聲明之後，我正式請求方叔叔回答我，第一，本局經營的宗旨方針以及方法，從前，現在以及將來是怎樣的？第二，本局的資產和財務狀況，我想知道。」

方少眉從容不迫，徐徐答覆：「本局自從師父離開之後，由徐大哥徐東風主持，當即改變了硬派作風，凡事以和為貴。當時寇澤之公孫偉意尚未繼承，而他們的兩位老人家都很支持徐大哥的作風。十餘年來直到徐大哥病歿為止，本局都年有盈餘。」

他稍停一下，又道：「到我主持本局，仍然恪遵徐大哥的方法作風，不論官府或黑白兩道，我們都應付得很好。我希望將來仍保持這種風格。說老實話，像師父那種強硬作風，天下古今似乎也只有他一個人辦得到。撇開武功強弱不談，單單是殺死那麼多的人，恐怕也沒有人能够不手軟的。」

連浙省總捕頭衞遠也頻頻點頭同意，我不是不同意殺人太多會胆寒手軟，但我

卻不可以表露出來，還故意不高興地瞪他一眼。

方少眉繼續報告：「本局在全國五十七個城市，設有分局，都有不少房地產。另外各當地錢莊都存有現金，到目前為止，總數還超過二百萬兩白銀。兩年前生意還好之時，總存欵保持在三百五十萬兩以上。」

假如照這樣子虧蝕下去，徐慕龍說得不錯，不出五年本局就得倒閉了。

但本局眞是兩年來都沒有大生意可接麼？

我有點迷惑地研究方少眉，假使徐爺爺心裏懷疑他有古怪，以他溫柔清晰的聲音坦白多情的面龐，恐怕徐爺爺看錯了。

× × ×

我知道兩年來天下十二大刧案，其中有八件居然與長江鏢局有關之事，得來甚是偶然。所謂有關並非長江鏢局參與做案，而是事主曾與長江鏢局商談生意，打算托運奇珍異寶以及過百萬白花花紋銀，單以紋銀而論，眞可以活活累死十個健壯的搬運夫。

但由於刧案發生，長江鏢局的生意自然告吹了。

那天我白天在蘇州城買了不少東西，包括隣舍女孩子托買的胭脂水粉等等。晚上宿在我老奶媽李大娘家裏。

合該有事而又是只有我才管得了的事發生了。那是我半夜起身，看看天上一鈎新月，在凉沁沁夜風中，我習慣地挾了刀才走出去。

老奶媽早已習慣了我時時半夜挾刀出去之事，所以她的家人就算發覺，也受過囑咐而不會大驚小怪。

我信步而行，經過一條巷弄，忽然停步用力嗅吸一下，心下狐疑忖道：那裏來的那麼濃冽刺鼻血腥味？

巷弄內當然很黑暗，不過我的鼻子已指示我注意到一條水溝，而我的眼睛則不枉我多年苦練之功，也看見溝中流出紅得已發黑的血狀液體。我可愛的鼻子更妙的是竟能分辨得出那是人血，決不是豬血狗血等等。

我躍過圍牆鑽入屋裏，那是一家大戶人家的後廚房，一望而知這廚房乃是供給數以百計的婢僕下人舉炊所用。

巨大廚房內雖是烏燈黑火，却可以看見兩具無頭屍體橫在水溝邊。他們的血液由此排出屋外，才引起我注意。

我立刻出屋，但不是離開而是深入宅院內。蘇州的巨大宅院無不迂迴曲折，使外人很容易迷路。幸而我對土木之學也有點研究，因此很快就到達主人內寢之處。

主人夫婦都死了，這已不足為奇，因為他們已是我在本宅看見的第七第八具死屍。我又到處彎蹓一下，庫房那邊橫七豎八共有八具精壯漢子屍體。

他們的屍體剛剛開始僵硬，可知離死亡大約是兩個鐘頭左右。

從現場種種情況以及每個人致死傷口看來，肯定是件大刧案。做案之人超過五個，個個都是一流高手。

宅外還可以找到一些遺跡，得知另有一些手下接應搬走財物。如果是銀子的話，至少是幾十萬兩以上，才須要這麼多的人手。

我攷慮一下，便逕投東面。不久，從幾處最矮陋城牆之一，找到一些痕跡。

然後我儘揀有河汊地方走，只因在這江南水鄉，如果運送沉重鉅量銀兩，最好用船而別用馬車。

我終於聽到槳櫓之聲，飛掠過去一瞧，大小一共五條船摸黑趕路。

大船艙內隱隱透出燈火，我像落葉那麼輕，像貓兒的無聲，落在船舷邊。

艙內昏黃燈光照出五個兀自殺氣騰騰的傢伙，每個人身邊都擱着兵器。當中矮脚几上有一隻通體碧綠長達兩尺的老虎。我的天，這隻玉虎分明是整塊翡翠雕琢的，我學過鑑定珍寶之道，所以幾乎驚得掉落河裏。

以我這種土包子的估計，這隻翡翠玉虎價值必定超過一百萬兩銀子。但或者超過一千萬兩亦不希奇。

總之我立刻放棄估價，而開始攷慮怎樣出手，才可以不會傷毁玉虎而又達到誅殺這羣冷血兇手惡賊之目的。

此時，從前所學那些雜七雜八的古怪功夫可就派上用場了。

不一會，後面四艘較小的船忽然都冒出火焰，由船頭到船尾無處倖免。不過火焰却是碧綠色甚是慘淡，就像傳說中的鬼火。然而鬼火通常沒有熱度，不會燒壞東西。眼下這些碧綠火燄却會，船桅船篷和船板燒得滋滋直响，熱力烤炙得人人髮焦膚裂。

靜夜中忽然充滿驚呼大叫，此起彼落，還有噗通噗通跳水聲。但嘈聲中人人仍聽得見陣陣尖銳淒叫「還我命來」之聲。

我用內力把聲音射向水面，射向樹木以及岩石，做成四方八面一齊迴盪的淒厲叫聲。

天下男人差不多都聽得出女人叫聲，此是本能加上後天無形訓練。所以我的叫聲他們絕對不會誤以為是男聲，必是女鬼尖叫無疑。

此時那艘大船後半截才冒起綠火，却看其他船隻，俱已燒穿船底緩緩沉沒（大概是銀兩的重量所致）。

我看見船艙內五個人擠在船頭無火那邊，其中一個大鬍子抱着一個兩尺半長的木箱。這正是我要他們做的事之一——把玉虎裝在特製盛器內，以免失手傷毁。

他們一個接一個躍上兩丈外的岸邊，然後四個人圍住大鬍子在當中，凶悍猛鷙地四下查看。

這五個殺人不眨眼的黑道凶星並非連神鬼都不怕，絕不容易被駭倒却是事實。

我有如夜梟飛行於暗冷空氣中，迅速無聲便吞噬了二十丈距離。另外及時打出幾團黑霧，在黑夜中誰也看不見有黑霧存在，所以霧散現出我人影時，那五個惡賊確實駭一大跳。

他們的兵器讓我猜出來歷，其實早在我檢視過十幾具屍體致命傷口時，我已猜出是川南雙惡孟氏兄弟的銀骷髏鞭以及魯東嘯聚橫行的絕刃三霸，他們的「絕刃」是一把其薄如紙的「破髮劍」，一柄鍊子追魂槍以及兩枚有芒有刺的「軋電鎚」。

任何人被這些可怕兵刃幹上一記，自是難有活命的機會。關於天下各式兵器這

門學問，我遠在遇見徐爺爺賜刀授藝前，就把一本無奇不有的兵器譜記得爛熟了。

他們的夜眼還不錯，很快就瞧清楚我是長得還不錯，年紀又輕的大姑娘，立刻全都由駭疑之色變為獰笑。

孟氏兄弟齊齊搶出，銀骷髏鞭分別發出一陣叮叮脆響。他們脚步一停，正要發話。人影一閃，有人從他們中間掠過，迅急縱落我面前。手中有鍊子的追魂槍捲向我頸子，手法之精妙以及動作之快疾，簡直使人連念頭也來不及轉。

不過別人來不及轉念頭並不等如我也這樣。我其實已稍為等候一下，才舒展五指搭落刀柄。因為出刀太快太慢都沒有好處，正如你要接一個皮球，太快則抓空，太慢也抓空的道理是一樣的。

我既然有時間轉念頭，便想通了他們何以急急搶先出手之故。原來他們都想自已先擊倒我或抓下我，按照黑道規矩，我便屬於這個人所有。老實說我的樣貌身材並不是「還不錯」，用「眞不錯」形容還算勉强而已。

夜鳴刀鏘鏘龍吟出鞘，一招「靈刀七累」，第一式挑起槍頭，使之從我頭上劃空無功。第二式刀鋒左撇，恰好劈斷他持槍手臂。第三式右抽推出，如霜鋒刃切入他頸項又復出現，有如切豆腐一樣，他的頭顱已跟身體分了家。

這一招底下還有四式，却已失去對象而使不出來，只好還刀入鞘。

我一脚踢開那廝屍身，柳腰欵擺走近孟氏兄弟。我微笑道：「來呀，你們兄弟就算不爭先，也要恐後才對啊……」

他們都盤鞭在手，蓄勢待發。我心中唸「一二三四五」，到第五之後，便用失望聲音道：「你們已錯過了機會。若是兩兄弟齊心爭先恐後，至少還可以拚鬥十招以上。但現在已不行啦，現在先動的先死，但不動也免不了一死。」

武功之道原本千變化，是極之慘酷的大學問。內家拳訣雖有「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的無上秘訣。但決不是說敵不動我就不准動。要不然張三丰他老人家若是碰上敵人時，對方忽然神經病發作，呆如泥雕木塑，三天三夜都不動彈，難道他老人家就陪他耗上三天三夜乎？

故此孟家兄弟雖仍不動，我却動了。那夜鳴刀出鞘時鏘鏘龍吟聲，眞可以把胆子小的人當堂活活嚇死。

我的刀第一式斫墜左邊那廝的銀骷髏鞭，第二式却比風還快比電還急劈開右邊那廝胸膛。第三式才是封架由空中砸下來的鞭勢。原來這廝雖然出手發鞭，却不料我刀勢快他十倍不止，是以開了他胸膛之後，我才封架他的鞭招。

我此時仍不敢輕忽那個失魂落魄赤手空拳的孟家惡人。我一刀如匹練封住左側，果然叮叮叮三聲，三件暗器被刀幕反震飛出。

那廝轉身逃走時的輕功還不錯，不幸遇到我這個練成內家大騰無上身法「千里咫尺」的人，他可以變成速度太慢了，我飛出去劃個弧形圈子，身形又落在剩下兩個還活着的人面前。三丈外那廝則砰訇摔倒，身首異處。

還活着的兩個人是魯東絕刄三霸之二，挐紙般薄「破髮劍」的大鬍子姓劉名存義。雙手分提「軋電鎚」是稽存忠，個子較為矮瘦，但我一望之下就知此人力大無窮，雙鎚必有極之强悍霸道的招數。

他們見我眨眼間便自收拾了三個武功跟他們差不多的黨羽，顯然既震駭又難以置信。

說老實話我刀法及功力的確很精深高妙。但總是跟我水準相同的人物，碰上這五個黑道一流高手，絕對不能贏得這麼俐落這麼輕易，應該有一番血戰苦戰才對。

那是因為我有三件別人很難具有的特長。一、我是女孩子，既年輕又漂亮。世上男人通常會把美貌女子低估很多。在平常生活中這個缺點最多挨幾聲嬌罵，但生死相搏時，可就要了性命啦。

二、我博知天下各種武功，有些極隱秘古怪的我都知道。

三、我練有不少雜七雜八功夫。這一點加上前兩點，便往往能早一步突出主意，使出恰能尅制對方的最佳手法。結果呢，很厲害很可怕的人物，經常會被我一個照面就殺死了。

現在我又使用詭計擾亂他們的判斷。我假裝急急要去搶大鬍子劉存義左手抱着的長形木箱。

那稽存忠舉起軋電雙鎚忙忙衝來攔截，我一轉身疾躍，便加急與他對上了。而那劉存義盡力躍退，則又與我們距離拉遠很多。

他們眞是笨腦袋瓜子，試想我就算搶到玉虎木箱，但稽存忠死纏爛打，我却只膹下一隻手可以應敵，豈不是自縛一手，自找麻煩？

稽存忠現在才猛可醒悟，却已太遲了。我不由分說，身子彈起丈二，眞氣流佈全身，心靈與刀相合，一刀斬落。

夜鳴刀在黑夜中倏地閃耀出强烈光芒，又宛如萬里飛虹由天際直注地面。

「呀，千刀一斬……」稽存忠大呼，聲音淒厲刺耳。

刀勢落下時看來旣不徐緩也不急疾，事實上這一斬的速度眞是無法形容的，說不快也可以，說它快到毫無間隙也可以。

我看見交叉高舉的軋電鎚變成四截，又看見稽存忠面部肌肉痙攣扭曲。然後他整個人由頭到脚分為兩片。

血雨噴濺中，我倏然已掠到劉存義面前。

他兩目呆瞪，吶吶道：「你，你怎可能是長江鏢局的……」

我冷笑說道：「我不是，我只不喜歡你們刦寶奪財之後，還殺死事主一家很多人。」

此時我玉腕微側，夜鳴刀扁平當胸。果然「叮」一聲，對方那柄其薄如紙的「破髮劍」刺中刀身。

他這一劍出的無形無聲，劍上更是一點風聲都沒有，他的人長得魁梧雄偉，用的都是這麼陰毒無影劍法，實在敎人極難提防。

我仍在等，等他劍法中適合被我一刀劈死的某一招。我知道有這一招，却不知他幾時才使出來。

他的劍忽刺忽削，連攻了七劍。劍勢迅急之極，却無絲毫破空風聲。

我微感吃力，因為我的刀雖然只在三尺之內移動封擋，然而每一次刀劍相觸，我都用出大量內力。而我剛才施展過「千刀一斬」之後，內力耗去甚多，如果「千刀斬」這一門絕學不會消耗大量內力的話，我每逢出手，見一個人就來上這樣一刀，豈不痛快淋漓？

那劉存義第七劍攻過，第八劍欲發未發，其間稍有遲滯，還喘了一口氣。可見得他已被我刀身上使出的內力，反震得指腕痠弱和呼吸不調。

他第八劍向我的小腹刺到，但倏忽間劍尖却移到我鼻下「人中穴」。這一劍施展得手法細膩而又功力十足，我不禁喝采道：「好劍法。」

不過這一劍所對付的人是我，從邏輯上說，他越好我就越不妙。我又沒發神經，自無替敵人喝采跟自己過不去之理。

我上身仰後，面孔向後退。但仍然看見劍尖迫近得快要碰到我鼻尖了。這時我已退無可退危險萬狀，却幸而那支其薄如紙的劍忽然不能再進一分一寸，反而揚起指向天空。

原來我的無影脚終於有機會踢出。這種脚法號稱「無影」，其陰毒處絕不遜於對方的破髮劍。

劉存義前馬膝蓋被我踢碎時，我脚尖借回震之力上挑，他持劍手腕登時也捱了一記。我脚上內力加之他反震的些微陽剛之力，變成一種旣厲害又古怪的勁道。

他身子一震連退三步，但只能用一隻脚蹦退，而手中之劍也脫手飛出，持劍之手不但肘骨碎裂，還被古怪勁道沿臂攻入，幾乎封住喉嚨，不能恢復呼吸。

這一刹那他自是無力保護左手木箱，甚至連摔破木箱也辦不到，我苦挨了七八劍，要求的正是如此。身形一翻如電掠過了他，毫不費力取過那隻木箱。當然我夜鳴刀也便不客氣順便替他抹了頸子。

稍遠處河上還有綠色火光和喧嚷人聲，但既然價值最大的翡翠玉虎已搶回，五個殺人兇手已授首伏誅。我看不出有甚麼理由還逗留下去？其他的匪徒賊黨自有官府追緝，他們現在亦無法打撈沉沒河底的銀子，我不走何待？

×　　×　　×

十二天之後，我見到徐爺爺。

他的屋子在一座小村落最後面，外表並不壯宏高大，裏面却佈置得華麗舒適，而且由於位置較高，視野甚佳，可以看得見村前的平疇田野，以及稍遠處的滔滔大江。

據那瘦如猴子的管家姜天石說，徐爺爺近些年既不願出門，又沒有甚麼人登門拜訪，所以我幾乎算是常客兼貴客了，其實，我一年才來一次，那裏算得上是「常客」？

徐爺爺精神矍鑠，他的白頭髮好像也白得比別人威風光亮得多。

我跪在輪椅邊，情不自禁把臉龐貼在他手背。我覺得跟他很親近，我好愛他而又崇拜他，這是我自見他第一面以來長久不變的感覺。

他微微而笑，大概他不習慣笑，所以他的笑容不深，但眼光却透出無限溫柔。

我們終於促膝對坐，旁邊高几上有燙熱的美酒和精緻小菜。

我敍述完殺死五個凶徒之事，已喝了十二盃酒。酒意使我臉泛桃花，更形嫵媚嬌艷。

他神往地瞧我好久，才輕歎一聲，顯然這時才把心思集中到事情上。

他的問話也像刀法一樣必中要害，他問：「你究竟發現甚麼？」

「那劉存義說了一句話，使我十分疑惑，他說：你怎可能是是長江鏢局的？他自然是看見我使出你的神刀，聯想到長江鏢局，但為甚麼長江鏢局之人就不可能管這檔閒事？」

徐爺爺沉默片刻，才道：「小艾可，你懷疑得好，我會派人查一查。唔，川南的黑道高手會跟魯東的大盜聯手做案，這裏面必有了文章。」

×　　×　　×

我三個月後再見到徐爺爺，他告訴我說：「小艾可，果然大有問題，全國近兩年已發生這樣子大案共十二件，其中有八案的事主曾向長江鏢局接洽生意，也許打算託運那些被刦的金銀珍寶，被刦後東西沒有了，事主也死了，我們的生意當然也吹了。」

「難道有人想打擊長江鏢局？」

「有可能，長江鏢局開支龐大，如果一直沒有大生意上門，幾年就得關門，被害事主方面每一案都死很多人，所以好不容易查出其中八案跟長江鏢局談過生意，其餘四案由於人都死光，所以，甚麼都查不出來。」

徐爺爺稍停一下又道：「我要你替我辦這件事，只有徐家的人才解決得了。」

他面龐全無老態，反而神采奕奕，豪氣四射，我雖姓艾，但既是他的傳人，我認為當然算得是徐家的人。

他忽地豪情迫人之故，是因為他跟着說：「小艾可，你想法子接掌長江鏢局，別讓它倒閉關門，你要使它再恢復昔年聲譽，以雷霆萬鈞手段慴服天下黑道，這種保鏢才有意思，決不是靠交際應酬，靠人情賄賂。」

他滿頭白髮豎起，本來很英俊的人變成一頭雄獅。他決然說：「用你的夜鳴刀，讓天下黑道之雄喪胆。這才是咱們徐家眞正手段。」

我為他豪情所染，幾乎仰天長嘯。

其後三天之中，他陸續告訴我一些個人的秘密以及其他不少事情。

我對他終於有了深一層了解，但關於他的個人秘密，有些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評論才好？只是弱點而不不算罪惡？只算是狂野而不是橫蠻？不算是殘酷貪婪而只是胸懷大志？」

×　　×　　×

徐龍飛身子靠着欄干，望向園子，現在正是春暖花開時節，所以到處都看得見鮮艷花朶搔首弄姿。」

樓高三丈，所以他還有可以看見圍牆外面以至遠處河邊的桃李櫻杏之類的樹梢上，都綴滿紅紅白白的花朶。

「大爹，」一個女性口音，嬌軟悅耳而又很穩定，她坐在圓桌邊，桌上有酒有菜，「你仍然認為此樓不應該叫做秋吟樓，而應該改為萬花樓麼？」

徐龍飛轉回頭望她，忽然一陣心跳，恍惚中時光好像倒流了二十幾年，那時他才廿餘歲，還在蘇州。讓他容身寄居的好友張哲侯，他妻子柳媚常常這樣子弄些酒菜欵待他。

柳媚是他年輕時代最魂牽夢縈的女人，至今他還時時夢見她的玉靨朱唇，她的白膩豐滿身體。

但眼前這個少婦雖然長得有七八分像柳媚，却決不是柳媚，當年他曾經親手收殮張哲侯和柳媚屍體入棺，廿餘年來他雷霆之怒仍未熄滅，黑道上但凡招惹上他長江鏢局，必定斬草除根窮追狠誅。

那麼多的人命，頭顱和鮮血，都已隨時光俱往，與草木同腐……

唉，她要是柳媚就好了，然而她不但不是，還竟然是他兒子徐東風的妻室，又是老部下兼老朋友王百滔的女兒，她閨名小怡，十二三歲時已經有點像柳媚，到她十八歲嫁給徐東風時竟然有七八分相肖。

他兒子新婚洞房那一夜，他喝了個大醉。

「大爹，」她又說話，她一向習慣稱他「大爹」，這是她閨女時代至今不變，唯一的一件事。其他一切好像全都變了。

「您的孫子有奶媽陪着睡午覺，您不必担心。」

徐龍飛搖搖頭。

小怡微微而笑，美眸中隱藏不住些許狡黠之意。她說：「我當然知道你不是担心你的孫子慕龍。你知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我起的？」

由「您」而變成「你」，敬意雖然減弱，距離却大大拉近。

徐龍飛已是五十多歲老江湖，忽地感覺到有一股不尋常風暴醞釀中，他默然不語。

小怡道：「我自小就崇拜你。」她稍歇了歇，一口飲了盃高粱。轉眼間玉靣上泛起紅霞，道：「我那時恨不得快點長大，好跟你闖蕩江湖，好替你舖床叠被。」

她已開始借酒行兇，徐龍飛對此倒不怎害怕，只奇怪她為何選擇現在這時機？

他也沒有回頭望出園牆外，雖然在遠處的河邊，有兩個人站在一株高大銀杏樹下。

他終於開口：「小怡，自從五年前你嫁給東風，我們很少見靣。妳現在長大了，我孫子也有三歲，但我忽然覺得不了解妳。」

小怡又喝了一盃，那麼烈的酒，她却像喝水一樣倒入喉嚨而不嗆咳一聲。她說：「我肯嫁給東風，其實也是希望可以時時看見你。誰知他一定要搬出鏢局，我一直都很生氣。」

徐龍飛聳聳肩。他年已半百，但這動作仍然十分瀟洒。

他替兒子辯護道：「別怪他，我們父子向來不怎麼親近。而且我私生活比較不檢點，不是酒就是女人。那些男人老是跑入內宅，有了妳就不能不顧忌了。」

小怡玉面更紅，艷如桃花，笑道：「你何止酒跟女人？連男人你也要。前年我看見你跟那名妓金麗春，唉，我不敢做聲，在隔壁房站得脚都痲了，只生怕讓你知道。去年却看見你和小徒弟方少眉……」

徐龍飛皺起眉頭，道：「我知道你偷看。但你怎能把時間算得那麼準？」

小怡笑得有點不懷好意，却看來更漂亮更迷人。她說：「你殺人之後就一定要發洩，尤其對手是強敵的話，你受了傷也還要的。」

徐龍飛深深歎了口氣，說道：「外面有兩個強敵，是我故意引他們到你父親故居這兒來的。但你却恰好也回娘家，這都不要緊，你和我的孫子都一定平安無事。但你身為我媳婦，可不應該跟我談論那些話……」

小怡瞇起眼睛向他瞧了一陣，連喝了兩盃酒，才道：「正是因為恰恰碰上，我才替你担心。我娘家沒有甚麼女人，男的也都很老。你殺人之後怎麼辦？」

徐龍飛驚道：「別胡說，你記住你是我的媳婦。」

小怡道：「不，第一點，徐東風不是你親生兒子，他應該姓張，對不對？第二點，他幾年來已經不是我的丈夫，他不是男人，是別人懷中的女人。」

徐龍飛沒作聲，表面上似乎已不會思想。而女人就有這點本領，她替他思想替他決定，溫柔而又斷然地說：「你喝完這一盃酒，便出去打發那兩個傢伙。然後我會在你的床上等你。」

徐龍飛依言乾了一盃，面上微現苦笑。因為那兩個傢伙絕對不能用「打發」這等字眼形容，應該用血戰苦戰甚至死戰的形容詞才對。

那兩人是三十年前黑道公認的無敵高手，是一男一女，向來形影不離。那時任何人一聽「圓滿雙仙」阮十全和門秋月之名，保證一時間頭痛胆裂魂飛魄散全都齊了。

徐龍飛不久走到河邊，停步在一丈之處。那阮十全左手細如嬰臂而且拳曲，洗澡時眞不知他怎樣解決清潔問題。那門秋月則一脚稍稍細短，顯然是少時候患過不算嚴重的小兒痲痹症。

總之這兩個人都可算是有點殘廢，却被稱之為「圓滿雙仙」，不是諷刺那就是因為他們姓氏的諧音，或者兩者皆有，因為江湖上恨死他們的人比黃埔灘上的沙子還多。能夠諷刺一下出一點點氣也自然是衆望所歸的事情。

他們年紀比徐龍飛大十幾二十歲，都是七旬老人了。可是看起來却似是四五十歲而已。樣子都很清俊，可見得年輕時一個是俊秀男兒，一個是姣美女子。

他們的目光都極之鋒利和冷靜，在銀杏蔭下站了將近一個時辰之久，竟沒有絲毫不耐煩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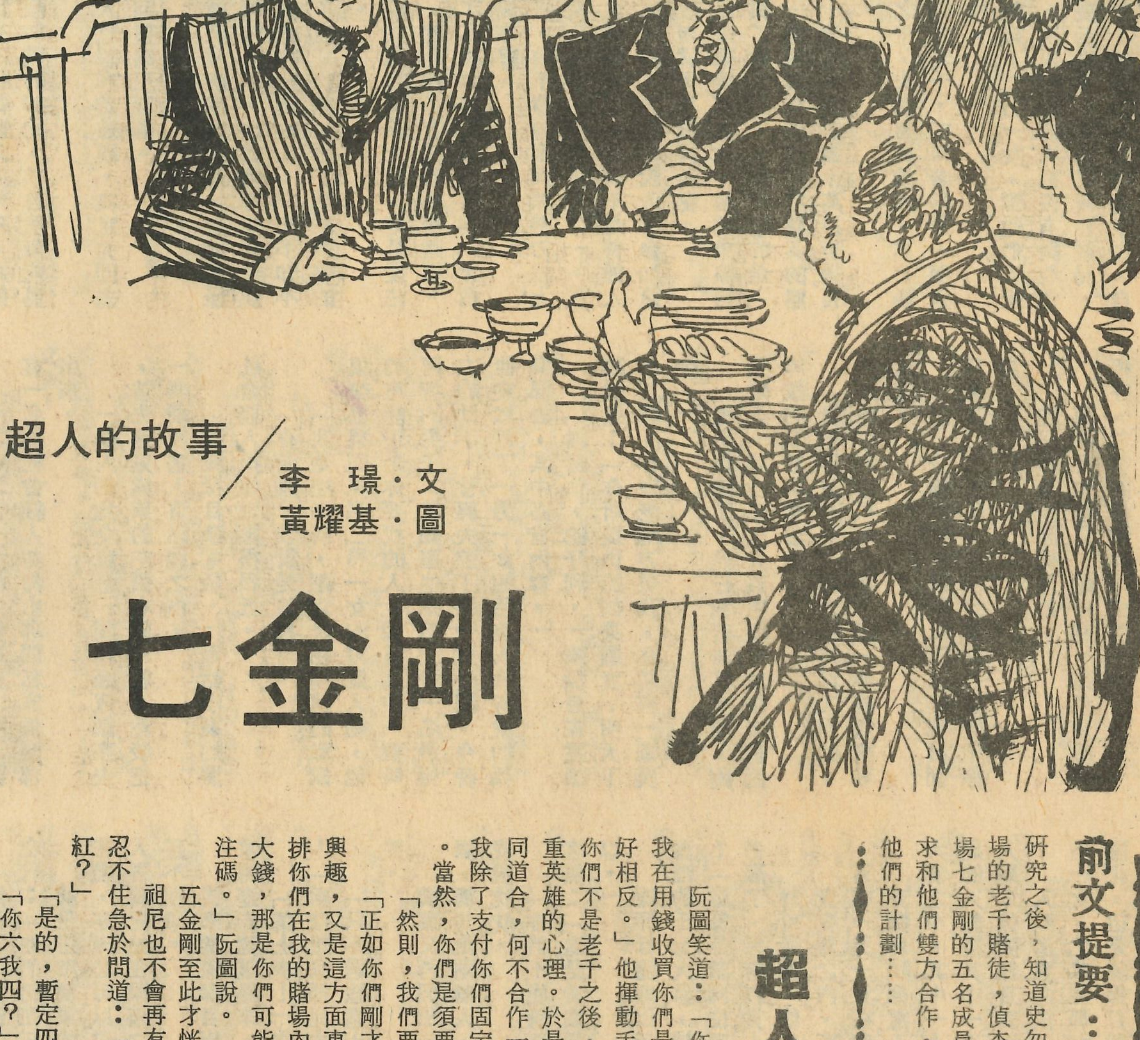
門秋月的聲音冷峻而又清脆悅耳。她最先開口，道：「我們和你雖然不同年代不同輩份，却終於要面對面碰上了。」

徐龍飛頷首，傲笑一聲，道：「我小心調查過你們倆位許多事情，主要當然是在武功方面。而二十年來，你們也必有徐某不少資料。這一節我們算是扯平。」

阮十全的聲音陰陰森森，道：「我們已遠不及你年富力壯了。」

徐龍飛反駁道：「但你們內力修養比我多了二十年以上功力，人數比我多，這點也算扯平如何？」

（未完）



超人的故事／李璟‧文 黃耀基‧圖

七金剛

前文提要：范大發將史勿夫和哉絲易容，為了秘密不外洩，派人把整容師殺死滅口，命案當然驚動警局，由警司泰萊和超人偵查，經過一番研究之後，知道史勿夫與哉絲已改了容，必定出現於賭場之間，因此安排了兩名出入賭場的老千賭徒，偵查史勿夫，設法與柯賓接觸，勸他們不要離去，協助偵查，而B城賭場七金剛的五名成員，又進了賭場，只賭了一小時就贏了數十萬元！賭王阮圖聞悉，要求和他們雙方合作，彼此正在暗中談判……而范大發亦準備遲早派史勿夫到B城去實現他們的計劃……

超人顯奇能　海上擒元兇

阮圖笑道：「你們千萬也不可誤會，我在用錢收買你們是為了怕你們，事實剛好相反。」他揮動手上的資料：「我知道你們不是老千之後，便產生了一種識英雄重英雄的心理。於是我認為：既然雙方志同道合，何不合作一下？只要你們答允，我除了支付你們固定酬金之外，還有分紅。當然，你們是須要參加實際工作的。」

「然則，我們要做一些什麼工作？」

「正如你們剛才所講，你們對賭博有興趣，又是這方面專才，我本來就是要安排你們在我的賭場內，跟我們的豪賭客賭大錢，那是你們可能至今仍未見過的巨額注碼。」阮圖說。

五金剛至此才恍然大悟！

祖尼也不會再有多餘的顧慮。艾蓮就忍不住急於問道：「是否贏了我們可以分紅？」

「是的，暫定四六分賬。」阮圖道。

「你六我四？」柯賓問。

「不，你們佔六成，我們只佔四成。」阮圖很大方的說。

五金剛當初也覺得阮圖的態度令他們感到驚奇，後來回心一想：這也難怪的，因為如果五金剛有穩勝的把握，那麼，即使賭場方面佔四成，亦甚可觀。

阮圖又說：「我們這裏有許多豪賭客，一般都會被招呼到貴賓房去，那才是賭大錢的地方。」

但是，根據當地賭場的條例，任何人等，只要被賭場方面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就有被拒絕進入貴賓房的可能。因此，五金剛就算明知貴賓房裏面的注碼很大，也未必可以入內參加賭博。

將來假如他們與阮圖達成協議，情形可不同了。所以五金剛答允考慮。

柯賓等人又從阮圖口中知道，他們的同伴史勿夫並未落入阮圖之手，祖尼雖然半信半疑，也惟有等待事實的證明了。

柯賓想把「代找史勿夫和哉絲」列為交換條件之一，但是阮圖講得明白：「我實在無能為力。因為憑我們獲自世界各大

賭場的資料，許多人已知道史勿夫天賦的本能，說不定有人跟踪他到這兒來，將他收爲己有。假如眞的如此，我自然無能爲力。」

柯賓等人想想亦是道理。決定先回去商量好，再回覆賭王阮圖。

× ×

如果說這是冒險家的樂園，也就難怪人們沉迷於賭博之中。因爲賭博本來是娛樂的一種，但此時此地的人，却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瘋狂狀態，變了脫離娛樂的範圍和意義。

除了正正式式的蔴雀公司，跑馬投注之外，還有，就是地下方式的秘密賭檔。此中又包括了私家俱樂部以及俗稱「大檔」的秘密賭場等等。

一般而言，地下賭場都與黑勢力拉上關係，而且還是老千的活動場所之一。私家俱樂部的注碼則較大，但却不是普通人可以找到門路入內，更不要說入局參加賭局了。所以後者就更加顯得神秘。

在一間私家俱樂部之內，有個貴賓房裏面，正聚集了數名男子，他們賭的是「沙蟹」——一種用撲克紙牌作爲賭具的賭局。注碼也十分大。動輒數十萬以至過百萬元的下注。

這班人之中，有富有的商人，亦有僞裝得十分良好的老千。主持者却是一個退休的警官岑拔。

忽然之間來了二男一女，帶他們入來的正是岑拔。所以在場的人都沒有對他們懷疑，只有表示歡迎。因爲這種沙蟹局，隨時有人賭光了離場的，若要賭下去，自然須要有人繼續加入才可成局。

正當那二男一女溜入貴賓房之際，就有一名黑社會幾人匆匆由那間私家俱樂部出來。

一條人影急急竄進一間路邊電話亭去，首先鬼鬼祟祟的左張右望一番，然後把一個硬幣塞入電話機之內。

「請陳探目聽電話。」電話亭裏的黑社會幾人把聲音壓得很低。

「你是誰？我就是陳探目。」

「我是蛇仔利，剛才我在岑拔的私家俱樂部裏面見到二男一女的可疑人物，他們可能正是你要找的人；因爲其中一個叫阿智的男子，我知道他是范大發一名最得力的助手，曾經失踪了好一段時間。今晚他突然帶了一男一女的陌主人到岑拔的俱樂部去，其中必有內容。」

「謝謝你，蛇仔利。」陳探目在電話裏說道：「你所提供的如果屬實，明天下午三時，你在老地方見我，你將有一筆獎金。」

電話掛斷了，蛇仔利若無其事地，跑到附近一間士多店去買香烟。然後才折返岑拔的私家俱樂部去。

貴賓房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入內的，所以蛇仔利亦只可以在外面一些普通賭場流連。

二十分鐘左右。這間私家俱樂部裏面又來了二名男子，他們是陳探目和老千徐常。

蛇仔利首先發覺他們。

陳探目也瞥見了蛇仔利，他們用眼色招呼，然後蛇仔利佯作去洗手間。

不久之後，陳探目也入去。

蛇仔利就在洗手間裏面向陳探目低聲交代：「他們仍在三號房。」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句，即使有第三者在場，亦未必可以見到他們。因爲當時二人併肩兒站在尿槽之前小解，彼此就當作互不相識。

後來當陳探目出到外面時，就偕同徐常轉進走廊這邊來。

「請止步！」突然之間有人叫了一聲！「兩位想到那兒去？」

「只不過想賭大錢。」陳探目笑了一笑。

橫裏又再閃出一名大漢，連同先前一個，總共是兩個人。他們對陳探目和徐常虎視眈眈。

「你們不能隨便進去！」那大漢很不客氣：「這是貴賓房，必須我們同意才可以。」

陳探目隨即出示一大叠鈔票，都是黃澄澄的千元大鈔，揀了一張遞給二名大漢：「這算是請兩位喝杯咖啡的，等會兒我們贏了，另有打賞！」

財可通神，他們終於獲得入內。

貴賓房之內，五名男子正在圍賭沙蟹，另有一男一女在旁觀戰。

陳探目和徐常入來時，是由剛才二名大漢之中，其中一人帶領入來的。主持牌局的人知道其中一人要退出，於是請二人入局；但陳探目表示只讓徐常加入。

入到這裏之後，陳探目已留意到那二男一女，尤其是那女子，她的外型雖然中國化，但是陳探目發覺她在燈光底下，眼神有異。最可惜的，就是她和她身邊的男子，都戴上了略帶茶色的眼鏡。

徐常坐了下來，故意出示了大筆現鈔；一名女侍入來，替他換籌碼。另一名女侍則爲他們燃烟、遞酒。

賭局又重新開始，仍然是五個人賭沙蟹。

賭沙蟹是逐隻牌加注的，所以絕對講技巧和運氣；然而眼前這五個人之中，最少有二個彼此心中有數。一個當然就是老千徐常，另一個就是阿智帶來的「薛先主」——其實他正是改了容的史勿夫；那麼，坐在史勿夫身邊觀戰的女人，當然就是哉絲了。但人們介紹時，只稱她是「薛太太」。

史勿夫入局時，故意敗了陣。後來再加添賭本，由他的「隨從保鏢」阿智奉上大鈔二十萬元，然後才開始平反大局。

目前史勿夫是贏家，而且贏了很多籌碼。否則就不會有人因輸光了而退出。

老千徐常身邊也有「保鏢」，外人當然不會知道他是警方的陳探目。

沙蟹局引人入勝的地方，就是千變萬化，瞬息之間可以反敗爲勝，其中有眞有假，亦虛亦實，的確令人無從捉摸。

有道「第四隻牌贏盡，第五隻牌輸光」，可見其中過程，波譎雲詭，變幻無常。而注碼的上落亦往往十分驚人。所以有人可以在一夜之間，把整條街道的產業輸個清光，這並非故意誇大，而是事實。

牌局進行中，徐常也是故意做了羊牯，先輸了幾局，注碼約在數萬元之間，而且輸得十分拙劣。也就是說：不應該跟進時，偏偏跟進，輸得十分寃枉。

這本來是老千的一貫手法，目的是以退爲進，讓局中人以爲他是弱者，然後揀準了時機，狠狠地咬它一口，屆時必可把輸出的贏回，甚至贏得更多更多，令對方愕然。

但是，徐常和身邊的陳探目都可以看得出，今晚的對手之中，那位「薛先主」的確厲害，手風之順，技術之精，令人嘆爲觀止矣！所以徐常要贏他，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薛先生」其實就是史勿夫，他憑着超乎常人的第六感，可以預知下一張即將派出的是什麼牌，所以贏的機會幾乎就達到百份之一百。

譬如說：他知道下一張即將派出的牌是「A」，而自己的底牌剛好又是「A」，但根據牌面大小循序派出的「頭牌」可能是上家，那麼，他會設法用「反大」的手段，將上家嚇走，以便那第一張派出的「A」派到自己的手上來。那自然就是「A」一對了。

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對手之一的徐常，却是一名精於賭沙蟹的老千。他不但會出術，而且對心理戰術亦往往掌握得非常之好。所以史勿夫雖然贏了大錢結果也贏不到徐常的錢。徐常甚至還贏了一點點。

相反，那幾個入局的人，個個都輸了大錢。

旁觀者的陳探目，差不多已肯定「薛氏夫婦」就是他們要找的人。主要破綻就是那對手和眼，因爲西方的白種人與東方的黃種人，眼睛大部份不相同；前者的眼睛多是淺棕色，藍色，甚至碧綠色。但後者絕大部份是黑眼珠的。雖然當時他們已戴上了眼鏡掩飾，但在燈光底下，多多少少也總給陳探目看到了一些端倪。

至於手部就更加難以掩飾了，因爲賭沙蟹時，主要是靠雙手把紙牌拿起來，把籌碼推出去，或者贏了撥入來。無處不是用手的。

陳探目由於集中精神去觀察那一男一女——亦即史勿夫和哉絲，所以疏忽了阿智。

原來阿智對陳探目和徐常二人已開始有些懷疑了，可惜當時賭局又正在進行中。阿智越想越感到不妙，終於悄悄地溜了出去。

當陳探目發覺阿智不在場時，也只以爲他去了洗手間而已。

陳探目心裏想：只要史勿夫和哉絲沒有溜掉，其他人他根本就可以不理。

再細心觀察，只見那位「薛先生」在得意忘形之中，又伸手取牌。陳探目可以清清楚楚看見他手部的膚色，與他面部的絕不相同。

他手部的膚色明顯地是個西方白種人，而他面部的輪廓則是個中國人。

再看看他面前那一堆籌碼，就知道此人絕不簡單。於是陳探目決定先行通知泰萊警司。

豈料就當陳探目離開貴賓房之後，他看見阿智正鬼鬼祟祟的在那邊與一名男子交談。

陳探目跑到賬房那邊去，問一名侍役：「那裏有電話可以借用的？」

那侍應道：「對不起，這裏沒有電話可用。」

陳探目明知那侍役說謊，這裏怎麼可能沒有電話？主要還是由於此乃非法場所，主持人爲了避免不必要的蔴煩而將電話收藏起來。

陳探目不想表明身份，否則事情可能會變得更加複雜化，惟有折返房間裏去，豈料陳探目還未行到貴賓房，已見一個人自房內走了出來。

他正是徐常。

陳探目可以從面色中看得出，事情似乎有點不妙；他立即迎上去：「發生了什麼事？」

徐常道：「他們走了！」

陳探目急忙回轉身去，望向閘門出口處，只見三條人影匆匆離去。

「快跟我一齊走！」陳探目一邊吩咐徐常，一邊竄向閘門那邊。

但是，當他們離開那間私家俱樂部時，那二男一女已進了電梯；電梯正在下降。陳探目和徐常惟有利用另外一部電梯。

落到街上，一輛汽車剛剛開走，陳探目以爲那一定是史勿夫他們，急急也偕同徐常登上他們的私家車，開車追了上去。

那車子裏面彷彿有幾個人影，可能正是剛才那二男一女。而且車子越開越快，陳探目覺得更加可疑。

陳探目的汽車裏沒有無綫電話，因爲他只是一名探目，車子也只屬私人所有，並非警車。若要截停前面那輛汽車，唯一的方法就是開得快過對方。

豈料他的車子開得越快，對方也開得比他更快。陳探目更覺事有蹺蹊，於是兩車在馬路上追追逐逐，有如賽車一樣。

幸好時在午夜，街道上的車輛和行人十分稀疏，否則發生交通意外亦無可避免。前面那車子始終保持高速行駛，陳探目可能由於車子的性能所限，無法追過它。惟有從後面監視，希望遇上警方的車輛，將它截停。

但是，那可疑的車子竟然開進了警局去！

陳探目不由得呆住了一陣！難道是警方的車輛？如果是警探，又何必慌失失？

兩車先後停下，警員也包圍過來；陳探目一邊向同僚表示身份，一邊留意車上跳下來的幾個男子；人雖然也是三個，但三個全是男的，而且沒有史勿夫和哉絲等可疑人物在內。

陳探目又失望又生氣：「你們爲什麼要故作神秘？」

「我們沒有故作神秘啊！」三個男子之中爲首一人說：「我們以爲你們是刼匪，所以……」

毫無疑問，這一次純屬誤會。最低限度在外人看來是一場誤會；一輛汽車追逐另外一輛汽車，前面一輛汽車以爲後面一輛是賊車，於是進入警局停車場迴避。這對陳探目他們來說，眞是啼笑皆非的事。

但是，事情是否眞的如表面上那麼簡單？

其實那一車三個男子是范大發的手下，他們只是巧妙地利用了「調虎離山」之計。因此，史勿夫等人又可以安然逃過了一次大難。

× × ×

史勿夫等人這一次大有所獲，雖然驚險重重，也總算僥倖化險為夷。

范大發雖然沒有親自出動，但事後聽各手下說出被警探追逐的驚險經過，也覺得奇怪！因為他一直以為改了容的史勿夫和哉絲不會有人認出他們的眞面目，但又何來警探？担心之餘，他又不期而然想起整容師命案的事；他懷疑警方的靈感乃來自飽正的整容所。說不定他巳找到有用的綫索。然則，范大發這班人豈非處境十分危險？

范大發想到這裏，也覺得事態不妙。只是為了安定手下，他却沒有把內心的想法說出來；但是他私底下却由這時候開始，做好了心理上的準備。

他要趁住警方未找到他之前，充份利用史勿夫和哉絲他們，替自己賺够一筆錢，然後再作打算。

當然，最現成而又最容易可以讓他們贏到大錢的地方，就是B城的賭場。既然A市警方巳開始注視到史勿夫可能改了容，不如趁早向B城進軍吧！反正他們可以利用偸渡方式，來去自如。

於是他把智囊召集，商議如何向B城賭場下手。

結果他們決定拉大隊偸渡過B城，進軍賭場。辦法就是模仿「七金剛」那一段全盛時期，佔據全桌數關的二十一點賭檔，由史勿夫把守「尾關」。

一般情況下，二十一點的「尾關」是最具決定性的一關，因為他要不要牌，足以令到庄家勝負關鍵；如果庄家「爆煲」，其他各關（除了巳宣佈爆煲者之外）就可以贏定了。

「七金剛」以前也是憑此方法，在世界各大賭場都贏了大錢。

現在范大發他們雖然也計劃用這辦法進軍賭場，但却有點不同，那就是為了避人耳目起見，他們暗中是「一夥」，但表面却佯作互不相識。

一切計劃決定了之後，他們就分批出發；有些用機動帆船偸渡，有些則正正式式持旅遊證件到B城去「渡假」。甚至到了B城之後，他們也分開地方居住，佯作互不相識。

范大發的方法果然十分有效。他們表面上互不相識，但進入賭場之後，大家有了默契，在神不知鬼不覺中聚向一張賭桌。他們最初賭「七金剛」擅長的「二十一點」，但後來却讓史勿夫去試試其他方面的賭博方式，竟然又產生了奇蹟。

其實單單是「二十一點」，亦令到他們贏了不少的金錢。因為改進了的「二十一點」共有七關；有時七關全勝，一次巳進賬一萬四千元。但他們不敢贏得太盡，以免引起注意。

就憑零星出擊，也贏了賭場好幾十萬元。

史勿夫試賭「骰寶」，因為「骰子」停下來之後，才讓人客下注，而且次數頻密，人又多，好容易分散注意力，所以有機會可以讓他們贏大錢。

史勿夫每一次集中精神，有如虔誠的教徒在祈禱，所以不敢站得太前，只躲在一些賭徒的背後；因為這類賭桌往往圍攏許多人，很易藏身其中。結果試過數次「閉目瞑思」後下注，竟然可以感應到那三顆「骰子」的點數。

最初史勿夫只賭「大」與「小」，范大發的手下則當作跟風客下注，表面全與史勿夫無關。

結果他們贏了。

史勿夫進一步賭「點數」，那是一賠數倍以上的賭法。有一次史勿夫「閉目瞑思」時，發覺三點紅色，於是他示意哉絲下注，結果眞的是「三條一」，庄家「通殺」，只是買中「三條一」的，却獨贏大錢，舉座為之哄然！

為了避免過份引人注意，哉絲故意輸了兩次，然後才撤退。

范大發則退居幕後，因為他知道賭場裏設有秘路電視，怕阮圖認得他。所以他只在一間私家別墅指揮各人的行動。

三天下來，他們這班人在史勿夫和哉絲的率領下，巳贏了二百多萬元。

范大發担心引起阮圖的注意，準備再贏數十萬元就離開B城。

但是，那一天，史勿夫他們却在賭場內遇上了一些意料不到的事。

因為「骰寶」可以很快贏到許多錢，所以他們仍圍攻「骰寶」。表面佯作不識的范大發手下，在旁跟風下注，史勿夫賭什麼跟什麼，幾乎次次都贏了。

忽然有個人在旁，悄悄問史勿夫：「老兄手氣這麼好，想不想到貴賓房去贏大錢？」

史勿夫聞言回頭一望，發覺那是一名中年男子。

那中年人又說：「看老兄今天的手氣，不乘機去賭大錢，眞是一種浪費。」

史勿夫忍不住問：「然則，貴賓房裏面賭的又是什麼方式？」

「你喜歡賭什麼都有，『百家樂』啦，『二十一點』啦，甚至『沙蟹』和『番攤』都有。」

「注碼多大？」

「每一枚籌碼，最小的是一萬元。」

「嗯！」史勿夫與哉絲交換了一個眼色。

「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入內？」哉絲在旁插咀問。

那中年人道：「沒有熟人介紹，賭場方面有權拒絕進入。所以說：那並非完全公開的。」

「這麼說來，我要拜託你了。」史勿夫覺得這是一個大好機會。

那中年人笑了笑：「閣下如果贏了，打賞多少作為酬勞，在下巳心滿意足。」

「那是理所當然的。」史勿夫道。

中年人指指餐室那邊：「我們先過去那邊喝一杯咖啡，談談回佣問題，然後我介紹你入去吧。」

「好吧！」史勿夫道：「你先過去，我回頭就來。」

中年人走了。

史勿夫與哉絲道：「怎麼樣？去不去呢？」

「當然要去。」哉絲道：「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們為了贏更多的錢，一定要把握機會。」

「那麼，先去告訴阿智他們。」

「何必多此一舉，我們有自主權。」於是哉絲和史勿夫到餐室那邊去。

那中年人巳經在等他們。

中年人聲言：如果史勿夫贏了超過十萬元以上，他要佔百份之五。

史勿夫和哉絲商量，表示沒有意見。

阿智他們後來發覺不見了史勿夫，倒有些吃驚起來。他們找到餐室那邊，哉絲離遠巳見到他們，急忙趁他們未入來之前，先去告訴他們：「史勿夫要去釣大魚，你們切勿破壞。」

然後，哉絲將情形告訴阿智。又說：「百份之五的佣金，我以為十分值得。否則，我們根本沒有門路入去賭大錢。」

阿智無可奈何，惟有讓史勿夫和哉絲入內，並且約好一小時後在餐室聚集。

史勿夫和哉絲入去貴賓房之後，也是剛剛坐下來，就感到有些不妙！

史勿夫和哉絲都改了容，外表，面型輪廓等，完全是個中國人。人家可能認不出他們是昔日的「七金剛」成員，但是他們却認得以前的朋友，尤其是與他們合作過的其餘五金剛。

令到史勿夫和哉絲暗暗吃驚的，正是貴賓房裏面，竟有五金剛的人在着。

那是退休「CIA」特務祖尼，他正在數名賭徒之中。當史勿夫和哉絲進入貴賓房時，他以凌厲的目光盯實他們二人。

史勿夫和哉絲雖然吃了一驚，但亦早巳作好了種種心理準備。

他們若無其事地坐了下來。史勿夫為了掩飾自己不安的表情，開始抽烟。他抽的巳是另一種牌子的香烟，巳經不是以前習慣那一種。但是，祖尼還是不放過他。

祖尼故意跟他們搭訕，但是史勿夫和哉絲早有準備，竟以生硬的英語回答。

祖尼得不到要領，亦只好集中精神於賭桌上。

史勿夫和哉絲坐的位置，背向房門；祖尼則坐在他們的對面。

因此，任何人入這間貴賓房，只有祖尼他們才可以直接見到。如果是史勿夫他們想看看入房的人是誰，就要回過頭來。

忽然有人入來，而且出其不意地叫了一聲：「史勿夫先生。」

來者竟然是柯賓。他進來時，視綫却盯實史勿夫和哉絲二人。

史勿夫和哉絲也不由自主地回過頭去，四目交投下，同時吃了一驚！

柯賓故意伸手道：「史勿夫你好！」

然而史勿夫和哉絲却木然，毫無表情，也沒有再去理睬他。

「我大概不會認錯人吧。」柯賓道：「兩位可是史勿夫先生與哉絲小姐。」

「你弄錯了，先生。」哉絲強作鎭定，「我們根本沒有英文名；我先生姓陳，我本人姓李。」

祖尼在旁插咀問道：「那麼，剛才為什麼你們却回過頭去呢？」

史勿夫道：「這是每個人的自然反應，有人突然在你背後出現，叫了一聲，不管叫出什麼名字，你也一定會不由自主地回顧一下，看看來人是誰。」

哉絲也說：「是的，你們究竟來此求財還是求氣的？」她故作生氣：「我們本來正想來這裏賭一手，想不到你們這班外國人好像不大高興跟我們賭，我們也不想再逗留下去了。」

說到這裏，史勿夫也會意立刻離座。

柯賓和祖尼雖然分別道歉，也無濟於事，最後只好讓他們雙雙離開了貴賓房。

一切過程，盡在賭王阮圖的秘路電視中出現；而且，由史勿夫、哉絲以及其他可疑人物在賭場內頻頻贏錢開始，他們巳一方面在秘路電視中監視，另一方面則將一切過程加以錄映。

現在史勿夫他們儘管離開了賭場，阮圖的手下也在暗中展開跟踪和監視。

柯賓、祖尼等人，則於稍後進入阮圖的辦公室去。柯賓對阮圖道：「看來我們又功虧一簣！」

「未必！」阮圖沉思着說：「你們這次做得很好。我覺得：我的假想不會錯。從秘路電視所見，他們與史勿夫的手法差不多。」

「我亦有此感覺。」柯賓道，「如果我沒有想錯，要不是史勿夫存心擺脫我們，就是被另一些人操縱。」

祖尼也說：「是的，相信沒有人比我們更了解史勿夫，包括他的眼神，一舉手，一投足等等小動作在內，只因為我們曾經一齊生活過。」

「放心！」阮圖道：「不久之後，一切答案將會找出來了。因為我巳派人跟踪他們。」

× × ×

史勿夫和哉絲等人，匆匆離開了賭場之後，回到一輛客貨二用車去。

那車子上面裝有無綫電通訊設備。是范大發向當地一名大撈家借用的。

范大發本身也是一名大撈家，在A市和B城的江湖道上，一向人面甚熟。所以范大發到了B城之後不久，巳另外租到一間別墅作為他們是次行動的臨時總部，還用無綫電互相連絡。

史勿夫等人上了那輛客貨二用車之後，有人立即透過無綫電通話機，把他們在賭場中的遭遇，告訴了范大發。

范大發果眞厲害，只聽到大概情形，巳知道阮圖一定會派人跟踪他們。

范大發於是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吩咐史勿夫他們：「把車子開往『雀巢三號』，依照『藍圖九十三』行事，我會隨後帶人趕來。」

「雀巢三號」是一個地方，只有史勿夫他們才聽得明白；范大發原來要他們把車子開往一間別墅去。

那是出租的別墅，而不是私人別墅。

「藍圖九十三」則是一項計劃，根據事前他們約好的，這項計劃的行動，應該由車子把史勿夫送到一個地方之後，讓他們二人落車；然後車子再繼續開往另外一個地方。至於「藍圖九十三」下半部的行動，則由另一班人負責。所以范大發說他「立刻趕來」，會不會是負責「藍圖九十三」的下半部行動？抑或只是帶人趕往別墅接應史勿夫他們？

當那輛客貨二用車開動之後，後面果然有一輛私家車跟來。

史勿夫他們若無其事地，按照范大發的吩咐去做。車子保持正常的速度開往一條街道——那兒一帶有許多出租的別墅。

當車子停在其中一間別墅的門外時，有兩個人落了車，進入別墅去。

後面那跟踪他們的私家車，也在附近停了下來，有二名大漢落了車，後來也進入那間別墅裏面去。

別墅有二層高，大約有十四間大小不同的房間出租。一名管房攔住二名大漢：「先生，租房嗎？」

「不！只是找人。」其中一名大漢又問：「剛才是否有一男一女入來？」

「是的。」管房以懷疑的目光打量他們。「你們是什麼人？」

「阮先生的人。」那大漢又問：「剛才那一男一女住在何處？」

「二〇六號房。」管房自梯間一指。

二名大漢立刻衝了上去！

管房担心鬧出事來，也跟了上去；一邊在後面問道：「他們是什麼人？」

「阮先生要起清他們的底子，你可知道那一男一女的來龍去脈？」大漢在梯間問。「如果你的提供對我們有帮助，我們會有獎金給你。」

各人登上二樓，二〇六號房果然有聲音傳出，好像開了收音機。二名大漢於是交換了一個眼色，由一人把守，另一人去致電向阮圖報告。

阮圖在電話中吩咐下去：「你們不妨借個藉口，進去探望一下他們。但一定不可以牽涉到我的身上；根據我們從秘路電視中觀察所得，他們極有可能是史勿夫和哉絲他們。我們希望找到證據。」

「好吧！讓我們試一試。」

電話掛斷了。

二名大漢過去敲門，但敲了很久，裏面全無反應，連在旁的管房也感到不妙。

二名阮圖的手下命令管房把房門打開，因爲管房的身上有各間房的門匙。

但是，有人在裏面將門反栓。

三人無可奈何，惟有合力把門撞開。

房間之內，空空如也，連鬼影也不見一個，三人相顧愕然，剛才他們明明見到有兩個人入了房，同時房內既然有人反栓，自然證明他們沒有看錯。爲什麼現在又見不到一個人。

其中一名大漢比較心水清，立刻撲到窗口往下俯視，只見一名男子的背影正匆匆竄進一輛汽車裏去。那車子迅速開走。

那是一條橫街。從剛才那男子的背影看，分明就是二名大漢跟踪過的人，亦即目睹他們了入房裏去的人。所以他們立即又跑到街上去，希望截一輛街車，可以及時追上他們。

但是，那神秘車子轉眼已經去遠。

二名大漢折返別墅二樓，回到二〇六號房，欲加搜索，可惜那雙神秘男女竟然連行李也沒有一件。

回頭再問管房，管房却說：那雙男女住進來的時候，亦無行李。不過，房租却先付了。再經細查，房租却預付至三日之後。也就是說，他們打算住到最少三日後才離去。也許三日後仍要住下去。二名大漢無可奈何，惟有將實情轉告阮圖。

× × ×

那輛客貨二用車直駛郊外。阮圖派去跟踪他們的私家車，仍然苦追不捨。

就當二車通過一條橋樑的時候，那輛客貨二用車突然橫在橋的中央；表面看上去，好像是車子的機件失靈，以至失去了控制似的。所以跟在後面的私家車，也被迫停在不遠處。豈料就在這時候，車上的人紛紛由車子的旁門竄出，徒步急急向橋的另一端奔去！

私家車上的人這才知道上當，立刻開車想繞過那輛客貨二用車；但是，那條橋的闊度有限，平時亦僅可供兩列汽車一來一往而已。

因此，那輛私家車想駛過去，根本不可能，因爲那輛客貨二用車打橫擺在橋的中央，無論左或右，都沒有足够的空位讓私家車開過去。

眼看那班人已急急衝到了橋頭那邊，私家車上的人也惟有棄車，徒步追向橋頭那邊！

橋頭那邊却停了一輛黑色的房車，那班人已竄進了車廂中去。黑色房車迅速開走。阮圖的一班手下，這時只不過剛剛繞過那輛客貨二用車而已。若要徒步去追，簡直不可能讓他們追到對方。

阮圖一班手下惟有轉向那輛橫在橋心的客貨二用車去找綫索。

就當一名大漢探首車門時，他當堂又嚇得急退了幾步。其他人不知內裏，也下意識地吃了一驚。

原來那輛客貨二用車之內，有一包炸藥似的東西，正在不斷冒出烟來。

旁邊有一字條，字體竟有拳頭一般大，上書：「危險物品，生人勿近！」

各人立刻迴避，匆匆回到他們原來的私家車，急急掉頭駛走！因爲那是一座橋，而且客貨二用車所處的位置，又在橋的中段，萬一發生爆炸，橋樑可能折斷；屆時即使不直接炸死他們，只怕亦會連人帶車一齊墮入河中。

因此，阮圖那一班手下，有如驚弓之鳥，匆匆忙忙撤回到橋的另一邊，靜觀其變。他們反而只留意到即將爆炸的客貨二用車，沒有閒心再去理會那班在逃的人。

但是，過了很久，仍無任何動靜。

這時亦開始有其他汽車要駛過橋。看見橋的中央有一輛客貨二用車擋路，惟有召來警察。

阮圖一班手下商商量量，有人提議把他們所見的，轉告警方，以免因爆炸而造成傷亡；但也有人憑常識去忖測：「看來我們可能上當了。可不是嗎？如果眞的在車上放了炸彈，又何必用字條警告？分明是存心靠嚇。你們想想我說得對嗎？」

各人想想亦覺得有些道理。

警方人員到場後，看見車上留下的字條也嚇得一跳。於是進一步召來軍火專家，穿上了避彈衣才着手登車檢查。想不到果然是個「詐彈」。

警方一邊召來拖車，將那輛客貨二用車拖走，一邊追查這車子的主人。後來才發覺這車子不久之前曾經報失。而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則被帶走。

擾攘一番，阮圖的手下們一無所獲。

但經此一役後，阮圖與五金剛他們，又有了另外一種想法。

阮圖與七金剛之中的五名外籍男女雖然不敢肯定在逃的人是史勿夫他們，但是，憑祖尼和柯賓二人的判斷，却認爲十分

可疑。

「他們可能改了容，怪不得我們四處去找也找不到他。」柯賓道：「我如沒有看錯的話，那一男一女肯定是史勿夫和哉絲他們。」

祖尼亦有同感。他說：「看來我們等下去也屬冤枉，不如早些走吧。」

阮圖道：「我們有約在先，你們怎麼可以走呢？」

祖尼道：「坦白告訴你，我們答應留下來帮你，亦無非爲了順便等等史勿夫他們，現在看情形，史勿夫已存心背棄我們，我們再等下去，也沒有意思。」

「然則，你們準備到那兒去？」阮圖問。

柯賓望望他的同伴：「暫時未定。」

阮圖想了想，說道：「各位可否再等幾天？」

「你想我們怎麼樣？」

「我感覺得到，他們仍會回來。」阮圖又說：「即使他們不到我們這裏來，對你們也必有反應。而且，我會派人追查他們的來龍去脈。從他們的佈局，以及有這許多人帮手這一點看，相信一定有人在幕後操縱。」

五金剛也覺得阮圖言之有理。他們商商量量，終於答允在B城再等幾天。

× × ×

一架直升機在賭場的大厦天台降落。

賭王阮圖早已接得消息，率領助手們到天台的直升機場恭候「貴賓」。

接風的行列之中，除了賭場中人之外，還有B城警方的高級負責人。單從這陣勢看，就可以想像得到，來者非富則貴。

由直升機上面首先跳下來的，是個頭上一片光亮的高大男子，他正是A市的泰萊警司，此外就是其他三名外國人。各人都彎腰迴避直升機頂的風勢，竄向另一角，與阮圖等人握手爲禮。

然後，泰萊又仰天而望。

當時仍是日間，陽光正盛，所以泰萊要以手掌遮住額頭才可以仰望天空。在場的人都不明白他的眞正用心，於是有人問：「可是還有另一架直升機？」

「不，就只有我們這一架。」泰萊警司不好意思地陪上了笑臉。

這時候，天台一角却竄出了一條人影，嚇得在場的便衣警探們紛紛拔槍瞄準，同時現場也引起了一陣騷動。

「請等一等。」泰萊急急飛奔過去，「請你們不要開槍！」

原來那突如其來的人影正是超人。A市的警方人員可能有許多見過超人，但是B城的警方人員却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而在場的都是一些非富則貴的人物，例如賭王阮圖，以及當地的警方高級負責人等，所以負責戒備的探員和軍裝警員大爲緊張。及至泰萊警司過來喝止各人，超人這才獲得解圍。

原來這對超人來說，又是一次考驗。因爲泰萊警司等人所乘坐的直升機，最多只可以載六個人，除了泰萊警司和他的一名助手之外，再加上一個機師，已佔了三個。其餘三個外國人，則是由美國警方派來的，合共剛好已是六個人！超人爲了試試自己的體力，以及他的飛行速度，所以自告奮勇，不乘搭那架直升機，而作一次長途的飛行。這是他第一次，不過他却有信心可以做得到。結果是眞的做到了。

泰萊警司並沒有告訴各人超人是「飛來的」，只告訴當地的警官：他是自己一名助手。又說他早已到了B城，所以相約在此見面。因此，B城的警官十分驚愕，他們奇怪超人怎可以突破重重戒備，而跑到天台之上來。其實只有超人自己明白，他是「從天而降」的；而且，他存心避開天台上所有人的視綫。

當地警官介紹賭王阮圖給泰萊等人認識；而泰萊警司也替美國人介紹一番。

三方面的人互相寒暄一番之後，各人亦轉到阮圖的豪華會客室去。

由於事前的保密功夫做得好，沒有驚動新聞界，所以這件事只有阮圖和幾名高級行政人員知道，此外就是警方的高級負責人。

「我已設法留住那五個人。」阮圖向泰萊和三個美國警方代表示意道：「他們五個人集中住在我的酒店四間房間裏面，相信暫時不會離去。」

「好極了。」泰萊警司說：「憑閣下提供的一切有關資料，以及錄映帶所見，我們深信史勿夫和哉絲二人已經過一次成功的改容手術。他們先後與若干人出現在A市的地下俱樂部以及閣下的賭場。最近我們與國際刑警取得連絡，已獲得美國警方進一步證實，其中有些人大有問題。」

三名美國警方人員之中，一名中年人李察上校是由軍方退役後加入警隊服務的，他是三個人之中年紀最大，也是最高級一個。李察上校道：「我們收到各方面的資料之後，幾經研究和對證，才知道七金剛之中，有一名重要的通緝犯在內。」

當時在場的人都聚精會神，瞪住李察上校。

賭王阮圖忍不住插嘴問道：「敝賭場乃一合法賭場，因此也有加入世界賭聯組織。但當七金剛在此出現後，我們曾將五男二女的資料寄到賭聯總部去，爲什麼他們竟會覆函稱：七人絕非黑名單中人？」

李察上校解釋：「這件事主要關鍵在乎一個人，他就是改名換姓的約瑟芬。我們根據聯邦調查局最近交來的資料顯示：懷疑已改名『哉絲』的女子，亦即一名出色的女電腦專家約瑟芬。該女子年前憑住個人的超卓電腦知識，騙去銀行六百萬美元，事後更殺死親夫逃去無踪。」

在場各人又是驚愕了一陣。

有人不禁問道：「有了六百萬美元，還要到處出術行騙？」

李察上校解釋：「問題並非在這裏，而是她可能將那筆鉅欵在賭場輸　結果認識了史勿夫，再進一步結識柯賓等一班職業賭徒。」

一名B城警官問：「然則，你們要我們怎樣協助你們去做這件事？」

「第一，這件事必須保密。」李察上校道：「第二，讓我們先會見柯賓等人。第三，希望你們把在逃二人找回對證一下，我們已有百份之九十以上的證據，懷疑哉絲那女子的眞正身份。」

「好吧！」B城警官道：「我們一定盡所能協助你們。現在就先去會見一下

金剛。」

泰萊警司道：「你們目前可有史勿夫與哉絲他們二人的消息？」

「我們已廣佈綫眼。」那位B城的警官道：「B城不大，相信他們逃不了。」

至此，阮圖立即派人去把「五金剛」請到他們的辦公室裏來。

阮圖的辦公室與那間豪華的會客室是可以互通的。因此，阮圖就把各人暫時留在會客室之內，他只帶了助手回到他的辦公室去等「五金剛」。

柯賓等人由於阮圖最近以來一直對他們不錯，所以十分放心。既然阮圖有請，自然急不及待的趕來見見他。豈料柯賓等人還未坐下來，李察上校等人已自隣室過來。柯賓他們難免有些愕然。

李察上校爲取得「五金剛」的合作，聲明一切與他們無關，只求提供一些有關史勿夫與哉絲的資料。

柯賓和祖尼等人爲表清白，自然也十分合作，把他們相識的始末說出。

根據柯賓說，他們都是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結識的。當時彼此不約而同，聚在一起賭「二十一點」。坐在「尾關」的正是史勿夫。由於那是「贏錢的關鍵」，所以他順理成章也受到各人的注意。

結果他們次次都贏，因此各人十分欣賞史勿夫「贏錢的技巧」，事後相約到酒吧去喝酒，幾經商量，各人同意合作。於是他們憑着賭術開始環遊世界的旅程。沿途並無任何意外，一直到了這裏才出事。

柯賓將情形約略告知各人——這班人之中，包括了美國警方派來的，A市的泰萊警司和助手，以及超人等，此外就是B城的警方人員。還有，就是身爲主人家的賭王阮圖等。

各人對柯賓的說話，絕對不會懷疑，因爲柯賓和祖尼他們也頑固得很，以前就曾經試過一再與賭王阮圖鬥氣，結果還是因爲史勿夫出了事，阮圖又一番好意地派人跟他們接觸，他們才肯合作。因此，柯賓他們實在沒有說謊的理由。再綜合兩地警方所提供的資料，史勿夫肯脫離七金剛行列，相信最大理由是爲了哉絲，因爲他們暫時還未知道范大發從中作怪。

當美國警方人員向五金剛查問之際，泰萊警司靜悄悄地把超人拉過一旁。

泰萊說道：「我們看來要分頭去單獨行動，我所持的理由就是：第一，爲什麼史勿夫他們改容後由A市到B城來？可能由於這兒有許多賭場，現金太多，不似A市遮遮掩掩的。第二，從他們可以利用偷渡方式離開A市這點忖測，必然有幕後人，而且這個幕後人可能與一些江湖上的人有關，否則，他們根本不可能沒有正式的出境紀錄。」

「然則，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做？」超人問。

泰萊道：「憑你超人的感應，試試到各賭場走動一下好嗎？」

「好的，不過如此一來，我以爲有如大海撈針。」超人道：「因爲賭場太多，我們變了無所適從。」

「我以爲他們出沒的地方，必然是注碼上落最大的地方。」泰萊又說：「我叫劉督察陪你到若干地方走動一下，說不定會有收獲。」

超人再無意見。

劉督察是泰萊警司帶來的助手劉慶。他們於是離開了阮圖的豪華賭場，召街車到海上賭場去。

在B城裏面時，除了豪華賭場，就要數海上賭場了。所以劉慶和超人先把目標放在海上賭場方面，希望有所發現。

另一方面，B城警方也廣佈綫人，四出打聽；只因爲這件事涉及國際，B城政府的負責人自然不敢怠慢。甚至賭王阮圖也出「暗花」，收購史勿夫等人的訊息。

正當各方面大傷腦筋之際，忽然有個荷官向總管查問：「老闆出暗花，對我們是否一視同仁？」

「當然一視同仁。」總管斜睨他一眼：「怎麼？你有消息麼？」

「不！只是一點點綫索，說不定對整個事件有用。」那名荷官曾主持「骰寶」賭檔。

「如果你認爲有用，我可以告訴老闆。」總管本身當然也想邀功。

所謂「暗花」，就是不公開的花紅。通常這是警方收購綫索破案的一種「利誘手段」。但賭王却自願付出這筆錢，目的無非希望抓住史勿夫他們，如果發覺有問題時，說不定要他們把以前贏去的錢也吐出來。即使對他無好處，亦希望史勿夫他們落網後，他名下的賭場不再有大損失。因此阮圖總認爲這筆錢是花得十分值的。

當總管向阮圖說出一名荷官要提供消息時賭王就立刻派人把他召入辦公室去。

「事情是這樣的。」荷官說：「那天我負責的骰寶檯開出來的骰路很邪，有人買大開大，買小跟住就開小。於是其他人亦一致跟風，令到我們賠錢賠到手軟。事後老總要我們換人。我忽然認出一個人，那是小余，他當時與一男一女在一起；那一男一女就是令我們輸了不少錢的人。」

「小余是什麼人？」

「A市的黑人物。」

「屬於什麼門路的？」

「我已很久沒有連絡過他，只知道他是一名黑人物。當時我一方面怕他認不出我，另一方面也不想引起總管的疑心，所以沒有招呼他。現在想想，覺得這條綫索可能有用吧。」

「是的，可能很有用。」阮圖也早已想到「有錢使得鬼推磨」這句老話。否則，他又何必出「暗花」？於是阮圖靈機一觸，叫人把一卷錄影帶找了出來。即席在錄影機放映出來，讓荷官認人。

那是當日在骰寶檔前面偷錄的，所以當時圍上那檔口的賭徒盡被錄入其中。

荷官非常留心電視機上的情形，直至鏡頭掃向一個人的面部時，他便示意叫「停」！然後對阮圖指出了其中一人道：「我講的是這個中年人小余啊，老闆。」

阮圖也是給那名荷官提醒了，再次重新觀看那條錄映帶，發覺有些人的確有些面善。但是他要料理的事務實在太多，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對方究竟是誰。

結果還是他身邊的助手提醒他：「老闆，他們好像有些是范大發的手下呢！」

「范大發？」阮圖給助手一言驚醒了夢中人：「那A市的大撈家？」

「不錯，我敢肯定一定就是范大發的人。」那名助手瞪住電視機：當時鏡頭正對住史勿夫等一班人。

史勿夫雖然化了粧，改了容，與以前的史勿夫迥然兩個人，但是，經柯賓和祖尼等人認過人之後，亦認爲可疑。所以在各人心目中，大家都當他是史勿夫。當時圍繞着史勿夫的人，有些表面互不相識，有些則分明是跟史勿夫一道兒來的。

但在鏡頭之下，阮圖等人可以從動態和表情等等，看出他們是一夥。

阮圖終於也想到了：范大發可能就是整個事件的主宰。因爲阮圖早就曾經找過范大發合作對付七金剛。事後他們一直沒再聯絡，想不到竟就給對方起了尾注。

阮圖對助手說：「派人四處打聽一下，看看有沒有人見過范大發。」

助手把阮圖的命令傳遞出去。

同時阮圖又透過當地警方，追查海關的入境紀錄，看看范大發會不會正式入境。結果當然是沒有！海關沒有范大發的入境紀錄，但在另一方面，阮圖的手下們却有消息回來：竟然有人在一間別墅附近見過范大發和他的人一齊出現過。

至此，阮圖彷彿已有了綫索：他在研究爲什麼范大發來了B城，却不正式入境，而要用非法偷渡的辦法？

另一方面，范大發的手下陪同史勿夫闖入賭場來，自然要贏阮圖的錢，這在江湖道義上，也屬於「不够義氣」，因爲阮圖最早找范大發合作的。想到這裏，阮圖就覺心中有氣，他一邊通知當地警方，一邊派人首先趕到范大發出現過的地方。

但是，有人見到范大發等一大班人，剛在不久之前，分乘數輛私家車離去。阮圖首先想到：范大發等人可能知難而退，逃回A市去。於是又命令各人直撲碼頭！

那是B城一處相當僻靜的碼頭，平時也只供一些私家遊艇以及其他船隻停泊。這時候只有幾艘機動帆船靠在岸邊。當阮圖的手下們出現時，機動帆船的船家們也感到有些驚愕！

「有看見來自A市的大撈家范大發那一班人嗎？」原來阮圖的手下之中，有人認識其中一名船家：「金喜，你聽到我問你嗎？那班是大老千，阮老闆要我們找他們。」

那船家金喜這才說話：「半小時前似乎有一艘機動帆船急急離去，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范大發的人。」

「船上有些什麼人？」

「我也不大留心，幌眼間，只覺得好像有男有女，總共大約有十多個人吧？」

儘管如此，阮圖的手下們也相信金喜的話，更深信正在開行機動帆船上的人，十之八九就是他們要找的范大發等人。

因此，阮圖的手下們立刻分頭行動。他們之中，有人忙於設法通知阮圖，亦有人就地僱用快艇，忙個不了。

阮圖聞訊後，立刻通知美國警方人員，以及正在B城作客的泰萊警司等人。當然，B城的警方也接到了同樣的消息。於是一干人等，分由陸空兩路出發，沿住B城到A市去的水道航綫出發追踪而去。

超人仍獨自飛行。泰萊警司與三名美國警方人員則乘原來的直升機凌空追去。

阮圖對范大發不顧道義的出賣他，含恨在心，所以也陪同B城警方，乘坐水警輪出發，追踪范大發等人的機動帆船。

至於阮圖的手下們，則奉命租用快艇，機動帆船等，早已出發。

由於機動帆船是A市和B城兩地漁民最常用的漁船，所以海面之上，最少出現數十艘差不多類型的船隻，令到天空中的超人和直升機，也感到有些眼花繚亂。

超人平時不會輕易讓別人見到他飛行，但今時不同往日，爲了完成任務，他三番四次的低飛，做一些連直升機也無法做得到的偵察工作。

超人發覺公海上的漁船全無可疑之處，因爲漁民的打扮很易一眼認出。於是他又急急向前飛；前面一艘機動漁船正全速開行。超人覺得可疑，立即加速飛去！

果然，站在甲板上的一名槍手，被超人嚇傻了，他的驚叫立刻引起船艙裏的人的注意。那艘機動帆船艙內，湧出好幾個人，他們聽到甲板外面有人大驚小怪地驚叫，於是紛紛跑出船艙外面來，一看究竟。如此一來，超人就可以一目了然，發覺范大發等人亦在其中。

超人知道沒有找錯對象，立即下降。

范大發等人大吃一驚，一名槍手首先朝準超人開槍，豈料槍聲「砰」然一響之後，子彈却從超人的身上滑開了。超人依然屹立在船頭的甲板之上。

「范大發，你們逃不了。」超人冷冷地說：「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范大發看見對方只有一個人，竟然不把他看在眼內。他一邊吩咐船家加速前進，一邊下令手下們蜂湧而上！

然而，超人十分乖巧，他這一次却沒有跟他們硬碰，反而凌空高飛，避開了對方的攻擊。范大發不知是計，只對住天空開了幾槍，以爲就可以嚇走超人了，却不知道超人一直凌空監視着他們，目的是等大隊人馬趕來。

B城的水警輪來到，A市的一架直升機却首先飛臨現場的上空，泰萊警司隔住的透明罩，與超人揮手示意。

直升機於是飛臨機動帆船的上空，范大發見狀，立刻下令手下們開槍。直升機迫於無奈，惟有高飛到手槍子彈射不到的高度，但仍凌空監視他們。

另一方面，A市的水警輪亦已接得直升機的無綫電報告，趕往公海兜截范大發的機動帆船。不久，B城的高速水警輪亦趕到了。范大發在重重包圍之下，明知逃不了，惟有束手就擒，以免葬身於魚腹。

× × ×

A市水警輪趕到公海現場，把范大發等人拘捕，將那艘機動帆船拖返A市水警碼頭去。

改了容的史勿夫和哉絲等人俱在船上；他們雖然改了容，但指紋却不能改變。因此，那三名由美國警方派來的人，終於也有辦法證明二人的眞正身份，同時亦證明哉絲就是騙了巨欵的女電腦專家。可惜那六百萬美金已在美國賭場輸了。而他們後來與范大發贏的錢，却是A市和B城，自然不能帶回美國去。范大發等人則因謀殺整容師而判了死刑。

（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人杰和火姬均被溫思廣軟禁在地腹之中，趁着溫思廣出外未返之際，火姬要俞人杰和她合作，先把袖手神醫制住了，然後設法離開君山，俞人杰本想出手殺死火姬，但後來他醒悟到，非要和她聯手合作，才能離開險地，因此答應和火姬合作，俞人杰和火姬制住袖手神醫，押着他離開險地之後，火姬自己離去他往，而俞人杰則押袖手神醫，僱了一輛車往草橋鎮駛去……第二天溫思廣和神行無影兩魔頭回到君山，發現三人失了踪，立即派人追踪探查，此刻却見無影神抓受了重傷被人抬回來，溫思廣見狀，十分焦急……

調兵兼遣將　伺機作一擊

只聽一人粗裏粗氣的問：「教主來了沒有？」

另一個沙喉嚨接着道：「講好了三更正，大概也快了。」

然後，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咱們教主，有些地方也未免太於謹慎，九宮三狐算什麼東西，乾脆殺過去不知道該多省事！」

陸姓護法聽得渾身直冒冷汗。我的乖乖，連三位教主都不在這批傢伙眼裏，這批傢伙都是何方神聖？

他眞想探出頭去瞧個究竟，但又鼓不起這份勇氣，甚至動也不敢動一下，深恐帶出聲響，為來人所發覺。

這時只聽另一個陌生的聲音，陰惻惻的說道：「柴兄，話不是這樣說……」

聲音有氣無力，有如大病初癒，但腔調中似乎夾雜着一連串無形的刀子，每一個字都刮得聽的人渾身起毛。

那個尖銳的聲音像是不服道：「那你古老大倒說說看三狐有什麼了不起？」

姓古的那人嘆了口氣道：「有道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更何況是十幾二十年？別的不說，就拿我們四人作例子吧，十五六年前，試問有幾個人知道咱們的名字？」

姓柴的那人尖聲道：「那還不是一樣？今天又有幾個人知道咱們的名字？」

姓古的那人陰聲道：「不久他們就要知道。」

原先那個粗裏粗氣的傢伙忽問道：「聽教主說，天狐韋士雷和煉狐尙雲笙，都在修習一項神功，古老大猜不猜得出兩人練的是什麼玩藝兒？」

姓古那人陰惻惻的道：「幹什麼要去猜它？我早說過，除非令狐玄死而復生，並從天山三個老鬼那兒，分別將『羅漢功』『奇正擒拿』『百變掌法』三套武學習全，也許還能跟咱們對上一對。否則就憑咱們這十多年來，花在『四煞寶卷』上的心血，叫三狐合起來鬥咱們『四大金剛』中的一個，都不一定能討得了好去！」

那個沉默已久的沙喉嚨忽然叫道：「好，教主來了：……」

陸姓護法知道機不可失，急忙滾身跳起，從後院中一溜烟跑了出來。

他繞道回到客棧，黑天王等人尚未入睡，後者見他神色倉皇，不禁動了疑心，注目喝問道：「陸護法，你去那裏了？」

陸姓護法本來不願說出適才碰上的這段經過，只是一時編不出遲歸的藉口，情急之餘，無暇思考，竟來了個和盤托出。

最糟的是，他為了避免惹怒這位大堂主，竟又將四金剛之談話內容大加更動，只說三官廟中有幾個人在秘密聚會，聽口氣像是天道教中人，他怕錯過機會，所以沒有聽上幾句，就急急趕回來。

試想以黑天王之脾氣，聽了此一消息，那裏還能按捺得住？

當下這位大堂主就像中了金榜似的，歡喜得跳了起來道：「好啊！來，來！陸護法你帶路！」

陸姓護法不期然機伶伶打一冷戰，但又說不上一個不字，只得強打精神，挺挺胸膛，昂然道：「是，大夥兒跟我來！」

他心底下想：知道厲害的，只我一個，等會兒要想開溜，未始沒有機會，先沉住氣要緊！

一行趕至三官廟，杜門秀才大概剛剛交代完畢，正碰上四金剛從廟裏面走了出來。

因為月色好，雙方在三四丈之外，便均將對方瞧得清清楚楚。

黑天王過去與人交手，從來沒有一句廢話，每次都是見面便幹，但是這一次却破了例。

原因是他現在看到的這五個人，外表實在生得太斯文了。

就連報訊的陸姓護法，都有點猶豫起來。這五個人之中，會有他剛才聽到的四金剛在內嗎？

杜門秀才溫思廣，原就長得像個名符其實的秀才；後面那四人，更是一個比一個更具書生氣派。

雙方均成一字排開後，黑天王用手一指道：「你們幾個，是幹什麼的？」

杜門秀才轉向四金剛笑道：「四位自己報名吧！說話的這一位，姓喬名半山，外號黑天王，是天魔教過去的黃旗護法，現在的金筆堂堂主，一身硬功，蓋世絕倫，看樣子得躭擱一陣子了！」

四金剛微微而笑，誰也沒有開口。

杜門秀才又笑了一下道：「你們四位老人家怨沒人知道你們的大名，現在有了機會，却又不肯開口，只好由不佞越俎代庖了。」

緊靠杜門秀才溫思廣身旁的那人，輕輕嘆了口氣道：「說出名字來又有什麼用？他們又不能再去轉告別人。」

黑天王喬半山嘿了一聲道：「眞比我姓喬的還狂！」

杜門秀才指着發話的那人，含笑接着道：「不論喬大堂主是不是還有機會轉告別人，禮數總是不能忽略。這位便是四金剛之首：黑心金剛古彤古老大！」

然後又指着另外那三個人道：「過來的這三位是：雙戟金剛萬湯萬老二，飛刀金剛柴火烈柴老三，鐵杵金剛秦通天秦老四！」

介紹完畢，轉臉望向黑天王笑道：「喬大堂主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黑天王喬半山雖然知道他此刻面對着的正是那位天道教主杜門秀才溫思廣，但仗着一身得天獨厚的功力，始終沒有絲毫畏怯之意。

聞言冷冷一笑，說道：「再有便是納命來！」

跟着扭過頭去喝道：「既然人家講禮數，咱們就不能倚多為勝，宮護法！你先出去會會這位溫大教主！」

被點到名字的，是一名黑旗護法，名叫宮大海，外號玉尺郎君。

此人原是冀北黑道上的一名採花大盜，除了一套神出鬼沒的玉尺招術外，一身輕功，亦為全堂護法之冠。

黑天王之所以第一個點中他，無疑是為了這位玉尺郎君外表亦甚斯文，他的想法大概是這樣的：瞧吧，若論人品，咱們天魔教也照樣有的是！

杜門秀才以一教教主之尊，自然不肯跟對方一名護法過手，不過他深知對方這批三旗護法，沒有一個不是過去黑道上的亡命之徒，四大金剛成就雖高，但如果混戰起來，人數上總是難佔便宜，所以玉尺郎君出列後，他以很婉和的語氣，向雙戟金剛萬湯點頭道：「是的，萬老二，一個一個來，才能顯出眞功夫，你出去陪陪這位宮護法！」

雙戟金剛萬湯雙戟一舉，大踏步而出，他向玉尺郎君笑了笑說道：「閣下想玩多久？」

玉尺郎君微微一怔道：「朋友這話什麼意思？」

雙戟金剛萬湯笑道：「在下過去與人交手，很少超過三個照面，如果閣下難以瞑目，萬某人不妨酌情放長三招五招！」

玉尺郎君勃然大怒，喝道：「滾你媽的蛋！」

喝聲中，一個箭步竄出，舉尺照面劈去！

雙戟金剛身軀一閃，挪開七八尺遠，雙戟緊貼肘後，並未招架。

玉尺郎君得理不饒人，玉尺一震，又是一個箭步竄上前去，招出如風，其迅無比，眨眼之間，便換了五個不同的變化。

雙戟金剛頭一低，腰身一擰，一個倒縱竟然分厘不差，又回到原先站立之處。

雙方觀戰者，不分敵我，人人點頭，只有玉尺郎君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玉尺一兜，回身三度攻上！

雙戟金剛這次不再客氣了，左手短戟一擺，迎向來尺，右手短戟一遞，直指敵心。玉尺郎君見對方戟招並無出奇之處，玉尺一沉，正待藉撥打之勢，反將玉尺遞向對方胸口之際，不意對方那支短戟竟然暴長三尺許，勢道亦較出手時更猛更快，發覺不妙，為時已遲，一聲驚呼未及出口，戟尖已經插上心窩！

原來這位雙戟金剛在雙戟柄端，分別繫有一條細鍊，細鍊纏在手腕上，長約八尺有零，必要時可以脫手飛出，功用如同暗器，玉郎尺君不知道此一奧妙，自然要着道兒！

雙戟金剛得手後，轉身笑道：「底下

輪到哪一位？」

黑天王喬半山吼一聲：「底下輪到你老子！」

黑塔似的身軀，應聲飛撲而出！

身後有人接着高呼道：「來，大家一起上！」

對面的飛刀金剛尖聲笑道：「一起上可以，溜開則不行！」

呼的一聲，一柄飛刀，帶着閃閃銀光，應聲飛出！

飛射之處，一人悶哼倒地，中刀與高呼者同爲一人，正是那名陸姓白旗護法！

此君滿想藉混戰開始之際抽身溜走，不意却爲飛刀金剛眼尖發覺，結果怕死反而死得更快。

這邊的一干三旗護法，已無暇計較這些，當下紛紛抽出兵刃呼喝着一齊撲出。

杜門秀才既不參與混戰，亦無離去之意，雙手一背，緩緩後退，似想站去台階上作壁上觀；有兩名護法想來個擒賊擒王，詎知人才向前奔去，兩支飛刀已然分頭飛至！

飛刀金剛笑道：「要想不挨刀，就少動咱們教主的腦筋！」

兩名護法貪功心切，只顧奔向杜門秀才，不虞兩柄飛刀斜刺裏電射而至；結果一人刀貫咽喉，當場栽翻；另一人則因左腿有點毛病，向前跨步之際，身軀微微一傾，結果拜瘸腿之賜，僅遭刀鋒削去頸後一層油皮。

至此，天魔教方面，已有三名護法喪生，四金剛方面則尚未有任何折損。

不過，這次由黑天王帶出之天魔護法，共有十五名之多，去了三個，仍有十二人，在比例上依然大佔優勢。

四金剛中只有一個黑心金剛古彤未用兵刃，黑天王喬半山飛身撲出後，雙戟金剛立即退向一邊，改由黑心金剛古彤接下了黑天王喬半山。

另外那十二名天魔護法，則分成三批，四個攻一個，分別將雙戟金剛、飛刀金剛，和鐵杵金剛三人團團圍住！

圍攻飛刀金剛柴火烈的四名天魔護法，都知道敵人飛刀厲害，是以誰也不敢怠忽，一個個奮勇爭先着着進逼，招招狠毒，不容敵人騰手，以致那位飛刀金剛雖有飛刀絕技，一時亦無從施展。

雙戟金剛萬湯的境遇也差不多。

玉尺郎君宮大海大意失算，爲刻下圍攻他的四名天魔護法帶來警惕，四人時時留意對方手上那兩支短戟，不使敵人有脫手飛出之機會，雙戟金剛萬湯武功雖較四名天魔護法爲高，但雙手不敵四拳，這時亦僅能維持小康局面。

倒是那位鐵杵金剛秦通天，一根鐵杵縱橫捭闔，杵影幢幢，呼呼有聲，使得四名天魔護法，誰也無法近身，可說是陣中最爲得勢的一環。

另一邊，黑天王喬半山，像一條犯了野性的蠻牛，一套掌法展開，直劈橫砍，只攻不守，完全是一派亡命打法。

黑心金剛古彤身形飄忽，有如一片隨風飛舞的枯葉，打法恰好相反只守不攻！

站在廟前台階上的杜門秀才溫思廣，雙手背剪，游目四掃，一會兒看看這邊，一會兒看看那邊，有時頷首表示贊許，有時搖頭不以爲然，神態至爲悠閒。

這時已是四更將盡，杜門秀才仰臉望望天色，雙眉微微皺起，似乎漸感不耐。

就在這時候，下面鬥場中，突然因爲一個小小的意外，而引起一連串的慘烈變化。

原因是圍攻鐵杵金剛的一名護法，因爲昨晚在一名窰姐兒身上報効過份，纏鬥時間一久，氣息喘促，兩腿發痠，漸覺有些力不從心，只因閃避稍遲，被鐵杵金剛一杵掃中肩窩，一條身軀登時凌空飛起，最後從空中摔落下來，竟不偏不倚掉在圍攻雙戟金剛的一名護法頭上。

那名護法以手中兵刃往上一撩，雖然撥開伙伴屍身，自己却暴露了門戶，雙戟金剛短戟順手向前一送，那名護法的胸膛頓給戳穿，一股血柱如泉湧出，他在倒下之際，又將另一名圍攻飛刀金剛的護法絆了一跤！

後者一個踉蹌，正好撞在黑心金剛古彤懷中。黑心金剛古彤抓住此一機會，雙掌一推，又將這名倒霉的護法送向黑天王喬半山身前。

黑天王虎吼一聲，也不管來的是自己人，擺臂一掌劈落，然後抬足一踢，將死屍踢去一邊。

他沒有想到這是敵人的狡計，這邊死屍應足向一邊飛去，眼前人影一花，黑心金剛打蛇隨棍上，已然箭一般撲來。好一個黑心金剛，心腸果然黑得可以，他知道對方皮堅肉厚，尋常一掌，定難收制命之效，是故雙指一駢，一式雙龍探珠，竟將黑天王雙目一下戳瞎！

黑天王一聲厲呼，全身躍起，埋頭便衝，冀與敵人玉石俱焚。

黑心金剛那肯上當，腳下一滑，全身偏開，黑天王一頭撞空，筆直衝向台階，蓬的一聲，腦漿迸裂，就此了帳！

餘下的九名天魔護法見頭兒已經送命，羣雄無首，鬥志頓消。

當下呼嘯一聲，紛紛返身奪路逃命。

飛刀金剛尖聲怪笑道：「且看你們誰腿長！」

刷！刷！刷！三柄飛刀，應聲脫手射出。

這位飛刀金剛，眞個是刀無虛發，三柄飛刀出手，一連串慘呼驚傳，又有三名天魔護法相繼倒地！

杜門秀才走下台階，含笑擺手道：「好了，好了，柴老三今夜連中五元，等於點了狀元又當駙馬，應該心滿意足了！」

黑心金剛瞥了黑天王喬半山的屍身一眼，輕輕嘆了口氣道：「這渾小子果然不愧爲一堂之主，適才要不是秦老四那一杵，今夜還眞說不定鹿死……」

杜門秀才打斷他的話頭，笑道：「又來這一套了，這廝憑的不過是一股蠻勁，根本抵不上前回那個姓陰的，你要不爲了那套九宮迷魂步，故意只守不攻，逗着他轉圈子，他能在你手底下走滿十招才怪！」說着，又轉向飛刀金剛，手一揮笑道：「時間已經不早，快去收回你那幾把刀子上路吧！」

一場慘烈的殺戮過去，三官廟前，又回復一片平靜。

此際，在廟前一株參天古柏的濃蔭中

，忽然有人嘆了口氣，向上面低聲招呼道：「戲散了，咱們也該走了。」接着，自樹頂陰影中，先後飛落四條身形。

四人計爲三老一少，正是金羅漢趙斌，奇正手袁中和，百變掌言及義等天山三義，和俞人杰！

三老一少落地之後，金羅漢向俞人杰問道：「柳老兒要我們去那裏找他？」

俞人杰答道：「醉仙棧。」

金羅漢道：「那就快去吧！」

奇正手邊走邊問道：「依老大看來，剛才這四個傢伙，咱們三根老骨頭，搪不搪得下來？」

金羅漢搖搖頭道：「難說……」

百變掌接口道：「要能加上黑白雙怪，我看就差不多了。」

奇正手皺眉道：「提起黑白雙怪，我可又要埋怨我們那位柳老頭兒了，他老兒偏選上這個時候，將他們師徒三人遣返大洪山，眞不知是何用心。」

金羅漢正容道：「老二，不是愚兄數說你，在這些地方你就不了解我們這位柳老兒的爲人了。今天，無論天魔教或天道教，全想挾其徒以馭其師，我們如果因救了他們的徒弟，便想留下他們來爲我們效力，試問：這種做法，在別人看來，又與天魔教和天道教當初所使之手段有何分別？所以，如說柳老兒有什麼使人佩服的地方，這次處置雙怪師徒，便該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我趙某人第一個五體投地！」

奇正手嘆了口氣道：「可是……」

俞人杰岔口笑道：「兩位前輩請別再爲這些過去的事爭執了，倒是另外有個問題，晚輩想趁此請教一下：晚輩的意思，打算在淫狐率衆而出之後，再以惡君平之身份，去到九宮山魔教總壇，以首席護教身份下令，將該處夷爲平地，來個一勞永逸，不知三位前輩以爲如何？」

百變掌連連搖頭：「太冒險了。」

俞人杰笑道：「何險之有？」

百變掌說道：「沒有那個火姬，還勉強可行，現在，這女人已知道你是冒牌貨，再去豈非白白送死？」

俞人杰笑道：「話雖如此，但晚輩的想法却不一樣。晚輩現在趕去，淫狐應該已離開總壇，火姬要報告的對象只有三狐和水姬，她根本不會將此一秘密向一般魔徒宣佈，同時這女人也不會想到，晚輩還有這份胆量，竟敢再投虎穴，所以，晚輩以爲此舉看來似嫌冒失，實則並無任何風險可言。」

金羅漢沉吟道：「這事等見柳老兒，大家商討一下，再決定不遲。」

一行由北門入城，沿城腳東行，不一會來到座落近東門的醉仙客棧。

這座醉仙客棧乃過去武林中，一位退隱的俠義人士所開設，老少四人用不着招呼，逕由棧後翻入裏院。

四人推開西廂一間上房的房門，走在最前面的金羅漢輕聲問道：「柳老兒來了麼？」

房中聲息杳然，未有回應。

金羅漢輕輕一咦，回頭問道：「天都快亮了，怎麼人還沒有來？」

奇正手燃起一個火摺子笑道：「老兒留言只說我們在這裏等他，又沒有約定什麼時刻見面，自然應該我們先到。」說着，走去牆角，點亮壁上的油燈。

百變掌眼光一掃，忽然失聲低呼道：「柳老兒來過了！」

衆人回頭循聲望去，看見靠牆的案頭上，在茶盤底下壓着一張紙條，不由得全爲之微微一怔。

金羅漢走過去拿起一看，只見紙條上面只寫了短短六個字：

「見字速返草橋！」

金羅漢看完後，一面將紙條傳給衆人，一面自語般喃喃道：「眞是怪事，老兒護送雙怪師徒出鎭後，既然說好要來這裏齊集，如今又要我趕去草橋幹什麼？」

奇正手和百變掌眉峰緊皺，一時也想不出其中道理何在。

俞人杰道：「從家師這張紙條的語氣上看來，情況似乎十分緊急，趁天亮還有一會兒，不如馬上去吧！」於是，老少四人，飛身掠出客棧，又向草橋連夜趕去。

× × ×

在離草橋鎭不遠的一個村落中，這天黎明時分忽然悄悄降臨了五名不速之客。

這五名不速之客不是別人，正是從城陵磯趕來的杜門秀才溫思廣，以及他所帶領的一批得力心腹——四大金剛。

五人落腳之所，是村北的一座莊院。

杜門秀才帶着四大金剛走進坐北朝南的正屋後，兩名莊稼人模樣的中年漢子，立即慌慌張張的跟了進來。

杜門秀才朝那兩個漢子掃了一眼，沉臉冷冷道：「草橋一帶最近可還太平？」

兩名漢子惶恐地躬身道：「托教主洪福……」

杜門秀才不容兩人話完，伸手就是兩個耳光！

打完之後喝道：「限你們在午時之前找出逍遙老鬼和天山三義的藏身之所，否則可別怪本教主鐵面無情！」

兩名漢子諾諾稱是，急忙轉身出莊，向鎭上如飛奔去。

黑心金剛古彤皺眉道：「我看這兩個傢伙未必濟事，不如由我們兄弟四人，分頭去查訪一下，或許還來得快些……」

杜門秀才搖頭道：「這些傢伙不是不能辦事，只是平常疏着管束，不肯認眞賣力而已。你們這一夜下來，已經够累的了，等會說不定還有一場好殺的，先去找個地方躺下來，養足精神要緊。快去吧！」

中午時分，當杜門秀才和四金剛吃完午飯，正在堂屋中品茗閑談之際，早上出門的那兩名漢子，忽有一人奔回。

那漢子奔到堂屋中，氣喘吁吁的報告道：「回稟教主，我……我……」

杜門秀才冷冷注目道：「找不着，是麼？」

那漢子忙不迭接着道：「不，找……找……」

黑心金剛古彤插口道：「找着了？」

那漢子趕緊點頭道：「是的……是的，找……找……」

他愈是着急，底下那兩個字愈是無法出口。

杜門秀才輕輕一哦，睜目道：「找着了，是麼？好得很！用不着忙，先歇一口氣，慢慢的說，說得詳盡些。」

那漢子狠狠的喘了一陣，這才從頭說道：「事情是這樣的：小人和丁二趕到鎭上之後，一名小兄弟過來報告，說是胡瞎子的豆腐店裏，住着一批外路人，形迹至爲可疑……」

「一批什麼樣的人？」

「是的，小人就要說到了。當時，小人和丁二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假裝要買豆腐，弄來一隻大提籃，趕去胡瞎子店裏，然後小人佯稱要出恭，匆匆招呼了一聲，便向店後走去……」

「好主意！後來呢？」

「結果，巧得很，小人一跨進後院，便看到那幾個老傢伙；那幾個老傢伙站在豆腐棚底下，似乎正在商量一件什麼事，一個個愁眉苦臉，顯得很是焦急；小人怕露出了馬脚，所以沒敢偷聽……」

「這份小心是對的！那幾個老傢伙都生做何等模樣？」

「老傢伙共有四個，與侯師爺所描述的天山三義和逍遙老鬼，身材面貌等，完全符合。」

「就只是這四個老傢伙？」

「不，在四個老傢伙身旁，還站了一個英俊的小子，以及一個粗壯結實的中年漢子。」

「就是這老少六人。」

「是的，另外在靠近茅坑的一間柴房裏，似乎有人受了毒打，正在裏面痛苦呻吟……」

杜門秀才點點頭，嘆口氣道：「可憐的施老兒，這次他老兒大概是挨足了。」

那漢子像是吃了一驚，詫問道：「是我們施副教主？」

杜門秀才未予理睬，接着轉過臉去，朝四金剛分別掃了一眼，自語般地喃喃說道：「這倒是個麻煩。」

黑心金剛古彤道：「教主意思，是不是四個老傢伙都在這裏，担心咱們兄弟四人應付不了？」

杜門秀才沉吟道：「這是顧慮之一，就算你們四人不會敗在四個老傢伙手下，要救人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了！」

雙戟金剛萬湯道：「去華容將長白六絕調來怎麼樣？」

杜門秀才搖頭道：「來不及了！」

飛刀金剛柴火烈道：「柴某人有個主意，不知教主以爲如何？」

杜門秀才道：「柴兄有何高見？」

飛刀金剛道：「現在過去暫時別露形迹，由柴某人打頭陣，悄悄掩入後院，來個出其不意，先以飛刀幹倒他們一二個，然後大夥兒再一湧而出，我們兄弟四人拒敵，教主率屬搶入救人！」

杜門秀才思索了片刻，點頭說道：「只好如此了！」

說着，抬頭又向那漢子問道：「丁二呢？」

那漢子答道：「丁二帶着兩個小兄弟，尙守在豆腐店的附近，以防對方臨時變卦，又遷去別的地方。」

杜門秀才站起身來道：「好，就這麼說，咱們出發吧！」

× × ×

胡瞎子豆腐店的斜對門，是爿雜貨舖子。

在舖子裏買了一包花生，四兩老酒，正在那裏邊喝邊以眼角瞄着斜對面的丁二，這時肩頭忽然被人輕輕拍了一把，丁二嚇了一跳，掉頭看到是回去報訊的孫六，這才放下心來，皺眉低聲道：「你他媽的，怎……」

孫六悄聲接着道：「教主帶人來了，在隔壁，要你過去回話。」

丁二聞言一呆道：「教主來了？」

孫六也是一呆道：「怪了！教主要我們出來打聽，爲的便是想鬥鬥這批老傢伙，現在人找到了，他們怎會不來？」

丁二面色發白道：「老六，我們……兩……條老命，這下……大概……是……完了！」

孫六大吃一驚道：「怎麼呢？」

丁二顫聲道：「剛才，那批老傢伙，突然一個接一個走了，小弟正在這裏着急，恐教主以爲咱們撒謊……」

孫六愕然道：「那小子呢？」

丁二顫聲道：「也走了，只剩下那個粗壯中年漢子，小弟正在盤算，要這批老傢伙不回頭，咱們不如也一走了之……」

孫六楞了一陣，輕嘆道：「這又不是咱們的錯，我看咱們還是過去，實話實說的好，現在就是想溜也已經來不及了！」

兩人沒有想到，杜門秀才聽了他們的報告，竟然歡喜得什麼似的，迫不及待地追問道：「幾個老傢伙離開多久了？」

「剛走了一會兒。」

「打那頭出鎭的？」

「都是向西走的，一個個都走得很倉促。」

「這樣說，現在店裏只剩下胡瞎子，和那個不知姓名的中年壯漢兩個人了？」

「是的。」

杜門秀才朝四金剛欣然揮手道：「機會難得，快去！」

四金剛正待舉步，這位大教主忽又擺手攔着道：「且慢！」

黑心金剛轉身問道：「教主還有什麼吩咐？」

杜門秀才想了想道：「我們這次前來，主要目的是爲了救出施副教主，能不動手，是爲上策，那幾個老傢伙不會這樣快回頭，所以還是先派一個人，察看一下虛實動靜，然後再過去比較妥當。」

孫六自告奮勇的道：「小人可推說家裏來了親戚，剛才買的不够吃，再去買幾塊！」

杜門秀才點頭道：「這個藉口很好，你快去快來。」

孫六去了一會兒，回來高興地道：「好極了，兩個傢伙正在店堂裏下棋，小人過去時，兩個傢伙正爲了一步棋，在那裏鬧得不可開交，胡瞎子說他的眼睛不好，沒有看清楚對方跳馬吃車，硬抓住棋子不放，要悔一着……」

他話還沒有說完，杜門秀才已領着四金剛出了大門。

當鐵杵金剛秦通天從柴房中揹出袖手神醫施德修時，前面店堂中，依稀仍可聽得一片爭辯之聲，一個要悔，一個不肯，就差沒有打起來。

在馬車駛離小鎭，有了一段路之後，杜門秀才爲憔悴不堪的袖手神醫拍開週身

穴道。

袖手神醫睜開眼皮，看清楚處身之境，臉上並無歡容，只是輕輕一嘆，隨即又將眼皮緩緩閤上。

杜門秀才帶着一絲歉意，低聲說道：「施兄沒受內傷吧？」

袖手神醫又嘆了一口氣，良久良久，方始歎聲說道：「傷倒不打緊，回去之後，有的是藥，只是這番屈辱，實在難以忍受，老夫早說那女人是個禍水……」

杜門秀才微愕道：「施兄是說，這次變故全是那賤人的主意？」

袖手神醫搖搖頭，有氣無力的道：「算了，不提也罷！」

杜門秀才沉默了片刻，忽然問道：「施兄有沒有看到雙怪師徒？」

袖手神醫搖了一下頭，沒有開腔。

半個時辰後馬車來到洞庭湖邊，當一條小船靠過來後，杜門秀才向四金剛交代道：「你們四個還是回到老地方去吧！」

飛刀金剛目光偶掃，突然尖聲一咦道：「那邊過來的，都是什麼人？」

杜門秀才轉過身去，注目移時，回頭揮手道：「來的是金花魔戚本禹，快將施副教主抬去船上，這老淫魔的一套血花掌，相當不好對付。」

來的果然是金花魔戚本禹，後面跟了大約十來名天魔教中的三旗護法。

金花魔於三丈開外站定後，目光微轉，抱拳朗聲說道：「這位大概就是溫教主吧？」

杜門秀才抱拳還了一禮道：「不敢當，鄙人正是溫思廣，不知戚大堂主有何見教？」

金花魔戚本禹仰天打了個哈哈，堂主？哈哈！這道榮銜，戚某人無福消受，它早已經是別人的哪！」

其實杜門秀才又何嘗不知道這一點，他如今也不過是基於禮貌隨便稱呼一聲吧了。

金花魔笑容一收，注目接着道：「溫教主向以知曉過去未來知名武俠，該不會不知道戚某人今番攔駕瀆神之用意吧？」

杜門秀才頷首道：「是的，令郎罹疾一事，溫某人日前剛剛聽人提起。」

金花魔凝容沉聲道：「要是戚某人現在提出一個不情之請，向貴教那位施副教主討個藥方，溫教主是否願意成全？」

杜門秀才眼光閃動一下道：「戚老前輩如果不疑有他，請屏退從人，移駕君山，從長計議如何？」

他心想：跑掉火姬那個賤人，又來了個金花魔，算算倒也划得來。

金花魔愛子心切，聞言毫不猶豫的轉過身去，向那十多名過去的三旗護法揮手：「你們先行回去！」

杜門秀才也轉過身來，向四金剛眼色一使道：「萬老二和柴老三留下來，古老大和秦老四陪戚老前輩坐一條船。」

上船之後，杜門秀才悄聲問道：「剛才岸上的一切，施兄聽到沒有？」

袖手神醫點點頭道：「聽到了。」

杜門秀才又問道：「那小子的一身功力，有沒有藥物可以使其恢復？」

袖手神醫點頭道：「有！」

杜門秀才道：「需要多久時間？」

袖手神醫道：「如果病情不太嚴重，只須兩三帖藥便可以了。」

杜門秀才說道：「不嫌太草率了一點麼？」

袖手神醫道：「那就看教主的意思了，同樣的症候，老夫可以藥到病除，也可慢慢醫上三年五年。」

杜門秀才微微一笑道：「就像你醫治雙怪徒弟的那種手法，是麼？」

袖手神醫道：「是的。」

杜門秀才點頭道：「那種手法，溫某人非常欣賞。」

袖手神醫道：「如果教主欣賞，還可以再欣賞一次！」

船抵君山，已是夜半時分。

直到走入了那片腹地，杜門秀才方將黑心金剛古彤和鐵杵金剛秦通天兩人揮手遣開。

安頓好金花魔，杜門秀才第一件事，便是帶着袖手神醫，去密室中看望無影神抓侯玄經！

那知道，兩人推門進去，伸手一探之下，那位侯大師爺早已氣絕多時。

杜門秀才像木頭人似的，呆了好一陣，這才回身厲聲大喝道：「徐師傅，你過來。」

一名武師應聲蹌踉奔入。

杜門秀才指着屍身喝道：「人已經死了，剛才進來，你怎麼不報告？」

徐姓武師不勝惶惑地道：「小人剛接班……」

杜門秀才打斷話頭，冷冷問道：「上一班是誰和誰？」

徐姓武師顫聲道：「是錢師傅和余師傅。」

杜門秀才揮手道：「去喊他們來！」

徐姓武師稱是退去，不一會去而復返，在地身後跟過來的，只有一個姓余的武師。

杜門秀才臉孔一沉，問道：「錢師父呢？」

余姓武師低頭道：「錢師傅……他……已經……去了……」

杜門秀才注目道：「去了那裏。」

余姓武師兩眼望着地面道：「他自知闖下滔天大禍，一聽教主回來，馬上吞了刀子，臨死還說他實在對不起教主和侯師爺！」

杜門秀才又驚又怒道：「什麼，你是說侯師爺，這次竟是死在他的手上？」

余姓武師道：「這也只能說我們這位錢師父嘴巴太快，黃昏後分，侯師爺醒過來後，口口聲聲催着我們去請施副教主，小人正待再將他的昏穴點上時，錢師傅不經意間說出施副教主已經出了意外，侯師爺聽了這話，只發出一聲嘆息，便告斷了氣，小人待加阻止，已然不及……」

杜門秀才聽了，連連頓足，直罵該，經袖手神醫再三加以婉勸，才告逐漸平息下來。

第二天，由金花魔寫了一道親筆函，杜門秀才派出三名得力武師，去接花花公子來君山。

袖手神醫果然不愧神醫之號，他回來服了自己的藥，精神頓告恢復。

杜門秀才直到這時候，才好像突然想

了起來似的，向袖手神醫問道：「據丁二和孫六報告，他兩個走進胡瞎子豆腐店時，看見柳老頭兒和天山三義，聚集在後門豆棚架下，不知道在商議什麼事，一個個愁眉苦臉，顯得甚是焦急，施兄可曉得這幾個老傢伙，到底遇上了什麼麻煩？」

袖手神醫思索了片刻道：「老夫沒有完全聽清楚，隱約間只知道，柳老頭兒有個義孫女，原來住在巴東鄉下，最近消息傳來，好像遇了意外。」

杜門秀才突然一拍巴掌道：「這下可好了。」

袖手神醫一呆道：「什麼好了？」

杜門秀才興奮的道：「溫兄可還記得上次派出去採藥的那兩名武師？」

袖手神醫茫然道：「這跟那兩名採藥的武師有何關連？」

杜門秀才道：「怎麼沒有關連？兩人一個去王屋，一個去巫山，此去巫山，巴東乃必經之地，由此可知，這丫頭十九巳落入我們那位伍師傅之手！」

袖手神醫點頭道：「不無可能。」接着又搖搖頭道：「假如伍師傅弄回來的只是一具死屍，我看也派不了什麼用場。」

杜門秀才忙說道：「不會，不會，我這位伍師傅，爲人機警多智，行事極有分寸，他起先很可能是爲了垂涎這丫頭的姿色，丫頭受逼情急，一定會報出柳老頭兒名號，希冀憑以解厄，我們這位伍師傅，一旦弄清這丫頭竟是柳老頭兒的義孫女，那裏還會再圖一時之快，平白糟塌了這樣一個難得的人質？所以我敢預言，這幾天之內，也許就有好消息傳回來。」

袖手神醫點頭道：「但願如此，否則教主就要失去一次欣賞老夫另一神妙手法的機會了。」

杜門秀才微愕道：「什麼手法？」

袖手神醫淡淡一笑道：「到時候再說吧！」

正談論着，外面忽然奔入一名武師，跑去杜門秀才身前，不知低聲說了幾句什麼話，杜門秀才頷首示可，那名武師隨即退去。

等那武師走了，杜門秀才抬頭向袖手神醫笑道：「施兄還有什麼神妙手法，現在可以露一露了！」

袖手神醫怔了一怔道：「伍師傅回來了？」

杜門秀才手朝門外一指道：「看看那邊過來的是誰？」

門外走進來的，是一名風塵滿臉的中年武師，以及一名神色憔悴的少年，不消問得，這名少年自然就是逍遙老人那名義孫女金素蓮了。

伍姓武師向正副兩位教主行過參見禮，接着報告這次採藥及擄獲這名逍遙老人的孫女的經過。

經過情形，果與杜門秀才前此所猜測者大同小異。

杜門秀才聽完報告，着着實實將那名武師誇獎了一番，接着便差那名武師去傳教中文案先生。

杜門秀才道：「是不是這封致柳老頭兒的書函，施兄打算自己動筆？」

袖手神醫道：「老夫巳經說過了，還有比送一封信過去，使那老頭兒更快屈服的方法。」

杜門秀才將信將疑地道：「不送一封信過去，那老兒根本就不知道這丫頭巳經落入我們手裏，別的方法再好，又有什麼用！」

袖手神醫捋鬚微笑道：「老夫的意思，送信過去，不如送人過去。」

袖手神醫又笑了一下，洋洋然意頗自得，但並未加以解釋。

跟着面向那名伍姓武師道：「伍師父，麻煩你去後面老夫住處，吩咐那個叫如意的大丫頭，將三號藥瓶中的安神丸拿幾顆來！」

杜門秀才微微頷首，似巳漸漸明白他們這副教主的用意。

伍姓武師去後，袖手神醫掉過頭來，又朝緊繃着一張臉蛋兒的金素蓮打量了幾眼，輕輕一咳，和悅地道：「我說，這位金姑娘……」

金素蓮臉一仰，只當沒有聽得。

袖手神醫又咳了一聲道：「我說，咳咳，這位金姑娘，如老夫馬上派人送你去令祖那裏，你在見到他老人家之後，可否爲老夫傳上幾句話？」

金素蓮一動也不動，依然沒有任何表示。

袖手神醫自我解嘲地乾笑了兩聲，也就沒有再說什麼。

不一會，一名黃衣女子將定神丸送至，袖手神醫正待下令强灌之際，金素蓮忽然手一伸，冷冷說道：「拿來，我會自己服下去。」

服藥不久的金素蓮，臉色一陣青白，身軀突然不住的抖索起來。

所謂定神丸，原來只是一個騙局！

袖手神醫轉過臉去哈哈大笑道：「如何，這比一封白紙黑字的書信要强得多了吧，俗語說：長痛不如短痛。老夫這一手，正好將這句話顛倒了過來，想想吧，眼睜睜望着心愛的孫女兒痛苦呻吟，而又無能爲力，那是一種什麼滋味，哈哈……哈哈……」

杜門秀才讚道：「這一手的確夠絕！」接着頭一抬，又問道：「施兄這種藥丸維持多久的效力？」

袖手神醫道：「七七四十九天。」

杜門秀才道：「過了這七七四十九天呢？」

袖手神醫道：「這個，嘿嘿，那時候就是有上十個袖手神醫，恐怕也只有一個處方，買副棺木，等着裝殮！」

杜門秀才揮揮手道：「好了，將這丫頭送走吧！」兩名武師將金素蓮拉下去之後，杜門秀才站起身子，正想去看看金花魔時，一名黃衣武師，忽自門外奔入。

杜門秀才停步問道：「什麼事？」

那武師惶恐地道：「華容傳來消息，我們那座鏢局，昨夜給一把怪火……」

杜門秀才接着道：「後來呢？」

那武師道：「之後，沒有多久，城外那座天魔分壇，也給一把怪火燒得乾乾淨淨。」

杜門秀才道：「雙方傷亡如何？」

那武師道：「我們這一邊，只一位白衣武師向師父，受了一點輕微的灼傷，那是火起了之後，他巳經離開房間，又想起床底下，還有一本帳簿……」

杜門秀才道：「什麼帳簿？」

前武師說道：「據說這位向師父平常不嫖不賭，自奉極儉，所以手頭上積了幾文。」

杜門秀才道：「他拿這筆積蓄來放印子錢？」

那武師道：「是的。」

杜門秀才笑了笑，又問道：「那一邊呢？」

那武師道：「那一邊據說只跑掉三個人的。」

杜門秀才點點頭道：「很好，這筆交易，不算虧本，你去交代來人，要蔡副教主他們，另外重找一處地方就是了。」

這名武師剛剛退去，又有一名武師走了進來。

杜門秀才溫思廣頭一抬，又惱又喜道：「啊，谷師父？」

這名新進來的谷姓武師，跟先前那名伍姓武師一樣，也是一身風塵之色。

他向兩位教主行過禮，然後便從身上取出一隻革袋，朝杜門秀才恭恭敬敬的遞了過去道：「托教主洪福，找來了。」

杜門秀才轉手交給袖手神醫，迫不及待的道：「施兄快看看合用不合用！」

袖手神醫打開革袋，從裏面取出兩株黃色小草，湊去鼻端嗅了嗅，似甚滿意的點頭道：「上品，上品！」

杜門秀才興奮得只是搓手道：「這下可好，兩味藥都找來了。」

袖手神醫站起來說道：「你們先坐一下……。」

杜門秀才連忙接道：「好，好，多多偏勞施兄，藥熬好了，請派人過來喊一聲，小弟就在前面，不到那裏去。」

袖手神醫帶着那名黃衣女子回到住處，開始忙着配藥，不一會，藥煎好了，那名黃衣女子從衣袖中取出一隻小玉瓶，前後望了一眼，悄聲問道：「要不要滲點下去？」

袖手神醫沉吟道：「這個……」

黃衣女子低聲接道：「老爺子不是說過，這個姓溫的，下頷如笏，目露兇光，只能共患難，不能共安樂麼？」

袖手神醫點頭道：「不錯……」

黃衣女子道：「既是這樣，不趁這個難得的機會，預先佈下一着棋子，老爺子將來如何自保？」

袖手神醫又想了片刻，終於毅然將頭一點道：「這話也是，滲下去吧！」

當天夜裏，那位花花公子便被接來君山。

金花魔戚本禹等不到天亮，硬逼着杜門秀才將袖手神醫從床上拖了起來。

袖手神醫把過脈息，捋鬚緩緩道：「復原並非沒有希望，只因時間上躭擱過久，短期之內，恐難奏效，另外尙有幾種藥物……」

金花魔聽說愛子一身武功復原有望，心上一塊石頭登時放落一半，當下忍不住插口道：「那麼，副教主認爲，得多久時間才能復原。」

袖手神醫想了想道：「最快恐怕也得三個月左右。」

金花魔嘆了一口氣道：「只好等下去了！」

×　×　×

以後的三天中，警報不斷傳來。

說是岳陽城中，天魔教徒日有增加，先後巳不下千人之衆。

同一時候，華容方面，却顯得出奇的平靜。

杜門秀才經過再三之考慮，認爲華容方面，巳無佈防價值，爲集中力量起見，決定亦自華容方面將神行無影蔡公明和長白六絕等人調回君山。

長白六絕一到，君山這一邊可就夠熱鬧的了，六絕同父異母，雖然是親兄弟，長相却各不相同。六人分以龍、虎、英、豪、俊，傑爲名，老大公孫龍是個瘸子，公孫虎是個駝背，老三公孫英和老四公孫豪，一個是獨眼，一個是兔唇，老五公孫俊是個塌鼻樑，老六公孫傑是六兄弟中，儀表比較出衆的一個，但却有着一對非常特出的招風耳。

這六兄弟，如改「長白六絕」爲「長白六殘」，還似乎比較恰當些。

不過，從杜門秀才對六人招呼那份殷勤的程度看來，這六兄弟的長相儘管不雅，但在武功方面之成就，則顯然不在四金剛之下。

正如杜門秀才所說，這六兄弟，除了殺人之外，只對兩樣東西有興趣：女人和酒。

六人抵達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拈鬮，以便決定享用水火雙姬之「順序」！

結果，老三公孫英和老四公孫豪，一個拈到水姬桑元孃一個拈到火姬解衣蕾。

兩人哈哈大笑，拚命灌酒，以示慶祝，因爲興奮過度，一壺酒只喝進一半，另一半全給倒進頸子裏……

轉眼之間，又過去了三四天。

長白六絕——尤是其老三公孫英和老四公孫豪——不斷吵着要殺向岳陽去，跟天魔教方面拚個死活。

杜門秀才無法跟這些殺人魔王解說動靜勞逸之謂，只有醇酒美人加以安撫。

六絕因爲久慕雙姬之艷名，個個垂涎欲滴，對身邊那幾名女子，似巳失去胃口，杜門秀才無法可想，只好謊稱目前來岳陽的，都是一般三旗護法，三狐雙姬尙未見露面，六兄弟才算稍稍安靜了下來。

在這段如同暴風雨前夕的日子裏，君山這裏最忙的人，便數那位副教主袖手神醫施德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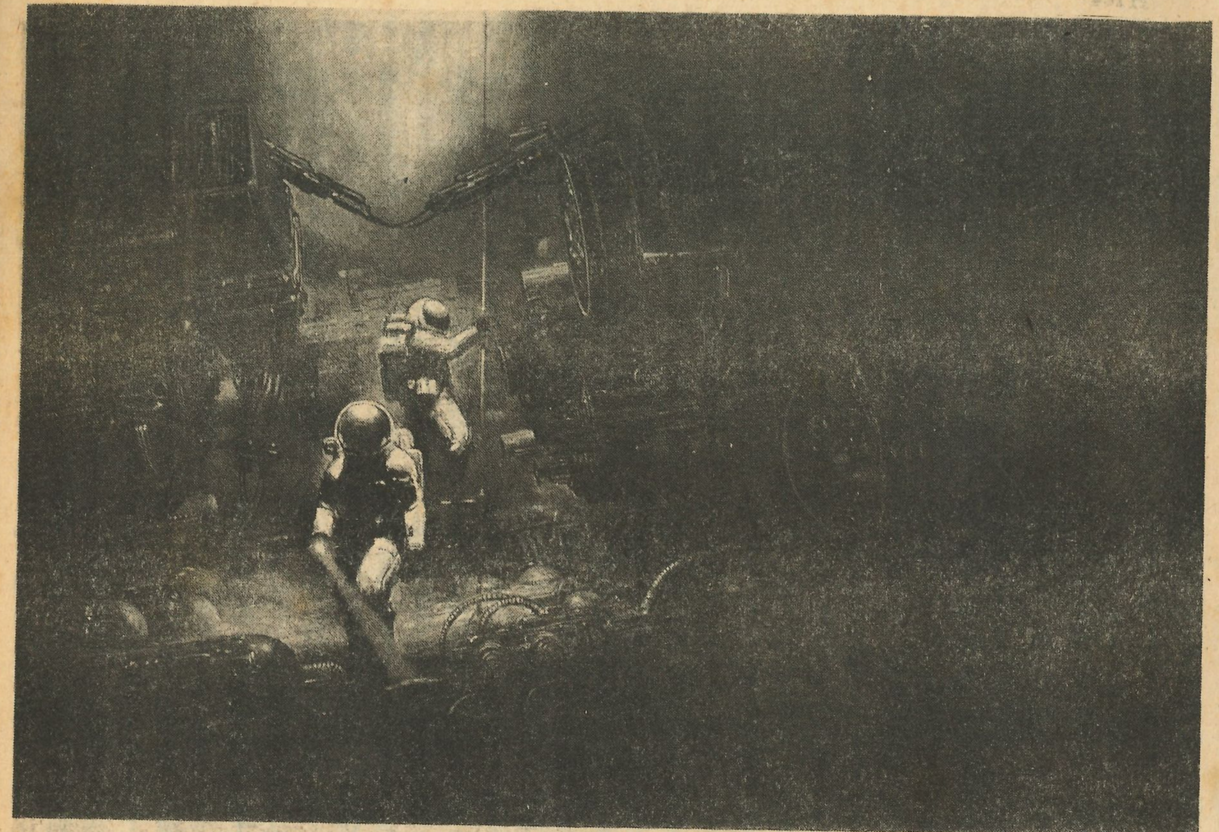
他每天要爲杜秀才煎藥，又要看顧那位花花公子，儘管杜門秀才巳經有過暗示，對後者必須用拖延手法，不能使其復原得太快，但以金花魔之烈火脾氣，如果三帖藥服下去，病情絲毫未見好轉，耳根也難清靜。

這些地方，就得有點眞功夫了。

不過，在袖手神醫而言，這顯然並不是一道難題，七八天下來，那位花花公子不但飲食大增，且巳能下床行走，只是還談不上運氣行功而巳，金花魔見了，自是高興非凡。

他爲了表示感激之意，拍胸一口答應，來日雙方交綏，他姓戚的願第一個打頭陣，即使送掉老命亦屬在所不惜。

（未完）



宇宙科技搜秘實錄

超級特務的巢穴在密芝根湖的湖底，局長胡佛派出一批穿了橡皮衣裳的蛙人到湖底搜索

迷宮千艷

羅唐納・文

尼克遜總統在任的時期，有十多個參議員失踪，被美色所誘，自投羅網，在醇酒美人精心安排的迷宮之內，失魂落魄，因此影响政局，聯邦統計調查局局長胡佛，傾全力跟迷宮的幕後人作戰，不知鹿死誰手。

充滿淫慾氣氛的遊艇

在一個寧靜的晚上，有一艘遊艇在紐約海面慢慢的行駛，似乎沒有目的地，只是遊艇上面不時傳出歡笑之聲，那種笑聲使人想像到淫慾方面各種活動。

這一艘遊艇在遊艇協會排名第三號，可見它的艇主是何等有權勢的人，並且在三幾年之內多次換過更新型更有動力的機器，至於遊艇內部的裝備，亦不時更換，時常都煥然一新，特別是船艙之內的像俬擺設，更加是一流，令人羡慕。

船上有一個酒吧，密層層的放置許多瓶酒，酒香四溢，此外，酒吧裏面還有鏡，它並非普通的照身大鏡，而是一片明淨潔白的鏡，從船艙之內最低處伸展到最高之處，一個人化身爲千多個影像，要是有些佳麗穿了半透明的衣服，在那個地方出現，脂香加上酒香，再又加上肉香，那就更加誘惑了，如果它只是爲了尋歡作樂而設，不成問題，可惜它除了發洩肉慾之外，還是屠場，有些人喝醉了被抛進海中變成了鯊魚的食糧。

那一艘遊艇是在長島對開的海面航行的，岸上全是刀割似的岩石，水乾的時候，還可以看到靠岸的海底，也有岩石，全是尖鋭如劍的，如果有人被兇手由高崖上面拋入海中，那個屍體必然插在劍形的石頭尖端之上，誘惑鯊魚聯羣結隊而來，很快就把他吃掉，一塊骨頭也沒有留下來，故此那邊的海岸叫做「鯊魚角」，含有警惕之意。

不管在高崖抛入海中抑或由遊艇上面抛下去，那個人必然被鯊魚吃掉，企圖毁屍滅跡的匪帮，很喜歡在該處幹傷天害理的勾當。

不過，上層社會的人，很少這樣做，原因是遊艇上面不止一個人，抛了一個半死半活的人落海，登岸的時候少了一個，便有可能引起別人的注意，通知警方調查，殺人的花樣很多，犯不着這樣做。

儘管如此，那艘豪華的遊艇仍是有可疑的，艇上的酒

會可以容納一百多個嘉賓，並非互相認識，登岸的時候失去兩三個人，誰也沒有注意，故此它可以變成殺人的屠場。

上述的「第三號遊艇」幾乎每一次出海就有些人失踪，初時警方沒有注意它，直到一個比較有名氣的政客卡廸神秘失踪，他的家人從德薩斯州遠道而來，纏住高級警官勞克追究他的下落，警探方面然後展開廣泛的調查。

卡廸是德薩斯州準備參加國會最高級會議許多個參議員當中的一個，失踪之前，有人看見他走進第三號遊艇，又有人在遊艇上面跟他打招呼，證明他的確有一段時間置身在遊艇上面，享受醇酒美人，可是，翌日天亮之後，沒有人再看見他了，他也沒有回到當時他居住的銀虹大酒店，顯然那一艘遊艇值得懷疑。

如果沒有人向警方投訴，警探十分忙碌，當然不會多方面的偵查它，反之，卡廸太太親自到紐約查問丈夫的下落，警方就不能够袖手旁觀了，最低限度長島警務處長雷震也要召見第三號遊艇的艇主來查問。

那一艘遊艇的艇主叫做白連拿，五十五歲，顯然不是官，却很有權勢，起碼他是三間工廠以及兩間夜總會的老闆，他接受傳問，不過三言兩語就推開了，他提供很有份量的「時間證人」，證實他在參議員卡廸失踪的幾天之內，都在「邁阿密」那邊遊玩，每天的白晝以及黑夜都是置身於一大堆朋友的中間，證明他不可能分身回到紐約料理遊艇的事務，他認爲警方覺得參議員卡廸失踪可能牽涉到他，最好找遊艇上面的總管梅蘭查問。

他的話很有道理，警務處長雷震只好召見她。

查問這一類只有嫌疑沒有實質的案件，照例是單獨盤問的，梅蘭走進警務處長的機密室，當時只有她一個，至於艇主白連拿，已經走出了長島警署的大門。

她報稱三十五歲，看來很美，仍有很濃的青春氣息，警務處長很溫和的說：「梅小姐，剛才我跟第三號遊艇的艇主白連拿先生交談，他認爲你是那一艘遊艇的總管，關於艇上發生的一切意外事件，最好向你直接查問，故此我派人邀請你到來當面談談。

「首先我要指出這一點，你是遊艇的總管，遊艇出海之前，所有嘉賓赴宴抑或沒有赴宴，相信你一定有一份名單的，是也不是呢？」

聽了這番話，梅蘭嫣然一笑，說：「我是總管，遊艇出海之前，當然先要派出請帖，準備酒肉水菓，到時核算赴宴的嘉賓是否全部到齊，認爲鐘點已到，然後把它駛離海岸，如果你想知道那一次遊艇出海的名單當中有甚麼人在場或不在場，我只要打個電話，便即可以十分準確的回答你。現時我很想多嘴問問，遊艇照常出海，作四十八小時的航行，沒有弄出甚麼亂子，爲甚麼你要先後向艇主白連拿先生以及向我查問呢？」

處長雷震說：「梅小姐，因爲有一個女人投訴，認爲她的丈夫卡廸失踪，故此我要展開廣泛的調查，當然的，接受警方調查的人，不止是你一個。我很想知道卡迪先生那晚有沒有參加你們的宴會，你可以替我辦妥此事嗎？」

「當然可以！」梅蘭很快回答，跟着她打電話向辦公廳查問，三言兩語，她就放下了聽筒，說：「處長，他跟別人一樣，走上了遊艇，立刻簽名，證實他在遊艇出海之前，曾經在遊艇之上出現過。」

「遊艇出了海，他是否仍在艇上？」

「對不起，遊艇的嘉賓連同海員水手等人合計，有一百五十多人，我沒有理由單獨注意某一個人是否仍在艇上的，不過，你可以分別跟幾十個赴宴的嘉賓交談，看看他出海之後是否仍然留在艇上。」

「我已經查問過，最可惜的是這一點，他們只能够證實遊艇出海之後，他仍在艇上，沒有一個人證實他曾經離開遊艇，走到岸上。」

「這種事情並非罕見，因爲這一次宴會只是欵待將來有資格投票競選總統的參議員，假如某幾個參議員從比較遠的一個大州搭航機到紐約，並非一向住在紐約，朋友不多，他登岸的時間太過早或者太過遲，沒有人看見他，並非奇事。」

聽了這句話，警務處長雷震眉心一皺，說：「從表面上看來，這種事情十分平常，他有手有脚，喜歡到甚麼地方都可以，用不着回到酒店或者私人辦公廳，可是，一連三日，他音訊全無，那就有些不對了，就算他被人綁票也會有些消息的，最低限度有一個長途電話打給他的太太安利寶，警方認爲他可能一去不返。」

「你的意思是否暗指他被人謀殺？」

「是的，正是如此！」

她向警務處長雷震冷笑一聲，說：「即使你認爲他失踪有可能遇害，跟我有何關係呢？難道你認爲遊艇上面有人把他拋入海裏嗎？」

處長雷震趕快辯白：「梅小姐，我沒有這種想法，既然你自己說出來，我不妨順勢向你問一句，如果眞的有人在遊艇上面下毒手，有沒有這種可能呢？」

「當然有可能，事實上在遊艇上面狂歡作樂的嘉賓，多數是喝到半醉的，甚至走路也歪歪斜斜，如果他命中註定要溺斃，用不着給人謀殺，靠近遊艇邊緣走動的時候，只要他滑了滑脚，也會跌進海裏。」

她似乎有些不耐煩，處長雷震知道纏着她苦苦的盤問也問不出甚麼，只好改變態度，柔聲說：「梅小姐，多謝你合作，協助警方調查，現時用不着再向你查問了，你可以離開警署，假如有甚麼特殊的需要，我們再找你帮忙。」

梅蘭默然的站起來，轉身走開。

警務處長認爲她沒有可疑，不再找她協助調查了，但仍做其他的調查工作，相當廣泛，卡廸在紐約到過甚麼地方，見過甚麼人，凡是有辦法查探得到的場合，處長雷震都派人去調查，並把一份副本送交參議員卡廸太太安利寶過目。

警方的結論只是說他「失踪」，安利寶則堅稱他已經遇害，這兩種判斷有很大距離，安利寶在紐約住了一週，想盡辦法調查丈夫的下落，仍是一籌莫展。

末了，她聘請私家偵探杜亨負責調查此事，仍是口口聲聲說她的丈夫必已喪生，很可能在遊艇上面被人推入海中，並非

溺斃，而是在海中被鯊魚吃掉。

杜亨很有耐性傾聽她所說的每一句，想了想，說：「卡太太，你的丈夫一向有沒有仇家呢？」

「沒有。」

「他有沒有情婦呢？」

「這個我不大清楚，照我的看法，他似乎是沒有情婦的，因爲他的事業心很重，每天起床就想向上爬。」

「你認爲他有沒有政敵呢？」杜亨再問一句。

她苦笑一聲，說：「我從來沒有跟他談及政治方面的事，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他像民主黨的人，可以說是現時總統尼克遜的政敵，不過，尼克遜總統十分豪氣，決不會派人把他推入海中。」

杜亨告辭之前，很有禮貌的說：「這一宗失踪案未必是兇案，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傾全力調查他的下落，相信短期內必有好消息奉告。」

這是在遊艇發生的一宗「參議員失踪案」，除了卡廸太太之外，沒有甚麼人重視它，因爲失踪的原因很多，有時一個人被隱形的勢力壓逼，可能躲起來，故此卡廸失踪案只是最初的幾天有些人談論它，不久就沒有人理會它了，只是警務處長雷震對它仍是念念不忘，似乎預感到不久的將來就有更多的參議員失踪。

卡廸出現可惜患了怪病

他所憂慮的事情果然屬實，過了一個月，突然有另外三個頗爲重要的人失踪了，他們都是參議員，美國的國會由四百三十五個參議員組成，選舉總統也是由他們提名選出來的，尼克遜總統渴望連任，盡人皆知，因此之故，失踪的參議員會是他的政敵，少不免引起外間的猜疑。

儘管聯邦統計調查局的局長「胡佛」多麼忙碌，他仍然要接見記者，談論參議員神秘失踪的觀感，他說：「紐約有一千萬個居民，平均每天有一百萬個遊客走進來，又有一百萬個遊客走開，貨如輪轉，其中有些人忽然離開本埠，到別個地方去，不足爲奇，失踪並非謀殺！至於三幾個參議員失踪，對於競選總統，可以說是絕無影响的，起碼有三幾十個參議員失踪，然後值得我們重視。」

他這番話說得十分漂亮，記者沒有纏住他問長問短了，可是，他的內心却相當的緊張，當晚召見長島區的警務處長雷震，單獨討論這件案。

局長胡佛說：「雷震先生，現時神秘失踪的參議員相當多，外界知情的有三個，掩飾得相當週密而沒有洩漏的參議員失踪，有七個之多，加起來就是十個人失踪了，我懷疑他們被人綁票，又因失踪的參議員全是尼克遜總統的政敵，更加使我不安，我們攪警探方面的事，只是涉及保安工作，從不過問政治，不過，失踪的參議員如果太多，且又漫無止境的天天失踪，那就對政局方面可能有些惡劣影响了，我很想快些破案，第一個參議員神秘失踪，他是卡廸，在長島附近的海面一艘遊艇上面失踪的，你也曾因爲此事忙了一陣，後來才丟淡了，我很想知道卡廸是否尙在人間。」

處長雷震聽了這句話，臉色一沉，稍停，然後抬頭向他望了一眼，說：「局長，他尙在人間。」

「你怎樣知道他沒有喪命呢？」

「因爲我最近看見過他！」

「爲甚麼你沒有通知卡廸太太把他帶走呢？眞是奇怪，你居然把他看做一件寶貝似的收藏起來。」

處長雷震沉住氣說：「局長，你不要弄錯，我不敢叫他太太把他帶走，當然是有苦衷的，因爲他患了嚴重的失憶症！假如她發覺此事，可能招待記者，向警方發炮，故此卡廸先生沒有恢復記憶之前，我不想她與他見面。」

「現時，你已把卡迪軟禁在甚麼地方呢？」

「我並非把他軟禁起來，只是把他放在一個絕對安全可靠的地方過活而已，它是長島的精神病院。」

局長胡佛猛吃一驚，說：「你竟然把他看做瘋子嗎？」

處長雷震很冷靜的說：「事實上失憶病人已經是白痴的一類，可以說卡廸先生已經是個瘋子。」

「醫生認爲他有沒有機會治癒呢？」

「醫生也弄不清楚，因爲他的精神病比較特殊，沒有找到病源之前，醫生只是使用鎭靜劑協助他，故此沒法講清楚他會不會恢復健康。」處長雷震說到這裏，突然把話題落在警探的一邊，說道：「我把卡廸先生留下來，除了隱瞞事實盡量避免與論上的攻擊之外，還有另外一種作用，我認爲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尋寶貴的綫索，靠它去破案。現時我應該把他的精神病態加以報導了，他並非普通的失憶病人可比，有時他會突然記得起一些特殊的人物或者特殊地點的，不過，那種艮好狀態決不會持久，充其量只是十多二十分鐘，便即出現頹態，似乎他跟一個隱形的敵人搏鬥，跟着他又失去了自己。在他能够勉强記得起一些零碎的東西那一段時間，他往往張開了嘴巴，喃喃自語，說來說去總是這樣子的一句，反問自己：『我是誰？』此外，他多次講出一個相當古怪的名稱，那是：迷宮。」

局長胡佛臉露微笑，說：「相當有趣，迷宮可能是他到過的一處，他沒有患上了失憶症之前，必然發生過迷惘狀態，倘若我的估計沒有錯誤，他很可能是被人綁票之後，送到一個地方，就說它是迷宮吧，任由他盡情享樂，醇酒美人，應有盡有，一天天的過去，結果他就進入迷惘狀態。而使他患了極嚴重的神經衰弱，他也不會失憶，由此可以反映出他會得失憶，可能被人陷害，在聯邦統計局的海外諜報組裏面，有些專家對這種事情有很深入的研究，我可以召見一個叫做查理博士的人，叫他在你的面前解釋一個人怎樣會變成局部失憶，你仍然留下來，我只要打個電話給他，三十分鐘之內，他就會趕來見面詳談。」

局長胡佛所講的話，果然屬實，眞的是打了一個電話，查理博士就駕車駛向市中心區的聯邦統計調查局，謁見局長。

局長胡佛叫他走進機密室細談，他坐

了下來，局長胡佛替他們二人介紹過後，很輕鬆的說：「查理博士，照我所知，美國派到歐洲活動的諜報組裏面，有幾個人是落在對方手上施展特殊方法弄到失憶的，這個方法究竟是怎樣子弄出來的？請你把它說說。」

「好的，我先要把希特拉活着的時候施於某一些特務身上的特種失憶手法講述，再談其他。在希魔執政時期，他所控制的特務叫做蓋世太保，有許多種方法令到一個人神志不清，例如：關閉在一個團團轉的圓桶之內，顏色鮮明，且又燈光明亮，只要他睜開眼睛，便即被强光以及强烈的顏色所刺激，覺得頭昏腦脹，這樣子的設備如果沒法使他的神志不清，還可以在圓桶外邊使用鐵鎚敲打，那個圓桶是鐵皮製成的，一經敲打，就有一種震耳欲聾的聲響發生，如果一個人沒法睡覺，甚至沒法休息，整天被這一類的聲光所困擾，自然會發生極度的神經衰弱，更進一步就是失憶症。

「另外有些巧妙的安排是利用藥物影響到那個人的大腦失去正常反應，而致失憶，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方法是用濕水毛巾絞到緊而令到一個人的大腦神經受損害的，那種損害到了最嚴重的階段，就是死亡，死亡之前，必患失憶症，但却不一定喪生，有些人住在很寧靜的地方過活是可以逐漸告瘉的，假如某一個人只是在某一種環境之下特別重要，渡過了某一段時間，他絕不重要，就有可能被逼接受這種酷刑。」

胡佛局長眼睛一亮，說：「你說的失憶症可用濕水毛巾絞到緊變成，那些毛巾是否濕透了水？它放在甚麼地方絞緊？」

查理博士想了想，說：「那些毛巾除使用比較韌的浴巾，不要太過厚，濕了水之後就把它先行扭曲，然後纏在前額上面，繞過兩邊額角，在後腦會合，加上了一條短棍，就可以緩緩的發力把它絞緊了，受刑的人當然是用繩子綁牢的，他可能發生劇痛，連聲慘叫，毛巾濕了水，絞到緊，那些壓力並非很大，後來它逐漸變乾，壓力就大得多，可以透過額角的神經系統使大腦感受一股沉重的壓力，逐漸支持不來，終於患上了失憶症，爲了使受刑的人腦中血管膨脹，兩邊額角太陽穴的血管也膨脹，容易受壓，受刑的人可能在事前被逼喝了許多酒，假如他不肯喝酒，可以把酒精注射到他的血管之內。」

查理博士已經有六十多歲，說了這麼多的話，他自動閉嘴休息，沒有再說下去，處長雷震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照我看，從德薩斯州走到紐約來的參議員卡廸，他所接受的酷刑可能是查理博士所說的一種了，因爲他只是在選舉總統的一段時間重要，事後毫不重要，照情形看，他可能在半年之後恢復記憶，正如查理博士所述，也許他在半年之後死亡，幸而他現時仍然沒有出現神經萎縮的病態反應，總是比較好的。」

說到這裏，他向查理博士那邊看了一眼，問：「博士，我想知道一個人患了失憶症的時候，會不會偶然有一段時間比較清醒，所講的話可看做破案的綫索呢？」

查理博士說：「有時會發生這種情況的，正如一個人睡醒後，腦力特別强。」

他是病理專家，對藥物方面有特殊的研究，美國派出去的海外諜報組工作人員往往發生一些跟疾病或者反應之類的意外變化，需要專家協助調查，查理博士就是這一類。

談了不久，想問的問題都說過了，查理博士告辭。

私家偵探闖入虎穴查案

怎樣處理失憶的卡迪先生呢？這個問題沒有更好的辦法應付之前，只好讓他安安靜靜的躺在醫院裏面，接受適當的治療，至於警探方面，急着破案，三天之後，局長胡佛就召集有關的幾個部門主管，在機密室座談，澈底研究這件案，長島的警務處長雷震也在座，他除了很簡單的報告參議員失踪人數已經增加到十二人之外，還指出這一點，失踪的人俱是民主黨方面的參議員，他們必然是投票反對尼克遜總統的，似乎整整一件案的過程跟競選總統有關，假如有些人希望尼克遜總統連任，就有可能發動攻勢，攪這一套恐怖手段，制裁異己。關於這件案，先後有三個失憶的參議員涉及迷宮，他認爲在美國接近紐約的某一處，極有可能出現一個神秘而又可怖的銷金窩，它就是迷宮。

「我之所以會得這樣想，有幾種理論上的根據，從各種跡象追踪調查，便即發覺到這一點，所有失踪的人都沒有被人綁架的跡象，他們分明是自動離開的，可以說是他們自動失踪，那種失踪極有可能是他們接受了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故此突然走開，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我所指的正是醇酒美人這一套。

「假如我的觀察力沒有錯誤，失踪的參議員現時恐怕仍有十個八個人被軟禁在迷宮裏面，我已動員了三百多人，明查暗訪，相信短期內可能有更重大的發現，因爲這件案跟美國政局有關，各位務必守秘，此外，我還盼望各位盡量發表意見。」

座上客當中有一個人叫做巴西羅，他是保密局裏面專門負責追踪調查可疑人物的首腦份子，站起來說：「假如眞的有一個龐大銷金窩，稱做迷宮，那個地方必有許多個美女，所有美女都要交給年齡較大的女人看管，由於本案最初失踪的一宗是在第三號遊艇發生的，艇主白連拿本身經營許多種賺大錢的生意，包括三間夜總會在內，當然有許多美女任由他挑選，再又因爲他的總管梅蘭，本身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美女，可能在遊艇上面出現的美女全部由她供應，故此我認爲她最可疑，不分晝夜，派人跟踪，她在紐約的活動並無可疑之處，不過，有一晚她單獨乘搭夜航機到賭城拉斯維加斯，那就可疑了，我們發覺她起飛，立刻通知賭城保密局的負責人替代我們跟踪她，並且使用千里傳眞的電視設備把她本人的形貌以及活動紀錄片在對方的電視機顯示，果然找到一條新的綫索，她直入米高梅賭場，却沒有走向賭場那邊，只是走進一間附設於賭場的一間酒店房間裏面，跟一個住客接洽，那個人叫做白面人史多福，專做迷幻藥以及大蔴香烟的生意，因爲他每次進行大規模的神秘交



湖底果然有些美人魚持劍守衛。

易都不在場，缺少犯罪證據，警方沒法抓他，只是嚴密監視他的活動而已，既然她千里迢迢的走向那個地方跟他接洽，顯然是跟這傢伙進行毒品或者神秘藥物交易，只是沒法知道他如何交貨而已，綜合保密局各方面的工作人員報告，我認爲梅蘭極有可能是暗中策劃參議員失踪的奇案幾個首腦份子當中的一個，當然的，那些人當中必有白連拿這個人，因爲他是共和黨的得力支持人，兼且他有力量控制梅蘭，根本上梅蘭就是第三號遊艇的總管，當然受他支配。

「循序而進，我們派出更多的人秘密跟踪白連拿以及梅蘭，可惜得很，我們沒有找到甚麼重要的綫索，既然那一宗奇案係有計劃的進行，沒有破案之前，預測不久的將來必有更多的參議員失踪，他們都是總統的政敵。」

局勢逐漸明朗，可是，對方比狐狸還要狡猾，任由局長胡佛多麼精明，他手下擁有怎樣多的幹探，同時可以派遣特務份子參加破案的活動，他始終沒法把躲藏在暗處的敵人抓出來，他覺得很頹喪，却又無可奈何。

在一個特別陰暗的黑夜裏面，有一個身型高大的人走向紐約東岸靠近碼頭那一處，在許多間下級酒吧搜索，終於他找到想找的目的物，坐下來，叫侍役替他把左邊成排女人坐立之處第三個吧女阿麗帶到他那邊，點頭打個招呼，說：「阿麗，上次我拜托你暗中調查，第三號遊艇出海的秘密，已經有一週之久，你有沒有做出任何一些調查工作呢？」

阿麗聳聳肩，說：「我當然不會收了你的錢就坐着不動的，我眞眞正正展開多方面的調查，認爲遊艇上面必然有人進行重大的陰謀，可以這樣說，在遊艇上面把一個人灌醉了推入海中，易如反掌，不過，更加容易的一個辦法就是叫他自行走到岸上去。」

那個身形高大的人名叫杜亨，他說：「阿麗，你的意思是否想告訴我可以把一個人灌醉了用手槍押他走上岸？」

「不，犯不着這樣麻煩，只是在遊艇上面放下幾個美女，由她們分別誘惑一些嘉賓叫他們上岸之後去找她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杜亨恍然大悟，說：「照這樣看，所有參議員都是被美色迷住自投羅網的，他們是否被人帶到一個銷金窩，玩得十分開心，怎料走了進去就沒法走出來？」

「正是如此！」

「假如眞有其事，那個地方一定是相當隱蔽，不容易找出來，照你看，最隱蔽的地方是那一處？」

她想了想，說：「既然警方想盡辦法仍然查不出來，作爲銷金窩的地方必然是一座孤島，它是私人的產業，决不會距離紐約本島太遠。」

杜亨笑了笑，說：「美國政府任由所有合法居住的公民，付欵購買荒島，幹大事的人一定有錢，相信他必然在事前買了一兩座荒島，我早就應該注意這一條綫索，明天我就走到標價售賣荒島的機構，看看荒島當中是否有一座小島由白蓮拿或者他的朋友購買，還在島上自行想辦法使它有水電供應。」

兩人分了手，翌日上午他就走進「荒島出售處」查問，在十年來紐約州沿岸出售了的二十七個荒島當中，找到一個排列二十七號的無名荒島係由梅蘭付出三十萬美元購買的，她寫明購入該島的目的係企圖把它作爲拍攝電影之用，她購入了第三年，便即申請「水電供應」，當局已經批准，至於她有沒有在島上拍電影，那是另外一回事。

找到了這一條寶貴的綫索，杜亨隨身携帶微型錄音機，進入白鵝夜總會的辦公廳，再入經理室，拜訪白連拿總經理的代理人梅蘭。

他是有了準備，然後走去拜訪這位總管的，見面之後，三幾句話，他就把話題落在那個無名小島上面，很悠閒的說道：「梅蘭小姐，我是歐洲製片家沙路域先生的代表，我們有一套影片需要在　島上面拍攝，如果我們胡亂的找一個小島，加以佈置，仍是不妙的，因爲島上缺少電力供應，我知道你購入的二十七號荒島，已經佈置得非常出色，我曾經僱用小電船靠近它，走到岸上看過，認爲它十分理想，希望租用十天，你可否帮忙我這一次忙呢？倘若這件事情可以磋商，你不妨提出一個數目。」

梅蘭的眉心一皺，說：「我要打長途電話跟一個人磋商，請你暫時留步，最好在白鵝夜總會看看各種表演，三十分鐘，

我就有回音。」

他當然一口答應，那時候，已經靠近黃昏，他被人帶到夜總會找個座位，隨意坐下，二十分鐘之後，便被帶入總經理室，梅蘭向他嫣然一笑，說：「杜亨先生，我們可以接受你的請求，只要你們付出三萬美元，便可租借十天，所有道具都可以借用，如果你想看看島上有甚麼道具，我可以帶你到島上看看，現時立刻啓程好不好？」

杜亨聽了，正中下懷，一口答應，於是他有機會進行更爲深入的調查，一小時後，他被梅蘭用電船帶到第二十七號荒島，登岸後，到處黑沉沉，走到一處峭壁下面，她大聲叫喊：「芝蔴開門！」

那個地方有錄音帶電子開關設備，故此她的語聲停止之後，很快就看見峭壁的山脚那一處裂開一個洞穴，還看見洞裏有些燈光。

兩人先後走進去，隨行的兩個水手也走進去，石門復閉。

梅蘭很冷靜的說：「杜先生，這個石洞裏面就是電影廠房的一部份，你會看到許多種古怪的道具，還看見一些美女，甚至有馴服的金錢豹，我希望你們可以利用它拍攝許多套影片，賺大錢。」

嘴上這樣說，她的脚步却是頻頻移動，大概走了十五分鐘，豁然開朗，他們二人已經走進了一個相當闊大的地方，有些枱椅，枱上還有酒器，她很悠閒的說：「喝杯酒，好嗎？」

「我不想喝酒了，多謝你的誠意招待。」杜亨說。

梅蘭忽然態度突變，好像審問一個疑犯似的，說：「杜先生，你似乎對這個荒島懂得很少，又似乎對它懂得很多，希望你說句老實話，你眞正的身份是甚麼？」

杜亨吃了一驚，說：「我已經說過，我是歐洲製片家沙路域的助手，此行只是想租妳的荒島拍片。」

「不會這樣簡單吧？杜先生，今天你走進我的辦公廳，雖然我不知道你的來意，可是，你坐下來的時候，我却暗中拍照，把你的照片分發給手下的人，到處調查，果然有人辦認得出你是私家偵探，跟電影完全無涉。你已經置身在我們的巢穴中，如果你承認是私家偵探，把委托人的姓名說出來，還說清楚你此行的目的是甚麼，我可以赦你一死，反之，你是完全沒法出去的，請你立刻選擇自己想走的路。」

杜亨沒法可想，只好咬着牙齦說：「梅小姐，你當然知道，每一個人都要有辦法謀生然後可以活下去的，我既然是私家偵探，有人委托我做些調查的工作，我沒法不答應，坦白點說，我此行是調查參議員卡廸先生失踪的秘密而來的，絕對沒有傷害你們的意思，我的身上沒有手槍，甚至沒有小刀，可見我只是爲了調查卡廸先生的下落，沒有別的用意。」

她的臉孔越拉越長，說：「杜先生，你以爲那晚卡廸先生到過我們的遊艇，跟着失踪，那就反映出我們把他藏起來嗎？你想眞眞正正的展開深入調查，應該到海裏去調查才對！」

說完這番話，她拍了拍手掌，立刻有兩個壯健的男人走出來，他們都是裸露上半身的，好像天方夜談所描寫的阿拉伯忠僕，走近了杜亨，稍爲發力，就把這個私家偵探抓起來，好像抱起一個孩子似的輕鬆，緩步走近她。

她十分嚴肅的說道：「這個朋友打算向鯊魚採訪，調查卡廸先生失踪的秘密，請你們協助他完成任務，把他拋進海裏。記得這一點，別拋向紐約曼哈頓島那邊，拋向另外一邊，越是接近海洋中心，鯊魚越多！」

他雖然使勁掙扎，大聲叫喊，仍是沒用，那兩個彪形大漢十分輕易的制服他，把他抱着走出山洞，一口氣的走到海岸最爲凸出的劍石上面，一齊發力，把他拋入太平洋。

他知道自己的命運，不想抵抗，索性放軟了身體讓他們二人把他拋遠一點，急得他因爲身上有些地方割裂，沁出血絲，吸引了鯊魚聯羣結隊而來。

他果然被兩個大力士模樣的忠僕拋入海中，沒有擦破手脚或臉孔，總算是不幸中之幸。

大舉出擊進攻荒島迷宮

碰上了這種環境，如果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可以說是必死無疑了，可是，他作一個私家偵探，那又不同，有資格做私家偵探的人，必然是詭計多端的，他身上所穿的衣裳，就有些特殊配備，外衣的衫鈕全是微型錄音機，輪流收聽接近他的人所講的每一句，他的內衣浸過阿摩尼亞的溶液，然後陰乾，略爲有些黃色，不易分辨，一旦浸濕，就會發生臭味，所有魚類都怕這種氣味，必然遠遠的避開，包括鯊魚在內，根本上鯊魚沒有嗅到血腥的氣味不會游泳到那邊去，故此他可以暫時在水中活下去，不至於變成魚的食糧，此外，又用他的頭髮使用一種奇妙的髮蠟，浸濕了它，就會發光，沒有浸水，它毫無異狀，憑着那些有利的條件，即使他被拋入海，仍有機會逃生，再又因爲他從梅蘭口中所說的話推想得到他應該朝着那一個方向游泳，逃生的機會更加大了，除非他被巨輪撞死，天亮之前，他在海中飄浮，碰上了水警輪或者偶然駛過的漁船，發覺海上有一點光，自行移動，停船看看它是甚麼，他就有可能獲救。

一句話說，他仍有一綫生機。

× × ×

他獲救的時候已經被巨浪打暈，半浮半沉，幸而救活他的一條船是緝私艇，艇上有急救用的氧氣筒，才可以使他逃出鬼門關，事情發展到這裏，他沒法隱藏自己的身份了，只好把整件事情的過程說出來，懇求他們把他送到長島警署總部，由警務處長雷震發落。

他雖然不認識雷震，却從卡廸太太口中獲悉雷震是負責研究卡廸先生如何失踪的，因此他的心裏有這種想法，如果他有機會謁見這個警務處長，呈上微型錄音機，當面播出，使對方聽到梅蘭所說的話，證實她是參議員神秘失踪案的幕後主持人，那個荒島是藏匿失踪者的巢穴，可能很迅速的破案，把失踪的人找出來，故此杜亨急於見他。

天亮前，他被人送到長島警署，雷震從夢中覺醒，立刻驅車前往警署看他，杜亨不單是獲救，還得到警方的奬勵，願意傾全力協助他找出失踪已久的卡廸先生。

其實警務處長雷震親自把卡廸先生送入精神病院，那個病人仍然留在醫院裏面，不過，杜亨並非警方的偵探，只是私家偵探，故此他沒有揭穿這種秘密，儘管如此，他仍接受對方的建議，打算當晚傾全力進攻那個荒島。

他必須在夜間進行，有幾種原因，第一點，作爲帶路人兼證人的私家偵探杜亨，必須酣睡幾個鐘頭，能够睡足十小時更好，第二點，他在決定採取行動之前，必須報告聯邦統計調查局的局長胡佛，得到批准，並且由胡佛通知有關的部門作出準備，大舉進攻，那些部門除了警探本身之外，還有特務工作人員、緝私處、水警以及醫務處的緊急救傷組，甚至要在荒島附近的海面佈防，那樣做就要通知海軍陸戰隊。

由於這一次進攻必然是大規模出擊，假如在夜間進行，不會驚動社會上各界人士，當然是比較在白天出動好得多，綜合上述三種原因，故此警務處長決定在夜間動手，並且在凌晨一時然後出動。

果然不出所料，局長胡佛接獲他的情報，立刻召見，核對他送來的微型錄音機所錄取的語聲，跟警方早已錄取的梅蘭語聲相同，他即時批准，打算在深夜出動，不過，這一次「行動」知會許多個部門，係紐約州的一件大事，少不免要向州長請示，州長沙必治兼且是紐約市長，他雖然同意出擊，但却跟局長胡佛商量，問問胡佛要不要在事前報告總統尼克遜。

胡佛說：「本來這件事情屬於剿匪的工作，不一定要呈報總統，可是，參議員失踪是跟總統有關的，從這方面看，却又似乎需要向他報告。」

州長沙必治說：「我認爲向他報告，比較好些，不過，你只能對他說知最近有許多個參議員失踪，切勿說出失踪的參議員是他的政敵，免得多生枝節。」

胡佛想了想，便即點頭答應，說：「下午二時，我會把一份報告書送給你，由你報告總統，如果總統同意這樣做，立刻打電話告訴我，照我看，他決不會阻撓這一次行動。」

州長沙必治說：「是的，我也是這樣想。」

先頭部隊全軍覆沒

他們依照原定計劃，各有各進行夜間進攻荒島的壯擧，晚間九點鐘，那是局長胡佛跟州長沙必治預先約定必須通話的一個鐘點，故此他在機密恭候州長的電話，想不到一到九點鐘，打給他那一個電話的人，並非州長沙必治，却是總統尼克遜。

總統尼克遜在電話裏面對他說知，這一項行動很有意義，務須速戰速決，擒獲的匪帮交由州長沙必治處理，此外，總統尼克遜還派一個人出戰，此人就是科學特務雷尼沙特。

所謂「科學特務」，是由最有份量的特務抽調到科學館去學習各種科學戰鬥的，本來向荒島進攻，跟科學沒有甚麼牽涉，總統突然叫這個人一起出戰，局長胡佛有些不安，轉念一想，他就處之泰然，認爲多找一個人負責，事後向總統交代，對他說，那是有利無害的，不見得雷尼沙特有胆阻撓他。

那晚各人齊集在長島警署，一齊出動，雷尼沙特在出動之前的一個鐘頭謁見他，很坦白的說：「總統想找一個親信的人在場，目擊此事，事後向他報告，有更多的眞實感，僅此而已，沒有別的用心。」

聽了這番話，局長認爲合理，不再對他發生懷疑。

從海上進攻，必須使用船艇，爲了不使敵人獲悉這一項行動，故此局長使用許多艘不同形式的船，包括快艇、遊艇、漁船以及大貨船，先後在該島後方的沙灘登陸，分幾組進攻，另有海軍陸戰隊在較遠的海面駕駛登陸艇，隨時截擊，預測島上各人沒法逃走，也沒法抵抗，必然束手就擒。

局長胡佛太過樂觀了，打頭陣的一隊人馬，實力最强，有二十四人，分別使用最新型的武器，身穿避彈衣，領隊的人就是私家偵探杜亨。

杜亨站在峭壁前面，摹仿梅蘭說過的語聲，連喊幾聲：「芝蔴開門」，突然看見峭壁自行裂開，露出洞穴，他一馬當先的衝進去，二十多個人在後相隨，石門自行關閉。

他率領戰士闖入內進的巨大岩洞，發覺燈火全無，疑心頓起，吩咐各人先行靠近岩洞的石壁俯伏下來，然後使用强光電筒向前照射，在强烈的白光連環照射之下，他看見岩洞中央放置的枱椅等物仍然留下來，枱上還有酒杯，似乎剛剛有人喝過酒，儘管如此，那個地方仍不至於空空洞洞，杳然無人，因此他大大的提高警惕，叫各人拔槍，隨時射擊，他放輕了脚步走近最大的一張長方桌子那邊看看，打算搜索枱上有甚麼遺痕。

他只有機會走了十多步就沒法再走了，甚至沒法移動半步，因爲頂上的岩石忽然發生變化，好像天塌似的墜下來，被亂石擊中的人，不止是他一個，一連串的驚呼聲响湧起，山鳴谷應，不過短短的五分鐘，二十四人全部活埋，沒有一個逃生。

由於他們入洞之際，隨舟携帶了軍用對講機，有一架手提對講機已經扭開，隨時通話，外邊的人只是聽到杜亨講過他無法找到敵人，危機四伏，跟着聽到一股震耳欲聾的山崩之聲，又聽到一些驚呼慘叫聲，各種聲响還沒有停止，負責電訊的人就大叫：「中計了！全部撤退！」

他一馬當先的挽着對講機轉身飛奔，別人先後跟着急走，僥倖峭壁上面沒有石頭跌下來，他仍白忙一頓，停下來喘息，然後放心。

局長胡佛跟雷尼沙特在背後督戰，驚聞噩耗，先頭部隊死光了，他們一怒之下，到處搜索，鬼影也沒有一個，才知道荒島上面的人，已經在白晝全部撤退，石洞之內還佈下一個陷阱，準備把帶路的人殺掉，佈局周密，無懈可擊，局長胡佛調動各路人馬，如臨大敵，怎料損兵折將，警方空手而歸，他在事後引咎，並且埋怨長

島的警務處長不肯早些報告，在當日上午立刻出動，圍勦那幫匪徒。

警務處長雷震冷然說：「這件事情分明是有人做內應，向匪帮暗通消息，假如我們這個集團之內有奸細，此人無所不知，再早出動圍攻荒島也是白費氣力。」

這番話所說的奸細，分明是暗指此人係雷尼沙特，誰叫局長向總統報告這一宗行動的出擊地點和時間呢？假如被稱做匪帮的人根本就是跟總統有關的，甚至是總統屬下的特務份子幹的，局長先行呈報，然後出擊，等於自討苦吃，假如對方企圖趕盡殺絕，他們眞的有可能全軍覆沒。

實情如此，無怪處長雷震埋怨他太過信任總統了，局長胡佛當年也是特務出身，懂得許多旁門左道的絕招，聽了這番話，臉色一變，咬牙切齒的說：「我可以拘捕雷尼，逼他招供！」

兩人在機密室晤談之際，雷尼沙特仍在長島警署，可是，他們決定拘捕他的時候，走出機密室，到處搜索，已經找不到他！

局長胡佛憤然說：「這傢伙一定是奸細，我要親自向總統尼克遜報告此事，向他伸手要人！」

柳暗花明又有一條綫索

局長胡佛在翌日下午，親往總統府謁見總統尼克遜，報告此事，並把他的想法說出來，認為這一次勦匪失敗，損兵折將，顯然是戰士的陣營之內有奸細潛伏，最可疑的一個人就是雷尼，因為這傢伙剛剛回到長島警署就單獨離去，可能是畏罪潛逃，照理應該火速召他到中央情報局述職，徵求總統的意見。

出乎意外的尼克遜總統深自引咎，認為揀錯人，立刻命令有關部門傾全力擒他歸案受審。

此外，尼克遜總統慨然說：「這一宗參議員失踪案，本來是微不足道的，可惜失踪的參議員都是民主黨的人，他們失踪，表面上看來，似乎對我有利，因此外間傳說紛紛，對我的聲譽有損，我很是不滿，希望你盡快破案，把這件事的幕後人抓出來，對這件案我另有一種看法，與別不同，因為你是華府的重要人物，不妨把我的見解對你說知。

「首先我要指出這一點，失踪了的參議員，如果在最後截止出席競選以及投票競選的日期沒有回來，依法可以換人，由那一個州提名的候補人補上，假如失踪者係民主黨人，補上的人必然係民主黨人，故此對我沒有絲毫帮助，亦即反映出主持這一宗大規模綁架案的人是另有用心了，他們想破壞美國人對總統的信仰，換言之，這一宗大案是蘇聯特務幹的，你有沒有想到這方面去？」

局長胡佛心上一震，說：「我太過低能，竟然沒想過這件案涉及蘇聯特務。」

尼克遜總統嘆息了一聲，說：「我之所以看上了雷尼沙特，只是因為他在許多的特務當中比較突出，有頭腦，身手敏捷，兼且對科學有些特長，料不到他忽然失踪，如果他眞的是奸細，那就太過令我失望了，你必須盡力把他生擒，弄清楚這件事，記得這一點，別把他殺掉，因為他死了無從追究這件事情的眞相，此外，我剛才說過的也是值得重視的，你應該注意蘇聯或者它的衞星國派到美國的特務。」

他的時間寶貴，沒有甚麼話要說了，局長胡佛只好告辭。

本來他的心事已經是很凌亂的，跟尼克遜總統一再交談之後，他更加心亂。

當然他會依照總統說過的話去做，吩咐中央情報局的首腦份子注意蘇聯派到美國活動的特務，可是，沒有確實的證據去證實這件案是外國特務策劃之前，他的目光始終投在雷尼沙特這個人的身上。

幹甚麼雷尼沙特要破壞這一項勦匪的工作？何以事後他要急急忙忙的躲起來？此外，他還有別的想法，尼克遜總統讀書的時候參加過話劇組，成績卓越，擅長做戲，表情逼眞，會不會是他策劃這件案，担心雷尼沙特受嫌，被人使用招供丸誘他說出眞相，故此叫他躲起來，他感到這件案是不易解決的，必須抓住雷尼沙特。

他依照一般警探破案的原則去做，首先偵查雷尼沙特平時最接近的人是誰，逐個跟踪，明查暗訪，希望從他們身上找尋堅強有力的證據，穿針引綫的把他抓出來，此外，他又依照特務常常採用的方法去做，透過男女間的關係追踪查探這傢伙的下落，上述兩個方法都行不通，雷尼沙特十分神秘，平時沒有跟任何一個人發生特別的柔情，也沒有女朋友，總之，所有綫索中斷，唯一可以看做綫索的只是已經失踪沒有辦法判斷生和死的參議員，如果他們尚在人間，仍有希望破案。

他的想法仍是有份量的，可惜雷尼先走一步。

勦匪失敗的第二個月，失踪的十五個參議員當中，有一個人被釋放，事後證明了此人是家屬以一千五百萬元取贖的，他叫做大鼻子歐蒙。

不錯的，歐蒙活着走回來，但却神氣蕭索，看見了他的太太仍是無動於中，不懂得跟她擁吻，表示親熱，甚至沒有辦法說出她的芳名，這副模樣使她看了失聲大哭，把他送進醫院檢驗，才知道他患了失憶症。

局長胡佛獲悉此事，趕快帶同長島的警務處長雷震，搭飛機到密芝根州看他，證實了他的確是患了怪病之後，雷震黯然說：「他的怪病跟失踪之後被人在樹林發現的參議員卡迪完全相同，患了失憶症，這種病不會使人喪生的，一年之後，可能恢復健康。」

歐蒙太太在當地的婦女界也是很有權勢的人，加上了她的丈夫是全國規模最大的肉食公司老闆，使她的社會地位更加崇高，聽了這番話，她不肯放過，纏住他們查問為甚麼過了一段時間，病人可能逐漸清醒，處長雷震忍不住對她說知，德薩斯州的一個參議員叫做卡迪，也是這樣子，他至今仍然躺在精神病院接受物理治療，醫生認為這怪病只是腦袋受到劇烈震動發生，過了一年，逐漸復元。

歐蒙太太蘇虹，是個絕頂聰明的女人，聽了這句話，頓有所悟，衝口而出的說：「我明白了，這一連串的參議員失踪案，全是總統尼克遜弄出來的，他企圖收買

政敵的重要份子不遂，想出這一種卑鄙的手法，令到對方的陣脚大亂，沒有人競選，他可以蟬聯，繼續坐在總統的寶座上面，有許多人被他害死，你們一定要主持公道！」她說得太過興奮了，不由自主的放聲大哭！

蘇虹的哭聲令到在場的人如感重壓，因這種糾紛牽涉到整個政局，誰也不願多談，免得惹禍上身，她自管自的哭了一會，忽然收聲，恢復常態，向胡佛以及雷震兩人說：「剛才我太過傷心，自問失儀，眞是對不起，敬請兩位原諒！今晚我在家裏設宴欵待嘉賓，務請兩位駕臨一敍！」

論情論理，他們二人遠道而來，當然是不好意思拒絕的，此外，他們還想知道當時怎樣贖回參議員歐蒙，故此很樂意赴宴，不約而同的點頭答應。

入黑之後，兩人先後進入蘇虹的豪華別墅，她容光煥發，改穿很漂亮的晚服恭迎，入座後，她緩緩的說：「今晚的宴會含有機密性質，僅有你們兩位嘉賓，所談的秘密料想不會洩漏，白天我所講的說話似乎有些誇張，可是，我有充份的證據指責總統的，你們有沒有聽過保皇黨這個秘密組織呢？」

處長雷震搖了搖頭。

局長胡佛說：「不錯的，聽說有些人誓死保護總統，自稱保皇黨，不過，他們是美國越南之戰出現的一種特殊組織，後來戰事終結，大概銷聲匿跡了，我所知的資料不能夠詳盡，希望你多講幾句。」

蘇虹很鄭重的說：「局長，你說的保皇黨只是保鑣性質，不管他們是否存在，對大局無關，我想說的保皇黨却是由財雄勢大那些大亨組織起來的，如果總統去職，他們難以立足，故此想盡辦法使尼克遜總統蟬聯，他們投資一千二百萬元去計劃各種對總統有利的活動，除了宣傳總統的目光獨到，還想辦法剷除異己，可能有些參議員被色慾弄到失魂落魄，跌進陷阱，不管他們被釋放抑或擄人勒贖，他們變成廢人，那就減少了對總統的威脅，你們是否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呢？」

局長胡佛說：「我眞的尚未完全明白，假如一個參議員的健康發生問題，可以換過別人出席，有甚麼不對呢？」

蘇虹說：「政局的鬥爭很是隱晦，換過了一個參議員，如果這傢伙沒有影响力，就使那一個政黨的聲望大減，此外，參議員當中有些人可以付出巨欵替自己人打氣，他如果變成廢人，沒有人出錢，那就使原定的競選計劃打了很大折扣。」

局長胡佛說：「我逐漸明白了，可惜我們沒有辦法抓住保皇黨的人。」

她突然很興奮的說：「那天我把巨欵帶到松林裏面，交給一個人，他收了鈔票，我看見丈夫從林中山徑走出，興奮莫名，走過去扶他，轉瞬間，收欵的人已經失踪，當時我已經聘請了私家偵探在遠處用效率最高的望遠鏡拍照，那個人無所遁形，現時我把那幾張照片交出來，希望你們看清楚他的本來面目，說不定他是保皇黨的重要份子。」

她說完這番話，打開手提包，拿出七幅照片，都是向那個「收欵人」拍照的，雷震只是看了一眼，尖聲驚呼起來。

「你認識這個人嗎？」她急忙問。

雷震說：「不單是我認識他，局長胡佛也認識他，他叫做雷尼沙特！」

千方百計找尋虎穴

雷尼沙特不單是抓了一個參議員勒索巨欵，還以同樣的手法，再向另外三個參議員的妻子勒索，十分順利，那些名流太太只是想丈夫早日返家團聚，沒有一個人在付欵之前跟警方合作，再又因為局長胡佛暗中通緝他的命令，不會傳到參議員太太的耳朵，因此，雷尼沙特一次又一次的敲詐，全都得手。

直到那時，他們才知道被抓去的十多個參議員，除了在政壇上面有地位，還是當地的巨富，故此一千幾百萬元的贖欵，他的家屬隨時可以拿得出來。

分明是雷尼沙特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了，尼克遜總統是否知情呢？那是一問題。

局長胡佛到密芝根州調查這件案，不過三天，他就回到紐約，抵步不久，他就接獲了州長沙必治的電話，夜間單獨晤敍，州長沙必治聆悉他轉告的蘇虹一番談話，又再看到他發出來的照片，說：「尼克遜總統是無辜的，我認為這一件大案只是保皇黨那些人攪出來，與他無涉。」

「你眞的這樣想？」胡佛追問一句。

「是的，我的確是有充份把握才這樣說的，先說整個政局的形勢，尼克遜總統因為美國援助越南，逼於打仗，聲望低落，他已無意戀戀於白宮，卸任與否？他不會太過焦躁，反而某些政客或者商業機構一定要他在任才可以經營的財團，大起恐慌，不擇手段去扶助他，甚至組織保皇黨，倘若眞有其事，他們一定不會把這樣卑鄙毒辣的手段，事前告知總統的，要是總統知情，不想把事情擴大，剿匪一役之後，必然解散那個秘密組織，怎會擄人勒贖？故此我認為此事與總統無涉。」

「會不會是蘇聯的特務份子主持這種大規模的擄人勒贖奇案呢？」

「看來不像是外國特務所幹，蘇聯特務只是幹些秘密調查或者收買政府官員洩秘之類的工作，怎會具有如此浩大的聲勢，在荒島築了一座迷宮，又再派出美女肉誘參議員自投羅網？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男一女串同幹的，這個男的是雷尼沙特，女的是梅蘭。」

州長沙必治言之成理，事實上只有貪錢的人，然後斗膽在迷宮被毀之後仍然向參議員的家人勒索巨欵，局長胡佛聽了這番話，十分興奮，說：「州長，你眞的有見識，佩服之至！」

向來幹秘密工作的人，最怕的是沒有目標，如果他找到準確的目標，自然有辦法展開活動，局長胡佛認定富翁白連拿的總管梅蘭最可疑，應該在她的身上做些盤問的工作，苦於沒有機會，時日無多，就快進入總統競選揭盅的日子，他必須及早破案，苦苦的思索之後，他終於把最爲貼近梅蘭的一個撈女卡妮看做入手的目標，知道她很喜歡到一個秘密大檔豪賭，透過了檔主金莎的帮忙，佈局使她輸了，借錢，借了又輸，短短的一晚，她在沙蟹局輸



迷宮千艷彩圖之二說明：

美國聯邦統計調查局長胡佛，獲悉此項秘密，派人追殺雷尼沙特，他除了幹特務工作，還是科學家，不單是拒捕，還在密芝根湖巧佈美人魚奇陣，誘殺每一個入湖追殺他的殺手，展開一連串驚心動魄的龍虎鬥。

了七萬五千元。她只是一個女職員，怎會有那麼多的巨欵，一下子就輸傷了，臉如土色，呆若木鷄，反而金莎安慰她幾句，說：「在細房裏面有人等候你，他叫做威廉先生，最爲熱心帮忙別人，特別喜歡替別人清償賭債，你不妨走進去見見他。」

卡妮聽了發生錯覺，以爲她只是獻身給他任由享受一番，就可以豁免她在大檔所欠的賭債，欣然入內，殊不料威廉先生却很正派的跟她商量一件事情，任何一晚，只要她在梅蘭所喝的飲品投下一粒細小的藥丸，讓他走進去，十五分鐘之後，再走出來，那就把她所欠的賭債一筆勾銷。

她又發生誤會了，以爲小鬍子威廉單戀着梅蘭，想了想，慨然答應，說：「你每晚都在她巡視的夜總會等候，扮成普通的觀衆，入場欣賞艷舞，只要她在後台的經理室之內坐着，叫我入去，想喝杯橙汁或提子汁，我就在那杯飲品之內投下藥丸，跟着通知你，你幹完了立刻走開，切勿驚動任何人，經理室之內沒有床。」

威廉先生說：「卡妮，你眞好，甚麼事情都替我着想。」

結果怎樣呢？梅蘭喝進一粒已經溶化了招供丸的飲品，跟着他入內盤問，用錄音機錄取她的口供，悄然走出來，只是花了二十分鐘的時間。

他沒有汚辱過她，當然不會鬧亂子，他火速把錄音機送交局長胡佛，胡佛傾聽一番，打電話邀請州長沙必治駕臨，再度啓播，從錄音帶的一問一答當中證實了她不單止勾結雷尼沙特，還是他的情婦。

迷宮是他們二人精打細算擺佈下來的，女人和催情藥迷幻藥都由她供應，正如局長胡佛預測的情況，他倆最終的目的只是設法令到那些人迷迷惘惘，失去記憶力，起碼要花掉一年以上的時間然後復元。

奇怪的是她在談話當中否認叫他敲竹槓。

至於他藏身的地點，她多次在談話中透露他是密芝根湖的一角，出產美人魚。

怎會有美人魚出產呢？胡佛以及沙必治都感到莫名其妙。

跟着小鬍子威廉盤問她關於美人魚的眞相，她說：「這是雷尼的新招，他訓練一批美女，下半身變成一條條魚，口裏含着毒針，有人游泳到湖底的巢穴，便即噴出毒針來，使他們喪命，那些美人魚可以保護那個巢穴，必要時她就跟他躲在湖底雙宿雙棲。」

最重要的談話只是這一截，其他的說話無關痛癢，局長胡佛之前派出十二個蛙人到密芝根湖的湖底搜索，另外派人在湖旁各處佈防。入水的蛙人還有鋼盔保護自己，所穿的厚橡皮衣裳，專爲潛泳設計，刀槍不入，他們果然在湖底找到一些機器，但已殘舊不堪，顯然不是梅蘭口中說的「巢穴」了，隨後他們發現手中持劍的美人魚，趨前捕捉她，但却被她溜走，兩個蛙人曾經被長劍刺破了橡皮衣，不過，沒有受到嚴重的損害，只是，擦傷皮膚而已，第一天蛙人走入密芝根湖搜索，雖然空手而歸，可是，他們找到了美人魚，知道那個地方確實有人居住，那個人必然是雷尼沙特，很是興奮，第二天，蛙人跳利湖中搜索時，增加了三倍。

不幸的事情突然發生了，蛙人的活動還沒有終止，湖底突然爆炸，蛙人全部喪生，他們沒法找到雷尼，也沒法再看見美人魚，而湖水變成紅色，那是蛙人的血。

這是最後一次大舉搜索雷尼沙特所發生的慘劇，不久就進入競選美國總統白熱化的階段，找不找到雷尼沙特也不會影响大局，局長胡佛下令停止搜索。

由於他們三番四次的搜索超級特務雷尼沙特，使這傢伙發生畏懼，不敢在美國居留，靜悄悄的溜走，臨走的時候，沒有收取贖金，把所有軟禁在巢穴的參議員全部放走，局長胡佛總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十多個參議員的處境完全相同，他們能够活下去，但却患了失憶症，一年後逐漸復元，他們有所畏懼，永遠退出政壇。

梅蘭在警方大舉在密芝根湖掃蕩匪窟之後的第二個月，突然失踪，此後沒有人再看見過她，不過，三年之後，她却在阿根廷一個小鎮上面出現，葬殮一個人，這傢伙就是失踪已久的雷尼沙特。她沒有回到美國，美國的特務也沒有找她。

當時情形十分複雜，雷尼沙特畏罪潛逃，把她帶走，隱居在阿根廷的一個小鎮，雖然他逃過了美國特務追殺，却逃不過病魔的襲擊，他在隱居之後，不斷的飲酒，越飲越多，終於喪命，死因是肝癌。

究竟當時保皇黨瞞着總統尼克遜，肉誘參議員，在荒島迷宮裏面幹各種邪惡活動呢？抑或總統尼克遜早已知情，甚至批准這一項活動的經費一千二百萬元，交給雷尼沙特負責去做呢？這些問題，局外人難以知情！

（完）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